

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

1. <u>催狂達力</u>	2. <u>貓頭鷹大隊</u>
3. <u>保鏢駕到</u>	4. <u>古里某街十二號</u>
5. <u>鳳凰會</u>	6. <u>布萊克老宅衛</u>
7. <u>魔法部</u>	8. <u>聽審會</u>
9. <u>哭泣的衛斯理太太</u>	10. <u>露娜·羅古德</u>
11. <u>分類帽的新歌</u>	12. <u>恩不里居教授</u>

【1. 催狂達力】

一個酷熱的暑假夜晚，催狂魔竟然出現攻擊達力和哈利，情急之下，哈利不得不打破未成年巫師使用魔法的限制規定，發出護法咒擊退了催狂魔，但卻也因此面臨被學校開除的危機。另一方面，與魔法部分道揚鑣的鄧不利多，決定重新啟動多年前為對抗佛地魔所成立的地下組織——鳳凰會，秘密的進行多項任務

炎炎夏日逐漸接近尾聲，令人昏睡的寂靜籠罩著水蠟樹街上一排排方方正正的房屋。往常停在車道上，擦洗得晶亮的車子都蒙上了灰塵，曾經翡翠般碧綠的草坪如今也

變成焦黃——因為乾旱，禁止大家使用水管澆水的緣故。被剝奪了洗車和割草權利的水蠟樹街居民全都躲進涼爽的屋內，開大了窗戶，奢望能多攬進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涼風。唯一還留在屋外的，只剩下躺在水蠟樹街四號花壇裡的那一個十來歲的男孩。

他是一個瘦弱、戴眼鏡的黑髮少年，就像那些短時間內猛然拔高的孩子一樣氣色不大好。他身上的牛仔褲又舊又髒，寬大的T恤已經褪色，腳上的運動鞋鞋面和鞋底分了家。鄰居們都看不慣哈利波特的儀容，他們是那種認為邋邋也應該受法律制裁的人，不過今天傍晚他躲在一大叢繡球花後面，即使來往的路人也看不見他。事實上，只有他的威農姨丈或佩妮阿姨從客廳窗口探頭，直接對著花壇張望才看得到。

基本上，哈利認為躲在這裡的點子相當不賴。躺在火熱堅硬的地面也許不太舒服，但是相對的，沒有人會怒目瞪他，呼來喝去的不讓他聽新聞，或動不動就惡意的對他提出一堆問題，這些情形在他每次想坐在客廳和阿姨、姨丈一起看電視的時候必定會發生

。 這個念頭簡直像是在同一時間飛進窗口，哈利的姨丈威農，德思禮忽然開口說話。

『真高興這小子不再擠進來湊熱鬧，他去哪裡了？』

『不知道，』佩妮阿姨漠不關心的說，『不在屋子裡。』

威農姨丈咕噥著。『看新聞』他刻薄的說，『我倒想知道他到底想幹嘛，想學正常的孩子一樣關心新聞 這些事連達力都還沒搞通呢 我看他知不知道首相是誰都是問題！再說，他那個族類也上不了我們的新聞』

『威農，噓！』佩妮阿姨說，『窗子開著！』

『喔 是 對不起，親愛的。』

德思禮夫妻不再說話。哈利邊聽著果寶牌早餐脆麥片的廣告歌，邊看著那個住在附近紫藤巷特愛貓咪的怪婆婆費太太慢吞吞的走過。她皺著眉頭不停的喃喃自語。哈利很慶幸自己躲在花叢後面，最近費太太每次在街上遇見他，老是要叫他過去喝茶。她剛轉過街角不見蹤影，威農姨丈的聲音又從窗口飄出來。『達兒去外面喝茶了嗎？』

『在波奇斯家，』佩妮阿姨欣慰的說，『他結交了許多小朋友，很受歡迎呢』

哈利強忍著不哼出聲來，德思禮夫婦對他們愛子達力的看法實在很可笑，達力騙他們說他暑假每天晚上都和不同的朋友一起喝茶，他們居然對他這種沒腦筋的謊言照單全收。哈利很清楚達力根本沒去誰家喝茶，他和他那堆狐群狗黨每天晚上都在破壞遊樂場內的設施，在街上的轉角吸煙，還對路過的車輛和兒童扔石頭。哈利每天傍晚在小惠因區一帶散步時都會看到他們；他這一整個暑假都在街上溜達，沿路翻揀垃圾桶裡的報紙

。 七點新聞的片頭音樂傳到哈利的耳中，他的胃抽了一下。說不定今晚 在苦等一個月之後 也許就是今天晚上了。

『西班牙行李搬運工的罷工行動進入第二週，受困的度假旅客塞滿機場，人數多到打破往年紀錄』

『要是我，索性讓他們睡一輩子午覺算了。』新聞播報員剛說完，威農姨丈便咆哮，但這都無關緊要，躺在花壇上的哈利抽緊的胃鬆開了，萬一真有事發生，鐵定會放在新聞頭條 死亡和毀滅要比度假旅客滯留機場重要得多啦。他徐徐的呼出一口氣，望著頭上蔚藍的天空。今年暑假每天都這樣：緊張、期待、暫時的鬆一口氣，然後又逐漸緊張 最後總是相同的疑問：為什麼還沒有事情發生。

他繼續聽下去，怕遺漏任何麻瓜不知其所以然的小線索——也許是一宗離奇的失蹤案件，或某樁怪異的意外事故——行李搬運工罷工的新聞後面緊接著東按部乾旱的消息（『我倒希望隔壁的也在聽！』威農姨丈怒氣沖沖的說：『他竟然半夜三點鐘在灑水！』），再再下來是一架直升機差點在薩里郡一處農田墜毀，然後是一位知名女明星和她的名人丈夫的離婚消息（『誰愛聽這些八卦新聞。』佩妮阿姨不屑的說，其實她只要拿到任何一本有相關報導的雜誌，便興致勃勃的看得非常入迷）

哈利向著火紅的黃昏天空，閉上眼睛，新聞主播在播報著：『最後，目前住在巴恩斯利五羽地區的虎斑鸚鵡斑吉，今年夏天終於想出一個保持清涼的辦法，牠學會滑水了！瑪麗·杜金斯將會繼續為大家做追蹤報導。』

哈利張開眼睛，連虎斑鸚鵡的新聞都播了，看來已經沒有其他值得一聽的消息。他小心的翻過身來趴著，用手肘與膝蓋撐起身體，準備從窗台底下爬出來。

他剛剛移動兩吋左右，幾件事忽然接二連三迅速發生。

呼的一聲巨響宛如槍聲般發出回音，劃破令人昏昏欲睡的沉寂；一隻貓從一輛停著的汽車底下飛快竄出，逃得無影無蹤；一聲尖叫，一聲怒喝，一陣從德思禮家客廳傳出的瓷器碎裂聲。彷彿一個哈利等待已久的訊號，他跳起來，像寶劍出鞘般，從牛仔褲的腰帶拔出一支細長的木製魔杖——還沒來得及完全站直，他的腦門便撞上德思禮家打開的窗戶，砰的一聲使佩妮阿姨更大聲尖叫起來。

哈利感覺他的腦袋好像裂成了兩半，痛得差點掉下眼淚。他晃了一下，試著集中視線，想看清楚剛才那聲巨響的來源，還沒站穩，兩隻紫紅色的大手從開著的窗口伸出，緊緊掐住他的喉嚨。

『拋掉它』威農姨丈衝著哈利的耳朵咆哮，『馬上！不要讓別人看到！』

『放開我！』哈利呼吸急促的說。兩人掙扎了一陣子，哈利左手用力扯著姨丈香腸般粗大的手指，右手仍緊緊握著高舉的魔杖；然後，當哈利腦門上的痛處猛然一抽時，威農姨丈忽然像被電到似的大叫一聲放開了哈利。他的外甥全身彷彿有一股隱形的力量，使他不得不鬆手。

哈利喘著氣，往前撲倒在繡球花上，他站起來，四下張望，看不出任何引發這聲巨響的蛛絲馬跡，倒是附近幾戶人家的窗口都探出好奇的臉在張望。哈利趕快把魔杖塞進牛仔褲，假裝沒事。

『今天下午天氣真好啊！』威農姨丈大聲的和對面七號的太太打招呼，她正隔著網眼窗簾往外看。『妳剛才聽到汽車引擎回火的聲音嗎？把佩妮和我嚇了一大跳！』

他臉上堆滿神經兮兮的恐怖笑容，等到好奇的鄰居各自從窗口消失，他的笑容隨即轉成怒容，對著哈利招手示意，要他過來。

哈利上前幾步，仍保持一點距離，免得威農姨丈的手又伸過來掐他脖子。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小子？』威農姨丈啞著嗓子問，他的聲音氣得發抖。

『什麼我什麼意思？』哈利冷冷的說，他仍在左右查看，希望看到那個弄出巨響的人。

『在我們家門口搞出像在發什麼號誌槍的怪聲音』

『那個聲音不是我搞的。』哈利堅決的說。

佩妮阿姨瘦削的馬臉這時出現在威農姨丈紫紅色的大臉旁邊，她看上去非常生氣。

『你幹嘛在我們家窗台底下鬼鬼崇崇的？』

『對對，說得好，佩妮！你在我們家窗台底下做什麼，小子？』

『聽新聞。』哈利認命的說。

他的阿姨和姨丈滿臉怒氣的互看一眼。

『又聽新聞？』

『新聞嘛，當然每天都不一樣。』哈利說。

『別跟我們耍嘴皮，小子！我要知道你到底在幹嘛！別再說這套聽新聞的鬼話！你很清楚你那個族類』

『小心，威農！』佩妮阿姨一暗示，威農姨丈便把嗓子壓低到哈利幾乎聽不見的程度，『你那個族類根本上不了我們的新聞！』

『不見得。』哈利說。

德思禮夫婦瞪了他幾秒鐘之後，佩妮阿姨說：『你是個說謊的壞小孩，那些個』她也把聲音壓低，哈利幾乎要用讀唇的方式才知道她在說什麼，『貓頭鷹如果不是在為你們傳遞消息，那是在做什麼？』

『啊哈！』威農姨丈得意的小聲說，『沒話說了吧，小子！你以為我們不知道，你的消息都是那些討厭的臭鳥帶過來的！』

哈利猶豫一會兒，這次他不得不說出實話，即使阿姨和姨丈無法了解他所承認的事實令他感到很難過。

『那些貓頭鷹 不會為我帶消息了。』他口氣平淡的說。

『我不信。』佩妮阿姨立刻說。

『我也不信。』威農姨丈強硬的說。

『我們知道你一定又在玩什麼花樣了。』佩妮阿姨說。

『我們可不笨。』威農姨丈說。

『這，倒是個新聞。』哈利的火氣上升，不等德思禮夫婦開口，他立刻轉身踏過草坪，跨過花園的矮牆，大步走到街上。

這下真有麻煩了，他知道，待會兒勢必要面對阿姨和姨丈，為他的無禮付出代價，但此刻他不在乎，他心裡還有更重要的事。

哈利確信那個爆裂聲是某個人使用『現影術』或『消影術』引發的，和家庭小精靈多比消失在空氣中的聲音一模一樣，多比有可能現在就在水蠟樹街嗎？會不會這會兒多比就跟在他後面？住這一想，立即轉身看後面的水蠟樹街，街上空空盪盪，哈利也很清楚多比不懂得隱身術。

他繼續往前走，並沒看清楚走的是哪條路，最近他經常在這些街道溜達，他兩條腿會自動帶他到最喜歡去的地方。每隔幾步路便往後看，他敢肯定，躺在佩妮阿姨那些奄奄一息的秋海棠花叢裡時，某個會法術的人就在他附近，他們為什麼不跟他說話？他們為什麼不和他接觸？他們為什麼到現在還要躲著？

當他越來越懊喪的時候，他的信心也在逐漸減弱。

說不定根本不是施用魔法的聲音，說不定是他太想得到他那個世界的一丁點芝麻大的消息，才會對再平常不過的聲音過度反應。他能肯定那不是某個鄰居家裡打破東西的聲響嗎？

哈利覺得胃裡面有沉甸甸的感覺，那整個夏天一直縈繞不去的絕望感不知不覺又再度籠罩全身。

明天早上他要撥鬧鐘五點起床，以便付錢給送「預言家日報」來的貓頭鷹。還有沒有必要再繼續訂下去？這幾天哈利都只是看一眼頭版就扔了；經營這份報紙的那些白癡一旦確定佛地魔回來了，一定會把它做成頭版新聞，這才是哈利唯一關心的消息。

運氣好的話，貓頭鷹也會帶來好朋友榮恩和妙麗的信，不過他早就對他們信上或許會捎來消息的期待死了心。

（很明顯的，我們不能多談那件事。我們不可以說太重要的事，以免信件遺失。我們很忙，但我不能告訴你這裡的詳細情況。很多事都在進行，見面時再告訴你。）

但是他們何時才能見面？好像沒有人太在乎確切的見面日期。妙麗在給他的生日卡中草草帶一句期待能早日見面。早日是多早？哈利從信中隱約的暗示得知妙麗和榮恩都在同一個地方，也許是榮恩父母家。一想到他們兩人在洞穴屋玩得高興，而他卻被困在水蠟樹街，他簡直無法忍受。事實上，他很氣他們棄他於不顧，所以他們寄給他當生日禮物的兩盒『蜂蜜公爵』巧克力，他沒打開來就扔了。後來，那天晚上在佩妮阿姨端上不新鮮的沙拉當作晚餐時，他就後悔了。

榮恩和妙麗在忙什麼？他，哈利，為什麼不忙？難道他的辦事能力不如他們？他們都忘了他的功績嗎？難道不是他進入那座墓園，親眼看見西追遇害，他又被綁在墓碑上，差點也沒命嗎？

不要去想那些，哈利這個夏天不下一百次嚴厲的告訴自己，噩夢中經常回到那座墓園已經夠糟，醒著的時候不要再去想它。

他拐個彎來到蘭月街，沿著狹窄的巷道走著，走到大約一半的路上有一間車庫，他就是在這裡第一次見到他的教父。至少，天狼星似乎還能了解哈利的感受。哈利承認他的信和榮恩與妙麗一樣缺乏有看頭的消息，但至少信中有提醒他小心謹慎與安慰的字眼，而不是只有令人望而興嘆的暗示。（我知道你一定很洩氣。只要守規矩不惹事，一切就OK了。要小心，不要輕與妄動。）

哈利走過蘭月街，轉進木蘭路，直接朝著漸漸暗下來的遊樂場走去，心想著，他可是（大致上）聽了天狼星的忠告了，至少他一直忍著沒把行李箱綁在飛天掃帚上，自作主張飛去洞穴屋。其實，以他困在水蠟樹街那種沮喪和憤怒的心情而言，哈利覺得他的行為已經十分規矩，他只有躲在花壇裡，希望能聽到一點可能暗示佛地魔已展開行動的消息。然而，被一個在巫師監獄阿茲卡班服刑十二年的越獄逃犯警告不得輕舉妄動，畢竟是件屈辱的事。因為天狼星逃獄之後，依然企圖犯下他第一次被判刑時的謀殺行動，之後又因為偷竊鷹馬而亡命天涯。

哈利撐起上身跳過上鎖的遊樂場大門，走過乾枯的草地，園內和四周的街道一樣空盪。他走到鞦韆架旁，一屁股坐上僅剩的一座還沒有被達力和他朋友破壞的鞦韆，他一

手抓著鐵鍊，悶悶不樂的盯著地上。他不能再躲在德思禮家的花壇了，明天他得另外想個辦法來聽新聞。同時，他除了夜夜睡不安穩之外，也沒有別的指望，因為即使不做有關西追的噩夢，夢中也常出現那些令人不安的長廊，這些長廊的盡頭不是死路，就是緊鎖的門，他猜想一定和他醒著時候受困的感覺有關。他額頭上的傷疤經常刺痛，但他不會自欺欺人的以為，榮恩、妙麗或是天狼星還會再對這件事感興趣。以往他的傷疤每次發痛，都表示佛地魔的勢力越來越強，現在佛地魔回來了，也許這些發作只是在提醒他，痛是理所當然的。不必再擔心那些舊聞。這些不公平的念頭在他心中逐漸擴大，他好想憤怒的大聲喊叫。如果不是他，沒有人會知道佛地魔回來的事！而他所得到的獎賞竟然是受困在小惠因區裡整整四個禮拜，與魔法世界完全失去聯絡，還落得躲在奄奄一息的秋海棠花叢中偷聽虎斑鸚鵡滑水的消息！鄧不利多為什麼這麼快就忘了他？為什麼連榮恩和妙麗都不邀請他過去一起住？他還要忍受多久，天狼星叫他要當個乖小孩，忍著不要投書給愚蠢的「預言家日報」，通報佛地魔已經回來的新聞，還要忍多久？這些憤怒的念頭一直在哈利的腦海裡迴旋，越想越氣。悶熱的夜色逐漸在他四周聚攏，空氣中有種溫暖乾燥的草味，唯一聽得到的聲音，是遊樂場圍欄外車輛行經街道時發出低沉的隆隆聲。

他不知道在鞦韆上坐了很久，直到有些說話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沉思，他才抬起頭來。附近的路燈投射出一圈迷迷濛濛的燈光，隱約照出一票人正穿過公園，其中一人大聲唱著歌，粗俗的歌，其他人在笑，有幾個人騎著昂貴的競賽自行車，行進間發出輕柔的滴答聲。

哈利知道那些人是誰，為首的毫無疑問是他的表哥達力。德思禮，他在他那群忠實的跟班陪伴下，準備打道回府了。

達力的身材依舊龐大，但是一年來嚴格的減肥和新發現的一項才藝技能，使他的體能起了很大的改變。正如威農姨丈每次興致勃勃逢人便說，達力最近榮獲了『東南區次重量級校際拳擊賽』冠軍。威農姨丈口中的這個『高尚的運動』，使達力比以前更令人望而生畏。當他們兩人還在小學時代，哈利就一直充當達力的第一個練習沙袋，如今哈利不再那麼畏懼他的表哥，卻還是不認同達力學會更重、更準的拳擊是件值得慶賀的事。附近鄰居的孩子們都很怕他，甚至比那個『波特家的男孩』更怕。他把哈利說成是個冷酷無情的小流氓，還曾經待過聖布魯特少年慣犯監護中心。

哈利看著幾個黑影穿過草地，心想他們今晚不知又揍了誰。看過來啊，哈利一面看著他們，一面在心中想著，快呀。看這裡啊。我就一個人坐著。過來試看看啊。要是達力的朋友看見他坐在這裡，一定會筆直的擁上來，那時達力會怎樣？他一定不想在他的朋友面前丟臉，可是又怕激怒哈利。目睹達力進退兩難，奚落他，看著他無力回應的樣子，一定很好玩。要是其他人想揍哈利，他可是有準備的。他有他的魔杖，他們來試試看。他很樂意將一部分的挫折感發洩到這一票曾經使他日子很難過的男孩身上。

他們沒有繞過來也沒看見他，現在已經快要走到圍欄附近了。哈利有股衝動想叫住

他們 找人打架不是明智的舉動 他不能使用魔法 否則會遭到再被學校開除的危險。

達力那群同黨的聲音消失了；他們已經離開他的視線，往木蘭路走去。

就是這樣，對吧，天狼星，哈利悶悶不樂的想著，不要輕舉妄動。要守規矩。這和你的所作所為恰巧完全相反。

他站起來，伸伸懶腰，佩妮阿姨和威農姨丈似乎認為，只要達力回家，就是大夥都該回家的時刻，稍稍晚一步都嫌太遲。威農姨丈已經威脅過哈利，要是他再比達力晚回家，就要把他鎖在車庫內。因此，哈利打了個哈欠，仍然皺著眉頭，舉步朝遊樂場門口走去。

木蘭路和水蠟樹街一樣，兩旁矗立著寬大方正的房屋、修剪得非常整齊的草坪，住在這裡的人也都是方方正正的大塊頭，都開著類似威農姨丈那台非乾淨的大車子。哈利比較喜歡小惠因區的夜晚，黑暗中，家家戶戶自垂掛著窗簾的窗戶透出點點珠寶似的亮彩，從他們門前走過時，也不會聽到有人對他『有失體面』外表喃喃的表示不滿。他走得極快，木蘭路才走一半，便又看見達力那一票人了，他們正在蘭月街口互道再見。哈利躲入一大片丁香樹影下等候。

『 他叫得像隻豬一樣，不是嗎？』莫肯說，其他人大笑。

『好一記右勾拳，達老大。』皮爾說『明天同一時間？』達力說。

『到我家吧，我爸媽會出去。』郭登說。

『那就再見了。』達力說。

『再見，達哥！』

『再見，達老大！』

哈利等一票人都各自分手後才走出來。當他們的聲音再一次消失後，他也加快腳步拐進了蘭月街街口，不一會兒他和達力之間已經拉近到喊一聲便可以聽見的距離。達力悠哉遊哉的晃著，口中哼著不成調的歌。

『嘿，達老大！』

達力回頭。

『喔，』他咕噥一聲，『是你。』

『你當「達老大」多久了？』哈利說。

『少囉唆。』達力吼著，掉頭就走。

『好酷的稱呼，』哈利笑著趕上去和他表哥走在一起，『不過在我眼中，你永遠是「小達達」。』

『我說過了，你少囉唆！』達力說，他那火腿般的雙手已經握成拳頭。

『那些傢伙不知道你媽是這樣叫你的嗎？』

『閉上你的嘴。』

『你何不叫她閉嘴。還有「寶寶」和「小團團」呢，我可以這樣叫你嗎？』

達力沒吭氣，他好像必須使盡全力才能強忍著不動揍哈利。

『你們今晚又揍了誰呀？』哈利問著，退去了臉上的笑意，『又一個十歲的小孩？我知道你們大前天晚上揍了馬克』

『他活該。』達力吼道。

『喔，是嗎？』

『他侮辱我。』

『是嗎？他說你的樣子像一頭學會用兩條後腿走路的豬嗎？這哪是侮辱，達力，這是事實。』

達力下頰的一塊肉抽動了一下。哈利知道他把達力惹火了，這帶給他極大的滿足；他覺得好像在把自己的挫折感慢慢抽出來，輸送到唯一的出氣口，他表哥的身上。

他們右轉，進入哈利第一次見到天狼星的窄巷，這條巷子是蘭月街與紫藤巷之間的一條小巷弄，現在空無一人，又因為沒有路燈，比起其他街道更顯得黝黑。巷子的一邊是車庫的圍牆，另一邊是高大的圍籬，兩人的腳步聲在中間顯得分外低沉。

『你以為你帶著那個東西就很了不起了嗎？』過了一會達力說。

『什麼東西？』

『那個 那個你藏起來的東西。』

哈利又露出笑容。

『看來你沒那麼笨嘛，達力。不過我想，要是真的笨，你也不會同時又會走路又會說話了。』

哈利掏出魔杖，他看到達力側著臉斜睨了它一眼。

『你不能，』達力立刻說，『我知道你不能，否則你會被你那個怪胎學校開除。』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會更改規定，達老大？』

『他們沒有。』達力說，口氣卻不是很有自信。

哈利輕輕一笑。

『你沒膽子不用那東西來跟我交手，是吧？』達力大聲說。

『你不也需要四個人做後盾，才敢去揍一個十歲的小孩。你知道你那個拳擊手頭銜名聲響叮噠嗎？你的對手幾歲？七歲？八歲？』

『告訴你，他十六歲。』達力說，『而且他被我打昏後，過了二十分鐘才醒過來，他的體重有你的兩倍。你等著我回去告訴爸，說你把那東西拿出來 』

『現在就要去向老爸告狀了是嗎？他的小拳擊冠軍會怕討厭鬼哈利的魔杖？』

『到了晚上你就沒這個膽了吧？』達力譏諷他。

『這就是晚上，小達達，像這麼黑就叫晚上。』

『我是說等你上床的時候！』達力怒聲說。

他停下腳步，哈利也停下來，瞪著他表哥。

他看不怎麼清楚達力那張大臉上，現出一副詭異的勝利表情。

『什麼意思上床以後我就沒膽？』哈利完全不懂他的意思，『我怕什麼？枕頭，還是什麼？』

『昨天晚上我都聽到了，』達力喘著氣說，『你在說夢話，在呻吟。』

『你說這話什麼意思？』哈利說著，胃裡突然升起一陣寒意，昨夜他在夢中又重回那座墓園。

達力猛然發出一聲爆笑，接著故意發出高頻率的哀嚎。

『「不要殺西追！不要殺西追！」誰是西追——你男朋友？』

『我——你說謊，』哈利脫口而出，但他忽然口乾舌燥，他明白達力沒有說謊不然他怎會知道西追。

『「爸，救我！爸！他要殺我，爸！嗚嗚！」』

『閉嘴，』哈利鎮定的說，『閉嘴，達力，我警告你！』

『「快來救我呀！爸！媽！快來救我呀！他殺了西追了！爸，救我！他要——」你不許拿那個指著我！』

達力往牆角邊後退，哈利的魔杖直指著達力的心臟，他可以感覺這十四年來對達力的仇恨正在血管裡猛烈衝撞——何不現在就給他一個迎頭痛擊，好好徹底教訓一下達力，叫他爬回家，像昆蟲，嚇到啞，長出觸角來——『以後不准提這件事，』哈利怒氣沖沖的說，『你聽懂沒？』

『把那東西往別的地方指！』

『我說，你聽懂沒？』

『把它往別的地方指！』

『你聽懂沒？』

『把那東西拿開——』

達力忽然神情怪異的倒抽一口氣，彷彿整個人浸到了冰水裡。

夜色中怪事發生了，原來布滿星星的靛藍色天空，忽然變成一片漆黑，所有的光線——星星、月亮、巷子兩端迷濛的路燈，這時都消失不見。遠處車輛經過和樹木呢喃的聲音，也都沒了。悶熱的夜晚剎那間變成刺骨的寒冷。他們被密不透氣的寂靜黑暗層層包圍，彷彿有一隻巨人的手在整條巷道上罩了一塊厚厚的、冰涼的黑幕，遮斷他們的視線。

儘管哈利一直努力克制自己，一瞬間，他仍以為自己在無意間施了魔法。然後理智使他認清事實。他還沒有能力熄滅星星。他轉頭左看右看，希望能看出什麼，但黑暗像一塊毫無重量的面紗，遮蓋住他的雙眼。

達力恐懼的聲音傳入哈利耳中。

『你在幹 幹 嘛？住 住手！』

『我什麼也沒幹！你閉嘴，不要動！』

『我看 看不見！我瞎 瞎了！我 』

『我叫你閉嘴！』

哈利文風不動的站著，兩隻看不見東西的眼睛左右轉動。四周冷得他全身發抖；他的手臂冒出雞皮疙瘩，脖子後面的寒毛也立了起來。他把眼睛睜到最大，盯著四周看，仍舊什麼也看不見。

不可能。牠們不可能在這裡。不會來到小惠因區。他豎起耳朵。在看到牠們之前，會先聽到聲音。『我要告 告訴爸！』達力嗚咽著說，『你在哪 哪裡？你在幹 幹嘛 ？』

『你閉上嘴巴好不好？』哈利噓他，『我在聽 』

他話才說一半就打住，他已經聽到他最害怕聽到的聲音。

巷子裡除了他們兩人外，還有其他東西。那個東西正發出長長的、粗啞的、呼嚕呼嚕的呼吸聲。哈利驚駭莫名，在寒冷的空氣中瑟瑟發抖。

『不 不要這樣！停止！我要揍 揍你喔，我發誓！ 』

『達力，閉 』

砰！

一隻拳頭擊中哈利的腦袋，把他擊倒在地上。他眼前冒出白色的小星星。短短一個鐘頭內，哈利第二次覺得他的頭快裂成兩半；下一秒鐘，他已重重的跌坐在地上，魔杖飛出了他的手掌。

『你這個白癡，達力！』哈利大叫。他痛得眼淚差點流出來，兩個膝蓋奮力掙扎著

想從地上爬起來，兩手慌亂的在黑暗中摸索。他聽到達力跌跌撞撞的跑開，卻又撞上巷內的圍牆摔倒在地上。

『達力，回來！你正對著牠的方向在跑啊！』

他聽到一聲恐怖的尖叫，達力的腳步聲停了下來。哈利感覺背後有一股刺骨的寒意逐漸逼近，這代表一件事，牠們不止一個。

『達力！嘴巴閉上！無論如何，把你的嘴巴閉上！魔杖！』哈利狂亂的唸唸有詞，他的雙手像蜘蛛一樣的在地上到處摸索。『在哪裡 魔杖 快呀 路摸思！』

他不自覺的唸出咒語，急切的希望有一個光線助他尋找 想不到在距離他右手幾吋的地方果真現出亮光 魔杖的尖端點亮了。哈利一把抓起魔杖，爬起身子，轉頭過去。

他的心一揪。

一個戴著頭罩的高大身影正緩緩的滑過來，牠在地面上飄浮，斗篷底下根本看不見腳或臉，牠一面移動，一面在黑暗中猛吸。哈利嚇得連退幾步，舉起魔杖。

『疾疾，護法現身！』

魔杖頂端射出一縷銀色的氣體，催狂魔的速度減慢，可是魔咒並沒有完全奏效；哈利被自己的腳絆了一跤，他往後退，催狂魔已經來到面前，朝他彎下身子，他慌成一團，大腦也不管用了 集中精神 一雙灰暗，瘦巴巴、長滿疙瘩的手從催狂魔的斗篷裡面伸出來，伸向他。哈利的耳朵裡塞滿了急促的聲響。

『疾疾，護法現身！』

他的聲音聽起來既微弱又遙遠，又一縷銀色的煙從魔杖飄散出來，比先前更鬆軟無力 他再也使不出魔法了，他無法使魔咒生效。他的腦袋裡出現一陣笑聲，尖銳、高亢的笑聲 催狂魔死屍般冰冷的腐臭味灌進他的肺，快要把他淹沒了 想 想點快樂的事 可是他一點也想不出 催狂魔冰冷的手指逐漸接他的喉嚨 那高頻率的笑聲越來越大，一個聲音在他腦子裡說著：『就死吧，哈利 說不定沒有痛苦 我不知道 我不曾死過 』

他再見不到榮恩和妙麗了 在他用力呼吸的當兒，榮恩和妙麗的臉龐清晰的出現在他的腦海裡。

『疾疾，護法現身！』

一頭巨大的銀色雄鹿從哈利的魔杖尖端猛然跳出，牠的鹿角正對著催狂魔的心臟部位插進去，催狂魔被這股力量衝撞得往後退，輕飄飄的，彷彿黑暗一般毫無重量，雄鹿一直往前衝，催狂魔一路敗退，最後像蝙蝠般飛走了。

『這邊！』哈利對雄鹿大聲發喊，然後一個轉身往巷子裡跑去，點亮的魔杖舉得高高的。『達力？達力！』

他才跑了十幾步便找到他們：達力蜷縮在地上，兩條胳膊緊摀著臉。另一個催狂魔蹲在他的上方，瘦削有力的雙手抓住他的手腕，慢慢的，幾乎是深情款款的將它們掰開，催狂魔低下頭，像要親吻似的，貼近達力的臉。

『上去！』哈利大聲喊，他變出來的銀色雄鹿大吼一聲，喀噠喀噠從他身邊衝過去。當雄鹿的銀角刺進催狂魔的身體時，牠那沒有眼睛的臉距離達力的臉已經不到一寸，催狂魔被雄鹿拋到半空中，和牠的同黨一樣，牠也飛走了，消失在黑暗裡，雄鹿慢慢往巷子底跑去，融入了一片銀色的霧氣中。

月亮、星星、還有路燈，此時都一一恢復光明，一陣溫暖的微風吹進巷子。附近花園的樹木又發出沙沙的響聲，蘭月街上車輛來往的聲音又布滿空氣中。哈利靜靜的站著，全身的感官都在顫抖，這一刻他才猛然回到現實。過了一會兒，他才意識到身上的T恤黏著身子；原來他全身都濕透了。

他簡直不敢相信剛剛發生的事。催狂魔在這裡，在小惠因區。

達力蜷縮在地上，低聲哭泣，渾身顫抖。哈利彎身察看他是不是能夠站起來，就在這時候，他聽到身後傳來一陣響亮的腳步聲。他本能的又舉起魔杖，腳跟一轉，面對來者。

他們那位怪鄰居費老太太正上氣不接下氣的出現在哈利眼前，花白的頭髮不聽話的衝出髮網外，她手腕上晃著一只匡啷作響的購物網袋，腳上一雙格子地毯拖鞋只套了一半。哈利趕緊把他的魔杖藏起來，可是

『別收啊，傻孩子！』她尖聲說道，『萬一牠們又來了怎麼辦？喔，我要殺了蒙當葛·弗列契！』

【2. 貓頭鷹大隊】

『什麼？』哈利茫然地說。

『他溜啦！』費太太絞扭著雙手說。『溜去跟某人交易一批從掃帚背上掉下來的大釜啦！我跟他說過，他要是敢去我就活生生剝了他的皮，這下可好！催狂魔！好在我事先安排了踢踢先生！不過我們可沒時間愣在這裡！快，快，我們得馬上送你回去！噢！這得惹出多少麻煩呀！我一定要殺了他！』

『可是』這位戀貓狂的鄰居怪婆婆居然知道催狂魔的意外發現，給哈利的驚嚇不亞於剛才在巷子裡面碰上的那兩個催狂魔。『妳是 妳是女巫？』

『我是個爆竹，蒙當葛最清楚不過，所以我怎麼可能幫得了你抵擋催狂魔？我早警告過他了，他還是丟下你一個人，毫無防護』

『這個蒙當葛一直跟著我？等等 原來是他！就是他在我家門口用消影術離開的！』

『對，對，對，幸好我安排踢踢先生躲在一輛車子下面，以防萬一。踢踢先生來通風報信，可是等我趕到你家你已經走了 而現在 噢，鄧不利多會怎麼說啊？你！』她朝著仍然仰天躺在巷弄裡的達力尖叫。『把你的肥屁股給我從地上挪走，快點！』

『妳認識鄧不利多？』哈利瞪著她說。

『我當然認識鄧不利多，有誰不認識鄧不利多？趕快吧 如果牠們又回來我可一點忙也幫不上啊，我頂多只能把自己變形成一個茶包。』

她彎下身，兩隻乾皺的手抓住達力一條肥壯的手臂，用力的拽。

『起來，你這個沒用的肥仔，起來！』

達力不知是動不了，還是不想動。他癱在地上，全身發抖、臉色灰白，嘴巴閉得死緊。

『讓我來。』哈利抓住達力的胳膊使勁往上拉，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把他拉起來。達力一副隨時會昏厥的樣子，小眼睛在眼窩裡猛轉，臉上不停冒汗。哈利一放開手，他整個身體就危險至極的東倒西歪。

『快啊！』費太太歇斯底里的叫。

哈利拉起達力粗壯的手臂繞在自己的肩膀上，拖著他走向大馬路，他的身體被達力的重量壓得微微下沉。費太太蹣跚的走在他們前面，焦慮的向街角張望。

『把魔杖拿出來。』他們轉進紫藤巷時，她對哈利說，『現在別再管什麼保密規章，反正處罰已經逃不過了，偷一顆蛋跟殺一條龍的下場沒什麼兩樣。說起未成年魔法使

用合理限制 這正是鄧不利多害怕的 在馬路盡頭那個是什麼東西？噢，是溥先生別把魔杖收起來，孩子，我不是一直跟你說我不管用嗎？』

同時拖著達力，又要穩穩的握住魔杖，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哈利不耐煩的戳了表哥的肋骨一下，達力似乎已完全失去自主行動的欲望。他整個人掛在哈利的肩膀上，一雙大腳一路拖著地。

『妳怎麼不告訴我妳是個爆竹，費太太？』哈利邊問，邊喘著氣努力往前走。『我去過妳家那麼多次 為什麼一個字都沒提？』

『鄧不利多的命令。要我盯著你但是什麼都不能說，那時你還太小。很抱歉我給你過了那麼多苦日子，哈利，可要是德思禮覺得你過得舒服開心，就不會讓你進門了。不容易啊，你知道 唉，』她悲戚的嘆著，兩隻手又緊緊的絞在一起，『等鄧不利多聽到這件事 蒙當葛怎麼可以溜走，他應該留守到半夜 他在哪裡啊？我怎麼去告訴鄧不利多發生的這些事啊？我又不會現影術。』

『我有一隻貓頭鷹，可以借妳用。』哈利呻吟著說，他有點擔心自己的脊椎會被達力的重量壓斷。

『哈利，你不懂！鄧不利多必須盡快展開行動，魔法部有他們自己一套查探未成年使用魔法的方法，他們一定已經發現了，你記住我這句話。』

『可是我是為了擺脫催狂魔，非得使用魔法呀 他們應該更擔心催狂魔究竟在紫藤巷裡飄來飄去幹什麼才對吧？』

『噢，親愛的，我也希望是這樣，不過恐怕 蒙當葛．費列契，我一定要殺了你！』

好大的一聲啪，空氣中傳來混雜著陳舊煙草的濃烈酒味，一個身披破爛外套、滿臉鬍渣的矮胖男人就在他們面前突然現形。他有短短的外八字腿，一頭凌亂四散的薑黃色長髮，和布滿血絲垂垂垮垮的眼睛，這使他的神情看起來像一頭陰鬱的法國短腿獵犬。他手裡抓著一團銀色的包裹，哈利立刻認出那是一件隱形斗篷。

『怎啦，費太？』他說，瞪大眼睛從費太太看到哈利再看達力。『臥底的事怎麼啦？』

『臥你個頭！』費太太大吼，『催狂魔！你這個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廢物！』

『催狂魔？』蒙當葛驚駭地重複。『催狂魔，在這？』

『沒錯，在這裡，你這坨沒用的蝙蝠大便，就在這裡！』

費太太尖聲叫道，『催狂魔就在該你值班的時候襲擊這個孩子！』

『要命。』蒙當葛手足無措的說，兩隻眼睛在費太太和哈利身上來回轉。『要命，我』

『而你居然溜去買贓物大釜！我是不是叫你別去？是不是？』

『我 呃，我』蒙當葛看起來極為不安，『那實在是一個非常好的生意機會，妳知』

費太太舉起勾著購物網袋的手臂，拿袋子朝蒙當葛的臉和脖子狂揮猛打。從敲打時袋子裡發出的聲響判斷，裡面裝滿了貓食。

『哎唷 弄走她 弄走她，妳這隻神經病老蝙蝠！非叫人去告訴鄧不利多不可！』

『對 他們 已經 告了！』費太太一面嚷著，一面使勁把裝貓食的袋子朝蒙當葛猛甩。『而且 最好 你 自己去 這樣 你 就能 告訴他 為什麼 你 沒在現場 幫忙！』

『把妳的髮網袋收起來啦！』蒙當葛雙手護著頭，畏縮的說。『我這就去，這就去！』

又是好大的啪一聲，他消失了。

『我真希望鄧不利多處決他！』費太太氣瘋了，『哎，快啊，哈利，你在等什麼？』

哈利決定不浪費僅存的力氣去向她說明，在達力超重的壓力下他簡直寸步難行。他用力托起半昏迷的達力，蹣跚的往前走。

『我送你到門口，』轉到水蠟樹街時，費太太說，『以防萬一在附近還有很多 哎呀，真是一場大災難 你得要靠自己才行 鄧不利多居然說我們一定要不計代價 阻止你使用魔法 算了，為打翻的魔藥再哭也沒用，我說 現在可是讓貓兒進了綠仙群，引麻煩上門啦。』

『所以，』哈利喘著氣，『鄧不利多 一直 叫人在盯著我？』

『當然，』費太太不耐煩地說，『你以為發生了六月的那件事之後，他還會放你自己一個人到處亂闖呀？我的老天，孩子，他們跟我說你很聰明 好啦 進屋裡去，』

別出來。』到了四號門前，她說。『我猜很快就會有人跟你聯絡了。』

『妳打算怎麼辦？』哈利飛快的問。

『我打算直接回家。』費太太說，她望著黑暗的街道微微發抖。『我要等候更多的指示。乖乖待外裡，晚安。』

『等一下，別走！我想知道　　』

費太太已經快步離去，地毯拖鞋嗶嗶啪啪拍著地面，網線袋喀啦喀啦作響。

『等等！』哈利在她身後大叫。他對任何一個與鄧不利多有接觸的人都有上百萬個問題想問，但才幾秒鐘的時間，費太太已經隱沒在黑暗中。悶悶不樂的哈利重新調整肩膀上達力的位置，緩慢而艱苦走上四號的花園小徑。玄關的燈亮著。哈利把魔杖塞回牛仔褲的腰帶，按下門鈴，透過前門的波紋玻璃，看著佩妮阿姨歪七扭八的身影逐漸擴大。

『達達呢！他也該回來了，我開始感到非常　　非常　　達達，你怎麼啦？』

哈利側臉看一眼達力，及時從他的手膀下鑽出來。達力在原地晃了一下，臉色泛青接著張開嘴吐了整個門墊都是。

『達達！達達，怎麼一回事啊？威農？威農！』

哈利的姨丈連奔帶跑從客廳衝過來，海象鬍子上下左右的吹動，就像他每次光火時候的樣子。他趕忙上前幫佩妮阿姨把膝蓋無力的達力抬進門裡，一面避開地上的那攤嘔吐物。

『他病了，威農！』

『怎麼了，兒子？出了什麼事？波奇斯太太給你喝了什麼怪東西嗎？』

『寶貝，你為什麼一身泥巴？你剛剛躺在地上嗎？』

『等會　　你不曾是被搶了吧，啊，兒子？』

佩妮阿姨尖叫。『威農，打電話給警察！打電話給警察！達達，親愛的，跟媽咪說話！他們對你做了什麼？』

一陣騷亂中似乎沒有半個人注意到哈利，這對他再好不過。在威農姨丈甩上大門之前他乘隙溜進屋裡，然後，趁著德思禮一家人從玄關一路大驚小怪的走向廚房時，哈利

囁手囁腳的走向樓梯。

『是誰幹的，兒子？告訴我們名字。我們會抓到他們，別擔心。』

『噓！威農，他想要說話！是什麼，達達？告訴媽咪！』

當哈利的一隻腳已經踩上最底層的台階時，達力終於發出了聲音。

『他。』

哈利僵住不動，一隻腳踩在樓梯上，揪著臉，準備面對接下來的大爆發。

『小子！給我過來！』

混雜著恐懼與憤怒的情緒，哈利慢慢移開踩在樓梯上的腳，轉身跟隨德思禮一家人。經過剛才外頭的黑暗後，潔淨無瑕的廚房感覺有一種奇怪而不真實的光輝。佩妮阿姨伺候達力坐上椅子，他依舊是一臉泛青的病容。威農姨丈站在流理台旁的瀝水板前面，細小的眼睛狠狠瞪著哈利。

『你對我兒子做了什麼？』他威脅的咆哮。

『什麼也沒有。』哈利說，心裡非常清楚威農姨丈不會相信他。

『他對你做了什麼，達達？』佩妮阿姨顫抖著聲音問。她正在擦拭達力皮外套上的嘔吐物。『是那個 是那個東西嗎，親愛的？他是不是使用了 那個東西？』

『我沒有！』哈利激動的喊，佩妮阿姨放聲哭叫，威農姨丈舉起了拳頭。『我根本沒碰他，不是我，是 』

就在這一剎那，一隻鳴角鴉從廚房窗戶俯衝進來。牠掠過威農姨丈的頭頂，飛越廚房，把叨在嘴裡的一個大羊皮紙信封拋在哈利腳邊，優雅的回轉身，翅膀尖端輕輕掃過冰箱頂層，很快又飛了出去，橫過花園飛走了。

『貓頭鷹！』威農姨丈怒吼，粗暴的關上廚房的窗戶，太陽穴旁那條使用過度的血管憤怒的跳動著。『又是貓頭鷹！我不准再有任何一隻貓頭鷹進我的屋子！』

哈利已經撕開信封，抽出裡面的信紙，他的心臟都蹦到了喉嚨口，在喉結附近狂跳。

親愛的波特先生：我們接獲情報，得知今天晚上九點過二十三分時，你於某個麻瓜居住區，當著一個麻瓜的面施展護法咒。

這項嚴重違反未成年魔法使用合理限制的行為，已導致霍格華茲魔法與巫術學校開除你的學籍。魔法部代表將即刻到達你的居住地毀除你的魔杖。

由於之前你已因觸犯華勒克國際聯盟保密規章第十三條法規，曾接獲正式警告，因而我們很遺憾的在此通知，你必須出席八月十二日上午九點在魔法部舉行的紀律聽審會。

祝你安好！

誠摯的瑪法達 霍克魔法不當使用局魔法部哈利把信從頭到尾讀了兩遍。他幾乎沒有意識威農姨丈與佩妮阿姨在說話。他腦中一片冰冷麻木。這個事實像一支浸滿麻藥的箭刺穿他的知覺，他被霍格華茲開除了，全部結束了，再也回不去了。他抬頭望著德思禮一家人。威農姨丈紫脹著臉，大聲咆哮，拳頭仍舊舉得老高；佩妮姨媽摟著達力，他又開始嘔吐。

哈利暫時麻木的腦子逐漸甦醒。魔法部代表將即刻到達你的居住地毀除你的魔杖。只有一個方法可行，他必須逃走——馬上。要逃去哪裡，哈利並不知道，不過有一件事可以確定：無論在霍格華茲裡面或外面，他都需要魔杖。在近乎恍惚的狀態下，他抽出魔杖，轉身離開廚房。

『你想溜去哪裡？』威農姨丈大喊。看見哈利不回答，他大步走過廚房，擋在通往玄關的門口。『我跟你還沒完，小子！』

『讓開。』哈利平靜地說。

『你得留在這裡給我解釋我兒子怎麼會——』

『你如果不讓開，我會對你施惡咒。』哈利說，舉起魔杖。

『你不准用那個東西對付我！』威農姨丈怒吼：『我知道在那間瘋人院外面，根本不准使用那個東西！』

『瘋人院已經把我趕出來了，』哈利憤怒的回答道，『所以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你還有三秒鐘，一——二——』

洪亮的噹啷一聲響遍整個廚房。佩妮阿姨尖叫，威農姨丈邊嚷邊躲，這一個晚上第三次，哈利努力找尋著不是由他所造成的亂源。立刻就找到了：一隻眼冒金星、灰頭土臉的草鴉跌坐在廚房外的窗台上，顯然剛剛撞上了緊閉的窗戶。

不理會威農姨丈痛苦的嘶吼：『貓頭鷹！』哈利衝過間，扭開窗戶，貓頭鷹伸出上

面綁著一小卷羊皮紙的腿，抖了抖羽毛，等哈利一取下信件就飛走了。抖著手，哈利打開第二封信，紙上的字跡匆忙潦草，到處是黑色的墨水漬。

哈利：鄧不利多已經來到魔法部，他正努力處理一切。不要離開你阿姨和姨丈的屋子。不要再使用魔法。不要交出魔杖。

亞瑟 衛斯理鄧不利多正努力處理一切 這是什麼意思？鄧不利多有多大的權力可以推翻魔法部的決定？是不是還有機會讓他回霍格華茲復學？希望的小芽苗才在哈利胸口萌芽，幾乎立刻就被恐懼斬斷 不用魔法如何能做到不交出魔杖？他勢必要跟魔法部派來的代表拚鬥，真要是如此，能逃得過阿茲卡班就算走運，更別提退學了。

他的思緒飛快轉動 是要冒著被魔法部捉拿的風險馬上逃跑，或是乖乖待在原地等著他們找上門來？前一個做法對他有強大的吸引力，但他知道衛斯理先生是真心為他著想 畢竟，鄧不利多以前也處理過比這糟更多的情形。

『好吧，』哈利說，『我改變主意了，我留下來。』

他一屁股坐到餐桌旁邊，面對著達力和佩妮阿姨。德思禮一家人顯然被他突然間改變心意嚇壞了。佩妮阿絕望的瞥向威農姨丈，他紫紅色太陽穴上的那根血管跳得前所未有的厲害。

『這一群混帳貓頭鷹是誰派來的？』他怒吼。

「第一隻是魔法部派來的，為了開除我。」哈利沉著的說。他伸長耳朵不放過屋外任何一點聲音，怕萬一魔法部的代表來了都不知道，而且這樣回答威農姨丈的問題也比發脾氣大聲吼叫來得輕鬆又平靜。『第二隻是我朋友榮恩的爸爸派來的，他在魔法部上班。』

『魔法部？』威農姨丈咆哮，『政府機關裡面有你們這種人？啊，這解釋了一切，一切，難怪這個國家會爛成這樣！』

哈利沒有回答，威農姨丈瞪他一眼，吐出一句：『那你為什麼被開除啊？』

『因為我使用魔法。』

『啊哈！』威農姨丈轟然狂笑，拳頭往冰箱頂一搥，冰箱門彈開，好幾包達力的低脂零食從裡面滾出來，散落一地。『這下你承認啦！你對達力究竟做了什麼？』

『什麼也沒，』哈利稍微沒那麼冷靜的說，『那不是我 』

『是。』出意料的，達含糊的開了口，威農姨丈與佩妮阿姨立刻揮手叫哈利安靜，

一起彎下身去聽達力說話。

『繼續講，兒子。』威農姨丈說，『他做了什麼？』

『寶貝，告訴我們。』佩妮阿姨低聲細語。

『拿魔杖指著我。』達力囁嚅道。

『沒錯，我是拿魔杖指你，可是我沒有使用——』哈利氣憤的反駁，但話才說到一半——
『閉嘴！』威農姨丈和佩妮阿姨異口同聲的大吼。

『繼續講，兒子。』威農姨丈重複，鬍子狂飄亂飛。

『全部變暗了，』達力嘶啞著聲音，顫抖著，『一片黑暗。然後我聽——聽見
有一些東西。在我——我的腦袋裡。』

農威姨與佩妮阿姨互相對看，眼神裡是極度的驚恐。如果魔法是世界上他們最恨的東西——緊追其後的就是在禁用水管澆水期間比他們偷用更多水的鄰居——而那些聽得見怪聲音的人，肯定也名列十大排行榜。他們顯然真以為達力就要發瘋了。

『你聽見了什麼樣的東西啊，寶寶？』佩妮阿姨細聲細氣的說，她的臉色慘白，眼裡含著淚水。

達力似乎沒有辦法說清楚。他又打起哆嗦來，搖著他那顆金色的大頭。儘管從第一隻貓頭鷹抵達之後，驚懼錯愕的感覺就纏著哈利不放，但他確實也感到好奇。催狂魔引發一個人重新經歷一生中最壞最苦的時刻。驕縱、霸道、被寵壞了的達力被迫聽見的會是什麼呢？

『你怎麼會跌倒的，兒子？』威農姨丈說，溫和的語氣很不自然，這種語氣只有在得重病的人床邊才用得上。

『絆——絆倒了，』達力聲音顫抖的說，『然後——』他朝自己肥厚的胸膛比個手勢。哈利明白他的意思，達力記起了當所有的希望和快樂從身體裡被吸走時，肺裡滿滿的濕黏冰冷感。

『好恐怖，』達力嘎聲說，『好冷，真的好冷。』

『好吧。』威農姨丈努力裝出平靜的語氣，佩妮阿姨焦慮的伸手按著達力的額頭，測試他的體溫。『後來呢，達達？』

『覺得——覺得——覺得——好像——好像——』

『好像你永遠不會再快樂起來了。』哈利陰鬱的幫他接下去。

『對。』達力小聲應著，仍在發抖。

『是了！』威農姨丈直起身子，聲音也恢復原本的大嗓門，『你在我兒子身上下了某種瘋癲咒，所以你會聽見奇怪的聲音，還相信他會　　注定悲慘一輩子之類的，是不是這樣？』

『我到底要跟你講幾遍？』哈利說，他的聲音和怒氣一起上揚。『不是我！是幾個催狂魔！』

『幾個　　那是什麼屁話？』

『催　　狂　　魔，』哈利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有兩個。』

『這催狂魔是個什麼鬼東西？』

『是看守巫師監獄，阿茲卡班的。』佩妮阿姨說。

這句話之後，接著是兩秒鐘無聲的靜默，佩妮阿姨一手摀住了嘴巴，彷彿不小心溜出了一句下流粗話似的。威農姨丈對她瞪大了眼睛。哈利的腦袋一陣暈眩。費太太是一回事　　可是佩妮阿姨？

『妳怎知道這種事？』他問她，驚愕萬分。

佩妮阿姨看起來像是被自己嚇呆了，她帶著惶恐的歉意瞥著威農姨丈，把手略微挪低一些，露出一排大馬牙。

『我聽見　　那個討厭的傢伙　　跟她提到過　　在好幾年前。』她斷斷續續的說。

『如果妳指的是我爸媽，為什麼不說出他們的名字？』哈利大聲道，佩妮阿姨沒理會。她看起來非常慌亂。哈利大驚失色。幾年前有一次，佩妮阿姨曾經尖叫的喊說哈利的母親是個瘋子，但除了那次大爆發外，他從不曾聽過她提起自己的妹妹。令哈利震驚的是，她費盡心機假裝魔法世界並不存在，這麼久了卻還記得這樣一件小事。

威農姨丈張開嘴，又閉起來，再一次張開，又再閉起來，接著，顯然在努力回想怎麼開口說話的方法，他第三度張開嘴巴，嘶啞的說：『所以　　所以　　牠們　　呃　　牠們　　呃　　牠們確實存在？那些　　呃　　催光什麼魔的？』

佩妮阿姨點點頭。

威農姨丈的眼睛從佩妮阿姨轉向達力再看到哈利身上，彷彿在等待哪個人突然大叫：『愚人節快樂！』發現沒有人這麼做時，他再度開口，不過今晚降蕪的第三隻貓頭鷹省去了他掙扎著找話說的痛苦。牠像顆毛絨絨的加農炮，射進還未關上的窗戶，劈啪一聲降落在餐桌上，嚇得德思禮一家三口跳了起來。哈利從貓頭鷹的彎嘴下接過第二封看似官方的信封，他撕開信封的時候，貓頭鷹已經轉身飛入夜色。

『夠了 這些該死的 貓頭鷹。』威農姨丈煩亂地嘟囔著，大步向前，再次用力的甩上窗戶。

親愛的波特先生：接續我們約二十二分鐘之前寄達的信，魔法部更正即刻毀除魔杖的決定，你可以保有你的魔杖，直至八月十二日的紀律聽審會，屆時將達成正式的判決。

經過與霍格華茲魔法與巫術學校校長討論之後，魔法部同意將你的退學事宜同樣留至聽審會決議。因此直至進一步查詢之前，你將維持暫時停學的狀態。

祝萬事順心！

你誠摯的瑪法達 霍克魔法不當使用局魔法部哈利飛快的把信連讀了三遍，知道自己尚未正式被開除，讓他鬆了口氣，稍微紓解了他胸口痛苦的死結，儘管如此，他的恐懼並未徹底排除。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有賴於八月十二日的聽審會。

『怎樣？』威農姨丈說，把哈利喚回了現實。『現在怎樣了？他們給你判了什麼刑？你們這幫人有死刑嗎？』他充滿希望的追著問。

『我得出席一場聽審會。』哈利說。

『到時他們會作出判決？』

『大概吧。』

『那好，我不會放棄希望的。』威農姨丈不懷好意的說。

『好吧，如果你們說完了。』哈利站起身。他極渴望獨自靜一靜，想一想，也許寫封信給榮恩、妙麗或天狼星。

『沒有，我們還沒有說完！』威農姨丈大吼，『你給我坐下！』

『還要怎樣？』哈利不耐煩的說。

『達力！』威農姨丈咆哮，『我要知道我兒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沒問題！』哈利喊叫起來，他在氣頭上，仍緊握在他手裡的魔杖尖端射出幾星金色和紅色的火光。德思禮一家三口忙往後縮，萬分恐慌。

『我和達力在蘭月街跟紫藤巷之間的小巷子裡，』哈利說得飛快，努力控制自己的火氣，『達力想整我，我就抽出魔杖可是並沒有使用。接著兩個催狂魔出現了』

『到底催狂魔是什麼東西？』威農姨丈怒氣沖沖的問，『牠們是幹嘛的？』

『我講過了 牠們吸走你所有的快樂，』哈利說，『只要給牠們逮到機會，牠們就會吻你』

『吻你？』威農姨丈說，眼珠子微微凸出，『吻你？』

『那是牠們的用詞，意思是說牠們從你嘴裡吸走你的靈魂。』

佩妮阿姨發出一聲微弱尖叫。

她抓住達力的肩膀猛力搖晃，像是要確定自己是否能聽見靈魂在他身體裡面喀啦喀啦的響。

『牠們當然沒有得到他的靈魂，如果有，妳不會看不出來。』哈利惱火的說。

『你把牠們打退了，對吧，兒子？』威農姨丈大聲說，看得出來他努力想把對話拉回他所能理解的層面。『給牠們一記左右勾拳，是吧？』

『你沒辦法給催狂魔一記左右勾拳的。』哈利咬緊牙關說。

『那，他為什麼沒事？』威農姨丈反駁，『那，他為什麼沒被吸乾？』

『因為我施展護法咒』

呼咻。噹啷一聲夾著颼颼撲翅聲，伴隨一團緩緩降落的煤灰，第四隻貓頭鷹從廚房壁爐裡衝出來。

『老天爺！』威農姨丈狂吼，拔了一大把鬍子下來，他已經很久沒有失控到做出這種事了。『我不准貓頭鷹進來，我絕不容許，給我聽清楚！』

哈利卻已經從貓頭鷹腿上取下了一卷羊皮紙。他很有把握這封信一定是鄧不利多寄

來的，向他解釋一切 關於催狂魔、費太太、魔法部到底在計畫什麼，還有他，鄧不利多，打算怎麼處理一切 因此當他看見天狼星的筆跡時，他這輩子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失望。任由威農姨丈在一旁大吼大叫咒罵貓頭鷹，哈利眯起眼睛，避開貓頭鷹再由煙囪飛走時揚起的第二陣煙灰，他看著天狼星的便條。

（亞瑟剛才把發生的事告訴了我。無論如何，千萬別再離開屋子。）

哈利只覺得這封沒頭沒腦的信完全無法解釋今晚發生的事，他把羊皮紙翻到背面，想看看上面還有沒有字，什麼都沒有。

此刻他的怨氣又開始升高。自己徒手打跑了兩個催狂魔，難道沒半個人說『幹得好』嗎？衛斯理先生和天狼星的語氣都像是他犯了錯似的，而且好像要等到確認他造成了多嚴重的後果之後，再好好的教訓他。

『 一堆，我是說，一堆貓頭鷹在我的屋子裡衝進衝出。我絕不容許，小子，我絕不 』

『我沒有辦法阻止貓頭鷹飛來。』哈利打斷他，天狼星的信在他拳頭裡捏成一團。

『我要你講實話，今天晚上究竟發生什麼事！』威農姨丈狂吠，『如果弄傷達力的是吹光魔，那你怎麼會被退學？你幹了那件好事，你剛剛承認了！』

哈利深深、緩緩的吸了一口氣。他的頭又開始發痛，恨不得能夠離開廚房，遠離德思禮一家人。

『我施展了護法咒擺脫催狂魔，』他逼自己保持冷靜，『這是唯一可以對抗牠們的方法。』

『但是這些搥光魔跑到小惠因區來做什麼？』威農姨丈用憤怒的口氣說。

『沒辦法告訴你，』哈利困乏的說，『不知道。』

在慘白刺眼的日光燈下，他的頭開始抽痛。他的怒氣逐漸消退，他感到精疲力竭。德思禮一家人全瞪著他。

『是你，』威農姨丈強悍地說，『是衝著你來的，小子，我就知道。不然牠們怎麼會在這裡出現？不然牠們怎麼會跑進小巷子裡？你一定是方圓五百里內唯一的 唯一的 』明顯的，他講不出『巫師』這兩個字，『唯一的那種東西。』

『我不知道為什麼牠們會在這裡。』

不過聽了威農姨丈的話，哈利精疲力竭的腦袋又開始運作。催狂魔來到小惠因區做什麼？牠們怎麼可能只是碰巧抵達哈利所在的小巷子？是有人派牠們來嗎？難道魔法部失去對催狂魔的控制了？難道真如鄧不利多預測的，牠們擅自離開阿茲卡班，轉而加入佛地魔？

『這些醜狂魔看守著某一座畸形監獄？』威農姨丈問，慢吞吞的跟在哈利急馳的思緒列車後面。

『是的。』哈利說。

真希望他的頭別再痛了，真希望他可以現在就離開廚房，回到他幽暗的臥房裡好好思考。『哈！牠們是來逮捕你的！』威農姨丈得意洋洋的說，自認為找到一個無可反駁的結論。『小子，是這樣的吧，對不對？你是個逃犯！』

『我才不是。』哈利說，他趕蒼蠅似的猛搖頭，思緒又開始奔馳。

『一定是他派牠們來的。』哈利小聲地說著，就像是在對自己而不是對威農姨丈說。

『你說什麼？一定是誰派牠們來的？』

『佛地魔王。』哈利說。

他隱約有些奇怪感覺，德思禮一家人當聽見『巫師』、『魔法』這類字眼時，不是畏懼、退縮，就是高聲駁斥，現在聽到這位有史以來最邪惡的巫師名號，卻沒有絲毫的顫抖。

『佛 等等，』威農姨丈說，他扭曲著臉，細窄的豬眼中浮現一種逐漸開竅的神情。『我聽過那個名字 就是那個 』

『殺死我父母親的人，沒錯。』哈利木然的接口。

『可是他已經走了，』威農姨丈不耐煩地說，絲毫不覺得哈利父母的死亡是個傷心的話題。『那個超大塊頭講的。他已經走了。』

『他回來了。』哈利沉重地說。

這感覺實在很詭異，站在佩妮阿姨如手術室般乾淨的廚房裡，在高級電冰箱和寬螢幕電視的邊上，平靜的對威農姨丈談著佛地魔王。催狂魔在小惠因區的出現，似乎衝破了那道巨大的隱形圍牆，原本一直分隔著執著於無魔法世界的水蠟樹街和它以外的那一個世界。哈利的雙重生活在不知不覺中混成一團，所有的事情都顛倒過來了。德思禮一

家人詢問他魔法世界的細節；費太太認識鄧不利多；催狂魔在小惠因區飛來飛去；而他自己可能再也回不了霍格華茲。哈利的頭抽痛得越來越厲害。

『回來了？』佩妮阿姨低聲問。

她望著哈利，彷彿從沒見過他似的。忽然之間，這輩子頭一次，哈利居然非常慶幸佩妮阿姨是他母親的姊姊。他完全說不出為什麼剎那間自己會有這麼強烈的感覺。他只知道，自己並不是這個房間裡唯一察覺的佛地魔王回來有可能意謂著什麼的人。佩妮阿姨這輩子從來不曾用這種神情看過他。她那雙淡色的大眼睛（跟她妹妹完全不像）並沒有不稅或生氣的眯起來，反而睜得好大，充滿恐懼。從小到大她對哈利始終如一的憤怒姿態——堅持絕對沒有魔法，除了她和威農姨丈居住的這個世界之外，絕對沒有別的世界——似乎卸下來了。

『對，』哈利現在直接向著佩妮阿姨說，『一個月前回來的，我見到他了。』

她兩手摸索著達力披著皮外套的厚實肩膀，緊緊的抓住。

『等一下，』威農姨丈來回看著自己的妻子和哈利，眼看著兩人之間突然迸出空前的默契，顯然極為吃驚而迷惑。『等一下，你說，這個佛地什麼王的回來了。』

『對。』

『殺死你父母的那一個？』

『對。』

『現在他派出追光魔來抓。』

『看起來是。』哈利說。

『我明白了，』威農姨丈說，目光從他臉色蒼白的太太身上轉向哈利，他把褲子往上提了提，他好像開始膨脹，紫色的大臉在哈利眼前擴展。『哪，就這樣吧，』他說，襯衫前襟被他鼓脹的胸口繃得好緊，『你可以滾出這棟房子了，小子！』

『什麼？』哈利說。

『你聽見我的話了——滾！』威農姨丈怒吼，連達力和佩妮阿姨都嚇得跳起來。『滾！滾！我好幾年前就該這麼做了！貓頭鷹把這裡當旅館、布丁會爆炸、半張沙發給你毀了、達力的尾巴、瑪姬在天花板上飄來飄去，還有那輛飛天福特怪車——滾！滾！你夠了！你現在是歷史了！我不准你留在這裡等哪個瘋子來抓你，我不准你危害到我太太和兒子，我不准你把麻煩帶到我們身上。管你是不是跟你那沒用的父母一樣，我受夠了』

！滾！』

哈利釘在原地不動。魔法部、衛斯理和天狼星寄來的信全在他左掌心揉爛了。無論如何，千萬別再離開屋子。不要離開你阿姨和姨丈的屋子。

『你聽見我的話了！』威農姨丈說，他彎身向前，巨大的紫臉幾乎要貼上哈利，他真的感覺有口水噴到臉上。『快走！半個小時前你還巴不得要走！我百分之百支持你！滾出去，永遠別再踏上我們的台階！我不知道我們一開始幹嘛要收留你，瑪姬說得沒錯，應該送你去孤兒院的。我們就是太該死的軟弱，不懂得為自己著想，以為可以把你遺傳到的怪胎擠出來，以為可以把你變正常，可是你從一開始就爛透了，我受夠了 貓頭鷹！』

第五隻貓頭鷹從煙囪裡咻地衝下來，快到來不及再飛起就尖嘯一聲撞上地板。哈利舉手要抓那只深紅色的信封，貓頭鷹卻越過他的頭頂，筆直飛向佩妮阿姨。貓頭鷹把紅信封丟在她頭上，轉個身，筆直地竄上煙囪飛走了。

哈利衝向前撿信封，佩妮阿姨搶先一步。

『妳想看就打開吧，』哈利說，『反正我會聽見信裡的內容。這是一封咆哮信。』

『放手，佩妮！』威農姨丈喊，『別碰它，可能會有危險。』

『信是寄給我的，』佩妮阿姨顫聲說，『威農，你看！水蠟樹街。四號。廚房。佩妮 德思禮太太收 』

她屏住氣，驚恐至極。紅色的信封已經開始冒煙。

『快打開吧！』哈利催促她，『看就看吧！反正是遲早的事。』

『不要。』

佩妮阿姨的手顫抖著，她狂亂地向廚房四處亂看，彷彿在尋找一條脫逃的路徑，太遲了 信封轟的一聲燒了起來。佩妮阿姨尖叫著扔了它。

一個可怕的聲音從桌上那封燃燒的信中傳出，充滿整個廚房，在狹窄的空間回響。

『記住我最後的，佩妮。』

佩妮阿姨一副要暈倒的樣子。她跌坐進達力旁邊的一張椅子，臉埋入手中。殘餘的信封在靜寂裡悶燒成灰燼。

『這是什麼？』威農姨丈嘶啞的說，『這是我不是佩妮？』

佩妮阿姨一言不發。達力嘴巴開著，蠢蠢的瞪著他母親。寂靜的氣氛令人發毛。哈利注視著阿姨，一頭水，他的頭抽痛得快要爆炸了。

『佩妮，親愛的？』威農姨丈怯聲問，『佩妮？』

她抬起頭，身體仍在顫抖。她吞了一口口水。

『這個男孩——這個男孩必須留下，威農。』她虛弱的說。

『什麼？』

『他留下來。』她說，她沒有朝哈利看，又重新站起來。

『他——可是佩妮——』

『如果我們把他趕出去，鄰居會說閒話。』說著，她迅速回復了平常輕快、急躁的神態，雖然臉色仍然非常蒼白。『他們會問一堆怪問題，他們會想知道他去哪裡了。我們得把他留下來。』

威農姨丈像是洩了氣的破輪胎。

『可是佩妮，親愛的——』

佩妮阿姨不理他。她轉向哈利。

『你要待在自己的房間裡，』她說，『不准離開屋子。現在上床去睡覺。』

哈利沒有動。

『那封咆哮信是誰寄的？』

『不要問問題。』佩妮阿姨一句話打斷。

『妳跟巫師他們有聯絡嗎？』

『我叫你上床去睡覺！』

『那是什麼意思？記住最後的什麼？』

『上床睡覺！』

『為什麼？』

『你聽見你阿姨說的話了，現在上樓去睡覺！』

【3. 保鏢駕到】

（『我剛才被催狂魔攻擊，而且有可能會被霍格華茲開除。我想知道目前的情況，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離開這個鬼地方。』）

哈利一回到他那陰暗的臥室，就立刻走到桌前，拿了三張羊皮紙，寫下同一段話。他在第一封信上寫下天狼星的名字，第二封寄給榮恩，第三封寄給妙麗。他的貓頭鷹嘿美出外捕獵去了，她的鳥籠空盪盪的擱在桌上。哈利在房間裡來回踱步，等嘿美回來替他寄信，他的腦袋裡轟轟作響，雖然他早已累得兩眼發痠，心中卻思潮翻湧，就算想睡也睡不著。剛才一路把達力拖回家，害他現在背痛得要命，頭上那兩個分別因為被窗戶撞到，和被達力狠揍而腫起的大包，也開始令他感到陣陣劇痛。

他在房中來回踱步，心中充滿了憤怒與挫敗感，他氣得咬牙切齒、握緊雙拳，每次經過窗前，都會仰頭怒視著天空，那兒除了滿天星斗，其他什麼也沒有。催狂魔跑來對付他、費太太和蒙當葛偷偷跟蹤他、他有可能會被霍格華茲退學，還得去魔法部出庭受審——居然還沒半個人肯告訴他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還有，那封『咆哮信』到底——到底是什麼意思？又是誰的聲音那麼恐怖，那麼充滿威嚇意味的在廚房中回響？

為什麼他還得被困在這兒，連半點兒消息都聽不到？為什麼大家全都把他當作是不懂事的頑皮小孩？不准再使用魔法，乖乖待在家裡——他朝地上的箱子狠狠踹了一腳，這不僅無法讓他宣洩胸中的怒火，反倒使他心情更加惡劣，現在他除了原先的疼痛之外，連腳趾頭也開始發疼。

就在他一跛一跛的經過窗前時，嘿美突然咻的一聲，像個鬼影似的輕輕從窗口竄了進來。

『妳總算回來了！』哈利怒聲喝斥的時候，她輕盈的降落在鳥籠上，『把那個放下來，我有事要妳去辦！』

嘿美嘴裡緊叼著一隻死青蛙，瞪著又大又圓的琥珀色眼睛，用譴責的目光瞅著哈利

『過來，』哈利說，他抓起三個小羊皮紙捲和一根皮繩，把羊皮紙捲綁到她粗糙的鳥腿上。『把這些信送去給天狼星、榮恩和妙麗，這次再得不到詳細的回信，妳就別回來了。他們要是不肯寫，妳就狠狠用尖嘴去啄他們，非逼他們寫封像樣的回信不可。懂了嗎？』

嘿美發出一陣模糊的啼聲，嘴裡還是緊叼著死青蛙不放。

『快去吧。』哈利說。

她立即振翅出發。等她一走，哈利連衣服都沒脫就倒上床，望著漆黑的天花板發愣。現在除了原先的煩惱，他又開始為自己對嘿美這麼兇而感到內疚；她可是他在水蠟樹街四號唯一的朋友。等她帶著天狼星、榮恩和妙麗的信回來以後，他一定會好好補償她。

他們這次一定很快就會回信；催狂魔發動攻擊是件大事，他們不可能不理會。說不定明天一大早醒來，就會看到三封厚厚的信，裡面寫滿了安慰、同情，還有盡快接他去洞穴屋住的計畫。懷著這個欣慰的念頭，睡意如潮水般湧來，掩蓋了其他所有的思緒。

*

第二天早上嘿美沒有回來。哈利整天都待在房間裡，只有上廁所的時候才肯踏出房門。佩妮阿姨把三餐都從貓洞門推進來，這個活門是威農姨在三年前暑假安裝的。哈利每次一聽到她的腳步聲，就急著想要跟她打聽那封『咆哮信』的事，結果就像是對著門把問話，完全得不到任何回應。除了替他送飯，德思禮一家人全都避得遠遠的。哈利也覺得沒必要去接近他們，再跟他們吵架不僅於事無補，說不定還會害他氣得發狂，又忍不住違規使用魔法。

這樣的情形整整持續了三天。哈利每隔一陣子，就會感到極端毛躁不安，彷彿有滿腔精力無從發洩，讓他無法安安靜靜坐下來做任何事，這時他就會在房中不停踱步，生所有人的氣，怪他們拋下他不管，讓他自己一個人困在這兒受盡煎熬；有時他又會像洩了氣的皮球似的，陷入一種死氣沉沉的呆滯狀態，躺在床上發一整個鐘頭的呆，雙眼茫然瞪視前方，滿心恐懼的惦記著要去魔法部受審的事。

如果判他有罪怎麼辦？要是被學校開除，連魔杖都被折成兩半怎麼辦？他該怎麼做，該往哪兒去？知道世上還有另外一個世界，一個他真正屬於的世界之後，他已經沒辦法再像以前那樣，乖乖的全天候窩在德思禮家了。一年前，天狼尚未被迫逃亡時，曾提過要他搬去一起住，說不定真可以搬到天狼星家去？會不會因為他還未年，而不准他自己一個人住呢？還是他們早就決定好要怎麼安置他了？他違反國際保密規章的罪行，會不會嚴重到讓他被關進阿茲卡班監獄？每次只要一想到這裡，他就忍不住跳下床來，又

開始踱步。

在嘿美離開後的第四天晚上，哈利又無精打采的癱在床上，兩眼瞪視著天花板，腦袋裡幾乎一片空白時，姨丈踏入他的房間。哈利緩緩轉過頭來望著他。威農姨丈穿著他最好的一套西裝，臉上掛著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

『我們要出去。』他說『啊？』

『我們 也就是說，你阿姨、達力和我三個人 要出去。』

『喔。』哈利淡淡應了一聲，又重新轉頭望著天花板。

『我們不在家的時候，不准你離開房間一步。』

『好。』

『不准你碰電視、音響，任何我們的東西你都不許動。』

『是。』

『也不許你偷冰箱的東西吃。』

『好。』

『我要把你鎖起來。』

『請便。』

威農姨丈狠狠瞪著哈利，顯然是對哈利這種毫不反抗的態度感到有些懷疑，他重重的踩著步子走出房間，關上房門。哈利聽到鑰匙在鎖孔裡轉動，威農姨丈沉重的腳步聲走下樓梯。幾分鐘之後，他又聽到車門砰砰關上，引擎轟轟啟動，汽車揚長而去的聲響更是錯不了。

哈利對德思禮一家人的離去，其實沒什麼太大的感覺。他們在不在家，對他來說都沒什麼差別。他甚至懶得起床去把房間的燈打開。四周變得越來越暗，他躺在床上，傾聽從窗口飄送進來屬於夜的聲音，這幾天他都讓窗戶全天開著，一心期盼嘿美飛回家的快樂時刻。

空盪盪的屋子在他周遭發出各種吱吱嘎嘎的聲音。水管裡也有咯咯的水聲。哈利呆呆的躺在床上，腦袋裡一片空白，整個人懸盪在悲哀中無法自拔。

然後，相當清晰的，他聽到樓下廚房傳來一陣碎裂聲。

他立刻坐起來，側耳傾聽。這不會是德思禮一家人，不可能這麼快就回家，更何況他也沒聽到他們的汽車聲。

安靜了幾秒鐘，響起說話聲。

小偷，哈利心想，他輕輕滑下床——就這一瞬間，他突然想到，小偷一定會刻意壓低聲氣。但無論在廚房中四處走動的是些什麼人，顯然根本懶得理會這些。

他一把抓起擱在床頭櫃上的魔杖，面對房門站著，全神貫注的聆聽。就在下一刻，門鎖發出響亮的喀噠一聲，房門忽的敞開，他嚇得跳了起來。

哈利定定站在原處，透過敞開的房門望著漆黑的樓梯台，豎起耳朵，想聽辨其他的聲音，卻什麼也沒有。他遲疑一會兒，便安靜俐落的踏出房門，走到樓梯口。

他的心幾乎從胸腔中迸出來。有一堆人站在樓下陰暗的玄關中，玻璃門透進來的街燈光輝映出他們的輪廓；大約有八、九個人，就他所能看到的，這些人全都抬著頭在望他。

『快放下魔杖，孩子，免得不小心射瞎別人的眼睛。』一個低沉的嗓音嘶吼道。

哈利的心怦怦狂跳。他認得這個聲音，但他沒有放下魔杖。

『穆敵教授？』他不確定的問。

『我可擔不起「教授」這兩個字。』那個聲音嘶吼道，『我沒真的教過什麼書，是吧？快下來，讓我們好好看看你。』

哈利微微垂下魔杖，卻沒有放鬆掌握，他的身體也沒有移動。他絕對有理由懷疑。他前陣子才跟一個他以為是『瘋眼』穆敵的人整整相處了九個月，結果發現那人是個冒牌貨；更可怕的是，那個冒牌貨在露出真面目之前，甚至還想要謀殺哈利。就在哈利沒法決定接下來該怎麼做的時候，樓下又傳來第二個略帶沙啞的嗓音。

『沒事的，哈利。我們是來接你的。』

哈利心頭一震。他也認得這個嗓音，他已經有一年多沒聽到這個聲音了。

『路——路平教授？』他不敢相信的問道，『是你嗎？』

『我們幹嘛要這樣摸黑說話呀？』第三個聲音說，這個聲音完全陌生，是個女人，

『路摸思！』

一根魔杖冒火花，魔光照亮了整個玄關。哈利眨眨眼睛。下面的人全都圍在樓梯底下，專注的抬頭望著他，有些人還伸長脖子，想要看得更清楚。

離他最近的人是雷木思·路平。路平還相當年輕卻顯得很憔悴、氣色很壞；白頭髮比他上次跟哈利告別時多得多，他的長袍也比以前更破爛。不過，他對哈利笑得好燦爛，儘管仍舊處於震驚的狀態，哈利還是努力的以微笑回應他。

『喔喲，他跟我想像中一模一樣耶，』那名舉著發光魔杖的女巫說。她看起來年紀最輕；有著一張蒼白的心形臉蛋，一對閃閃發亮的黑眼睛，和一頭豔紫羅蘭色帶刺似的短髮。『你好啊，哈利！』

『哎，你說得沒錯，路平，』站在最後面的一名禿頭黑人巫師說。他的嗓音低沉緩慢，單邊耳朵上掛著一個金環。『活脫就是詹姆的翻版。』

『除了眼睛，』後面一名說話有喘音、滿頭銀髮的巫師說，『是莉莉的眼睛。』

有一頭花白長髮、鼻子缺了一大塊的『瘋眼』穆敵，此時正用他那對不相稱的眼睛懷疑的打量著哈利。他的一隻眼睛小而黑亮，另一隻卻大又圓、顏色鮮藍。這隻魔眼可以穿透牆壁、房門，甚至穆敵自己的後腦勺，看到後面的景象。

『你確定真的就是他，路平？』他在咆哮，『看仔細了，別把某個冒充是波特的食死人給帶回去。最好問他一件只有波特本人才知道的事。除非有誰帶了「吐真劑」來？』

『哈利，你的護法是什麼形體？』路平問。

『一頭雄鹿。』哈利緊張的答。

『是他沒錯，瘋眼。』路平說。

哈利走下樓梯，清楚的意識到所有人都在凝視著他，他邊走邊順手把魔杖插進牛仔褲後面的口袋。

『千萬別把魔杖放到那兒，孩子！』穆敵吼道，『要是它突然發火怎麼辦？知道嗎，好些個比你厲害的巫師，就是這樣轟掉屁股的！』

『轟掉屁股的有誰啊？』紫頭髮的女人興致勃勃的問穆敵。

『不干你的事，你只要別把魔杖放到後面的口袋就行！』瘋眼吼著，『最基本的魔

杖安全守則，現在都沒人放在心上了。」他踏著重步走向廚房，『我都看到啦。』他沒好氣的補上一句。那女人翻了一個白眼。

路平握住哈利的手。

『還好嗎？』他仔細看著哈利。

『還 還好 』

哈利幾乎無法想這是真的。整整四個禮拜，什麼消息也沒有，半點要接他離開水蠟樹街四號的暗示都沒有，突然間，一大群巫師就活生生的出現在這棟房子裡，彷彿是早就安排好的計畫。他朝圍在路平身邊的人瞥了一眼，他們仍盯著他猛看。這讓他非常清楚的意識到，他已經有四天沒梳頭了。

『我 你們運氣不錯，德思禮一家人恰好不在 』他囁嚅的說。

『運氣，哈！』紫頭髮的女人說，『是我用計把他們給騙出去的。我利用麻瓜的郵局寄了封信，說他們得到「全國郊區最佳草坪維護競賽」優勝獎。他們現在高高興興的要去領獎了咧 一場空歡喜。』

威農姨丈發現根本就沒有『全國郊區最佳草坪維護競賽』時的嘴臉，在哈利腦袋中一閃而過。

『我們是不是就要走了？』他問，『快了嗎？』

『就快了，』路平說，『現在只是在等安全信號。』

『我們要哪兒？洞穴屋嗎？』哈利滿懷希望的問題。

『不是洞穴屋，不是，』路平說著，示意哈利走向廚房；那一小群巫師隨後跟著，大家仍好奇的緊盯著哈利。『那裡太危險。我們已經在一個非常隱匿的地方設立了總部。花了不少時間 』

『瘋眼』穆敵坐在廚房餐桌邊，拿著口袋小酒瓶大口痛飲，魔眼滴溜溜四處打轉，打量德思禮家各種省力的家電設備。

『這位是阿拉特·穆敵，哈利。』路平指著穆敵說。

『喔，我知道。』哈利有些不太自在。對一個他自以為已經認識一年的人，再做這樣正式的介紹，他感到怪怪的。

『這位是小仙女。』

『拜託你別叫我小仙女好不好，路平，』那名年輕的女巫打了個寒顫，『我是東施。』

『這位是只肯讓別人叫她姓氏的小仙女．東施。』路平說。

『要是你老媽替你取個像小仙女這樣的笨名字，看你肯不肯讓別人這樣叫你。』東施低聲抱怨。

『這位是金利．俠鉤帽。』路平指著那位高大的黑人巫師，巫師欠了欠身子。『艾飛．道奇，』說話有喘音的巫師點了點頭。『大流士．迪歌。』

『我們以前見過的，』很容易興奮的迪歌尖叫著，摘下了他那頂紫羅蘭色的高帽子。

『伊美玲．旺司。』一名雍容華貴，披著一襲翡翠綠披肩的女巫微微頷首。『史特吉．包莫。』一名方下巴、一頭濃密淺黃色頭髮的巫師朝哈利擠擠眼。『還有黑絲霞．鍾斯。』一名粉色臉頰的黑髮女巫在烤麵包機旁揮手。

哈利在路平替他做介紹的時候，笨拙的一點頭。他真希望他們能轉移目標，不要再這樣緊盯著他不放，這感覺就像是突然被推上了舞台。他同時也感到奇怪，為什麼會來了這麼多人。

『聽說要來接你，自告奮勇的人多得出奇。』路平說，彷彿看透了哈利的心思；他的嘴角露出一絲笑意。

『哎，人手是越多越好，』穆敵陰沉沉的說：『我們是你的保鏢，波特。』

『就等信號通知我們安全上路，』路平說，抬頭往廚房窗外瞥了一眼，『大約再等十五分鐘。』

『這麻瓜很愛乾淨耶，是不是？』叫東施的女巫說，她興趣濃厚的巡視廚房，『我爸是個麻瓜，他是個不折不扣的老邋遢。我想，麻瓜就跟我們巫師一樣，也是有各式各樣的人吧？』

『呃，是啊，』哈利應著。『說真的。』他轉向路平，『現在到底情況如何，我什麼消息也聽不到，佛地？』

幾名女巫和巫師發出古怪的噓聲，迪歌又摘下他的禮帽，而穆敵厲聲吼道：『住口。』

『怎麼？』哈利說。

『我們不能在這兒討論任何事情，太危險了，』穆敵說，他把那隻正常的眼睛轉向哈利。他的魔眼仍盯著天花板。『可惡！』他生氣的伸手去抓他的魔眼，『又卡住了自從被那個廢物戴過以後，就老是故障。』

很難聽的咯吱一聲，像是把水槽的塞子拔掉似的，穆敵竟然把他的魔眼給拔了出來。

『瘋眼，你知道這樣很噁心的耶？』東施用一般寒暄的語氣說。

『替我倒杯水來好嗎？哈利。』穆敵說。

哈利走到洗碗機前，取出乾淨的玻璃杯，到水槽裝了杯水，在這段過程中，那群巫師的目光仍然緊跟著他不放。他們這樣無情的凝視，開始令他有些生氣了。

『太好了。』穆敵伸手接住哈利遞給他的玻璃杯。他把魔眼扔進水裡，用手指戳上戳下的清洗；魔眼在水中咻咻滾動，輪流注視他們每一個人。『我希望能在回程中，維持三百六十度的絕佳視野。』

『要怎麼去 不管要去哪？』哈利問道。

『騎飛天掃帚，』路平說，『這是唯一的方法。你年紀太小，不能使用「現影術」，他們會嚴密的監看「呼嚕網」，而未經官方許可，我們恐怕得花一輩子的時間，才有可能設置「港口鑰」。』

『路平說你飛得不錯。』金利·俠鉤帽用他低沉的嗓音說。

『他飛得棒極了。』路平說，他低頭看看錶，『好了，你最好趕緊去收拾行李，哈利，信號一到立刻動身。』

『我來幫你打包。』東施愉快的表示。

她跟著哈利一起走回玄關，爬上樓梯，邊走邊興趣濃厚的東張西望。

『這地方挺有趣的，』她說，『但是太乾淨了，你懂我的意思嗎？有點不太自然喔，這裡好多啦。』他們踏進哈利的臥室，等哈利把燈打開之後，她又補上一句。

跟這棟屋子其他地方比起來，哈利的房間的確髒亂多了。他在心情極度惡劣的情況下，在房間裡整整關了四天，完全沒心情去打掃房間。他的書有大半都七零八落的攤在

地板上，這是因為他為了轉移注意力找書看，看完就隨手扔到一旁；嘿美的鳥籠也需要清理，已經開始發出臭味；他的行李箱敞開著，裡面塞滿了亂七八糟的麻瓜服裝和巫師長袍，有些還掉出來散落在周圍的地板。

哈利撿起地上的書，順手扔進行李箱。東施在打開著的衣櫃前停下腳步，站在衣櫃門內側的穿衣鏡前，用批判性的眼光望著鏡中自己的身影。

『我覺紫羅蘭色不太適合我，』她沉吟著，伸手抓起一小縷硬髮，『你覺不覺得這髮色讓我看起來氣色不太好？』

『呃』哈利抬起頭，越過那本〔英格蘭與愛爾蘭的魁地奇球隊〕望著她。

『沒錯，這顏色不適合我。』東施的語氣十分肯定。她眯起雙眼，做出副像是在努力回想什麼事的怪相。轉眼間，她的頭髮就變成了泡泡糖的粉紅色。

『妳是怎麼辦到的？』哈利等她一睜開眼睛，就張口結舌的問。

『我是一名「變形師」啊，』她說著，又回顧起鏡子裡的自己，還不時把頭歪來扭去，好從各種不同角度欣賞她的新髮色，『也就是說，我可以隨心所欲改變自己的外貌，』從鏡中看到哈利在她背後露出迷惑的神情，她又補上一句。『這是天生的。在上正氣師訓練課程的時候，「隱藏與喬裝」這門課，我可是完全不用準備就高分通過，正點極了。』

『妳是「正氣師」？』哈利大為動容。他畢業後唯一想做的工作，就是做一名負責追捕黑巫師的『正氣師』。

『是啊，』東施露出驕傲的神情，『金利也是，他的職位比我高一些。我在一年前才取得資格。我的「潛行與跟蹤」差點不及格。沒辦法，我實在太笨手笨腳了，我們剛到你家樓下的時候，你有沒有聽到摔破盤子的聲音？』

『所以人都能當「變形師」嗎？』哈利站直身子問她，完全忘了收拾行李的事。

東施吃吃輕笑。

『偶爾把那道疤藏起來不會在意吧，啊？』

她的目光落在哈利額前那道形如閃電的疤痕。

『不會，我不會在意。』哈利別開臉，囁嚅的說。他不喜歡別人盯著他的疤看。

『嗯，你要學恐怕很難，』東施說，『變形師很罕見，這是一種天生的才能，學不

來的。大部分巫師都必須使用魔杖或是魔藥，才有辦法改變自己的容貌。我們現在得快點收拾東西了，哈利，別忘了我們是來打包的。』

『喔 對。』哈利說，連忙抓了幾本書。

『別傻了，這樣要收到哪一年呀，讓我來 打包！』東施喊著，舉起魔杖，往地板上一掃。

所有書本、衣服、全效望遠鏡，以及黃銅天平全都應聲飛起，漫無章法的落到行李箱中亂成一團。

『不是很整齊，』東施說，她走到箱子旁邊，低頭望著那堆亂七八糟的行李，『我媽有項獨門絕技，可以讓東西自動收拾整齊 她甚至可以讓襪子自己摺好 那是一種特殊的彈法 』她滿懷希望的彈動魔杖。

襪子堆中有一隻微微扭動一下，又回歸原位，攤在那堆雜亂不堪的行李上。

『啊，算啦，』東施關上行李箱，『至少東西全都裝進去了。那個也該打掃一下。』她舉起魔杖，指著嘿美的鳥籠，『滅滅淨！』籠裡的羽毛和鳥屎稍微少了些。『哎，稍微好一點點 這些家事類的處咒我老是抓不到竅門。好了，都帶了吧？大釜？飛天掃帚？哇！火閃電？』

她瞪大眼睛望著哈利右手中的飛天掃帚。這是他的驕傲和快樂，天狼星送他的禮物，一根符合國際競賽標準的飛天掃帚。

『我仍舊在騎彗星二六 呢，』東施羨慕的說，『啊 魔杖還在牛仔褲裡？兩邊屁股都還在？好，我們走吧。疾疾動箱。』

哈利的行李箱立刻飛起，浮在離地幾吋的半空中。東施左手提著嘿美的鳥籠，另一手舉起魔杖，像個樂團指揮似的，先驅使行李箱掠過房間，飛出房門，再跟哈利一起走出去。哈利帶著他的飛天掃帚，跟著她走下樓梯。

他們回到廚房時，穆敵已重新戴上他的魔眼，清洗過後，魔眼轉動的速度變的飛快，害得哈利只看一眼就頭昏眼花。金利·俠鉤帽和史特吉·包莫在仔細研究微波爐，黑絲霞·鍾斯對著一柄她無意中在抽屜裡翻到的削洋芋皮的刀子發笑。路平封上寫給德思禮夫婦的一封信。

『太好了，』東施和哈利一進來，路平就抬起頭來說，『大約再過一分鐘就出發。既然大家都準備好了，最好現在就到院子裡去。哈利，我留了封信給你的阿姨和姨丈，免得他們擔心 』

『他們才不會。』哈利說。

『跟他們說你非常安全。』

『那他們就更失望。』

『說你下個暑假會再回來。』

『還要回來？』

路平微微一笑，不作回答。

『過來，孩子，』穆敵啞聲說，用魔杖示意哈利走到他前面，『我得先「滅幻」你。』

『你說你要幹嘛？』哈利緊張的問道。

『施「滅幻咒」，』穆敵邊說邊舉起魔杖，『路平說你有一件「隱形斗篷」，那玩意兒在飛行的時候會被風吹開；我這個小法術可以把你藏得隱密些。注意了。』

穆敵往哈利頭頂重重敲了一下，哈利突然有一種很古怪的感覺，彷彿穆敵剛朝他頭上砸了個雞蛋似的。冰冷的液體從剛才魔杖敲擊的地方淌下來，流遍他的全身。

『太厲害了，瘋眼。』東施盯著哈利橫隔膜的部位讚嘆不已。

哈利低下頭，看自己的身體，或者應該說是，看著原本他身體所在的位置，因為那看起來完全不像是他的身體。他並沒有隱形，只是呈現出與後方廚具一模一樣的色彩與紋路。他彷彿變成了一個人形變色龍。

『走吧。』穆敵用魔杖打開後門的鎖。

他們全體走出房門，踏上威農姨丈細心呵護的美麗草坪。

『今晚沒什麼雲，』穆敵低聲怨道，魔眼飛快的掃視天空，『多一點雲可以給我們多一點的掩護。好，你聽著，』他對哈利吼道，『待會兒我們得排成緊密的隊陣飛行。東施排在你正前方，緊跟著她飛就成了。路平會在下方掩護你。我負責殿後。其他人會在我們四周巡行。不論遇到任何狀況，絕不能打散隊伍，懂我的意思嗎？要是我們之中有人被殺。』

『會有這種可能？』哈利擔憂的問，但穆敵根本不理他。

『其他人繼續往前飛，千萬別停，隊伍絕對不能亂掉。要是我們全都死光了，只有你一個活下來，哈利，還有其他保鏢在後方待命，他們會趕過來接替任務；你只要繼續往東邊飛，他們會跟你會合。』

『拜託你別這麼興奮好不好？瘋眼，這樣他會以為我們對這事兒不夠認真。』東施說，她在魔杖上掛了一個提籃，正忙著把哈利的行李箱和嘿美的鳥籠裝進提籃，用皮繩捆緊。

『我是在對這孩子解說我們的計畫，』穆敵吼著，『我們的職責，就是把他平安送到總部，要是我們執行任務的時候犧牲』

『不會有人犧牲性命的』金利·俠鉤帽用他那沉著渾厚的聲音說。

『快跨上掃帚，第一個信號出現了！』路平突然指著天空說。

離他們很遠、很高的地方，一陣燦爛的紅光閃亮在繁星之中。哈利立刻認出那是魔杖射出的火花。他連忙抬起右腿，跨上火閃電，緊緊握住帚柄，掃帚微微的顫動著，彷彿跟哈利一樣，渴望再度在空中飛翔。

『第二個信號，我們走！』路平大聲說，高空又爆出另一蓬綠色的火花。

哈利用力一蹬腿飛離地面。涼爽的夜晚吹動他的頭髮，下方水蠟樹街那些整齊方正的庭園迅速退去，在瞬間縮小成一片由墨綠與漆黑方塊組成的格子布，他心中所有的煩惱彷彿已被夜風吹散，要到魔法部出庭受審的事也拋到了九霄雲外。他覺得開心得快要爆炸！他又在飛了，嚮往了一整個暑假，此刻已經美夢成真，他在空中飛翔，飛離水蠟樹街四號，他就要回家了。在這美好的一刻，在這浩瀚無垠的星空中，原先所有的問題似乎都變得瑣碎渺小，一點也不重要了。

『左方吃緊，左方吃緊，有一名麻瓜向上看！』穆敵在他後方喊道。東施猛然掉頭轉向，哈利緊跟在她後面，望著他的行李箱在她掃帚下激烈搖晃，『我們得再飛高一些再上升四分之一哩！』

他們一起往上攀升，冰寒的空氣凍得哈利眼泛淚光；此刻他已無法看清下方的景象，只能隱約瞥見車燈與街燈如針尖般的細小光點。其中有兩個小光點可能就是威農姨丈的車燈。哈利想到這裡，就忍不住放聲大笑，不過他的笑聲都淹沒在其他長袍迎風拍動的咻咻聲、行李箱和嘿美的鳥籠在提籃中搖晃的嘎嘎聲，還有耳邊呼嘯而過的狂聯風聲之中。這一個月來他第一次感到這麼有活力，這麼愉快。

『轉向南！』瘋眼喊道，『前面市區！』

他們飛向右，避開下面那片如蜘蛛網般的閃爍光源。

『轉向東南，繼續攀升，前方有雲層，可以進入雲裡藏身！』穆敵喊道。

『才不要飛進雲裡哪！』東施怒聲喊叫，『全身都會濕透的，瘋眼！』

哈利聽到她出聲抗議，不禁鬆了一口氣；他那雙緊握『火閃電』帚柄的手凍得很要麻木了。他後悔剛才忘了加件外套，他全身冷得打顫。

大夥聽從瘋眼的指示，不時變更路線。冷冽的寒風吹得哈利雙眼緊眯、耳朵發疼；記憶中，他過去在飛行時，只有一次感受過這般的寒冷，那是他三年級時，跟赫夫帕夫學院在暴風雨中進行的一場魁地奇競賽。他周圍的保鏢有如巨大的猛禽，在他周圍不斷盤旋。他不知道到底飛了多久，感覺上至少有一個鐘頭。

『轉向西南！』穆敵吼道，『避開高速公路！』

哈利已經凍到想要坐進在下方行駛的那些舒適乾爽的車子裡，甚至，他開始希望能用『呼嚕粉』旅行；在壁爐裡打轉是不太舒服，但待在火焰裡至少很溫暖。金利·俠鉤帽突然從他身邊掠過，光禿的頭頂和金耳環在月光下微微閃爍。現在伊美玲·旺司飛到他右方，她高舉魔杖，不停的左顧右盼。然後她也掠過他的頭頂飛去，再由史特吉·包莫接位。『再折返一小段路，好避免敵人跟蹤！』穆敵喊道。

『你瘋了嗎，瘋眼？』前方的東施大聲尖叫，『我們在掃帚上都結凍啦！再這樣不斷更動路線，大概下個禮拜才能飛到目的地！再說，我們現在就快要到了！』

『準備降落！』路平的聲音響起，『跟緊了東施，哈利！』

哈利隨著東施向下俯衝。他們飛向這段旅程中最大的光源，一大片縱橫交錯、漫無章法的雜亂光網，在閃爍發光的線條與格子中，點綴著一片片深不可測的黑。大夥越飛越低，最後哈利已能清楚辨識出那些車燈與街燈，煙囪與電視天線的輪廓。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到地面，只是他恐怕得先找個人幫忙解凍，他才下得了掃帚。

『到嘍！』東施喊著，幾秒後她降落到地面。

哈利緊跟著她一起著地，跨下掃帚，發現他降落在一個小廣場正中央的雜亂草地上。東施已開始卸下哈利的行李箱。哈利環顧四周，身體仍抖個不停。周遭建築物的門面都很髒，實在不怎麼討人喜歡；有些房子的窗戶都破了，碎裂的玻璃在街燈映照下隱隱散發出黯淡的光芒，許多大門上的油漆已剝落殆盡，有好幾戶門前的台階下垃圾堆積如山。

『我們是在哪裡？』哈利問道。路平只是平靜的說：『待會兒。』

穆敵把手探入斗篷裡摸索，他那雙粗糙的手已凍僵，動作變得不太靈活。

『找到了。』他低聲說著，高高舉起一個看起來像是銀色打火機的東西，按了一下。

距離他們最近的街燈啪的一聲速熄滅。他再按一下熄燈器，第二盞燈應聲熄滅；他繼續不停的按，直到廣場上的所有街燈全部熄滅，周遭陷入一片漆黑，唯一的光源只剩下簾幕低垂的窗口透出來的燈光，和天上彎月的清冷光輝。

『這是跟鄧不利多借來的，』穆敵吼著，隨手把『熄燈器』塞進口袋。『這樣就不用怕那些站在窗口往外看的麻瓜了，懂了吧？現在走吧，快。』

穆敵一把抓住哈利的手臂，拉著他踩過草地，穿越道路，登上人行道；路平和東施合力抬著哈利的行李箱，跟在他們後面，其他的保鏢全都舉起魔杖，圍在他們兩側。

從距離他們最近的一家樓上窗口，傳出一陣陣模糊的立體音響聲。破裂的大門後堆著許多裝得鼓鼓的大袋子，散發出腐爛垃圾的刺鼻惡臭。

『吶，』穆敵低聲的說，他朝哈利那隻被施下滅幻咒的手裡塞了一張羊皮紙，再把發光的魔杖湊到紙邊，照亮上面的字跡。『快看，把它背下來。』

哈利低頭看那張羊皮紙，上面那些狹長的字跡看來有些眼熟。紙上寫著：『可於倫敦古里某街十二號找到鳳凰會總部。』

【4. 古里某街十二號】

『那是什麼啊，那個什麼會？』哈利問。

『先等等，孩子，』穆敵說，『等我們先進再說。』

穆敵從哈利手中抽走了羊皮紙，用魔杖的尖端把它點燃。在羊皮紙化成一團火焰飄散地面的時候，哈利重新再打量一遍這幾棟房子。他們站在十一號外面，左邊是十號，右邊卻是十三號。

『可是怎麼？』

『想想你剛才記住的東西。』路平教授靜靜的說。

哈利才剛回想到有關古里某街十二號的部分，在十一號和十三號之間就冒出了一扇破爛的門，髒兮兮的牆壁和窗戶也跟著迅速出現，就好像有一棟額外的房子突然打足了氣，硬是把兩旁的房子給推開。哈利簡直看呆了。十一號裡面重重的立體音響聲仍然繼續，顯然住在裡頭的麻瓜絲毫沒有察覺有什麼不對勁。

『快啊，快啊！』穆敵不停推著哈利往前走。

哈利踏上斑駁的石階，瞪著眼前這扇才剛剛成形的門。門上黑漆已經脫落，銀色的門環是一條扭曲的蛇，沒有看到鑰匙孔，也沒有看到信箱。路平教授抽出他的魔杖，在門上輕輕一點。哈利聽見一連串很響的金屬摩擦聲，聽起來像是嘩啦嘩啦的鐵鍊。門吱吱嘎嘎的打開了。

『快進去，哈利，』路平教授小聲的說，『可是不要跑到太裡面，也不要碰任何東西。』

哈利跨過門檻，走進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的大廳。他嗅得出空氣相當潮濕，而且還有灰塵和一股甜甜的腐爛味道。這棟房子看來像是被棄置了好久，哈利轉頭，看見身後陸陸續續有人進來，路平和東施抬著他的行李箱和嘿美的籠子。穆敵站在最高一層的台階上，把方才用熄燈器偷取的街燈光球釋放出來，光球立刻飛回原來的燈泡，廣場上旋即亮起橘黃色的燈光，穆敵連忙跛著腳走進屋子把門關上，大廳陷入完完全全的黑暗當中。

『來』穆敵用魔棒在他頭上用力敲一下，哈利感覺好像有一種熱熱的東西順著他的背往下流，他知道穆敵一定把滅幻咒解除了。

『現在大家都別動，我來想辦法弄點光。』穆敵小聲的說。

其他人壓低的說話聲給哈利一種不祥的感覺，彷彿他們是走進了一個垂死的人家裡。他聽見很輕的嘶嘶聲，接著牆上老式的瓦斯燈突然冒出劈劈啪啪的火光，搖曳不定的微弱光芒映照著剝落的壁紙，和長長走廊上鋪著的破舊地毯，氣氛陰森；頭上布滿蜘蛛網的枝形吊燈也閃著幽光，陳年的老舊畫像歪歪斜斜的掛在牆上。哈利聽見踢腳板後面有東西在跑；大吊燈和附近一張破桌子上的燭台都是蛇的形狀。

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榮恩的媽媽 衛斯理太太出現在大廳的另外一端。衛斯理太太滿面笑容的趕過來，哈利發現她比上次見面時瘦，臉色也比較蒼白。

『喔，哈利，真高興再見到你啊！』衛斯理太太小聲的說。她還來不及仔細的端詳哈利，就一把緊緊摟住他，只差沒把他的肋骨給勒斷。『你看來好憔悴啊，一定要好好補一補，可是，還要再等一下才能用晚餐喔。』

衛斯理太太轉頭向哈利身後的一票巫師小小聲的說：『他才剛到，會議已經開始了。』

哈利身後的巫師們都發出興奮關切的聲音，他們走過哈利身邊，往衛斯理太太剛才出來的那扇門走去。哈利正要跟上路平教授，衛斯理太太卻把他攔下來。

『哈利，只有會裡的成員才能參加會議。榮恩和妙麗在樓上，你可以和他們一起等到會議結束，然後一起吃晚餐。』衛斯理太太又急切的補上一句，『還有，記得把聲音放低喔。』

『為什麼呢？』

『我不希望把任何東西給吵醒。』

『妳指的』

『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釋，現在太趕，我應該也要參加會議。我就先帶你去看睡覺的地方。』

衛斯理太太一根手指按在嘴唇上，踮起腳帶著哈利從兩塊長長的、被蟲蛀得亂七八糟的長簾旁走過，哈利心想，簾子後面一定有一扇門。繞過一個看起來像是用山怪的斷腿做成的雨傘桶之後，他們爬上黑漆漆的樓梯間，經過掛在牆上的一整排鑲嵌著縮乾頭顱的飾板。哈利仔細看，發現這些原來是家庭小精靈的頭。所有的小精靈都長著相同的尖鼻子。

每走一步，哈利就感到越困惑。在這樣看起來屬於最邪惡巫師的房子裡，他們到底在做什麼呢？

『衛斯理太太，為什麼？』

『好孩子，榮恩和妙麗會把一切跟你解釋清楚的，我真的來不及了，』衛斯理太太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樣。『到了，』他們來到第二層樓梯間，『你的房間是右手邊那個門。會議結束我會來叫你。』

衛斯理太太匆匆忙忙的又跑下樓去了。哈利跨過昏暗的樓梯台，扭轉造型像蛇頭的寢室門把，把門推開。他對這個陰森的房間粗略的瞄了一眼，天花板很高，裡頭有兩張床；突然，傳來一陣很大的吱吱喳喳聲，跟著是更大的一聲尖叫，然後的視線就被一頭濃密的頭髮遮住。妙麗衝上前來抱住他，力道猛得幾乎把哈利撞倒。榮恩的貓頭鷹小豬興奮的在他們頭上不停打轉。

『哈利！榮恩，他來了，哈利來了！我們沒聽見你已經到了，啊，怎麼樣？你都還

好嗎？有沒有很生我們的氣？我猜你一定有，我知道我們寫的信都沒有用。但是我們什麼也不能說，鄧不利多要我們發誓，絕對不向你透露任何事情。喔，我們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告訴你，你一定也有事情要告訴我們。催狂魔！我們聽到這個消息還有魔法部要開聽審會的時候，簡直氣壞了。我已經查過所有的資料，他們不可以把你除名，他們根本沒資格這麼做，未成年魔法使用合理限制法規裡面有規定在面對生命威脅時使用魔法的。」

『讓他喘口氣吧，妙麗。』榮恩邊說，邊笑著把哈利身後的門關上。他們分開的這幾個月來，榮恩好像長高了幾吋，變得又高又瘦，不過長長的鼻子、亮眼的紅色頭髮和臉上的雀斑倒是沒變。

滿面笑容的妙麗放開了哈利，還沒來得及再說話，一個白色的東西從深色的衣櫥頂咻的一聲飛了過來，輕輕降落在哈利身上。

『嘿美！』

哈利撫摸著嘿美雪白的羽毛，嘿美咂動鳥喙，深情的咬著哈利的耳朵。

『她鬧情緒，』榮恩說，『她把你最後的那封信帶來的時候，幾乎把我們啄個半死，你瞧瞧。』

榮恩把右手食指伸給哈利看，上面的傷口已經快要癒合，但還是看得出傷口很深。

『啊，真的』哈利說，『真對不起，可是我急著想知道答案，你知道。』

『我們也想把答案告訴你啊，老哥，』榮恩說，『妙麗急得要命，說如果你一直沒收到消息，一定會做出傻事，可是鄧不利多要我們。』

『發誓不告訴我，』哈利接下去說，『妙麗已經說過了。』

哈利第一眼見到這兩位最要好的朋友時，心裡感受到的那股暖意，突然被一種湧進他肚子裡的冰冷東西給熄滅了。整整一個月來，哈利不知道有多麼想見到他們。但突然間，他倒希望榮恩和妙麗能夠讓他自己一個人獨處。

沉默中，每個人都感受到緊張的氣氛。哈利下意識的不停撫摸著嘿美，誰也不看。

『他似乎覺得這麼做最好，』妙麗屏住呼吸說，『我是指鄧不利多。』

『是啊。』哈利發現她手上也有被嘿美啄過的疤痕，但他一點都不難過。

『我想，他認為你和麻瓜在一起最安全。』榮恩說。

『是嗎？』哈利揚起眉毛，『你們兩個今年夏天有誰被催狂魔攻擊過？』

『呃，沒有。』所以他要鳳凰會的人隨時跟蹤你。』

哈利像是踩空了一階樓梯，五臟六腑震得厲害。這麼說來每個人都知道他被跟蹤，除了他自己。

『不過，好像也沒什麼效果。對不對？』哈利盡力克制，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靜，『還不都靠我自己才把事情解決的？』

『鄧不利多非常非常的生氣，』妙麗用敬畏的語氣說，『鄧不利多，我們見過他。他發現蒙當葛值班時間提前開溜的時候，擔心死了。』

『其實，我還高興他先開溜呢，』哈利冷冷的說，『如果他不開溜，我就不能施展魔法，鄧不利多可能整個夏天都要我留在水蠟樹街了。』

『你不。』你不擔心魔法部的聽審會嗎？』妙麗輕輕的說。

『不擔心。』哈利硬是說了個謊，他從他們身邊走開四處張望，嘿美心滿意足的停在他肩上。這個房間又濕又暗，不可能提升他的心情。一個非常華麗的畫框裡，繃著一片空白的畫布，就算是剝落的牆面上全部的裝飾了，哈利走過畫布的時候，他覺得好像聽見有個人躲在暗處竊竊的笑。

『鄧不利多為什麼堅持不讓我知道真相？』哈利還是很努力維持像在隨口問問的語氣。『嗯。』你們。』問過他嗎？』哈利抬眼剛巧瞥見他們兩個交換眼神，他知道他們就怕他這麼問。這對他改善心情毫無幫助。

『我們跟鄧不利多說過，說我們想要讓你知道狀況，』榮恩說，『真的跟他說過，老哥，不過他現在很忙，從我們到這裡之後，只見過他兩次，而且都很匆忙。他只是要我們發誓，寫信給你的時候不可以透露重要的事情，他說貓頭鷹有可能會被攔截。』

『只要他真有心讓我知道，他一定有辦法的，』哈利不領情的說，『你該不會是想告訴我，他只會用貓頭鷹傳遞訊息吧？』

妙麗瞄了榮恩一眼說：『我也這麼想過。可是他根本就不想讓你知道任何事情。』

『或許，他認為我不可以信任。』哈利注意他們的表情。

『別傻了。』榮恩看來已經快要招架不住。

『或者，他以為我沒辦法照顧我自己。』

『他才沒有那麼想呢！』妙麗很焦急的說。

『那為什麼我得待在德思禮家，你們卻可以在外面，參加每一件事情？』哈利的話一個字接一個字的蹦出來，聲音也越來越大，『為什麼就准許你們知道每一件事情？』

『我們才沒有！』榮恩打岔。『我媽根本就不讓我們靠近會議，她說我們年紀還太輕』

在榮恩還沒會過意來之前，哈利開始大叫起來。

『所以你們也沒參加會議嘛，這可真了不起啊！你們一直都在這裡，對吧？你們一直都在一起！我呢？我被困在德思禮家整整一個月！我一個人就解決了你們兩個永遠都辦不到的事情，鄧不利多也知道。是誰救出了魔法石？是誰擺脫了瑞斗？又是誰把你們兩個從催狂魔的手中救出來？』

過去一個月裡，哈利所感受到的每一分辛酸和怨恨都在這時吐了出來。苦等不到消息讓他感到沮喪，兩個好朋友撇下他讓他很難過，明明被跟蹤卻沒有人告訴他更讓他生氣。原先他還有些不好意思，現在全都爆發出來。嘿美受到喧鬧聲的驚嚇，又飛回衣櫥頂，小豬水鼻吱吱喳喳的發出警告，在他們頭上轉得更快。

『去年是誰要躲過龍、人面獅身獸還有其他所有可怕的東西？是誰看見他回來？又是誰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才從他手掌心逃了出來？是我！』

榮恩半張著嘴站在一邊，被哈利的舉動嚇得不知道該什麼才好，妙麗都快哭出來了。

『我幹嘛要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大家又何必花工夫告訴我到底怎麼回事，是吧？』

『哈利，我們真的想告訴你，真的』妙麗說。

『我看，可沒那麼想吧，不然你們早就會派隻貓頭鷹來了，可是，鄧不利多要你們發誓』

『沒錯，他是要我們』

『我被困在水蠟樹街整整四個星期，翻著垃圾桶裡的報紙，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想要』

『我看你們一定過得很快活，對吧，兩個人一起窩在這裡』

『不是的，其實』

『哈利，我們真的很抱歉！』妙麗氣急敗壞的說，眼睛裡閃著淚光。『你說得一點都沒有錯，哈利 如果換成我，我一定會氣瘋的！』

哈利惡狠狠的瞪著妙麗，用力的喘著氣，再次轉身背對他們來回不停的走來走去。衣櫥頂上的嘿美悶悶不樂的叫了幾聲。三個人都不作聲，只有哈利來回走動時，腳下的地板發出的吱嘎聲。

『算了。這裡是什麼地方？』哈利衝著榮恩和妙麗冒出一句。

『鳳凰會的總部。』榮恩立刻回答『可不可以請哪個人解釋一下，這個鳳凰會究竟是？』

『是一個秘密團體，』妙麗馬上說，『鄧不利多創建的，也由他負責，會員是上次一起對抗那個人的人。』

『有誰？』哈利兩手插在口袋裡，停了下來。

『滿多人的』

『我們大概碰見過二十個左右，』榮恩說，『但一定不只這些人。』

哈利瞪大了眼睛。『說啊！』哈利輪流看著他們。

『呃，說什麼？』榮恩說。

『佛地魔！』哈利火冒三丈，妙麗和榮恩兩個人都退了一步。『發生了什麼事？他打算做什麼？他現在在哪裡？我們要怎樣才能阻止他？』

『我們跟你說過了，鳳凰會的人不准我們參加會議，』妙麗緊張的說，『所以，我們也不知道細節 只知道一個大概。』看見哈利的表情她趕忙補上這句話。

『弗雷和喬治發明了伸縮耳，記得吧，』榮恩說，『真的很好用喔。』

『伸縮？』

『伸縮耳，沒錯。只不過媽媽發現後，簡直氣個半死，最近只好不用了。弗雷和喬治得把它們通通都藏起來，不然就會被媽媽全部沒收。可是在被媽媽發現之前，我們用得很過癮。我們聽到會裡有些人在跟蹤形跡敗露的食死人，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

『有些人在努力招募更多人加入鳳凰會』妙麗說。

『有些人好像在守衛什麼東西，』榮恩說。『老是聽到他們在討論什麼值勤務的事。』

『他們指的該不會是我吧？』哈利挖苦的說。

『啊，沒錯。』榮恩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哈利輕蔑的哼了一聲，又開始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東看西看，就是不看妙麗和榮恩兩個人。『既然你們兩個不能參加會議，那到底在忙些什麼？』哈利問，『你說你們都很忙啊。』

『我們，』妙麗很快的說，『我們在忙著打掃房子啊，這間房子空了好久，還長了些東西出來。我們花了好大的力氣才把廚房和大部分的房間清理乾淨，我想明天會去掃客啊！』

兩聲巨響，榮恩的雙胞胎哥哥弗雷和喬治平空出現在房間中央，小豬水鼻吱吱喳喳得更厲害，一下子竄升到衣櫥頂上，停在嘿美旁邊。

『別鬧了！』妙麗虛弱的跟雙胞胎說。他們和榮恩一樣，有著醒目的紅髮，只是比榮恩壯一些，矮一些。

『哈囉，哈利，』喬治笑著對他說，『我們聽見你那悅耳動人的聲音了。』

『哈利，你不想把怒氣都堆在心裡，就盡情的發洩出來吧。』

『你們兩個的消影術考試及格囉？』哈利沒好氣的問。

『高分過關。』弗雷說，手中還拿著一條長長的肉色繩子。

『你們走下樓的時間只省了三十秒吧。』榮恩說。

『時間就是加隆啊，小弟，』弗雷說，『不管怎樣，哈利，你干擾到我們的收訊了。伸縮耳，』弗雷看見哈利挑起的眉毛，又加了一句，他把那條繩子舉高。哈利才看清楚繩子一直延伸到樓梯間的平台。『我們正在努力的聽樓下到底在幹嘛。』

『你們最好小心點，』榮恩盯著伸縮耳，『如果再被媽媽看見的話』

『他們現在開的會很重要，值得冒險。』弗雷說。

房門打開，一頭長長的紅髮從門後出現。

『啊，嗨，哈利！』榮恩的妹妹金妮，愉快爽朗的說。『我就覺得聽見的是你的聲音。』

金妮轉身面對弗雷和喬治說：『伸縮耳不能用啦，媽走了，還在廚房門上施了不動咒。』

『妳怎麼知道？』喬治看起來很沮喪。

『東施教我檢查的方法，』金妮說。『你只要拿東西朝門上丟，如果東西沒辦法靠近，那扇門肯定是被下了咒語。我從樓梯上拿屎炸彈朝著門丟，屎炸彈卻飛走了，所以，伸縮耳進不了那扇門的。』

弗雷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真可惜，原本以為可以搞清楚石內卜那老傢伙到底在玩什麼把戲。』

『石內卜！』哈利急著說，『他也在這裡？』

『對啊，』喬治說完之後，小心把門關上，然後坐到一張床上，弗雷和金妮也跟著坐下。『他是來報告的。最高機密喔。』

『那個笨蛋。』喬治閒閒的說。

『他現在可站在我們這一邊了。』妙麗沒好氣的說。

榮恩很不屑的說，『就算這樣，他還是個笨蛋。瞧他看我們的那副德行。』

『比爾也不喜歡他。』金妮說，好像這就說明了一切。

哈利還不確定他的氣是不是全消了，不過，他現在只想要知道新的消息，也沒有心情不停的大叫。他在對面的床上坐了下來。

『比爾也在這裡嗎？他不是去埃及了？』哈利問。

『他申請了一個坐辦公室的職務，這樣就可以回來替鳳凰會工作，』弗雷說。『他』

說他很想念那些墳墓，不過，』他露出古怪的笑容，『這是有代價的。』

『這話什麼意思？』

『還記得花兒·戴樂古嗎？』喬治說。『她說在古靈閣裡找到了工作，可以「該善鷹文能力」』

『而且比爾還私下幫她上很多課。』弗雷在一旁竊笑著。

『查理也是鳳凰會的會員之一，』喬治說，『不過他現在還在羅馬尼亞。鄧不利多希望有越多外國的巫師加入越好，所以查理放假的時候，都忙著去和那邊的巫師接觸。』

『交給派西做不行嗎？』哈利問。上次他聽到消息的時候，衛斯理家的老三派西是在魔法部的國際魔法交流合作部門工作。

一聽見哈利提到派西，妙麗和所有衛斯理家的人都互相使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沉重眼光。

『不論如何，千萬不要在爸媽面前提到派西的名字。』榮恩很緊張的說。

『為什麼？』

『因為每次有人提到派西，爸手裡不管拿著什麼，都會把它摔破，媽會開始哭。』弗雷說。

『真的好可怕。』金妮難過的說。

『我想我們還好還是別提他比較好。』喬治說，臉上露出一種很難看的怪表情。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哈利問。

『派西和爸大吵了一架，』弗雷說，『我從來沒見過爸和哪個人吵得這麼兇。通常都是媽在大吼大叫。』

『事情發生在學期結束後，派西回來的第一個禮拜，』榮恩說。『當時我們正準備出發來開會，派西回到家，告訴我們他升官了。』

『你是在開玩笑吧？』哈利說。

雖然哈利清楚派西的野心很大，不過印象中，派西在魔法部的第一份工作並不很成

功。派西犯了相當大的疏忽，他忘了通報他的上司被佛地魔王控制的事（其實魔法部並不真的相信這回事 因為他們都認為柯羅奇先生已經瘋了。）

『我們都很訝異，』喬治說，『派西因為柯羅奇的事情惹出一大堆麻煩，他們甚至還對他進行過調查。他們說，派西應該早就知巴堤·柯羅奇發瘋了，卻沒有立刻通報上級。不過，你知道派西那個人，巴堤·柯羅奇由著他掌管一些事情，他是不會抱怨什麼的。』

『那他們為什麼升他的官呢？』

『這就是我們想不透的地方，』榮恩說。哈利不再大吼大叫之後，榮恩似乎竭力想讓他繼續維持現狀。『他回來的時候相當得意 甚至比平時都要得意，這你可以想像得到 他告訴爸爸，他接了一個在夫子辦公室裡的位子 部長初級助理 這對從霍格華茲畢業才一年的人來說是非常好的工作。我想，他希望爸對他刮目相看。』

『可惜爸沒有。』弗雷冷冷的說。

『為什麼呢？』哈利說。

『因為夫子在魔法部裡面動作頻頻，想要查出有誰和鄧不利多有接觸。』喬治說。

『最近魔法部的人對鄧不利多很感冒，』弗雷說，『他們覺得，鄧不利多說「那個人」回來了，只是在給他們製造麻煩而已。』

『爸說夫子的態度很清楚，不管是誰，只要站在鄧不利多這一邊，就得滾蛋。』喬治說。

『麻煩是，夫子懷疑爸，他知道爸和鄧不利多很好。加上爸對麻瓜太有興趣，所以他總覺得爸是個怪物。』

『可是，這跟派西有什麼關係呢？』哈利搞不懂。

『我就要說到了。爸認為，夫子要派西進他的辦公室，是為了要利用派西來監視我們全家 還有鄧不利多。』

哈利低低吹出一聲口哨。『派西一定愛死了。』

榮恩也只能苦笑一下。

『他整個瘋了。他說 呃，他說了很多可怕的話。他說打從他進入魔法部開始，爸爸的壞名聲就一直困擾著他，他還說爸毫無野心，所以我們始終 你知道 始終

沒什麼錢 』

『什麼？』哈利簡直不敢相信，一旁的金妮發出像貓發怒的聲音。

『沒錯，』榮恩壓低聲音說，『更糟的還在後面。他說爸是個白癡才會和鄧不利多在一起。他說鄧不利多就要有大麻煩了，爸也脫離不了關係。他還說，他要效忠魔法部那一邊。如果爸爸媽媽要做魔法部的叛徒，他一定會讓所有人都知道，他和我們家不再有任何瓜葛。當天晚上他就收拾行李走了。他現在也住在倫敦。』

哈利低聲咒罵。榮恩幾個兄弟裡面，他向來最不喜歡派西，可是絕對想不到他竟然會對衛斯理先生說出這種話。

『媽的情緒好壞，』榮恩無精打采的說，『你知道的 哭哭啼啼。她來倫敦想和派西好好談談，派西當著她的面把門甩上。我不知道如果在工作上碰到爸，他會怎麼做，不理不睬吧，我猜。』

『不過，派西一定知道佛地魔回來了，』哈利慢慢的說，『他可不笨，他一定知道你爸媽如果沒有證據，絕不會冒任何險。』

『欸，是啊，你的名字也被扯了進來，』榮恩偷偷瞄哈利一眼。『派西說，唯一的證據就是你說過的話 我不知 他覺得這樣還不夠。』

『派西可是把（預言家日報）上的消息當真喔。』妙麗語帶刻薄的說，其他人也都點頭同意。

『你們在說些什麼？』哈利望著他們幾個。他們都小心翼翼的看著他。

『難道 你沒有收到（預言家日報）？』妙麗的聲音中透著緊張。

『有啊！』

『你有沒有 呢 仔細的看完？』妙麗的聲音中透著緊張。

『沒有一頁一頁的看，』哈利為自己辯護。『如果有佛地魔的消息，一定會是頭條新聞，對吧？』

幾個人一聽到佛地魔的名字都有些畏縮。妙麗趕緊繼續往下說：『嗯，你得一頁一頁從頭讀到尾才會發現，不過他們 嗯 在一個禮拜裡面就提到你好幾次。』

『可是我都沒有看到 』

『你要是只看頭版，就不會看到，』妙麗邊說邊搖頭。『我不是指話題新聞。他們總是三不五時就會提到你，當你是個常備笑話似的。』

『這是什麼？』

『其實有點過分，』妙麗儘可能冷靜的說，『都是根據麗塔·史譏寫的東西再加油添醋罷了。』

『她不是已經沒有幫他們寫文章了嗎？』

『是沒有啊，她遵守了她的諾言，倒不是她沒別的選擇，』妙麗似乎覺得很滿意。『不過，她等於幫他們現在要進行的事打好了基礎。』

『到底是什麼事情啊？』哈利不耐煩起來。

『好吧，你知道她曾經寫說你整個人崩潰，頭上的疤也一直發痛的這些事情嗎？』

『知道啊。』哈利不會這麼快就忘記麗塔·史譏曾寫過關於他的故事。

『結果，他們把你寫成像一個容易上當，一心只想出風頭，自以為是個悲劇英雄之類的人物。』妙麗飛快的說，好像說得越快，哈利聽著就比較不會生氣似的。『他們不停惡意的中傷你，如果有什麼牽強附會的事情發生，他們會說這是「哈利波特式的故事」，如果有人發生了什麼趣事，他們也會說，「希望他頭上沒留下疤痕才好，否則下次他會要我們向他膜拜呢」』

『我才不要誰來膜拜呢！』哈利惱火的說。

『我知道你不要，』妙麗很害怕的說，『我當然知道，哈利，你明白他們要做什麼嗎？他們想要讓所有人的人都不相信你。夫子在後面搞鬼，這我可以確定。他們希望外頭的巫師都認為你只是個笨小鬼，只是個笑話，到處散播一些荒謬的故事只為了要出名而已。』

『我沒有，我不想，佛地魔殺了我父母！』哈利氣急敗壞的說，『我之所以出名，是他把我家人都殺了，卻殺不了我！誰希望因為這樣子出名啊？他們難道不曉得，我寧願從來』

『我們都知道，哈利。』金妮很認真的說。

『而且理所當然的，他們一個字都不提催狂魔攻擊你的事情，』妙麗說，『有人要他們不要多嘴。失控的催狂魔應該是一件特大新聞才對。他們甚至連你破壞國際保密規章的事也沒提。我們原先以為他們一定會報導，這事太符合說你像個愛炫耀的笨蛋的那』

種形象了。所以我們認為，他們在等你被逐出霍格華茲，到時候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肆無忌憚的開攻。我是說，如果你真的被開除的話，』妙麗急促的說。『你真的不該被開除，要不是他們堅持自己的法律，根本就不可能會有起訴你的案子。』

他們回到聽審會的話題上了。哈利不想談這回事，他正想找另外的話題，但一陣走上樓來的腳步聲省了他的麻煩。

『哦喔！』弗雷猛的把伸縮耳抽回來，再來是一聲巨響，他和喬治就不見了。幾秒鐘之後，衛斯理太太出現在臥房門口。

『會議結束了，你們可以下樓來吃晚餐了。每個人都等不及的要見你哪，哈利。對了，廚房門外那些屎炸彈是誰丟的啊？』

『是歪腿，』金妮神色自若的說，『牠最喜歡玩屎炸彈了。』

『喔，』衛斯理太太說。『我還以為是怪角呢，他老是會做些奇怪的事情。好了，別忘記有在大廳裡面要小聲說話喔。金妮，你的手髒死了，妳都在做什麼啊？吃飯前記得先去洗手，拜託。』

金妮朝其他人扮個鬼臉，跟著她母親走了出去，留下哈利單獨和榮恩、妙麗在房間裡。他們兩個憂心忡忡的看著哈利，好像怕他看見其他人都走了，又會開始鬼吼鬼叫起來。他們的表情真的很緊張，看得哈利有點不好意思。

『聽著』哈利嘀咕著。榮恩搖搖頭，妙麗輕聲的說：『我們知道你很生氣，哈利，我們一點都不怪你，可是也請你了解，我們真的有試著去說服鄧不利多』

『欸，我知道。』哈利簡短的回答她。

他想找個和校長沒有關係的話題來聊，因為只要一想到他，哈利心中的怒火就又重新燃燒起來。

『誰是怪角啊？』他問。

『住在這裡的家庭小精靈，怪人一個，從來沒有人喜歡他。』榮恩說。

妙麗聽了眉頭一皺。

『他不是一個怪人，榮恩。』

『他一生最大的野心就是把頭砍下來嵌在飾板上，就像他媽媽一樣。』榮恩不服氣的說，『這樣也叫正常嗎？』

『嗯 嗯，就算他有點怪，那也不是他的錯啊。』

榮恩眼珠子朝哈利一轉。

『妙麗還是念念不忘「吐」(S.P.E.W.)。』

『不是吐！』妙麗很激動。『那是「小精靈福進會」(全名「家庭小精靈福利促進協會」，簡稱S.P.E.W.)。而且又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連鄧不利多也說，我們應該要對怪角好一點。』

『好啦，好啦，快走吧，我都快餓死了。』榮恩說。

榮恩帶頭走出房門踏上樓梯台，就在他們要下樓之前 『慢著！』榮恩喘著氣，伸出手臂擋住哈利和妙麗，不讓他們繼續向前走。『他們還在大廳裡面，也許聽得見他們說話的內容。』

三個人小心翼翼的往欄杆外面探，樓下陰暗的走廊上擠滿了巫師和女巫，負責守衛哈利的人也都在場，大夥興奮的低聲交頭接耳。人群的正中央，哈利看見一個人一頭又黑又油的頭髮和尖尖的鼻子，就知道是他在霍格華茲最不喜歡的老師石內卜教授。哈利再往欄杆外探出去一些，他很好奇石內卜教授到底在鳳凰會負責什麼事情。

一條細長的肉色繩子從榮恩和哈利的眼前垂下。他們抬頭，看見弗雷和喬治在上層的樓梯台，謹慎的把伸縮耳垂向下面的那群人。可是沒多久，所有的人都往前門移動，消失在他們的視線之外。

『可惡！』哈利聽見弗雷小聲的咒罵，一面慢慢把伸縮耳提上來。他們聽見前門打開，又關上。

『石內卜教授從來不在這裡吃飯，』榮恩小聲的告訴哈利。『真是大幸，快走吧。』

『別忘了在大廳裡要降低音量喔，哈利。』妙麗小小聲的說。

他們經過牆上那一排家庭小精靈的頭顱時，看見路平教授、衛斯理太太和東施在前門那邊，用魔法把門栓和門鎖鎖上。

『我們在廚房吃飯，』衛斯理太太在樓梯口跟他們會合，小聲的說。『哈利，好孩子，麻煩你踮起腳，過了大廳從這扇門』

砰通的一聲。

『東施！』衛斯理太太生氣的叫起來，轉過頭往後看。

『對不起，』東施躺在地板上哀嚎。『是那個笨雨傘桶啦，我已經踢翻兩次了』

她後面的話都被一陣震耳欲聾、毛骨悚然的尖叫聲淹沒了。

那兩塊被蟲蛀得亂七八糟的絲絨簾子飛了開來，後面卻沒有門。有那麼一瞬間，哈利以為他看見了一扇窗戶，窗後有一個戴著黑帽的老女人一直不停的尖叫，彷彿正被人虐待似的。之後才明白，原來他看見的只是一幅真人大小的畫像。這是他這輩子看過最真實、最令人不舒服的一幅畫。

老女人流著口水，眼睛亂轉，尖叫的時候黃臉上的皮膚繃得死緊，他們身後大廳裡的畫全被她吵醒，也開始尖叫，吵得哈利趕緊閉上眼睛，兩手摀緊耳朵。

路平和衛斯理太太衝上去，想要把老女人前面的簾子拉上，簾子卻不肯合攏，老女人越叫越大聲，舞著爪子般的手，彷彿想要把他們的臉給撕破。

『髒貨！人渣！骯髒邪惡的副產品！雜種，突變種，怪胎，給我滾的遠遠的！你們竟敢玷污我先人的房子』

東施一遍又一遍的道歉，一面把又大又重的山怪腿雨傘桶拖開。衛斯理太太放棄了拉攏簾子的打算，急匆匆的在大廳四處走動，用她的魔杖搞定其他的畫像；一個頭髮又長又黑的男人，從哈利正對面的門裡衝了出來。

『閉嘴，妳這討厭的老巫婆，閉上妳的嘴！』他怒吼著，把衛斯理太太放手的簾子一把抓了過來。

老女人的臉馬上失上血色。

『你你你你！』她看到那個男人，眼睛都爆了出來。『死叛徒，討厭鬼，家門之恥！』

『我叫妳閉嘴！』那個男人一面吼，一面和路平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才把簾子關攏。

老女人的尖叫停了，四周不再有一點聲音。他微微喘著氣，把又長又黑的頭髮從眼前撥開。是哈利的教父天狼星。這才轉過身來面對著他。

『嗨！哈利，』他冷冷的說，『我想你已經見過我的母親了。』

【5. 鳳凰會】

『你的？』

『我親愛的老媽，沒錯，』天狼星說。『我們已經試了一個月想把她從牆上請下來，不過她大概在帆布背後下了一個恆黏咒。下樓吧，快點，不然這些人等會兒又要醒過來了。』

『可是你母親的肖像在這裡做什麼？』哈利百思不解的問，這時他們已經穿過大廳的門，一路往下走到一條狹窄的石階，其餘的人就跟在他們後面。

『沒有人告訴你嗎？這以前是我父母的房子，』天狼星說。『而我是布萊克家族碩果僅存的一個，所以現在統統歸我。之前我把它提供給鄧不利多做為總部。這大概是目前為止我唯一能做的好事。』

哈利原先期待會有一場很熱烈的歡迎，現發覺天狼星的語氣竟是那麼的冷酷無情。他隨著他的教父步下台階，穿過一扇門，進入地下室廚房。

這裡同樣是死氣沉沉的，和上頭的大廳可說是不相上下，一個洞窟似的房間，四面都是粗糙的石牆。主要的光源來自於房間盡頭生的一大團火。長長的煙氣瀰漫在空中就像戰場上升起的戰煙，透過煙霧，隱約可以看見許多厚重的鐵壺、鐵鍋吊掛在黑暗的天花板上，模樣猙獰。房間裡塞了好多會議用的椅子，正中央立著一張長長的木桌，桌上雜亂的堆著羊皮紙卷、高腳杯、空酒瓶和一堆看起來像破布的東西。衛斯理先生和他的長子比爾坐在桌子的一端輕聲說著話。

衛斯理太太清了清喉嚨。她的丈夫，一位削瘦、禿頭、戴著獸角鏡框眼鏡的紅髮男子，轉過頭看，立刻從座位上跳了起來。

『哈利！』衛斯理先生說著，急忙趕上前歡迎他，熱情的和他握手。『真高興看見你！』

越過衛斯理先生的肩膀，哈利看見比爾，他和以前一樣把長頭髮紮成馬尾，這會兒他正忙著收拾桌面上散落的那些羊皮紙卷。

『旅途還順利吧，哈利？』比爾叫道，他努力想要一次收攏十二個紙卷。『瘋眼沒讓你從格陵蘭繞過來吧？』

『他本來是想這樣的。』東施說，她大步走過去協助比爾，卻立刻把一根蠟燭撞倒

在最後一張羊皮紙上，『哎呀 對不起 』

『讓我來，親愛的。』衛斯理太太的口氣聽起來已經失去耐性，她魔杖一揮，修補好了羊皮紙。就在衛斯理太太施魔法的那一瞬間，哈利藉著閃光瞥見羊皮紙上好像是一幢建築物的藍圖。

衛斯理太太也瞧見了他在看。她一把抓起桌上的藍圖塞給比爾，也不管他的臂彎已經超載了。

『這些東西應該一開完會就要馬上收的！』她氣沖沖的說著，快步走向一個古老的餐櫥，從裡面拿餐盤出來。

比爾拿出他的魔杖，低低的念著：『消消藏！』那幾捲紙立刻消失了。

『坐下，哈利，』天狼星說。『你已經見過蒙當葛了吧？』

原先哈利以為是破布的那堆東西，發出了好長一陣唏哩呼嚕的鼾聲，接著突然驚醒過來。

『有「恩」在叫我嗎？』蒙當葛半睡半醒的咕噥。『我「通」意天狼星的話 』他舉起一隻髒兮兮的手，彷彿在附議，血紅著一雙性忪的睡眼，無法聚焦。金妮咯咯的笑著。

『會議已經結束了，阿當，』天狼星說，這時所有的人都圍繞著他坐上餐桌。『哈利已經到了。』

『啊？』蒙當葛從他那頭薑黃色的亂髮裡瞧著哈利，眼神有點煩躁。『哎呀，真的耶。呃 你還好吧，「蛤」利？』

『還好。』哈利說。

蒙當葛慌張的翻弄他的口袋，眼睛仍舊盯著哈利，然後掏出了一支髒兮兮的黑色煙斗。他把煙斗塞進嘴裡，用魔杖點燃了，深深吸一口。不到幾秒，一大片青綠色的濃煙就籠罩了他。

『我得向你「倒」歉。』從那片難聞的煙霧中間咕噥出一個聲音。

『我跟你說最後一次，蒙當葛，』衛斯理太太叫著，『請你不要在廚房裡頭抽那個東西，特別是在我們要吃飯的時候！』

『啊，』蒙當葛說。『對不。抱歉，茉莉。』

蒙當葛把煙斗收回口袋，煙霧跟著散去，但空氣中仍然殘留著一種臭襪子燒過的味道。

『還有，你們如果想在半夜以前吃到晚飯，麻煩哪位過來幫我的忙。』衛斯理太太對全房間裡的人說。『不，你可以留在位子上，哈利好孩子，你已經長途跋涉了這麼久。』

『茉莉，我可以做些什麼？』東施跳上前熱心的說。

衛斯理太太遲疑著，表情有些為難。

『呃 不，沒有關係，東施，妳也休息吧，都累了一天了。』

『不，我想幫忙！』東施開心的說，馬上撞翻了一張椅子，她衝向餐櫥，金妮正在那兒打理餐具。

很快的，好幾把菜刀已經自己動了起來，分別切著肉和菜，衛斯理先生在一旁監督，衛斯理太太在火堆旁攪動著火上吊著的一大鍋燉菜，其他的人忙著從餐儲室裡面拿出更多的盤子、高腳杯和食物。哈利、天狼星和蒙當葛一塊兒留在位子上，蒙當葛還在那兒哀傷的對他眨眼睛。

『你後來還有沒有見到費太太？』他問。

『沒有，』哈利說，『我誰都沒有見到。』

『你要曉得，我本來是不會離開的。』蒙當葛傾身向前，聲音裡頭透著求情的意味，『可是我「優」這麼一個生意機會 』

哈利感到有什麼東西刷過他的膝蓋，嚇了一跳，原來是歪腿，妙麗那隻彎了腿的黃薑貓，他繞著哈利的腿轉個圈，喵了一聲，便跳上天狼星的大腿，球起身上窩在他腿上。天狼星心不在焉的搔著他的耳後，同時轉過身，看著哈利，表情依然冷峻。

『這個夏天過得還不錯吧？』

『不好，過得糟透了。』哈利說。

這是第一次，天狼星的臉上閃過一抹類似微笑的表情。

『依我看，你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什麼？』哈利不敢相信的說。

『就我來說，我會很歡迎催狂魔來攻擊我。拚死命的為自己的靈魂博鬥一場，可以讓生活不那麼沉悶。你以為這樣就算很糟，至少你還可以出來透透氣，伸展一下手腳，和人家打幾次架——我困在這裡已經有一個月了。』

『為什麼？』哈利問，皺起眉頭。

『因為魔法部仍然在追捕我，而且我是化獸師的事，佛地魔現在應該都知道，蟲尾一定會告訴他，所以我的大偽裝已經沒用了。我對鳳凰會已經派不上什麼用場——鄧不利多是這麼想吧。』

當天狼星提到鄧不利多的名字時，語氣有著些許無奈，這讓哈利認為，天狼星同樣也對校長不是很滿意。哈利對他的教父突然產生強烈的好感。

『至少你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振奮的說。

『說得是，』天狼星嘲諷的說：『一直聽石內卜的報告，忍受他的冷嘲熱諷，說他在外面冒著生命危險而我在這裡躺著享受人生——還問我打掃得怎麼樣了——』

『什麼打掃？』哈利問。

『我在想辦法把這個地方變得適合人住，』天狼星說著，朝這間破舊的廚房揮了揮手。『這裡已經十年沒人住了，自從我親愛的媽媽死掉以後，除非你把她那個很老的家庭小精靈算進去，他已經老番癩了——多少年都沒有做打掃的事了。』

『天狼星，』蒙當葛說，他好像根本沒有注意這段對話，只是很仔細的在檢查一只空的高腳杯。『老哥，這是純銀的嗎？』

『是的，』天狼星嫌惡的翻看著。『這是十五世紀的妖精所打造的最優質的銀，上面刻有布萊克家族的紋飾。』

『那，到時還得『刮』下來。』蒙當葛咕嚕著，用袖口擦著杯子。

『弗雷——喬治——不行，這些東西都要用手拿！』衛斯理太太尖叫。

哈利、天狼星和蒙當葛轉過頭，一看之下，全都從桌子上逃了開。弗雷和喬治對一堆東西施了魔法，包括一口盛滿熱騰騰燉菜的大鍋、一個裝著奶油啤酒的鐵壺以及一塊厚重的木製切麵包砧板，附帶切麵包刀，這一切全都直直往他們飛了過來。那鍋燉菜落到長形餐桌上，一路往前滑，剛好在桌子盡頭煞住車，木頭桌面上留下好長一條焦黑的痕跡；那壺奶油啤酒匡啷一聲掉下來，壺裡的飲料潑得到處都是；切麵包刀從砧板上鬆

脫，自動降落，刀尖朝下，在那兒危險的抖動著，正是幾秒鐘前天狼星右手所擺的位置。

『我的天哪！』衛斯理太太扯著嗓門大叫。『根本就沒有必要 我真的受夠了 就因為准你們使用魔法，也用不著樣樣小事都拿魔杖出來揮！』

『我們只是想省一點時間！』弗雷急忙衝上前將麵包刀從桌上拔出來。『抱歉，天狼星，老哥 不是有意要 』

哈利和天狼星兩人都哈哈大笑；整個人從椅子上向後翻倒的蒙當葛，現在邊罵邊爬了起來；歪腿生氣的嘶了一聲就衝到餐櫥底下，他那對大黃眼在黑暗裡閃爍著。

『孩子們，』衛斯理先生說，他將燉菜端回桌子中央，『你們母親說得對，你們應該表現出責任感來，現在成年了 』

『其他幾個哥哥沒有一個會惹這種麻煩！』衛斯理太太一面斥責雙胞胎，一面把一壺新的奶油啤酒砰的放到桌上，這回潑出來的份量跟之前幾乎是一樣。『比爾不會覺得有必要每隔幾哩就現影一次！查理也不會碰上什麼都魔法術！派西 』

她立刻住嘴，屏著氣，害怕的望著她丈夫，他的表情突然變得僵硬起來。

『我們吃吧。』比爾趕緊說。

『看起來很好吃呢，茉莉。』路平說著，為她舀了一盤燉菜過去。

屋裡安靜了好一會兒，只聽見刀叉餐盤的鏘鏘聲以及大家坐下來用餐時椅子的刮擦聲。然後衛斯理太太轉向了天狼星。

『我一直想跟你說，天狼星，好像有什麼東西困在會客室的寫字桌裡，不停的在那兒又搖又撞的，當然，有可能只是一隻幻形怪，可是我想把牠放出來之前，應該先請穆敵檢查一下。』

『隨便。』天狼星不感興趣的說。

『那兒的窗簾裡頭也全都是黑妖精，』衛斯理太太繼續說。『明天我們來想辦法抓抓看。』

『我很期待。』天狼星說。哈利聽出了他話中的嘲諷，但並不確定其他人有沒有聽出來。

在哈利對面，東施在為妙麗和金妮做餘興表演，每吃幾口東西就把她的鼻子變形一

次。就像之前在哈利房間裡那樣，她每回變形時眼睛都會眯起來，一副痛苦的表情，鼻子一會兒腫成像鳥嘴般的尖突，這和石內卜的頗為類似，一會兒縮到像鈕釦菇那麼丁點大，一會兒又從兩個鼻孔中長出大叢大叢的鼻毛。顯然這已經變成了吃飯時間的例行娛樂，因為妙麗和金妮很快就開始輪流點著她們最喜歡的鼻子。

『東施，變個豬鼻子。』東施照做不誤，哈利抬頭一看，一時間還以為桌子對面有一個女生版的達力在對他咧著嘴笑。而衛斯理先生、比爾和路平正在進行一場關於天精的熱烈討論。

『牠們目前完全不表態，』比爾說。『我還是搞不清楚牠們到底相不相信他已經回來了。當然牠們可能根本不想靠任何一邊，完全置身事外。』

『我肯定牠們不會站到「那個人」那邊，』衛斯理先生搖搖頭。『牠們也吃過不少虧；記得上一次他謀害的那個妖精家庭嗎，就在諾丁罕那一帶？』

『我認為這要看牠們得到什麼樣的條件而定，』路平說。『我說的可不是黃金。如果牠們得到的條件是從此自由解放，這是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被我們拒絕的，那麼牠們很可能會動心。比爾，雷那那邊還是沒有進展？』

『他現在非常的反巫師，』比爾說，『他還在為貝漫的事情生氣，認為魔法部掩蓋了事實，那些妖精一直沒有從他手中拿到黃金，你知道』

桌子中央傳來的一陣爆笑聲將比爾剩下的話整個淹沒掉。弗雷、喬治、榮恩以及蒙當葛紛紛笑倒在座位上翻來覆去。

『然後，』蒙當葛笑到嗆住，眼淚都流了下來，『然後，你們相信嗎，「搭」居然對我說，「呃，阿當，你從哪弄來這麼多蟾蜍啊？因為不曉得哪個博格渾球把我的蟾蜍通通偷光了！」那我說，「把你的蟾蜍都偷光了，阿威，那怎麼辦？所以你想要再找一些新的囉？」然後你們相信嗎，小子們，這個笨蛋石像鬼居然「聰」我這兒把「搭」自己的蟾蜍都買回去了，付的錢比當初「搭」第一次買的時候還要多』

『我看我們已經聽夠了你那些生意經，非常謝謝你，蒙當葛。』衛斯理太太不客氣的說，這時榮恩已經趴倒在餐桌上，笑到不行。

『抱歉啊，茉莉，』蒙當葛馬上說，他擦掉淚水對哈利眨眨眼。『可是，阿威最先是從大疣那裡把那些蟾蜍偷來的，所以其實錯不在我啊。』

『我不曉得你的對跟錯是從哪裡學來的，蒙當葛，可是你好像有幾堂最重要的課程沒有學到。』衛斯理太太冷酷的說。

弗雷和喬治把臉埋進了奶油啤酒高腳杯；喬治不斷打嗝。不曉得什麼原因，衛斯理

太太狠狠瞪了天狼星一眼，接著站起身，去端一大塊大黃布丁。哈利轉頭看他的教父。

『茉莉不太欣賞蒙當葛。』天狼星低聲。

『為什麼他也在會裡？』哈利偷偷的問。

『他很有用，』天狼星低聲答。『認識所有的混混騙子——呃，這也是應該的，因為他自己就是一個。可是他同時也對鄧不利多非常忠心，當初鄧不利多幫他解決過很大的麻煩。有阿當這麼樣一個人在旁邊很有用，他可以打聽到我們平常不會知道的事。可是茉莉認為邀請他來吃晚飯就太過分了。她還沒原諒他當初負責跟蹤你時偷溜的事情。』

三份大黃布和蛋奶凍下肚之後，哈利牛仔褲的腰身已經緊到非常難受（這說明了一點，這條牛仔褲是達力以前穿剩的）。他將湯匙放下，這時眾人的談話也變成了懶洋洋的閒聊；衛斯理先生靠在椅子上，一副酒足飯飽非常愜意的模樣；東施打著好大的呵欠，她的鼻子現在已恢復正常；而金妮已經把歪腿從餐櫥底下引了出來，這會兒盤腿坐在地板上，滾著幾個奶油啤酒的瓶塞讓他去追。

『我看差不多該是上床睡覺的時間了。』衛斯理太太打著呵欠說。

『還沒到，茉莉，』天狼星說，他將空盤推開看著哈利。『我很驚訝。我以為你到了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問有四佛地魔的事。』

房裡的氣氛變了，哈利覺得轉變的速度之快簡直比得上催狂魔的出現。不過是幾秒鐘前，大家都還懶洋洋的想睡覺，現在全都警覺起來，甚至有點緊張。一提到佛地魔的名字，整個餐桌立刻起了一陣震顫。路平原先準備要喝一口葡萄酒的，現在緩緩的放下高腳杯，全神戒備。

『我問啦！』哈利憤怒的說。『我問了榮恩和妙麗，可是他們說我們還不許加入鳳凰會，所以——』

『他們說得很對，』衛斯理太太說。『你們年紀太小了。』

她已經從椅子上整個坐直起來，兩隻拳頭緊緊扣住胳膊，看不見一絲睡意。

『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要加入鳳凰會才能問問題？』天狼星問。『哈利已經在那間麻瓜屋子裡困了一個月。他有權利知道這一陣子發生了什麼——』

『等一下！』喬治大聲的打斷。

『為什麼哈利問問題就有人回答？』弗雷生氣的說。

『我們已經向你們打探了一個月，你們連一件鳥事都沒有說！』喬治說。

『你們年紀太小了！你們不是鳳凰會的一份子！』弗雷擠出高八度的尖音，簡直像透了他母親的嗓音。『哈利根本還沒到成年！』

『沒人告訴你們鳳凰會的事情並不是我的錯，』天狼星冷靜的說，『這是你們父母的決定。至於哈利，又不一樣』

『不是由你決定什麼對哈利好或不好！』衛斯理太太不客氣的說。她那張平時和藹的臉現在看起來非常兇悍。『你沒忘記鄧不利多當初說的話吧？』

『哪一部分？』天狼星很客氣的問，不過聽得出他已做好大吵一架的準備。

『關於哈利沒必要知道的事不要告訴他這部分。』衛斯理太太說，在中間七個字上特別加重語氣。

榮恩、妙麗、弗雷和喬治的頭在天狼星和衛斯理太太之間轉來轉去，好像他們是在觀賞一場網球賽。金妮跪在一堆用過的奶油啤酒瓶塞之間，觀看著這場對話，嘴巴微微張著。路平的眼睛定在天狼星身上。

『我並沒有打算把他沒必要知道的事告訴他，茉莉，』天狼星說。『可是既然看見佛地魔回來的人是他，』（又一次，桌旁好多人因為這名字的出現而打哆嗦，）『他比大多數的人都有權利曉得』

『他不是鳳凰會的一員！』衛斯理太太說。『他只有十五歲，況且』

『況且他經歷過的事已經和會裡大部分的人一樣多了，』天狼星說，『甚至比有些人還要多。』

『沒有人在否定他做過的事！』衛斯理太太說，她的嗓門拉高，她的拳頭在座椅扶手上發抖。『但他還是個』

『他已經不是小孩子！』天狼星不耐的說。

『他也還不是大人！』衛斯理太太說，她的臉開始發紅。『天狼星，他不是詹姆！』

『我完全清楚他是誰，謝謝妳，茉莉。』天狼星冷冷的說。

『我不認為你清楚！』衛斯理太太說。『有時候，看你提到他時候的表情，那樣子』

好像以為是你最要好的朋友又回來了似的！』

『這有什麼不對？』哈利問。

『不對的地方，哈利，就在於你並不是你的父親，不管你長得和他有多麼像！』衛斯理太太說，她的雙眼仍舊瞪著天狼星。『你還在求學階段，那些對你有責任的大人不應該忘記這點！』

『你的意思是我是個不負責任的教義囉？』天狼星質問，他的嗓門也拉高了。

『我的意思是大家都曉得你向來做事毛毛躁躁，天狼星，這就是為什麼鄧不利多一直提醒你要待在家裡並且——』

『請妳不要把鄧不利多的指示牽扯進來，好嗎？』天狼星大聲的說。

『亞瑟！』衛斯理太太說，改為對她的丈夫進攻。『亞瑟，你幫我說句話！』

衛斯理先生並沒有馬上開口。他摘下眼鏡，在長袍上慢慢的擦拭，不去看他的妻子。他一直等到將眼鏡小心的重新戴上之後才開口。

『鄧不利多知道情勢已經改變了，茉莉。他同意讓哈利做某種程度上的參與，現在他人人都已經到總部來了。』

『沒錯，可是這跟鼓勵他隨便亂問問題有差別吧！』

『就我個人來說，』路平靜靜的說，他的視線終於從天狼星身上移開，衛斯理太太立即轉向他，殷切的盼望終於有個盟友了。『我認為還是讓哈利知道真相的好——當然不是全部的真相，茉莉，而是大致的狀況——從我們口中說出來，總比從——其他人——口中傳出一些不實的版本要來得好。』

他的表情很溫和，不過哈利敢確定，路平知道——不管還有沒有其他的人知道有一部分伸縮耳當時曾逃過了衛斯理太太的清除行動。

『那麼，』衛斯理太太說，深深吸了口氣，眼光巡過全桌的人，希望能有人支持她，但是並沒有，「那麼——看來我的意見是被否決掉了。我只能這麼說：鄧不利多之所以不願意哈利曉得太多事，一定有他的理由，而我說這些，完全都是為了哈利好——」

『他不是妳兒子。』天狼星淡淡的說。

『他就跟我的親生兒子一樣，』衛斯理太太激動的說，『他還有誰呢？』

『他有我！』

『沒錯，』衛斯理太太扭著嘴唇說，『問題是，這些年來你一直都關在阿茲卡班，想要去照顧他也太難了吧，是不是？』

天狼星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茉莉，妳並不是這張桌子上唯一關心哈利的人，』路平不客氣的說。『天狼星，坐下。』

衛斯理太太的下唇在顫抖，天狼星慢慢坐回他的椅子，面色慘白。

『我認為哈利在這件事上應該有發言權，』路平繼續說，『他年紀已經大到可以自己作決定了。』

『我想要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哈利立刻說。

他故意不去看衛斯理太太。聽到她說她將他當做親生兒子看待，哈利很感動，可是對於她這樣的過分呵護，他又實在不耐煩。天狼星是對的，他已經不是個小孩子。

『好吧，』衛斯理太太說，聲音氣得發抖。『金妮 榮恩 妙麗 弗雷 喬治 通通給我離開廚房，馬上。』

這句話立刻引起騷動。

『我們已經成年了！』弗雷和喬治異口同聲吼道。

『既然哈利可以加入，為什麼我不可以？』榮恩大聲嚷。

『媽，我想要聽！』金妮哀求著。

『不行！』衛斯理太太大叫著站了起來，眼裡滿是怒火。『我絕對不允許 』

『茉莉，妳不阻止弗雷和喬治，』衛斯理先生疲憊的說，『他們的確已經成年了。』

『他們還是學生。』

『可是就法律而言他們已經是成人了。』衛斯理先生用同樣疲憊的音調說。

衛斯理太太的臉已經氣成了猩紅色。

『我 喔，好吧，弗雷和喬治可以留下，可是榮恩 』

『反正哈利到時候還是會把所有的事都告訴我跟妙麗的！』榮恩激動的說。『你會你會吧？』他不確定的補了一句，對上哈利的目光。

有那麼半秒鐘，哈利考慮著要告訴榮恩自己一個字都不會對他說，告訴他輪到他來嘗嘗被悶在鼓裡的滋味，看看好不好受。可是當他們互相對望時，這個壞念頭就消失了。

『當然會。』哈利說。

榮恩和妙麗開心的笑了。

『很好！』衛斯理太太大嚷。『很好！金妮 上床！』

金妮並不是安靜聽話的離開。他們聽見她在上樓的一路上跟她母親大吵大鬧，而當她抵達大廳時，布萊克太太震耳欲聾的尖叫聲更是加入了這一場混亂。路平趕緊衝到肖像那兒重整秩序。等到他回到廚房，把門關上，在桌前坐好之後，天狼星才開口。

『好啊，哈利 你想要知道些什麼？』

哈利深呼吸一口，問出了過去一個月來一直困擾著他的問題。

『佛地魔在哪裡？』他不去理會隨著提起這名字而引來的發抖及皺眉。『他在做什麼？我一直在看麻瓜的新聞，可是好像一直沒出現任何跟他相關的消息，我沒看見離奇死亡之類的事。』

『那是因為最近根本就沒發生什麼離奇死亡，』天狼星說，『至少就我們所知我們知道的算是很多了。』

『至少比他以為我們所知道的還要多。』路平說。

『為什麼他不再殺人了？』哈利口。他曉得光是去年，佛地魔就犯下了不只一次的謀殺。

『因為他不想引起人家的注意，』天狼星說，『這對他來說太危險。你要明白，他的回來並不像原先他所計畫的那樣。他把事情搞砸了。』

『或者該說是，你把他的計畫搞砸了。』路平說，臉上掛著滿意的笑容。」

『怎麼會？』哈利問，感到不解。

『你根本就不應該活下來的！』天狼星說。『除了他手下的食死人之外，其他不應該有任何人知道他回來的事。可是你活下來做了見證。』

『他這次回來，最不想驚動的人就是鄧不利多，』路平說。『可是你馬上就讓鄧不利多知道了。』

『這又有什麼幫助？』哈利問。

『你在開玩笑嗎？』比爾難以置信的說，『「那個人」有史以來唯一怕過的，就是鄧不利多！』

『由於你的功勞，鄧不利多才只有辦法在佛地魔回來後，一個小時就召開了鳳凰會。』天狼星說。

『那，這個會到底是在做什麼？』哈利說著，環顧所有的人。

『盡我們所能阻止佛地魔執行他的計畫。』天狼星說。

『你們怎麼曉得他的計畫是什麼？』哈利問得飛快。

『鄧不利多的見解獨到，』路平說，『而鄧不利多獨到的見解通常都很準確。』

『那鄧不利多認為他的計畫是什麼？』

『首先，他會擴充他的軍隊，』天狼星說，『在過去，他手底下都有著一大批可以使喚的對象：他用威脅或是魔法來迷惑追隨他的女巫和巫師、那些忠實的食死人、各種各樣的黑暗生物。你親耳聽見他在計畫招募巨人——這，只是他鎖定的各路人馬之一而已。他絕對不會只靠幾十個食死人就去和魔法部對抗的。』

『所以你們要阻止他找更多的手下？』

『我們盡力而為。』路平說。

『怎麼做呢？』

『這個，最主要的就是儘可能讓大家相信「那個人」已經回來了，越多人相信越好，要讓大家有所警覺，』比爾說，『不過這已經證明了很難。』

『為什麼？』

『因為魔法部態度上的問題，』東施說，『哈利，你在「那個人」回來之後看到康尼留斯·夫子的反應了。他的立場一直沒有改變。他完全拒絕相信會發生這事。』

『為什麼？』哈利焦急的說，『他為什麼這麼笨？如果鄧不利多』

『啊，你說到重點了，』衛斯理先生苦笑著說，『鄧不利多。』

『你知道，夫子很怕他。』東施哀傷的說。

『怕鄧不利多？』哈利不敢相信。

『怕他打算要做的事，』衛斯理先生說，『夫子認為鄧不利多在策劃趕他下台。他以為鄧不利多自己想做魔法部長。』

『可是鄧不利多不想』

『他當然不想，』衛斯理先生說，『他從來就不打算要部長的職位，雖然說當初密生·巴諾退休，大家都希望他去接任。結果夫子上台了，可是他忘不掉鄧不利多那麼受大家愛戴，即使鄧不利多自己從來沒去申請過這個工作』私底下，夫子很清楚鄧不利多比他要精明多了，而且是力量比他強大許多的巫師。初期在魔法部的時候，他一天到晚跑去請教鄧不利多的幫忙和意見，』路平說。『可是現在他迷上權力，而且比以前有自信得多。他好愛當魔法部長，他更設法說服自己，他是最聰明的，鄧不利多只會無事生非而已。』

『他怎麼可以這麼想？』哈利生氣的說。『他怎麼可以認為鄧不利多會捏造這一切認為我會捏造這一切？』

『因為接受了佛地魔回來這件事，那就表示魔法部有麻煩要處理了，而這可是他們將近十四年不用去面對的麻煩，』天狼星苦澀的說。『夫子就是提不起勇氣面對這件事。倒不如叫自己相信，鄧不利多是為了要他下台才撒這些謊，一切就輕鬆多了。』

『你看見問題所在了，』路平說。『只要魔法部堅稱佛地魔並沒有什麼好擔心的，我們就很難去說服一般大眾，何況大家本來就不想相信這件事。更何況，魔法部對（預言家日報）強力施壓，不得報導任何他們所謂的「鄧不利多造的謠」，因此大部分的巫師社區根本什麼也不知道，這在下蠻橫咒的時候，很容易成為食死人攻擊的對象。』

『可是你們都沒有告訴大家嗎？』哈利說，他來回望著衛斯理先生、天狼星、比爾、蒙當葛、路平和東施。『你們要讓大家知道他已經回來啦？』

他們全都苦笑。

『既然人人以為我是一個瘋狂的殺人魔，魔法部還為我的人頭下了一萬加隆的懸賞，我要走上大街到處散發傳單，很難吧？』天狼星煩躁的說。

『對大部分社區家庭來說，我並不是一個很受歡迎的「晚餐客人」，』路平說。『這就是做為一個狼人職業上的不便。』

『東施和亞瑟要是大嘴巴起來，他們在魔法部的工作就會不保，』天狼星說，『最重要的，我們在部裡一定要有間諜才行，因為佛地魔一定會有。』

『不過，我們還是說服了一些人，』衛斯理先生說。『比方像東施 上一次她年紀還太輕，不能加入鳳凰會，有了正氣師站到我們這一邊實在是一大優勢 金利·俠鉤帽也是項非常珍貴的資產；他負責追捕天狼星的行動，因此他一直在向魔法部報告天狼星目前人在西藏。』

『可是如果你們沒有人去發佈佛地魔回來的消息 』哈利開口。

『誰說我們沒有人去發佈消息？』天狼星說。『你以為鄧不利多的大麻煩是怎麼來的？』

『這是什麼意思？』哈利問。

『他們想要抹黑他，』路平說。『你沒有看上星期的（預言家日報）嗎？他們報導說因為他老了，失去掌控力，已經被罷免了國際巫師聯盟的主席職位，實情不是這樣的；其實是在他發表了一場宣布佛地魔再現的演說之後，魔法部的巫師自作主張投票表決的。他們降了他的職，取消了原來巫審加碼 巫師高等審判庭 首席魔法師的職位，此外還討論著要收回他的第一級梅林勳章。』

『鄧不利多說得好，不管他們怎麼做他都無所謂，只要別把他從巧克力蛙卡上移走就行。』比爾笑著說。

『這並不是好笑的事，』衛斯理先生責難的說。『如果他繼續像這樣跟魔法部衝突下去，很可能會被關進阿茲卡班，而我們最怕的就是他被關起來。只要「那個人」知道鄧不利多還在外面，對他的陰謀又瞭若指掌，他行事就會有所顧忌。如果鄧不利多一被除掉 那，「那個人」可就橫行無阻了。』

『可是如果佛地魔拚命吸收更多的食死人，那他回來的事不就傳出去了嗎？』哈利急切的問。

『佛地魔不會到處跑去敲人家的門的，哈利，』天狼星說。『他會對他們耍手段、下咒，恐嚇勒索。他對於偷偷摸摸的做法最在行了。不管怎麼說，招募追隨者只是他熱

中的一件事而已。他還有別的計畫，一些他真的可以神不知鬼不覺進行的計畫，他現在已經把重點擺在這些事情上了。』

『除了追隨者，他還想要什麼？』哈利接著問。他似乎看見天狼星和路平飛快的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天狼星才回答。

『一些他要用偷才能得到的東西。』

看哈利仍舊一臉茫然，天狼星說，『比方說，武器。一些他上一回手中沒有的東西。』

『是指他以前力量強大的時候？』

『是的。』

『像哪一方面的武器呢？』哈利說。『有什麼東西會超越啊哇但喀但啦』

『夠了！』衛斯理太太從門旁的陰影裡發話。哈利沒注意到她送金妮上樓之後又回來了。她的手臂交叉在胸前，看起來極為憤怒。

『我要你們都去睡覺，現在。通通都去！』她加上一句，眼光掃視著弗雷、喬治、榮恩和妙麗。

『妳不可以這樣指使我們』弗雷開口說。

『你看我可不可以！』衛斯理太太吼道。她身子微微顫抖著，望向天狼星。『你已經告訴哈利夠多資訊了。再說下去，那不如就直接引介他入會算了。』

『為什麼不行？』哈利馬上說。『我會參加的。我要參加，我要戰鬥。』

『不行。』這回說話的不是衛斯理太太，而是路平。

『這個會完全是由成人巫師所組成的，』他說。『已經離開學校的巫師，』他補充，因為弗雷和喬治已經張開了嘴巴。『其中牽扯的危險簡直超乎你們的想像，你們任何一個人都無法想像。我認為茉莉是對的，天狼星，我們說的確實夠多了。』

天狼星微微聳了聳肩，沒再爭辯。衛斯理太太毫不留情的指揮著她幾個兒子和妙麗。他們一個接一個的站了起來，哈利眼看大勢已去，也就跟著其他人離開了。

【6. 布萊克老宅衛】

斯理太太跟著他們上樓，一臉凝重。

『我要你們立刻上床，不准講話，』他們走到第一層樓梯台時，她說，『明天有很多事要忙。金妮應該睡了，』她對妙麗加了一句，『所以小心不要吵醒她。』

『睡了，笑死人，』弗雷悄聲說，這時妙麗已經向他們道了晚安，他們四個登上另一層樓。『要是金妮沒張大眼躺在床上，等著妙麗把樓下的每一件事都告訴她，那我就是一隻黏巴蟲。』

『好啦，榮恩、哈利，』衛斯理太太在第二層樓梯台上說，指示他們進入臥房。『快上床睡去。』

『晚安。』哈利和榮恩對雙胞胎說。

『好好睡。』弗雷眨眨眼說。

衛斯理太太喀噠一聲在哈利背後用力把門關上。這間臥房似乎比第一眼看到時的感覺更潮濕、更陰暗。牆上那幅空白的畫此刻正非常緩慢深沉的呼吸著，彷彿那看不見的畫中人已經睡了。哈利穿上睡衣，摘掉眼鏡，爬上他那張冷冰冰的床，榮恩將貓頭鷹樂樂伴扔到衣櫥頂上安撫嘿美和豬水鼻，他們正在那兒飛來撞去，煩躁不安的撲著翅膀。

『我們沒辦法每晚都放他們出去打獵，』榮恩邊解釋邊穿上他栗子色的睡衣。『鄧不利多不希望有太多貓頭鷹在廣場飛來飛去，認為那會引來別人的注意。喔對，我忘了』他走到門邊，上好門門。

『幹嘛這麼做？』

『因為有怪角在，』榮恩說著把燈關了。『我到這裡的第一個晚上，他居然夜裡三點晃了進來。相信我，你絕不會希望一醒過來看見他在房裡鬼鬼崇崇的吧。反正』他上了床，窩進被窩裡，再轉過身在黑暗中望著哈利；靠著那髒兮兮的窗戶透進來的月光，哈利看得見他的輪廓。『你覺得呢？』

哈利根本不需要問榮恩指的是什麼。

『嗯，其實他們剛剛說的內容我們自己也猜得出來，不是嗎？』他說，回想著方才樓下所談到的一切。『我是說，說了那麼多，其實只告訴我們這個會就是要阻止大家加

入佛 』

榮恩吸了口大氣。

『地魔，』哈利堅決的說。『你什麼時候才肯用他的名字？天狼星和路平都這麼做了。』

榮恩不去理會這段評論。

『對，你說得沒錯，』他說，『其實，他們說的每一件事我們差不多都知道了，都是利用伸縮耳偷聽來的。唯一的新鮮點是 』

劈啪。

『哎唷！』

『小聲點，榮恩，不然媽會跑上來的。』

『你們兩個現影到我的膝蓋上了啦！』

『哎呀，黑漆漆的比較困難嘛！』

哈利看見弗雷和喬治模糊的身影從榮恩的床上跳下來。這時床舖的彈簧一陣噠噠響，哈利的床墊下降了幾吋，喬治在他的腳邊坐了下來。『怎樣，有心得了嗎？』喬治急切的問。

『天狼星提到的武器嗎？』哈利說。

『真是想不到，』弗雷開心的說，現在已坐在榮恩旁。『伸縮耳根本就沒聽到這一段，對不對？』

『你們認為那會是什麼？』哈利說。

『任何東西都有可能。』弗雷說。

『不可能還有比啊哇但喀但啦咒更壞的東西吧？』榮恩說。『有什麼是比死亡更壞的？』

『也許是一種能在瞬間殺掉一堆人的東西。』喬治猜測。

『也許是一種最痛苦的殺人方法。』榮恩害怕的說。

『要折磨人已經有酷刑咒，』哈利說，『他不需要再有什麼更厲害的方法。』

大家停頓下來，哈利知道其他人和他一樣，正在思考到底這件武器會產生怎樣的驚恐。

『那麼你們認為它現在在誰的手上？』喬治問。

『希望是在我們這一邊。』榮恩說，聽起來有一點點的焦急。

『如果是的話，鄧不利多可能把它藏起來了。』弗雷說。

『哪裡？』榮恩馬上說。『霍格華茲？』

『一定是！』喬治說。『他上次就是把魔法石藏在那裡的。』

『可是，武器應該會比石頭大很多吧！』榮恩說。

『不見得。』弗雷說。

『是啊，大小和威力並沒有絕對的關聯，』喬治說。『看看金妮就曉得了。』

『你什麼意思？』哈利問。

『你沒有嘗過她的精怪蝙蝠咒吧？』

『噓！』弗雷說，從床上半抬起身子。『聽！』

他們安靜下來。有人一步步踩著樓梯上來。

『老媽！』喬治說完，頓時出現響亮的一聲劈啪，哈利覺得他床尾的重量消失了。過了幾秒鐘之後，他們聽見房門外的地板嘎吱嘎吱響了起來；衛斯理太太顯然在偷聽他們有沒有在講話。

嘿美和豬水梟哀傷的嗚嗚叫。地板又嘎吱嘎吱的響著，他們聽見她往樓上去查看弗雷和喬治。

『她根本就不信任我們。』榮恩遺憾的說。

哈利很確定自己會睡不著覺；今晚實在發生了太多事，想當然的，他一定會清醒的躺在那兒，一件一件的想清楚。他很想繼續和榮恩談話，可是衛斯理太太現在又開始嘎

吱嘎吱踩下樓來，她才離開，就清楚的聽見其他人開始上樓來。事實上，是有一群多腳怪獸在房門外輕輕的踩過來踩過去，奇獸飼育學老師海格在說：『牠們真漂亮啊，對不對，啊，哈利？這學期我們要來學武器。』哈利看見那些怪獸的頭都是一座座大炮，牠們正回轉過身來面向他。他閃開。再下來他只知道，自己已經在被子底下縮成了溫暖的一球，喬治的大嗓門在整個房間響起。

『媽叫你們起床了，早餐已經擺在廚房，吃完以後她要你們到會客室去，那裡的黑妖精比她原先想的還要多，她還在沙發底下發現了一窩死掉的胖胖球。』

半個小時之後，哈利和榮恩已經迅速的換好衣服吃完早餐，進入了會客室，這是位於二樓的一個天花板很高的長形房間，裡頭的橄欖綠牆壁上掛滿了髒污的掛幔。每踩一步，地毯都會呼出小朵小朵的灰塵雲，那些苔綠色的絲絨窗簾一直在嗡嗡響個不停，彷彿裡頭長滿了隱形的蜜蜂。圍繞在這一大大片髒東西四周的有衛斯理太太、妙麗、金妮、弗雷以及喬治，模樣看起來都很怪異，因為每個人鼻子嘴巴上頭都圍了一塊布。每人手上還各拿了一大瓶黑色的液體，瓶口接著噴嘴。

『把你們的臉圍好，拿一瓶噴罐，』衛斯理太太一見到哈利和榮恩便說，指著放在一張細腿桌上的兩瓶黑色液體。『這是除黑妖精劑。我從來沒看過這麼嚴重的寄生黑妖精。那個家庭小精靈過去十年來到底在做些什麼？』

妙麗的臉被一條茶巾遮住了一半以上，可是哈利很清楚的看見她對衛斯理太太責備眼光。

『怪角年紀真的很大了，他可能沒有能力處理。』

『妙麗，怪角真的想做一件事的時候，妳就會很驚訝的發現他的處理能力有多好了，』天狼星說，他走進房間來，提著一個血跡斑斑的大袋子，裡頭好像都是死老鼠。『我剛剛去餵了巴嘴，』他補充說，答覆了哈利詢問的目光。『我把牠關在我母親樓上的房間。總之。這張寫字桌。』

他將那袋老鼠扔到一張扶手椅上，然後彎下腰檢查那個上鎖的櫃子，哈利這才注意到它一直不斷輕輕搖晃著。

『呃，茉莉，我很肯定這是一隻幻形怪，』天狼星說，透過鑰匙孔查看，『不過也許我們該讓瘋眼先試探一下，再把它放出來。我很清楚我母親，這裡面可能養了隻更麻煩的東西。』

『你說得沒錯，天狼星。』衛斯理太太說。

兩個人的口氣都是小心翼翼並極為客氣，這清楚的告訴哈利，他們兩個對昨晚的爭執耿耿於懷。

樓下傳來了一陣響亮的噹噹門鈴聲，緊跟著引爆了一連串的叫罵與哀嚎，和前一晚東施打翻雨傘桶時的情況一模一樣。

『我告訴過他們不要按門鈴的！』天狼星氣急敗壞的說，奪門而出。他們聽見他一路吼著下樓，而布萊克太太的尖叫聲又一次的響徹了整幢屋子。

『可恥的污點、下流的雜種、純種的叛徒、齷齪的後代』

『哈利，請你把門關上。』衛斯理太太說。

哈利儘可能的拖延關門的時間，他想聽聽樓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天狼星顯然已經將他母親肖像上的布簾拉上，因為她不再尖叫了。他聽見天狼星在大廳走動，接著傳來了大門門鏈的喀啦聲，然後一個低沉聲音，他認出是金利·俠鉤帽在說：『黑絲霞剛剛接了我的班，所以穆敵的斗篷現在在她那兒了，我會留份報告給鄧不利多』

哈利感覺到衛斯理太太的目光盯在自己的後腦勺，只好很遺憾的關上會客室的門，回到黑妖精派對裡。衛斯理太太僵僵著身子，翻看擺在沙發上的（吉德羅·洛哈的家庭害蟲指南）當中關於黑妖精那一頁。『好，大家聽好，你們要很小心，因為黑妖精的牙齒都是有毒的。我這裡有一瓶解藥，可是我希望不會有人需要用到它。』

她挺起身，在窗簾前頭擺好架式踩穩了，打個手勢要他們全體上前。

『等我口令一下，就馬上噴灑，』她說，『我猜牠們會對我們飛過來，不過噴罐上寫了只要用力噴一次就可以把牠們麻醉。等牠們動彈不了了，就丟進這個桶子。』

她小心翼翼的從他們的火線前面退下，接著舉起自己的噴罐。『準備 噴！』

哈利才噴了幾秒，一隻發育完全的黑妖精就從窗簾的一個綑摺中衝了出來，甲蟲一般亮晶晶的翅膀呼嚕嚕的拍著，有如針尖的利牙裸露著，牠那像小仙子一樣的身軀長滿了濃密的黑毛，四隻細小的拳頭憤怒的握得死緊。哈利對準牠的臉狠狠噴了一記除黑妖精劑。牠在半空中凍住，然後掉下來，一頭栽到磨損了的地毯上，撞出極為驚人的噹一聲。哈利撿起牠，扔進桶子裡。

『弗雷，你在幹什麼？』衛斯理太太兇巴巴的問。立刻把那隻噴了，然後丟掉！』

哈利轉過頭看。弗雷正用食指和拇指捏住了一隻拚命掙扎的黑妖精。

『遵命。』弗雷輕快的說，馬上朝那隻黑妖精的臉上噴了一劑，把牠弄昏，可是衛斯理太太剛一轉身，他就眨眨眼將牠放進自己的口袋。

『我們打算拿黑妖精的毒來為摸魚點心盒拿做實驗。』喬治悄聲告訴哈利。

有兩隻黑妖精朝哈利的鼻子直衝過來，他敏捷的朝牠們噴完兩劑，便靠向喬治，從嘴角咕噥著：『摸魚點心盒是什麼？』

『就是好幾種會讓你生病的甜食，』喬治耳語，一邊小心盯著衛斯理太太的背影。
『當然，不會生大病，只是剛好嚴重到可以讓你正大光明的離開教室。弗雷和我這個夏天一直在做研發。它是兩端分別做成不同顏色記號的耐嚼軟糖。如果你吃了嘔吐糖片的橘色那一半，你就會吐。你被緊急抬出課堂送往醫院廂房時，就吞下紫色的這一半』

『「它讓你恢復正常，使你在下一小時可以去做你喜愛的休閒活動，不必無聊發呆，浪費寶貴的時間。」反正，我們廣告上是這樣寫的啦，』弗雷耳語，他人已經悄悄離開衛斯理太太的視線，開始將地上幾隻遺漏的黑妖精掃起來放進口袋。『不過還得再改進一下。目前幾個測試者嘔吐的情形還太嚴重，連停下來去吞紫色那一半的空檔都沒有。』

『測試者？』

『我們，』弗雷說，『我們輪流去吃。喬治嚐了昏幻糖 我們兩個都試過鼻血牛軋糖 』

『我媽以為我們兩個一直在決鬥。』喬治說。

『那，惡作劇商店還有在營業囉？』哈利低聲說，假裝忙著調整噴罐上的噴嘴。

『呃，我們還沒有機會去弄一個店面，』弗雷說，音量壓得更低，這時衛斯理太太用她的圍巾擦了擦額頭，再接再厲。『所以目前我們是以郵購方式運作。上星期還在（預言家日報）上登了廣告。』

『這都要謝謝你，老哥，』喬治說。『不過不用擔心 我媽什麼都不曉得。她再也不看（預言家日報）了，因為它一直在抹黑你和鄧不利多。』

哈利笑起來。他當初曾強迫衛斯理雙胞胎收下他從三巫鬥法大賽贏來的一千金加隆獎金，希望能幫助他們實現開惡作劇商店的夢想，不過得知衛斯理太太並不曉得他在這件事也參了一腳，還是令他高興。她認為開惡作劇商店的生涯並不適合她那兩個兒子。

整個早上幾乎都花在清除窗簾裡的黑妖精這件事上。一直過了中午，衛斯理太太終於摘下她那條防護的圍巾，癱倒在一張塌陷的扶手椅上，剛一坐下就厭惡的大叫一聲，又跳了起來，原來她坐上了那一袋死老鼠。窗簾不再發出嗡嗡的聲音：軟趴趴的垂掛在那兒，由於密集噴灑噴劑變得濕答答的。窗簾底下，一隻隻黑妖精被裝在桶子裡，昏迷

不醒的躺著，桶子邊擺著一碗牠們的黑蛋，歪腿不斷的對這些東西嗅著，弗雷和喬治更是眼神貪婪不停的望著。

『我們吃完午飯再來對付這些東西吧。』衛斯理太太指著立在壁爐兩個滿布灰塵的玻璃門櫥櫃。櫥櫃裡堆滿了各式各樣的奇特物品：一隻生鏽的匕首、幾隻動物的山子、一團皺縮捲曲了的蛇皮、好幾個生了斑點的銀盒子，上面印刻著一些哈利看不懂的語文；還有一樣最令人不舒服的，是一個雕花繁複的水晶瓶，瓶口插著一個貓眼石塞子，哈利確定那裡頭滿滿裝的都是血。

門鈴又開始噹噹響了起來，每個人都看著衛斯理太太。

『留在這兒，』她堅決的說，抓起了那袋老鼠，這時布萊克太太的尖嚎聲又從底下震了起來。『我會拿一些三明治上來。』

她離開房間，小心的將門帶上。大家都立刻衝到窗口往下張望大門台階。他們看見了一頭薑黃色亂髮的頭頂和一堆疊得七歪八扭的大釜。

『蒙當葛！』妙麗說。『他拿這麼多大釜來要幹嘛？』

『可能是要找個安全的地方收藏吧，』哈利說。『他本來應該要跟蹤我的那一晚不就是跑去忙這個嗎？去搶一堆來歷可疑的大釜？』

『對，你說得沒錯！』弗雷說，這時大門開了，蒙當葛將他那堆大釜一個個拖進屋子，接著消失在視線之外。『哎呀，老媽不會喜歡這樣』

他和喬治走到房門邊上站著，仔細的聽。布萊克太太的尖叫聲停止了。

『蒙當葛在跟天狼星和金利講話，』弗雷小聲咕噥，全神貫注的皺起眉頭。『聽不太清楚 你看我們要不要冒個險使用伸縮耳？』

『可能很值得喔，』喬治說。『我可以偷偷爬上樓去拿一副來』

就在這個時候，樓下爆出一陣聲響，伸縮耳也就變得不需要了。所有的人都可以聽見衛斯理太太用最高分貝吼出來的每一個字。

『我們這裡不是在開贓物蒐集站！』

『我好喜歡聽老媽對別人大吼大叫，』弗雷說，臉上掛著滿意的笑容，他將門打開了一、兩吋，好讓衛斯理太太的聲音更清晰的傳遍整個房間，『偶爾也該換人來做做倒楣鬼。』

『一點責任感都沒有，好像我們要煩心的事還不夠多，讓你這樣把偷來的大釜帶進這屋裡』

『那些白癡居然讓她這樣不停的說下去，』喬治搖著頭說，『你非得一開始就把她打斷不可，否則她會越說越激動，到時候就沒完沒了。何況她早就想狠狠吼蒙當葛一頓了，就是從上回他在負責跟蹤你的時間開溜之後，哈利 天狼星的媽媽又開始了。』

衛斯理太太的聲音，被大廳中那些肖像新開始的尖呼高叫聲蓋掉了。

喬治正打算關上門擋掉噪音，可是還沒來得及這麼做，一個家庭小精靈已經一溜煙鑽進了房間。

他除了腰際圍著一條看起來像髒抹布的褲襠布之外，全身上下都是赤裸裸的。他看起來很老了，身上的皮好像比整個骨架要大出了許多倍，他的頭和所有的家庭小精靈一樣是禿的，那對蝙蝠般的大耳朵裡卻長出了一叢大叢的白色耳毛。他兩眼布滿血絲，眼珠是很淡很淡的灰色，肥厚的鼻子長得又大又尖。

小精靈完全不去理睬哈利和其他人。他那樣子就好像根本看不見他們，只是彎腰駝背的拖著步子，慢吞吞又倔強的往房間另一側走去，一路上不停的低聲嘀咕著，聲音嘶啞低沉，好像牛蛙。

『聞起來像下水道一樣臭而且還是個不折不扣的罪犯，可是她也沒多好，討厭的純種老叛徒，帶著她那些沒家教的小鬼來我夫人的屋子裡胡鬧。喔，我可憐的夫人，要是讓她曉得的話，要是讓她曉得他們將這群人渣放進了屋子裡，那她會怎麼對老怪角說呢，喔，真是可恥，麻種和狼人和叛徒和小偷，可憐的老怪角，他能怎麼辦』

『你好啊，怪角。』弗雷非常大聲的說，將門喀的一聲甩上。

家庭小精靈頓時僵住不走了並停止嘀咕，接著擺出一副非常誇張而且沒有說服力的驚訝姿態。

『怪角沒有看到小主子，』他說，轉過身對弗雷鞠躬。他的臉仍舊對著地毯，又加了一句，那音量人人都聽得見，『果然是個純種的叛徒生的可惡死小鬼。』

『抱歉？』喬治說。『我最後一句沒聽清楚。』

『怪角什麼都沒說，』小精靈說，又向喬治鞠了第二個躬，用清晰的嘀咕補充，『旁邊是這小鬼的雙胞胎，真是一對變態的小禽獸。』

哈利覺得有些哭笑不得。小精靈站直了身，用兇惡的目光審視他們每一個，結果，很顯然是相信了他們聽不見他在說什麼，因為他又繼續開始嘀咕。

『然後還有那個麻種，大刺刺的站在那裡，喔，這要是讓我夫人曉得，喔，她一定會大哭的，還來了一個新的小子，怪角不曉得他叫什麼名字。他在這裡做什麼？怪角不曉得』

『這是哈利，怪角』妙麗怯生生的說。『哈利波特。』

怪角那對白眼瞪大了，他的嘀咕變得更快更加憤怒。

『麻種居然和怪角講話，好像她是我的朋友似的，要是讓怪角的夫人看見他跟這樣子的人為伍，喔，那她會說些』

『不准叫她麻種！』榮恩和金妮異口同聲說，非常的生氣。

『沒有關係，』妙麗低聲說，『他的心智狀況不太正常，他不曉得自己在』

『別自欺欺人了，妙麗，他完全清楚自己說的是什麼。』弗雷說，極為憎惡的望了怪角一眼。

怪角仍然繼續嘀咕，兩眼盯住哈利。

『這是真的嗎？這真的是哈利波特嗎？怪角可以看見那道疤痕，這一定是真的，這就是阻止了黑魔王的那個男孩，怪角很想知道他是怎麼辦到的』

『我們都想知道，怪角。』弗雷說。

『你到底想要做什麼？』喬治問。

怪角的那對大眼射向喬治。『怪角在打掃。』他閃躲的說。

『說得跟真的一樣。』哈利身後一個聲音說。

天狼星回來了，他從門口怒目瞪著小精靈。大廳的噪音已經消退了；也許衛斯理太太和蒙當葛已經移到廚房去爭論。怪角一見到天狼星，就趕緊鞠了個躬，他的背彎得低到可笑，那尖鼻子幾乎整個貼到了地上。『起來站好，』天狼星不耐的說。『我問你，你到底在搞什麼鬼？』

『怪角只是在打掃，』小精靈重複。『怪角活著就是為了要服務高貴的布萊克家族』

『這棟屋子的確是每天越變越「黑」，簡直是髒透了。』天狼星說。

『主子從以前就喜歡開小玩笑，』怪角說著又鞠了個躬，接著繼續低聲說著，『主子當初傷了他母親的心，真是個不知感恩的可惡小渾球！』

『我的母親根本就沒心沒肝，怪角，』天狼星打斷他。『她活著的唯一目的就是詛咒整個世界。』

怪角說話時又鞠了個躬。

『主子說了就算，』他憤怒的嘀咕。『主子連替他母親擦靴子上的泥巴都不配，喔，我可憐的夫人，要是讓她知道了怪角在伺候他，她會怎麼說呢，她當初是多麼的恨他，他真是個不成材的』

『我問你到底在搞什麼鬼，』天狼星冷冷的說。「每次你一出現假裝要打掃，就會偷拿一些東西到你的房間，不讓我們丟掉。」

『怪角絕對不會去亂動主子屋子裡的任何東西，』小精靈說，接著又很快的嘀咕，『如果那幅掛幔被丟掉的話，夫人絕對不會原諒怪角的，那已經在家族裡流傳了七個世紀，怪角一定要把它收好，怪角絕對不會讓主子和那些叛徒子還有臭小鬼把它毀掉』

『我就想可能是為了那個，』天狼星說，不屑的往對面牆上望了一眼。『她要是在那上頭也下了一個恆黏咒，我不會懷疑的，不過只要有辦法我一定會把它除掉。你走吧，怪角。』

看起來，怪角並不敢違背如此明確的命令；儘管如此，他拖著步子經過天狼星時，仍舊向他丟了一個憎惡之至的眼神，而且是一路嘀咕著走出房間的。

『從阿茲卡班跑回來對怪角大呼小叫，喔，我可憐的夫人，要是讓她看到了這屋子如今變成這樣，她會怎麼說呢，人渣住了進來，她珍貴的東西通通被丟掉，她已經和他斷絕了母子關係結果他又跑回來，聽說他還是個殺人犯』

『再囉唆下去，我就真的變成殺人犯給你看看！』天狼星惱怒的說，並當著小精靈的面將門關上。

『天狼星，他腦子不太正常，』妙麗求著情，『我不認為他明白我們聽得見他抱怨。』

『他已經孤獨太久了，』天狼星說，『一直接受著我母親肖像的瘋狂命令，又一天到晚自言自語，不過他從以前就是一個可惡的小』

『如果你放他自由了，』妙麗抱著希望的說，『也許』

『我們不能放他自由，他知道了太多關於這個會的事情，』天狼星不客氣的說。『再說，這樣的驚嚇會要他的命。妳去建議他離開這棟屋子，看他會有什麼反應』

天狼星走到房間的對側，怪角拚命想要保護的那幅掛幔就著整面牆長長的垂掛著，哈利和其他的人跟了上來。掛幔看起來非常的老舊，已經褪了色，很多地方都像是被黑妖精啃咬過的破洞。儘管如此，那上頭繡的金黃絲線仍舊閃閃發亮，看得出這是一幅族譜圖，往上可以推到（至少就哈利看得出的部分來說）中古世紀。在掛幔的最上端寫著幾個大字：高尚古老的布萊克大宅『永遠純淨』

『你不在這上面！』哈利仔細看了族譜的最下方之後說。

『我本來是在這裡，』布萊克說，指著掛幔上一個小小圓圓、燒焦了的洞，很像是用香煙燙的。『在我逃家以後，我親愛的老媽就把我註銷掉了』怪角一天到晚都在嘀咕這件事。』

『你會逃家？』

『那大概是我十六歲的時候，』天狼星說。『我受夠了。』

『你跑去哪裡？』哈利瞪著他問。

『你父親那邊，』天狼星說。『你的祖父母對我真的很好，他們簡直把我當第二個兒子收養。是的，學校放假我就躲到你爸爸家，十七歲那年我有了自己的住處。我的叔叔阿法留給了我一大筆黃金』他也從這上面被抹掉了，大概就為了這個原因』反正，之後我就自立了。不過，波特夫婦還是歡迎我星期天常到他們家吃午飯。

『可是』你究竟為什麼要』

『離開？』天狼星苦澀的笑了笑，手指撥了撥他那頭長長的亂髮。『因為我討厭他們所有的人：我的父母，滿腦子純正血統的瘋狂想法，認定了身為一個布萊克家族的人就等於是皇室成員』我那笨蛋弟弟，軟弱到聽信他們的話』這就是他。』

天狼星一根手指彈向了族譜的最底端，指著『獅子阿爾發·布萊克』這個名字。在出生日期之後跟著的是死亡日期（差不多是十五年前左右）

『他年紀比較小，』天狼星說，『是個比我要乖很多的兒子，這是他們一天到晚提醒我的事。』

『可是他死了。』哈利說。

『是的，』天狼星說，『笨蛋白癡——他居然加入了食死人的行列。』

『你開玩笑！』

『拜託，哈利，這間屋子你也看得夠多了，應該可以了解我的家人都是什麼樣子的巫師吧？』天狼星惱火的說。

『那你的——你的父母也是食死人嗎？』

『那倒不是。可是相信我，他們認為佛地魔的想法是對的，他們都贊成在魔法界施行種族淨化，除掉那些麻瓜後代，讓純正血統的人掌權。並不是只有他們如此，有不少人，在佛地魔露出真面目之前，都認為他對事物的看法是正確的——等到發現了他是如何為了掌權而不擇手段時，他們都怕了。不過我認為最初獅子阿爾發要加入時，我父母一定認為他是個小英雄。』

『他是被正氣師殺掉的嗎？』哈利試探著問。

『喔，不是，』天狼星說。『不，他是被佛地魔謀殺的。或者比較有可能的是，佛地魔下令殺他；我不認為獅子阿爾發重要到非得讓佛地魔親自動手。就他死後我所查到的來看，他最初是滿腔熱血，接著就被自己所要做的事嚇壞了，於是想退出。你不可能隨便就向佛地魔遞辭呈的。要嘛就是奉獻一輩子，要嘛就是死亡。』

『吃午飯了。』衛斯理太太說。她將魔杖高舉在身前，平衡著一個盛滿三明治以及蛋糕的巨大托盤。她的臉色通紅，看起來仍舊相當的生氣。其他的人都去到她那邊，急著要拿東西吃，哈利卻仍留在天狼星身旁，天狼星彎下身子更貼近掛幔。

『我已經好多年沒看這個東西了。這裡是非尼呀·耐吉——我的外高祖父，看見沒？——霍格華茲歷來最不受歡迎的校長——還有愛拉敏·梅利法——我母親的表姊——曾經推動魔法部通過一件麻瓜獵捕合法化的法案——還有親愛的艾拉朵姑婆——把年老端不動盤子的家庭小精靈砍頭的家族傳統，就是由她開始樹立的——當然，不管任何時候，只要家族裡出了一個稍微像樣一點的人，馬上就被逐出家門。我看見了東施不在這上面。也許這就是怪角不聽她命令的原因——照理他應該要聽從家族裡任何一位成員的吩咐——』

『你和東施是親戚？』哈利驚訝的問。

『對啊，她的母親美黛是我最要好的堂姊，』天狼星說，仔細的查看掛幔。『不對，美黛也不在這上面，你看——』他指著另外一個燒焦的小圓記號，夾在兩個名字之間，貝拉以及水仙。

『美黛的姊妹們都還在上面，這是因為她們嫁的是可愛、受人尊敬的純種先生，可是美黛卻嫁給了一個麻種，泰德·東施，所以』天狼星做了個用魔杖轟掉掛幔的動作，接著尖酸的笑了起來。然而，哈利卻沒有笑；他正忙著細看美黛的燒焦記號右邊的那些名字。一道雙排金繡線將水仙·布萊克及魯休思·馬份連到了一堆，接著另一條金線自他們的名字垂直往下連到了一個叫跩哥的名字上。

『你跟馬份家居然是親戚！』

『純正血統的家庭都是互相聯姻的，』天狼星說，『如果你只讓你的兒子女兒和純正血統的人結婚，那麼你的選擇就非常有限；如今已經沒有多少像我們這樣的人了。茉莉和我是姻親，而亞瑟是我曾經被逐出門的遠房表哥。不必再花力氣在這兒找他們的名字了——如果說有哪一家人算是純種的叛徒，那絕對是衛斯理家。』

可是哈利現在已經在看美黛的焦痕左邊的名字：貝拉·布萊克，一道雙排金線將她連上了道夫·雷斯壯。『雷斯壯』哈利大聲說著。這個名字讓他想起了一些事情；他記得以前見過它，就是一時想不起在哪兒見過，但一想到這名字他的胃裡就會興起一陣怪異、毛骨悚然的感覺。

『他們被關在阿茲卡班。』天狼星簡短的說。

哈利好奇的看著他。

『貝拉和她的先生道夫當初是跟巴堤·柯羅奇二世一塊兒被關進來的，』天狼星還是用同樣急促的音調說。『道夫的弟弟巴坦也跟他們一起。』

哈利想起來了。他之前的確見過貝拉·雷斯壯，是在鄧不利多的儲思盆當中，那是一個可以將思想和記憶儲存起來的奇特裝置：他想起那個女人，高綉黑黝，眼皮厚重，在審判當中一直站著，並且當眾宣示她對佛地魔王不變的擁戴，她最大的驕傲是，在他失勢之後曾經努力的尋找過他，她最大的信念是，將來有一天會因為她的忠誠而得到回報。

『你從來沒提過她是你的』

『她是不是我的堂妹很重要嗎？』天狼星打斷他。『就我來說，他們根本就不算我的家人。她絕對不算我的家人。我自從過了你這年紀之後，就沒再見過她了，除非你把她進阿茲卡班時瞥了我的那一眼算進去。你認為我有她這樣的親戚會很驕傲嗎？』

『對不起，』哈利馬上說，『我不是有意要——我只是很驚訝，就這樣而已』

『沒關係，不用道歉，』天狼星喃喃說道，他自掛幔那兒轉過身，手往口袋裡一插。『我回到這裡很不愉快，』他說，眼睛望著會客室的另一側。『我從來沒想到我會再』

度困在這幢屋子裡。』

哈利完全了解。有一天他長大成人了，以為自己已經完全脫離了水蠟樹街四號，結果卻又得回到那兒居住時，那會是一種怎樣的感覺，他很清楚。

『當然，這裡做為總部倒是挺適合，』天狼星說，『我父親住著的時候，他把各種各樣巫界所知的安全措施全都加在這屋子上了，所以麻瓜絕對上不了門的——好像他們真想上門似的——現在鄧不利多又另外加上了他的防護，你大概上哪兒都找不到比這更安全的房子了。你知道吧，鄧不利多是這個會的守密人——沒有人能夠找到這個總部，除非他親口說出它的位置——穆敵那天晚上給你看的紙條就是鄧不利多寫的——』天狼星短短的哈了一聲，『如果讓我的父母看見他們的房子現在被派上這種用途——呢，我母親的肖像應該已經讓你有點概念了——』

他皺了一會兒眉頭，嘆口氣。『如果偶爾可以讓我出門透透氣，做點有用的事，那我是會介意的，我已經問過鄧不利多，能不能夠讓我護送你到聽審會去——當然是以塞鼻子的身分——這樣我可以為你打打氣，你認為怎麼樣？』

哈利覺得他的心已經沉到髒兮兮的地毯底下去了。自昨晚晚餐後，他就再也沒想過聽審會的事；回到最喜歡的這些人身邊，又聽了那麼多的新聞，他實在太興奮，聽審會老早就被他拋在腦後了。天狼星這麼一提，那逼人的恐懼感就又回到他身上。他望著妙麗以及衛斯理一家人，他們全都在那兒埋頭啃著三明治，他不禁想著，到時候若是沒辦法和他們一起回到霍格華茲，自己將會有什麼感受。

『不用擔心，』天狼星說。哈利抬頭一看，原來天狼星一直在看著自己。『我肯定他們會洗刷你的罪名，國際保密規章裡，絕對會有一條准許使用魔法保命的規定。』

『可是如果他們把我開除了，』哈利安靜的說，『我可不可以來這兒和你一起住？』

天狼星哀傷的微笑說：『我們再看吧。』

『我只要能事先知道不必再回到德思禮那兒，對聽審會上的事就不會那麼緊張。』哈利向他施壓。

『如果你真的寧願住在這裡，那他們一定是壞到了極點。』天狼星悶悶不樂的說。

『快啊，你們兩個，要不然東西都要吃光了。』衛斯理太太叫著。

天狼星又重重嘆了口氣，陰沉的往那掛幔望了一眼，就跟哈利一起走去加入其他的人。

那天下午，他們在清理玻璃門櫥櫃時，哈利儘可能的不去想聽審會的事。很幸運的是，做這項工作時由不得他分神亂想，因為櫃子裡有許多的東西都非常不情願離開那些灰塵滿布的架子。天狼星讓一個銀質鼻煙盒狠狠的咬了一口；不到幾秒鐘，那隻被咬的手就長了一層難看的厚皮，看起來像一隻硬邦邦的褐色手套。

『沒有關係。』他很感興趣的先查看一番，才輕輕用魔杖在那隻手上敲了敲，皮膚於是又恢復原狀，『裡面八成是有疣疥粉。』

他將盒子扔進旁邊裝這些雜碎的麻袋；過了一會兒，哈利看見喬治拿塊布小心的把手包起來，再偷偷將那隻盒子塞進那已經塞滿了黑妖精的口袋。

他們發現一個模樣醜陋的銀質工具，看起來有點像一把多腳的鉗子，哈利一把它撿起來，那東西便像隻蜘蛛似的一溜煙爬上了他的臂膀，準備扎穿他的皮膚。天狼星抓住它，拿起一本叫做（自然界的榮光：一部魔法家族史）的厚書將它拍了個稀爛。有一個音樂盒，上緊發條之後會發出有點邪惡的音律，緊接著他們便發現自己莫名其妙變得很虛弱，昏昏欲睡，直到金妮突然驚覺過來，將蓋子蓋上；還有一個很重的墜飾鎖盒，誰也沒辦法把它打開，一堆非常古老的封印，以及在一個布滿灰塵的盒子中，有一枚第一級梅林勳章，那是頒給天狼星的祖父，做為獎賞他『對魔法部的種種功績』。

『這表示他給了他們一大堆的黃金。』天狼星輕蔑的說著，將勳章丟進了垃圾袋。

怪角溜進了房間好幾次，試圖將東西藏在褲襠布裡夾帶出去，每次被他們逮著後，便嘀咕起可怕的詛咒。當天狼星從他手中搶過一個刻有布萊克家徽的金色大戒指時，怪角甚至流下了憤怒的眼淚，低聲啜泣著離開房間，用哈利從來沒聽過的髒話咒罵天狼星。

。

『這以前是我父親的，』天狼星說，將戒指丟入垃圾袋。『怪角其實沒那麼喜歡他，他最喜歡我母親，可是上星期我抓到他在那兒親吻我父親留下來的一件舊褲子。』

*

往後的幾天，衛斯理太太繼續讓他們忙得非常辛苦。會客室花了足足三天才打掃乾淨。終於，裡頭只剩下兩樣礙眼的東西，一個是布萊克家族族譜的掛幔，不管他們怎麼用力拉扯，它仍舊抗拒到底，就是拉不下來。另一個就是那匡啾啾作響的寫字桌。穆敵還沒來總部，因此大家都不確定裡頭究竟藏的是什麼東西。

他們從會客室轉移到了二樓的飯廳，在那兒發現了像杯碟那麼大的蜘蛛在碗櫃裡爬來爬去（榮恩馬上衝出房間，說是要泡茶，結果過了一個半小時才回來）。那些刻有布萊克家徽和家訓的瓷器，全被天狼星隨意的扔進垃圾袋。同樣的命運降臨在生了銀鏽的相框裡那一組老相片身上，當相框的玻璃被砸破時，相片裡的原住戶們全都放聲尖叫。

石內卜也許會把他們的工作稱為『掃除』，不過在哈利看來，他們根本就是和整棟屋子開戰，而屋子本身就會頑強抵抗，更別提還有怪角從旁協助了。不管他們聚到哪裡，家庭小精靈都會不斷出現，凡是垃圾袋裡的東西，他都拚命想要偷走，他的嘀咕也變得越來越讓人生氣。天狼星到最後威脅的用衣服扔他，怪角卻用那對白眼盯住他說：『主子覺得該怎麼做就做吧。』一轉過身又非常大聲的嘀咕，『可是主子是不會趕走怪角的，不會，因為怪角曉得他們有什麼陰謀，沒錯，他要陰謀對付黑魔王，沒錯，他跟這些麻種和叛徒和人渣一起』聽到這兒，天狼星也不管妙麗在一旁抗議，一把抓住怪角後面的褲襠布，將他提起來，狠狠的拋出了房間。

門鈴一天總會響個好幾次，這成了天狼星的母親開始尖叫的提示，對於哈利和其他人就是努力偷聽訪客說話的開始，雖然他們也只能趕在衛斯理太太過來叫他們回工作崗位之前，稍微瞄上幾眼，聽到幾句簡短的對話而已。石內卜又進進出出了好幾次，令哈利安心的是，他們從來沒有面對面過；哈利還看到他的變形學老師麥教授，麻瓜的洋裝和外套穿在她身上看起來非常不搭調，而她似乎也忙到沒空多留。但有時候，訪客也會留下來幫忙。東施就曾加入他們過了一個難忘的下午，那天他們在樓上廁所裡，發現躲著一個兇殘的老惡鬼。還有路平，他其實和天狼星一塊兒住在這裡，只是時常要出遠門為鳳凰會出使神祕任務，有一次他還幫忙修理好一座老爺鐘，這座鐘之前養成了一個很不好的習慣，看見有人走過就會拿很重的螺絲帽射人。蒙當葛已經稍微扭轉了自己在茉莉面前的壞印象，他從一套古老的紫色長袍那兒拯救了榮恩，當時榮恩要把它移出衣櫃，結果它兇性大發，打算將榮恩活活勒死。

儘管仍舊睡不好，仍舊做著會讓傷疤刺痛的惡夢，夢見長長的走廊和上了鎖的門，哈利還是享受了整個夏天裡第一次的快樂時光。他只要保持忙碌就很高興了；可是當事情都忙完之後，人一鬆懈下來，或是躺在床上疲累的望著天花板上閃來閃去的模糊黑影時，魔法部聽審會的魅影就又回到他的思緒中。一想到若是真的被開除了以後該怎麼辦，那恐懼就開始像亂針刺著他的五臟六腑。這個念頭實在太可怕了，他根本就不敢說出來，連對榮恩和妙麗都不敢，雖然他常看見他們兩個在一旁竊竊私語，不時向他投來焦慮的眼光，他還是維持初衷不提這件事。有時候，他忍不住的想像著，一個看不清臉的魔法部官員把他的魔杖折斷成兩截，命令他回到德思禮家去——他不要回去。這一點他已經下了決心。他要回來古里某街，和天狼星一起住。

哈利真正覺得像有一塊磚頭掉進胃裡的感受，是在星期三的晚餐桌上。衛斯理太太轉過來對他輕輕的說：『我已經把你最好的一套衣服燙好了，讓你明天早上穿。哈利，你今晚去把頭髮洗一洗。如果第一印象很好，往往會出現奇蹟。』

榮恩、妙麗、弗雷、喬治和金妮全都停止交談，望著他。哈利點點頭，努力繼續吃他的豬排，可是他的嘴已經乾到根本無法咀嚼。

『我要怎麼過去那裡？』他問衛斯理太太，盡量裝出若無其事的語氣。

『亞瑟上班時會帶你一起去。』衛斯理太太溫和的說。

衛斯理先生隔著桌子向哈利鼓勵的微笑著。

『在聽審會開始之前，你可以在我辦公室裡等。』他說。

哈利望著天狼星，他還來不及提出問題，衛斯理太太就已經回答了。

『鄧不利多教授認為天狼星陪你去，並不是個好主意，我必須說我』

『』認為他說得很對。』天狼星咬著牙說。

衛斯理太太嘟起了嘴。

『鄧不利多什麼時候跟你說的？』哈利瞪著天狼星說。

『他昨晚來過，那時你已經上床睡了。』衛斯理先生說。

天狼星悶悶不樂的叉著一顆馬鈴薯。哈利低下頭盯著餐盤，想著鄧不利多在聽審會的前夕來過這裡，居然沒有見他，這一想令他的心情更壞。如果說，還能夠有更壞的餘地。

【7 . 魔法部】

隔天早上，哈利五點半就醒來了，醒得突然又徹底，就好像有人在他耳邊大吼大叫似的。

有好一會兒，他一動不動的躺著，紀律聽審會的景象布滿了他腦子裡的每一個細小微粒，後來，他實在是受不了了，只好跳下床，戴上眼鏡。

衛斯理太太已經把洗好燙平的牛仔褲和T恤放在床腳。他亂穿一通。牆上那幅空白的畫像在暗暗竊笑。

榮恩四肢呈大字型攤在床上，嘴巴張得開開的，睡得很熟。就連哈利穿過房間走到樓梯口輕輕的在他身後關上門，他都沒醒來。哈利試著不去想，下次和榮恩見面的時候

，他們也許就不再是霍格華茲的同學了。哈利靜靜的走下樓，經過怪角祖先的人頭像，走到樓下的廚房。

他原本以為裡面沒有人，但一走近廚房門口，就聽到裡面傳來的輕聲低語。他推開門，看見衛斯理先生、衛斯理太太、天狼星、路平和東施坐在那裡，彷彿就是在等他。大家全都穿戴整齊，除了衛斯理太太，她穿了一件拼布式縫法的紫色晨袍。哈利一進來，她便跳起身子。

『早餐。』她拔出魔杖邊說，邊趕緊走到爐火邊。

『早 早 早安，哈利，』東施打著呵欠。她今天早上是金色捲髮。『睡得好嗎？』

『好。』哈利說。

『我整晚都 都 都沒睡，』她說，全身抖了一下，又打了一個呵欠。『過來這邊坐 』

她拉出一張椅子，在拉椅子時又推翻了旁邊那張椅子。

『你想吃什麼，哈利？』衛斯理太太問他。『麥片粥？鬆餅？燻鮭魚？培根加蛋？吐司？』

『只 只要吐司，謝謝』哈利回答。

路平看了哈利一眼，然後對著東施打說，『妳剛說昆爵怎麼樣？』

『喔 是啊 嗯，我們得更加小心，他問了我和金利一些怪問題 』

哈利隱約覺得不需要加入這個對話是件好事。他心裡忐忑不安。衛斯理太太把幾片吐司和果醬放在他面前，他努力的吃，感覺卻像在嚼蠟。衛斯理太太坐在他的另一邊，開始關心起他的T恤，忙著把衣服的標籤塞好，肩膀上的褶縫弄平。他真希望她不要這麼做。

『我要跟鄧不利多說，明天不能值晚班了，我真的是太 太 太累了。』東施打說完，又打了一個大呵欠。

『我可以代妳的班，』衛斯理先生說。『沒問題，反正我有個報告要完成 』

衛斯理先生沒穿巫師長袍，只穿著直條紋的長褲和舊舊的短夾克。他把臉從東施打轉向哈利。

『心情如何？』

哈利聳聳肩。

『很快就會結束的，』衛斯理先生打氣的說，『再過幾個小時，你就沒事了。』

哈利什麼都沒說。

『聽審會是在我那一層，就在愛蜜莉·波恩的辦公室。她是魔法執行部的統籌，也就是負責審問你的人。』

『愛蜜莉·波恩人還不錯，哈利。』東施真誠的說，『她很公正。她會聽你說的。』

哈利點點頭，還是想不到要說些什麼好。

『千萬別情緒失控，』天狼星突然說，『要有禮貌，要忠於事實。』

哈利又點點頭。

『法律是站在你這邊的，』路平靜靜的說，『即使未成年巫師，也准許在生命遭受威脅的時候使用魔法。』

有個冰冷的東西沿著哈利的後頸一滴滴的往下流，一時他還以為有人在對他施滅幻咒，之後他才搞清楚，原來衛斯理太太正用一把濕梳子進攻他的頭髮。她使勁的在他的頭頂上壓。

『它從來沒服貼過嗎？』她絕望的說。

哈利搖搖頭。

衛斯理先生看了一下手錶，再抬頭看哈利。

『我想我們該走了，』他說，『時間還早，不過與其在這裡耗，不如先到魔法部。』

『好。』哈利無意識的說，丟下吐司，站了起來。

『你不會有事的，哈利。』東施說著，拍拍他的手臂。

『祝你好運，』路平說。『我相信一定沒事。』

『如果有事，』天狼星兇狠的說，『我會替你去好好修理愛蜜莉·波恩』

哈利虛弱的笑了笑。衛斯理太太緊緊的摟住他。

『我們全都會為你祈禱的。』她說。

『好，』哈利說：『嗯 待會兒見。』

他跟著衛斯理先生上樓，走到大廳。他可以聽見天狼星的母親在簾子後面睡覺的呼嚕聲。衛斯理先生拉開門門，兩人走入了寒冷灰暗的黎明。

『你平常不是走路上班的吧？』他們倆加快腳步走上廣場時，哈利問他。

『對啊，我都用現影術，』衛斯理先生說：『不過你顯然還不會用，所以我想，我們最好還是用完全非魔法的方式到那裡 留給他們一個好印象，表示你很守紀律』

他們走路的時候，衛斯理先生一直把手放在夾克的口袋裡，哈利知道他手上緊握著魔杖。這破敗的街道幾乎渺無人煙，可是到達了那個又小又爛的地鐵車站時，卻發現那裡早就擠滿了一大早通勤的人。當衛斯理先生發現自己居然這樣貼近麻瓜的日常生活時，他的熱情簡直難以克制。

『真的是太棒了，』他指著自動售票機輕聲的說。『實在是巧奪天工啊！』

『都故障了。』哈利指著告示牌說。

『是的，但即使是這樣 』衛斯理先生眉開眼笑的望著它們。

他們只好向睡眼惺忪的站務員買票（哈利負責處理這件事，因為衛斯理先生搞不清楚麻瓜錢）。五分鐘後，他們搭上一班急速前往倫敦市中心的地鐵。衛斯理先生一直焦慮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檢查車窗上方的地鐵地圖。

『還有四站，哈利 就剩三站了 只剩兩站了，哈利 』

他們在倫敦市中心的一個站下車，那些穿戴整齊、拿著公事包的男男女女，如潮水般把他們刷下地鐵。他們乘電扶梯到出口，穿過剪票口（衛斯理先生很滿意旋轉柵門吞掉他車票的方式），走上一條寬闊的街道，街上是一排排雄偉的高樓大廈和已經陷入混亂的交通。

『我們這是在哪兒？』衛斯理先生茫然的說，一時哈利差點心跳停止，雖然衛斯理先生在那猛查地圖，他還是以為他們下錯了站，但過了一會兒，他說，『哎呀，對對往這邊，哈利。』就帶著他走旁邊的一條路。

『不好意思，』他說，『我從沒搭地鐵來過，這地方從麻瓜的角度來看，完全是兩回事。說實在的，我以前從來沒有使用過遊客的入口。』

他們走得越遠，周圍的建築變得越小越不氣派。最後，他們來到了一條街，街上有著幾間破辦公室、一間酒吧和一輛裝得滿到不能再滿的廢料車。哈利之前還以為魔法部會位在一個非常像樣的地方。

『我們到了，』衛斯理先生愉快的說，指著立在一堵滿是塗鴉的牆前面、玻璃窗缺了好幾塊的一個紅色老舊電話亭。『哈利，你先。』

他打開電話亭的門。

哈利走了進去疑惑著這到底是什麼玩意。衛斯理先生縮緊身子擠到哈利旁邊，然後把門關上。裡面擠得是密不通風，哈利全身扭曲的貼在電話機上，電話機歪曲的掛在壁上，好像有人曾經蓄意要把它扯掉過。衛斯理先生把手伸過哈利的面前，拿起電話筒。

『衛斯理先生，我想這東西應該也壞了。』哈利說。

「不，沒有壞，我確定它是好的，」衛斯理先生說著，把電話筒舉高過頭頂，專注的盯著撥號盤。「我看看 六 」他開始撥號碼，『二 四 ；再一個四 ；又一個二 』

撥號盤順暢的回歸原位，之後電話裡便出現了一個沉穩的女聲，聽起來好像是發自電話亭，而不是從衛斯理先生手上的話筒傳來，聲音又大又清楚，彷彿有個隱形女人就站在他們旁邊。

『歡迎光臨魔法部。請說出你的姓名和接洽的業務 』

『呃 』衛斯理先生說，顯然搞不清楚該不該對著聽筒說話。最後乾脆握著話筒對準他的耳朵，『亞瑟·衛斯理，麻瓜人工製品濫用局，我是護送哈利波特來的，他要來出席紀律聽審會 』

『謝謝，』酷酷的女聲說。『訪客，請拿識別徽章，把它別在你的長袍前面。』

一陣喀啦喀啦的聲音。哈利看到有個東西從金屬槽，也就是退幣孔滑了下來。他拿起來：那是一個正方形的銀色徽章，上面安著哈利波特，紀律聽審會。他把徽章別在T恤前面，女聲又說話了。

『魔法部的訪客，請到中庭最裡面的安檢櫃台，接受檢查並出示魔杖辦理登記。』

電話亭的地板開始震動。他們緩緩降入地下。哈利心驚膽戰的看著人行道往上升，高過了電話亭的玻璃，到最後黑暗整個覆蓋了他們的頭頂。接著就什麼也看不到了，他只能聽到電話亭降到地底下低沉的轟隆轟隆聲。過了大約一分鐘，但在哈利的感覺上絕對超過。忽然一束金黃色的光照在哈利的腳上，擴大，再擴大，照上他的身體，打上他的臉，他必須眨一下眼睛，才不至於流出淚水。

『魔法部祝你有個愉快的一天。』這個女聲說。

電話亭的門彈開，衛斯理先生走了出去，哈利目瞪口呆的跟在後面。

他們站在一個很長很輝煌的大廳裡，暗木地板亮得發光，孔雀藍的天花板上鑲著閃亮的金黃色符號，不停的在移動和變化，像極了一面巨大的天庭告示板。兩邊的牆上都嵌著光亮的深色木料，和許多鍍了金的壁爐。每隔幾秒，就會聽到輕柔的嘶一聲，女巫和巫師就會從左手邊其中一個壁爐裡冒出來。在右手邊，一小排一小排的隊伍站在壁爐前，等候出發。

大廳正中央是一座噴水池。圓形的水池中間，立著一群比真人還要高大的鍍金雕像。最高的一尊是個長相高貴的巫師，手裡拿著魔杖筆直的指著天空。圍在他四周的是一個美貌的女巫、一頭人馬、一隻妖精和一個家庭小精靈。後面三個仰著頭，崇拜的望著那女巫和巫師。閃爍的泉水從魔杖的尖端、人馬的箭頭、妖精的帽尖和家庭小精靈的兩隻耳朵噴出。此刻，在噴泉淅瀝瀝的水聲裡又多了現影者出現時的砰啪聲，和唏哩嘩啦的腳步聲，數百個女巫和巫師大步邁向大廳靈頭那兩扇金色的大門，絕大多數人都是一副大清早臉臭臭的表情。

『這邊。』衛斯理先生說。

他們倆加入人潮，和這群魔法部的上班族走在一起。有些人抱著一大疊搖搖欲墜的羊皮卷宗，有些拿著扁扁的公事包，還有些人邊走邊看（預言家日報）。經過噴水池時，哈利看到銀西可和青銅納特在池底閃閃發光。旁邊有塊玷污的小牌子寫著：魔法弟兄奉獻給此噴水池的錢，將全數捐贈聖蒙果魔法疾病與傷害醫院。

如果沒被霍格華茲開除，我就投十加隆進去，哈利發覺自己幾乎是不顧一切了。

『過來這裡，哈利。』衛斯理先生說，他們離開那群往金色大門走去的魔法部員工。左邊有個櫃台，底下的牌子寫著：安檢。一個臉沒刮乾淨，穿著孔雀藍袍子的巫師，看到他們走過去，便放下手邊的（預言家日報），抬起頭來。

『我護送一位訪客來。』衛斯理先生指著哈利說。

『過來。』巫師用煩躁的聲音說。

哈利走近他，巫師舉起一支和汽車天線一樣細細的、可以任意彎曲的金色長桿，在哈利前後上上下下的移動。

『魔杖。』安檢巫師放下金色的長桿，向哈利伸出手。

哈利交出了魔杖。巫師把它丟在一個奇怪的黃銅器具上，看起來就像是只有一個盤子的磅秤。秤盤開始震動。細長的羊皮紙快速的從底部狹長的裂口跑出來。巫師把羊皮紙撕下，唸出上面的字。

『十一吋長，鳳凰羽心，已經用了四年。對嗎？』

『對。』哈利緊張的說。

『這張紙我留著，』巫師說，把那張羊皮紙用小小的黃銅大頭釘給釘起來。『這個你拿回去。』說著，將魔杖推給了哈利。

『謝謝。』

『等一下』巫師緩慢的說。

他的目光從哈利胸前的銀色訪客徽章移上他的前額。

『謝謝你，阿瑞。』衛斯理先生語氣堅定，抓著哈利的肩膀，把他拉離櫃台，回到巫師和女巫的人潮，往金黃色的大門走去。

一路上摩肩接踵的，哈利跟隨著衛斯理先生穿過大門，進入裡面比較大的大廳，在精細的金色柵欄後面至少有二十個電梯。哈利和衛斯理先生加入其中一群人。有個留長鬍子的巫師站在他們附近，抱著一個不斷發出刺耳噪音的大紙盒。

『好嗎，亞瑟？』巫師向衛斯理先生點點頭說。

『你帶了什麼來，鮑伯？』衛斯理先生看著箱子問。

『還不敢確定，』巫師嚴肅的說。『在牠噴火之前，我們以為只是一隻普通的小雞。看起來我好像嚴重違反了實驗繁殖禁令。』

在一陣鈴聲和轟隆聲之後，一台電梯降到他們面前，金色的柵欄往後滑動，哈利和衛斯理先生跟其餘的人一起走進電梯，哈利被擠到貼在後面的牆上。好幾個女巫和巫師

好奇的看著他，他盯著自己的腳，一面弄平搭在額前的劉海，避免對上任何人的眼光。柵欄在一陣巨響後，應聲關了起來，電梯緩慢的上升，鐵鍊發出喀啦喀啦的聲音，哈利在電話亭聽到的那個酷酷的女聲又再響起。

『七樓，魔法遊戲與運動部門，合併有英格蘭和愛爾蘭魁地奇聯盟總部、多多石官方俱樂部和搞笑專利處。』

電梯的門打開。哈利瞥了一眼凌亂的走廊，牆上歪歪斜斜的釘了一堆魁地奇球隊的海報。電梯裡一個抱著一堆掃帚的巫師，好不容易才從裡面脫身，消失在走廊裡。電梯門關起來，又搖搖晃晃的往上升，女聲開始播報：『六樓，魔法運輸部門，合併的有呼嚕網管理局、掃帚管控局、港口鑰局和現影術測試中心。』

再一次，電梯門打開，四、五個女巫和巫師走出去。在這同時，有一些紙飛機衝進電梯，繞著哈利的頭頂間間的打轉，他抬眼望著它們，紙飛機是淡紫羅蘭色，機翼的邊緣印著魔法部的戳記。

『只是一些部門間互傳的便條紙，』衛斯理先生低聲跟他說。『我們以前是用貓頭鷹，結果搞得一團亂——桌上都是鳥大便——』

他們又匡啷匡啷的往上升，便條紙繞著電梯頂晃來晃去的燈打轉。

『五樓，國際魔法交流合作部門，合併有國際魔法貿易組織、國際魔法法律處和大不列顛國際巫師聯盟中心。』

門一打開，兩張便條紙跟著幾個女巫和巫師後面衝出去，迅速消失，但又飛進來了好幾張，電梯的燈光因為它們在周圍飛來飛去，閃爍不定。

『四樓，奇獸管控部門，合併有野獸處、生命處、靈魂處、妖精聯絡處和有害動物諮詢局。』

『借過。』抱著噴火小雞的巫師說著，離開了電梯，後面跟著一小群便條紙。門鏗鏘鏘的又關了起來。

『三樓，魔法意外和災難部門，包括魔法意外矯正組、除憶師總部和傑出麻瓜辯解委員會。』

所有的人都在這一層下電梯，除了衛斯理先生、哈利和一個女巫，她專心看著一張長到拖地的羊皮紙。電梯再度搖搖晃晃往上升，剩下的便條紙繼續往電燈的地方飛竄。然後電梯門打開，聲音又再廣播。

『二樓，魔法執行部門，包括魔法濫用局、正氣師總部和巫審加碼行政單位。』

『我們到了，哈利，』衛斯理先生說，他們跟在女巫後面走出電梯，進了一條整排都是門的走廊。『我的辦公室是在這層樓的另外一邊。』

『衛斯理先生，』經過一個陽光流洩的窗子時，哈利說，『我們是不是還在地底下？』

『是啊，還在，』衛斯理先生說，『這些都是施了魔法的窗子，魔法維護局決定我們每天會有什麼樣的天氣。上次我們連續兩個月都是颶風暴雨，因為他們想要爭取加薪就在這附近，哈利。』

他們轉了個彎，走過兩扇笨重的橡木門，進入一個嘈雜開闊的空間，裡面分成很多小隔間，談話聲和笑聲不斷。便條紙像小型的火箭在小隔間進進出出。最靠近的一個小隔間上有一塊歪斜的牌子寫著：正氣師總部。

哈利經過時，偷偷的往門裡面瞧。正氣師在小隔間的牆上貼滿各種各樣的東西，從被通緝的巫師圖片和他們的家庭照，到最喜歡的魁地奇球隊海報，還有（預言家日報）剪下的文章。有個穿著紅袍的巫師，綁著比比爾還要長的馬尾、穿著長統靴坐在他的桌上，指示他的羽毛筆寫報告。再過去一點兒，有個貼著單眼睛罩的女巫，就著隔間牆的頂端，和金利·俠鉤帽討論事情。

『早啊，衛斯理，』金利在他們走近時漫不經心的說。『我想跟你說句話，你有一秒的時間嗎？』

『有，真的只能一秒，』衛斯理先生說，『我趕時間。』

他們一副好像很不熟的樣子，哈利開口跟金利說哈囉的時候，衛斯理先生擺出一副跟他無關的表情。他們跟金利沿著整排隔間，走進最後一間。

哈利有些震驚，從四面八方跟他眨眼的全是天狼星的臉。剪報、老照片——甚至天狼星在詹姆·波特結婚時當男儂相的那張照片——貼滿了全部的牆壁。唯一沒有天狼星的地方是一張世界地圖，上面釘滿小小的紅色大頭針，像寶石一樣閃亮。

『吶，』金利粗率的跟衛斯理先生說，把一捆羊皮紙塞到他的手裡。『我要知道過去十二個月以來，發現逃亡的麻瓜交通工具的資料，越多越好。我們收到一個消息，聽說布萊克可能還在騎他那輛舊機車。』

金利跟哈利使了個好大的眼色，低聲的加了一句，『把雜誌給他，他會很有興趣的。』然後他用正常的腔調說，『別耗掉太多的時間，衛斯理，那份遲交的火腳報告，耽誤了我們一個月的調查時間。』

『如果你看過我的報告，就會知道那叫火器，』衛斯理先生冷冷的說。『而且，機車的資料恐怕得等上一陣子，我們最近都快忙翻了。』他忽然降低聲調說，『看能不能在七點以前閃人，茉莉要做肉丸子。』

他朝哈利點點頭，帶著他離開了金利的小隔間，穿過第二道橡木門，進入另一個通道，左轉，再走過一個通道，向右轉進一個燈光昏暗、十分破舊的走廊，最後到了盡頭。左手邊有扇門微微開著，一看就知道是個掃帚櫃，右手邊的門上掛了一塊陳舊的銅牌寫著：麻瓜人工製品濫用局。

衛斯理先生晦暗的辦公室似乎比掃帚櫃還小了一點。兩張桌子已經把裡面塞滿了，幾乎沒有轉身的空間，因為所有的牆角都被整排的檔案櫃塞爆，案櫃上面放了一疊疊快要崩塌的檔案。牆上僅剩的空間，貼了些顯然是衛斯理先生迷戀的東西：好幾張車子的海報，其中包括被解體的引擎、兩張好像是從麻瓜童書裡撕下來的郵筒插圖，和一張火星塞纏線方式的解說圖表。

坐在衛斯理先生滿出來的公文籃最上面的，是個老舊的烤麵包機，它用一種很惆悵的方式打著嗝；還有一雙正在玩弄自己拇指，沒人用的皮手套。衛斯理全家的照片就放在公文籃旁邊。哈利注意到派西好像已經走掉了。

『我們這兒沒窗戶。』衛斯理先生略表歉意的說，他脫掉短夾克，放在椅背上。『我們去要求過，但是他們似乎覺得我們並不需要。坐，哈利，薄京好像還沒進來。』

『啊哈，』他咧著嘴笑著，把一本（謬論家）雜誌使勁從那捆羊皮紙中間抽出來，『好』他拍了拍它。『好，他說得沒錯，我敢肯定天狼星一定很有興趣』哎呀，這又是什麼？』

一張便條紙從敞開的門衝進來，拍著機翼停在打嗝的烤麵包機上。衛斯理先生打開它，大聲的唸著。

『「據通報，在格林出現第三個回流的公共廁所，煩請馬上調查。」這真的是很荒謬』

『回流的廁所？』

『反麻瓜的搗蛋份子，』衛斯理皺著眉頭說。『我們上個星期發現了兩個，一個在溫布頓，一個在大象堡。麻瓜只要一拉沖水器，所有不該沖的東西也全部沖光光』嗯，你可以想像那種畫面。這種倒楣事不斷找上那些』叫做什麼管公的人』你知道的，就是修水管那一類的人。』

『水管工人？』

『完全正確，沒錯，人家當然是感到很困惑。真希望我們可以抓到幹這種事的傢伙。』

『正氣師會去抓他們嗎？』

『喔，不會，這種瑣事不需要勞駕正氣師，這會交給一般的魔法執行隊來處理啊，哈利，這是薄京。』

一個駝著背、滿頭蓬鬆白髮，一副膽小怕事模樣的老巫師，喘著氣，走進房間。

『啊呀，亞瑟！』他氣急敗壞的說，連看都不看哈利。『謝天謝地，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該在這裡等你。我剛派了一隻貓頭鷹去你家，顯然你是錯過了——十分鐘以前才收到的緊急通知——』

『我知道回流廁所的事了。』衛斯理先生說。

『不，不，跟廁所無關，是波特男孩的聽審會——他們已經改了時間和審判地點，改在八點鐘開始，就是現在，地點是在底下那個舊的十號審判室——』

『底下那個舊的——可是他們告訴我——梅林的鬍子啊！』

衛斯理先生看手錶，大叫一聲，從椅子上跳起來。

『快，哈利，我們五分鐘前就該到那兒啦！』

衛斯理先生起跑，哈利緊跟在後的離開辦公室時，薄京幾乎把自己貼平在檔案櫃上。

『為什麼他們要改時間？』衝過正氣師的小隔間時，哈利氣喘吁吁的問——他們飛奔過去時，小隔間裡許多人探出頭來看。哈利覺得他好像把五臟六腑全留在薄京的桌上了。

『完全不知道，好在我們提早到，如果錯過了，就慘了！』

衛斯理先生在電梯旁緊急煞車，急躁的按著『下』的按鈕。

『快啊！』

電梯匡噹一聲，出現在眼前，他們急急忙忙進去。每次電梯一停，衛斯理先生就怒聲咒罵，用拳頭狂敲九號的按鈕。

『這些審判室已經多年沒有用了，』衛斯理先生氣憤的說，『我想不透他們為什麼要在那底下　　除非　　這不會的　　』

這時候一個豐滿的女巫拿著一個冒煙的高腳杯進了電梯，衛斯理先生就不再多話。

『中庭。』酷酷的女聲說，金黃色的柵欄滑了開來，哈利遠遠瞥見噴水池中的那些金色雕像。豐滿的女巫出了電梯，一個臉色灰黃的瘦巫師，苦著一張臉走進來。

『早，亞瑟，』電梯開始下降時，他用死氣沉沉的聲音說，『很少看你下來這裡。』

『緊急事件，簿德。』衛斯理先生心急如焚，急切的向哈利使著眼色。

『喔，是，』簿德說，兩眼眨也不眨的打量著哈利。『當然。』

哈利根本沒有心情理會簿德，可是他逼視的眼光讓他非常不舒服。

『神祕部門。』酷酷的女聲說，只說這麼簡單一句就沒下文了。

『快，哈利。』衛斯理先生說，電梯門喀嚓一打開，他們立刻衝刺。這裡的走廊跟上面那些截然不同，牆壁光禿禿的，沒有窗子也沒有門，除了走廊盡頭有扇純黑的門以外。哈利原以為他們會通過那兒，想不到衛斯理先生卻抓著他的手臂，把他拽到左邊，那裡是樓梯口的通道。

『在下面，在下面，』衛斯理先生喘著，三步併成兩步的下樓梯。『連電梯都不到這層　　為什麼他們要在這底下，我　　』

他們下完樓梯，又沿著另一個走廊奔跑，這裡非常像是霍格華茲通往石內卜地牢的走廊，有粗糙的石牆和安了支座的火把。他們經過的門，全都是一些笨重的木門，有著鐵製的門門和鑰匙孔。

『審判室　　十號　　我想　　很接近了　　沒錯。』

衛斯理先生在一個髒髒暗暗，有個超級大鐵鎖的門前略微猶豫的停了下來，最後整個人靠倒在牆上，緊抓著衣服的前襟。

『去吧，』他喘著氣，用拇指指著門。『快進去。』

『你不　　你不跟我一起　　？』

『不行，不行，我不准進去的。祝你好運！』

哈利的心跳加速，怦怦怦的敲著他的喉嚨口。他用力吞了一口口水，轉開笨重的鐵門把手，踏進審判室。

【8 . 聽審會】

哈利倒抽一口氣，他克制不了自己。他進入的這個大地牢，實在是太熟悉不過了。

他不只是看過這裡，還曾經來過這裡。

這就是他進入鄧不利多的儲思盆的地方，也就是他看到雷斯壯被判終生監禁在阿茲卡班的地方。

牆壁是由黑色的石頭打造的，靠著火炬亮著昏暗的光線。他的兩邊豎著一排排空的長椅，但是正前方，最高的一排長椅上，有許多模糊的人影。他們低聲說著話，就在哈利背後的大門關上的那一廳，一種不祥的靜黑驟然降臨。

一個冷漠的男人聲音響徹審判室，『你遲到了。』

『抱歉，』哈利緊張的說：『我 我不知道時間已經改了。』

『這不是巫審加碼的錯，』有聲音說，『早上就派貓頭鷹送信過去了。坐下。』

哈利的眼光落在房間中央的這張椅子，兩邊的扶手覆蓋著鐵鍊。他曾經看過這些鍊子突然有了生命，自動把坐在椅子上的人給網綁住。他走過石頭地板，腳步的回聲異常的響亮。他小心謹慎的坐在椅子邊緣，鐵鍊威脅似的叮噠作響，但並沒有把他綁住。他感覺到有些不舒服，抬起頭看著高坐在長椅上的人。

大概有五十個人左右，所有的人，就他的眼力可及之處，所有人全都穿著紫紅色的長袍，左胸前都有著細緻的銀色『W』，全部的人都用鼻孔看著他，有些人的表情非常嚴肅，其他則很明顯一副好奇的樣子。

前面一排的正中央，坐著康尼留斯·夫子，魔法部的部長。他是個矮胖的男人，今天少了那頂他常常拿在手上把玩的檸檬綠圓頂禮帽；除此之外，他今天還少了以前跟哈利說話時那副笑容可掬的樣子。一個四角臉寬下巴、灰白短髮的女巫坐在夫子的左手邊；她戴著單片眼鏡，一副不可侵犯的嘴臉。夫子的右手邊坐著另一個女巫，她的身子太過往後靠，所以臉被陰影擋住看不清楚。

『很好，』夫子說，『被告出席了，總算是那就開始。你準備好了嗎？』他向著整排座位發喊。

『是的，長官。』一個哈利熟悉的熱切聲音說。榮恩的哥哥派西坐在前排長椅的最尾端。哈利看著派西，期待能獲得一個招呼之類的表示，但是都沒有。派西藏在角質框架眼鏡後面的眼睛，專注在他的羊皮紙上，定定的握著一枝羽毛筆。

『八月十二日的紀律聽審會開始，』夫子用響亮的聲音說，派西馬上開始記錄，『居住在薩里郡小惠因區，水蠟樹街四號的哈利·詹姆·波特，違反未成年魔法使用合理限制法規和國際聯盟保密規章。』

『質詢者：康尼留斯·傲司沃·夫子，魔法部部長；愛蜜莉·蘇珊·波恩，魔法執行部門統籌；桃樂絲·珍·恩不里居，魔法部政務次長。審判庭記錄，派西·伊內修斯·衛斯理：』

『被告證人，阿不思·博知維·巫服利·布萊恩·鄧不利多。』一個平靜的聲音從哈利背後傳來，他因為轉頭看轉得太快而扭到脖子。

鄧不利多穿了一件深藍色的長袍，表情十分鎮靜，邁著步伐，沉著的走過房間。他銀白色的鬍子和頭髮在火炬下閃閃發光，他走到跟哈利同一個位置，半月形的眼鏡架在嚴重扭曲的鼻子中間，透過鏡片看著夫子。巫審加碼的成員在竊竊私語。所有的目光全都落在鄧不利多身上。有些看起來十分惱怒，有些帶著些許的畏懼；坐在後一排座位上有兩個年邁的女巫向他揮手致意。

一看見鄧不利多，哈利的胸中燃起一股激烈的情緒，彷彿打了一劑強心針，有點兒像那首帶給他無限希望的『鳳凰之歌』。他想要捕捉鄧不利多的眼神，但鄧不利多並沒有往他這邊看，他依然抬頭看著顯然是相當激動不安的夫子。

『哎呀，』夫子一臉慌亂的樣子。『鄧不利多。是是。那麼，你 呢 收到我們的 呢 訊息，通知聽審會的時間和 地點 變更了？』

『我一定是錯過了，』鄧不利多爽朗的說。『不過，由於一個幸運的錯誤，讓我早三個小時到魔法部，所以沒有造成什麼損失。』

『是的 這個嘛 我想我們需要加一張椅子 我 衛斯理，你能不能』

『不必麻煩，不必麻煩。』鄧不利多愉悅的說他取出魔杖輕輕彈一下，然後一張柔軟的棉布扶手椅就出現在哈利隔壁。鄧不利多坐了下來，他修長的手指十個指尖合在一起，優雅有禮的端詳坐在他們對面的夫子。整個巫審加碼團還在那竊竊私語，坐立難安，靜不下來，直到夫子再度開口說話才把場面穩住。

『是的，』夫子又說了一次，亂翻他的筆記。『好，那麼呢，所以呢，指控，是的。』

他從面前的一疊資料裡抽出一張羊皮紙，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開始宣讀，『對該被告的指控如下：「他明知故犯，而且清楚明白自己的違法行為。他過去也收過魔法部針對此類指控所發給他的警告信函。八月二日九時二十三分，他在麻瓜居住的地方，當著麻瓜的面前施行護法咒，構成觸犯一八七五年所制定的未成年魔法使用合理限制法規第三條，以及華勒克國際聯盟保密規章第十三條。」』

『你是薩里郡小惠因區，水蠟樹街四號的哈利·詹姆·波特嗎？』夫子說，越過羊皮紙瞪視著唸利。

『是的。』哈利說。

『你在三年前因為違法使用魔法，曾收過一封魔法部發出的官方警告信函，有沒有？』

『有，但是』

『即便如此，你還是在八月二日的晚上召喚一個護法？』夫子說。

『是的，』哈利說，『但是』

『你知道未滿十七歲，是禁止在校外使用魔法？』

『是的，但是』

『你知道自己在一個都是麻瓜的地方？』

『是的，但是』

『明知那個時候你跟一個麻瓜離得很近？』

『是的，』哈利生氣的說，『但我使用魔法是因為我們』

戴著單片眼鏡的女巫，用低沉的聲音打斷他的話。

『你召喚了一個完整的護法？』『是的，』哈利說，『因為』

『一個有形的護法？』

『一個 什麼？』哈利說。

『你的護法有具體外形，輪廓分明？我的意思是說，不只是水汽或是煙霧而已？』

『是的，』哈利說，交雜著不耐與略帶絕望的情緒，『它是頭雄鹿，一直都是頭雄鹿。』

『一直？』波恩夫人低沉的說。『你在這之前就已經召喚過護法了？』

『是的，』哈利說，『一年多以前就召喚過了。』

『你十五歲嗎？』

『是的，而且 』

『你是在學校學的嗎？』

『是的，路平教授在我三年級時教我的，那是因為 』

『佩服，』波恩夫人往下盯著他瞧，『一個真正的護法，在他這個年紀 非常讓人佩服，真的。』

有些在她旁邊的巫師和女巫又開始竊竊私語，少數幾個點著頭，其他的卻皺著眉，頻頻搖頭。

『重點不是他的魔法有多麼讓人佩服，』夫子用煩躁的聲音說，『事實上，越讓人佩服，就越糟，我想到的是，這個男孩竟然把它完整的呈現在一個麻瓜面前！』

這些皺眉的人現在全低聲表示贊同，不過驅使哈利繼續開講的，是因為看到派西微微點頭的那副假道學模樣。

『我這麼做是因為催狂魔！』他大聲的說，在大家還來不及打斷他之前。

他原本預期會有更多的低語，但降臨的卻是比之前更加緊繃的沉默。

『催狂魔？』沒過多久，波恩夫人問，她的濃眉挑了起來，直到她的單片眼鏡險些掉下來。『年輕人，你的意思是什麼？』

『我的意思是有兩個催狂魔跑到小巷子裡，攻擊我和我的表哥！』

『哎呀，』夫子又說話了，他環顧巫審加碼團，露出令人不悅的虛偽笑容，好像要跟他們分享這個笑話。『是啊，是啊，我想我們當然會聽到這樣的說法。』

『催狂魔在小惠因區？』波恩夫人用一種相當驚訝的語氣說。『我不懂』

『妳不懂嗎，愛蜜莉？』夫子說，還是虛假的笑著。『讓我來解釋。他設想得很周詳，決定用催狂魔杜撰一個很棒的小藉口，真的是非常棒。麻瓜根本看不到催狂魔，他們看得到嗎，年輕人？真的是太方便了，太方便了。所以那只是你的片面之詞，沒有任何證人』

『我沒說謊！』哈利大喊，壓過法庭另一波興起的低語。『牠們有兩個，從對面的巷尾走過來，所有的東西都變得又暗又冰冷，我的表哥感覺到了牠們，拚命逃跑』

『夠了，夠了！』夫子說，臉上露出一種異常輕蔑的表情。『我很抱歉打斷這個肯定是排演得相當熟練的故事』

鄧不利多清清他的喉嚨，巫審加碼團又再度陷入沉默。

『事實上，我們有一個證人出來作證，催狂魔的確出現在那個巷子，』他說，『我的意思是，除了達力·德思禮以外。』

夫子胖嘟嘟的臉垮了下來，好像有人把裡面的氣給放掉。他瞪著鄧不利多一兩分鐘，然後，整個人回復到之前的樣子，他說：『鄧不利多，恐怕我們沒有時間去聽更多微不足道的謊話。我希望這個案子趕快』

『我也許錯了，』鄧不利多愉快的說，『但我很確定根據巫審加碼特許條例，被告有權為他或她的案子請證人出席吧？這不是魔法執行部門的政策嗎，波恩夫人？』他對戴著單片眼鏡的女巫加了一句。

『沒錯，』波恩女士說，『完全正確。』

『喔，很好，非常好，』夫子厲聲道。『人在哪？』

『我把她帶來了，』鄧不利多說，『她就在門外，需要我』

『不用，衛斯理，你去！』夫子對著派西大吼，他馬上站了起來，從審判台跑下石階，經過鄧不利多和哈利，連看都沒有看他們一眼。

沒多久，派西走回來，後面跟著費太太。她看來很害怕，而且比以前更加古怪。哈利真希望她能換下那雙格子地毯拖鞋。

鄧不利多站了起來，把自己的椅子讓給費太太，用魔法再變出一張給自己。

『全名？』夫子大聲的說，費太太緊張的把自己安置在椅子的一小角。

『阿拉貝拉．多琳．費。』費太太用顫抖的聲音說。

『妳到底是何許人也？』夫子用不耐煩的自大口吻問。

『我是小惠因區的居民，住在哈利波特附近。』費太太說。

『除了哈利波特以外，我們沒有紀錄顯示有任何女巫或巫師住在小惠因區，』波恩夫人馬上說。『那個地點一直被嚴密的監控，因為 因為過去的事件。』

『我是一個爆竹，』費太太說。『所以你們不會有我的紀錄，對吧？』

『爆竹，呃？』夫子仔細的審視著。『我們會去查證。到時妳得把出身背景的細節交給我的助理衛斯理。順便問一下，爆竹能夠看見催狂魔嗎？』他補上一句，然後往長椅的左右瞧了瞧。

『是的，我們看得到！』費太太憤怒的說。

夫子瞪著她看，眉毛揚了起來。『非常好，』他冷冷的說，『那妳看到什麼？』

『在八月二日晚上，大概九點鐘左右，我到紫藤巷街角的商店買貓食，』費太太立刻又急又趕的說，就好像她已經把內容都背熟了，『那時我聽到蘭月街和紫藤巷之間的穿堂裡傳來一陣騷動。一走近穿堂口，我看到催狂魔在跑 』

『跑？』波恩夫人突然說。『催狂魔不用跑的，牠們用滑行。』

『那就是我的意思，』費太太很快的說，她憔悴的臉頰上一陣紅暈。『沿著巷子，好像往兩個男孩那個方向滑行。』

『那兩個看起來是什麼樣子？』波恩夫人眯起眼睛說，使得單片眼鏡框的邊緣整個消失在她的肉裡。

『這個嘛，一個非常的壯，另一個看起來瘦了點 』

『不，不是，』波恩夫人不耐的說，『我是說催狂魔 描述一下牠們。』

『喔，』費太太說，紅暈現在蔓延到她的脖子上。『牠們很大。很大，而且穿著斗篷。』

哈利的心重重的往下沉。不管費太太怎麼說，聽起來都像是她頂多看過催狂魔的照片而已，而照片根本無法傳達催狂魔真實的樣貌：牠們懸浮在地面上，令人毛骨悚然的移動方式、身上那股腐敗的味道，牠們吸吮周圍空氣所發出的極恐怖的呼嚕呼嚕聲在第二排的地方，有個留著大大的黑色八字鬚的矮胖巫師，傾著身跟坐在他旁邊的捲髮女巫咬耳朵。她不自然的笑著，然後點著頭。

『很大而且穿著斗篷，』波恩夫人冷冷的重複，夫子輕蔑的嘲笑著。『我了解。還有什麼嗎？』

『是的，』費太太說，『我感覺到牠們。一切都變得好冷，容我提醒一下，那是一個很暖熱的夏夜。然後我感覺到——好像所有的快樂已經從世上消失，我想起的——都是很壞的事——』她的聲音打顫，然後變弱。

波恩夫人的眼睛稍稍的睜大。哈利看到她眉毛下方被鏡框壓出的紅色印痕。

『催狂魔做了什麼？』她問，哈利湧起一絲希望。

『牠們攻擊那兩個男孩，』費太太說，現在她的聲音變得比較有力，也更有自信，紅暈從她的臉上褪去。『其中一個倒了下來。另一個往後退，試著要擊退催狂魔。那個是哈利。他試了兩次，只有召喚出一些銀色的煙霧。試了第三次的時候，他成功的召喚了一個護法，收服了第一個催狂魔，然後護法受到了他的指示，把第二個從他表哥身邊驅走。這——這就是事情的經過。』費太太說完了，結束的很沒力。

波恩夫人靜靜的凝視著夫子。夫子看都沒有看她一眼，逕自不安的翻閱文件。最後，他抬起眼睛，帶有敵意的說：『這就是妳看到的，是嗎？』

『這就是事情的經過。』費太太重複。

『很好，』夫子說，『妳可以走了。』

費太太一臉驚懼，目光從夫子落到鄧不利多身上，然後站了起來，拖拖拉拉的走向門口。哈利聽到他背後響起砰的關門聲。

『不是很讓人信服的證人。』夫子傲慢的說。

『喔，很難說，』波恩夫子用她低沉的聲音說，『她確實是很精確的描述了催狂魔攻擊人時所造成的影響。而且我也猜不透，如果牠們不在那兒，她為什麼偏要說牠們在那兒的理由。』

『催狂魔在麻瓜的住宅區遊蕩，又碰巧遇上了一個巫師？』夫子嗤之以鼻。『這個

賠的機率一定相當相當高的。恐怕連魯多·貝漫也不敢下賭注吧。」

『喔，我不覺得在座有誰會相信，催狂魔去那裡是純屬巧合。』鄧不利多輕聲的說。

坐在夫子右手邊，臉被陰影擋住的女巫，稍稍動了一下，其他的人全都僵在那兒，異常的沉默。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夫子冷冰冰的說。

『意思是我想牠們是被派去那裡的。』鄧不利多說。

『如果有人指派一對催狂魔到小惠因區晃蕩的話，我想我們應該是會有紀錄！』夫子大吼。

『但不包括如果催狂魔在這段時間受到魔法部以外的人的指示，』鄧不利多冷靜的說，『我已經把我對這件事的觀點告訴你了，康尼留斯。』

『是的，你是告訴我了，』夫子強而有力的說，『鄧不利多，而我根本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你的觀點，這簡直就是無稽之談。催狂魔都在阿茲卡班裡，做著我們交代牠們去做的每一件事。』

『那，』鄧不利多又快又清楚的說，『我們就得捫心自問，為什麼某個在魔法部裡的人會在八月二日派一對催狂魔到那個巷子去。』

迎接這些話的是全然的沉默，坐在夫子右邊的女巫把身子往前傾，哈利第一次看清楚她。

他覺得她看起來就像一隻大又蒼白的蟾蜍。她有點兒矮胖，一張鬆垮的大餅臉，跟威農姨丈一樣的短脖子，一張寬大呆滯的嘴巴。她的眼睛又大又圓，還有些微凸，甚至連綁在她短短的、捲髮上的黑絲絨蝴蝶結，都讓他聯想到是她準備用濕黏黏的長舌頭捕捉的一隻大蒼蠅。

『主席允許魔法部政務次長，桃樂絲·珍·恩不里居發言。』夫子說。

這個女巫用種焦躁、帶有小女孩式的尖音說話，哈利大為吃驚，他原本想的是呱呱的青蛙叫聲。

『我確定我一定誤解你了，鄧不利多教授，』她說，帶著忸怩的笑容，一雙又大又圓，比任何人都還不友善的眼睛。『我真的好蠢。可是就只那麼一會兒的時間，這話乍聽起來好像是，你暗指我們魔法部下令去攻擊這個男孩！』

她發出銀鈴似的笑聲，使得哈利頸子後面的寒毛都豎了起來。有少數幾個巫審加碼的成員也跟著她一起笑。但不難看出，並非每個人都覺得有趣。

『如果只有魔法部才能指使催狂魔是真的，而哈利和他的表哥在一個星期前被兩個催狂魔攻擊也是真的，那就可以很合理的推斷，可能是某個魔法部的人下令攻擊他們，』鄧不利多有禮貌的說，『當然，這些特殊的催狂魔也可能不受魔法部的控制』

『沒有一個催狂魔不受魔法部的控制！』夫子厲聲說道，整張臉脹紅了起來。

鄧不利多的頭低下來，微微的敬了個禮。

『那毫無疑問的，魔法部得去查出個水落石出，為什麼這兩個催狂魔會跑到距離阿茲卡班這麼遠的地方？為什麼牠們會沒得到批准就做出攻擊行為？』

『鄧不利多，魔法部什麼該做或什麼不該做，並不是由你來決定的！』夫子怒吼，現在他的臉是威農姨丈最引以為傲的紫紅色。

『當然不是，』鄧不利多溫和的說，『我只是表達我的信心，相信這件事絕對會受到調查。』

他瞥了波恩夫人一眼，她重新調整好單片眼鏡，再回看他，皺了皺眉頭。

『我要提醒大家，這些催狂魔的行為，即使真的不是這個男孩的想像力所虛構出來的，那也不是這個聽審的重點！』夫子說，『我們來這裡，是為審查哈利波特違反未成年魔法使用合理限制法規的！』

『我們當然是，』鄧不利多說，『但催狂魔出現在巷子是重要的關鍵。法令的第七條說明，在某些特殊情況可以在麻瓜面前使用魔法，這些特殊情況包括威脅到巫師或女巫自身的生命安全，或是威脅當場任何女巫、巫師、麻瓜』

『我們很熟悉第七條款，謝謝你！』夫子咆哮道。

『你們當然是，』鄧不利多有禮貌的說，『那就是說，我們對哈利使用護法咒這件事達成了共識，他的行為是完全符合這個條款所描述的特殊情況囉？』

『如果那裡真的有催狂魔。但我持懷疑的態度。』

『你已經聽到目擊證人的證詞了，』鄧不利多岔斷他。『如果你還懷疑她的真實性，把她叫回來，再質詢她。我相信她不會反對的。』

『我 那個 不是 』夫子咆哮著，胡亂翻閱在他面前的文件，『這 我 希望今天可以結案，鄧不利多！』

『不過當然啦，你從證人那兒聽再多次也無濟於事，如果你決定選擇的是誤判。』鄧不利多說。

『誤判，天啊！』夫子用最高分貝說，『你有沒有好好的計算過，這個男孩為了遮掩他在校外濫用魔法，瞎掰過多少故事，鄧不利多？我想你已經忘了他在三年前施行的飛行咒吧 』

『那不是我，那是家庭小精靈！』哈利說。

『你瞧！』夫子大喊，誇張的向哈利的位置比個手勢。『一個家庭小精靈！在麻瓜的屋子裡。這我倒要問問你。』

『目前討論的家庭小精靈現在任職於霍格華茲，』鄧不利多說，『只要你願意，我可以立刻召喚他來提證。』

『我 不是 我沒有時間去聽一個家庭小精靈說話！不管怎麼樣，這不是唯一的 他把他的姑姑充成大氣球，天啊！』夫子大喊，一拳打在法官席上，弄翻了一瓶墨水。

『而你非常仁慈的沒把那些事強行定罪，容我放肆的假設，你也相信，就算是最好的巫師也無法永遠控制好他們的情緒。』鄧不利多冷靜的說，夫子試著要把沾在筆記上的墨水給擦掉。

『我都還沒有開始討論他在學校做的那些驚人之舉。』

『但是，魔法部並沒有權力處罰霍格華茲學生在學校裡的任何錯誤行為。哈利在那裡的行為跟聽審的內容無關。』鄧不利多跟之前一樣的有禮，但話中卻透露出一種冷漠。

『啊哈！』夫子說，『他在學校做的事跟我們無關，呃？你這麼認為嗎？』

『魔法部並沒有權力開除霍格華茲的學生，康尼留斯，就如同我在八月二日晚上提醒你的，』鄧不利多說，『也沒有權力沒收魔杖，除非有確切的證據證實對他的指控：這也是我在八月二日晚上提醒你的。你以令人敬佩的速度確保法律受到維護和保障，但我很確定，你自己反倒是忽略了一些法律的細節。』

『法律是可以更改的。』夫子粗野的說。

『當然可以，』鄧不利多說，微微的點了一下頭。『而且你似乎做了相當多的改變，康尼留斯。為什麼，我在短短的幾週以前被迫離開巫審加碼團之後，為何單純的未成年魔法使用事件，已經要用完整的刑法審判程序來處理了？』

上面幾個巫師在他們的座位不安的移動。夫子的臉上一陣青紫。坐在夫子右手邊的那個蟾蜍樣的女巫只是瞪著鄧不利多，臉上幾乎沒有什麼表情。

『就我所知，』鄧不利多繼續說，『沒有任何的法律條款指出，這個審查庭的職責是要處罰哈利之前所施行過的魔法。他以特定的違規事件遭到指控，而他也完成了答辯的工作。我和他現在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等待你們的裁決。』

鄧不利多又把十個指尖合在一起，然後一句話也不說了。夫子瞪視著他，很顯然的被激怒了。哈利看著旁邊的鄧不利多，想要尋求安心的保證；他真的不敢確定，鄧不利多這樣『命令』巫審加碼做出裁決的做法對不對。然而，鄧不利多對哈利想要吸引他注意的企圖卻再度視而不見，他仍繼續抬頭看著審判席，現在整個巫審加碼團都陷入交頭接耳的緊急討論當中。

哈利看著自己的腳。他的心好像腫脹成一個非常奇怪的形狀，在他的肋骨底下大聲的怦怦作響。他原本以為這場聽審會再拖久一點。他完全不確定他是不是給人家一個良好的印象。他說的不是很多。他應該把催狂魔的情形再解釋清楚一些，他是怎麼跌倒，他跟達力是怎樣差一點被催狂魔吻了——有兩次他抬頭看著夫子，張開嘴巴想要說話，但腫脹的心臟堵住了空氣的通道，兩次他都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氣，繼續低頭看自己的鞋子。

然後交頭接耳停止了。哈利很想抬頭看審判席，但他發現繼續盯著自己的鞋帶要簡單多了。

『有誰贊成解除對被告的所有指控？』波恩夫人用她低沉的聲音說。

哈利的頭猛然抬起。有幾隻手舉在半空中，有很多——超過半數！他的呼吸加速，試著去數有幾個，還沒數完，波恩夫人就說：『誰贊成有罪？』

夫子舉起他的手，還有六個人也舉起手來，包括坐在他右邊的女巫以及坐在第二排的大鬍子巫師和捲髮女巫。

夫子環顧周圍，看來就像是有個很大的東西卡住了他的喉嚨似的，他把手垂了下來，他做了兩次深呼吸，強忍著怒氣，用壓抑得極不自然的口氣說：『很好，很好——解除所有的指控。』

『太棒了，』鄧不利多輕快的跳了起來。他拿出魔杖，讓那兩張印花棉布的扶手椅消失。『好，我得走了。祝你們有個愉快的一天。』

然後連一眼都不看哈利，快速的離開了地牢。

【9. 哭泣的衛斯理太太】

鄧不利多驟然離去令哈利感到錯愕，他仍然坐在有鎖鍊的椅子上，雖然還是感到震驚，但也鬆了一口氣。巫審加碼團都站起來了，有的互相交談，有的收拾東西準備離去。

哈利站起來，所有的人瞧也不瞧他一眼，除了那個坐在夫子右手邊的蟾蜍臉女巫將原先注視著鄧不利多背影的眼光轉移到他身上。

哈利不理會她，他希望夫子或波恩夫人能看他一眼，他想問是不是可以走了，但夫子，似乎決意不理會哈利，波恩夫人在忙著收拾她的手提箱，於是他試探性的朝門口走了幾步，等到確定沒有人叫他回去，才快步離開。最後幾步路他是用小跑步的，扭開門把，差點和站在門外的衛斯理先生撞個正著。衛斯理先生臉色發白，滿臉憂慮。

『鄧不利多沒有說』

『解除，』哈利說著，把門帶上，『所有的指控！』

衛斯理先生綻出笑容，一把抓住哈利的肩頭。

『哈利，這太好了！當然，他們本來就不能判你有罪，就憑那個證據。不過，我還是不能假裝說我不擔』

衛斯理先生的話猛然打住，因為審判室的門開了，巫審加碼團陸續走出來。

『梅林的鬍子啊！』衛斯理先生驚呼一聲，把哈利拉到一旁讓他們通過，『你被整個巫審加碼團審問嗎？』

『我想是吧。』哈利鎮定的說。

有一、兩個巫師從旁經過時向哈利點頭，另外有幾個，包括波恩夫人，都和衛斯理先生打招呼說：『早，亞瑟。』但多數人都迴避他們的眼光。康尼留斯·夫子和那個蟾蜍臉女巫幾乎是最後離開的。夫子把衛斯理先生和哈利當做牆壁的一部分似的，視而不

見，那個女巫經過時卻刻意打量了一下哈利。最後一個離開的是派西，他和夫子一樣，完全不理會他父親和哈利；他手上緊抓著一大卷羊皮紙和一大把備用的羽毛筆，脊梁挺直，頭仰得高高的。衛斯理先生的嘴角抽了一下，除了這個動作，他在見到他的第三個兒子時，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我這就送你回去，你好告訴他們這個好消息。』當派西的後腳跟消失在通往九樓的樓梯時，他示意哈利往前走，『我要去格林看一下那個馬桶，順路送你回去。來吧』

『你打算怎麼處置那個馬桶？』哈利笑著問。一切事物彷彿都變得比以往有趣五倍，事情總算逐漸明朗：他沒有罪，他要回霍格華茲了。

『啊，這是一件很簡單的反惡咒事件，』他們邊爬樓梯，衛斯理先生邊說，『破壞的事小，嚴重的是破壞行為背後的動機，哈利。有些巫師也許覺得逗弄麻瓜很好玩，但這個問題所表達的含意更深遠更邪惡，我身為』衛斯理先生話說一半猛然打住，他們剛剛走到九樓的走廊，赫然發現康尼留斯·夫子就站在不遠的地方，小聲的和一個高大的男人說話。這個人有一頭梳得油亮的金髮，和一張尖削蒼白的臉孔。

那個男人聽見他們的腳步聲立即轉過頭來，他的話也是說了一半打住，只見他眯著陰冷的灰眼珠望著哈利。

『哎呀呀呀 護法波特。』魯休思·馬份冷冷的說。

哈利喘了一下，彷彿踩到了什麼硬物。他最近一次看到這對陰冷的灰眼珠，是在一個食死人的頭罩裡，最近一次聽到這個人嘲弄的聲音，是在一座漆黑的墓園裡，當時佛地魔正在折磨他。哈利不敢相信魯休思·馬份還敢看他；他不敢相信他會在這裡，在魔法部露面；更不敢相信康尼留斯·夫子還跟他說話，哈利在幾個星期以前才告訴夫子說馬份是個食死人。

『部長剛剛告訴我，你幸運的逃過一罪，波特，』馬份先生懶洋洋的說，『太令人吃驚了，你竟然一次又一次的逃出死穴 真像條蛇，老實說。』

衛斯理先生警戒性的抓住哈利的肩膀。

『是啊，』哈利說，『是啊，我很會逃。』

魯休思·馬份抬眼望向衛斯理先生的臉。

『還有亞瑟·衛斯理！你在這裡做什麼，亞瑟？』

『我在這裡上班。』衛斯理先生簡短的說。

『不是這裡吧？』馬份先生揚揚眉毛，瞥一眼衛斯理先生背後那扇門，『我以為你應該是在二樓上班。你該不會是做了什麼把麻瓜的手工藝品偷偷帶回家施魔法的事吧？』

『沒這回事。』衛斯理先生怒聲說。他的手指現在已經掐進哈利的肩膀。

『那你在這裡做什麼？』哈利問魯休思·馬份。

『我和部長之間的私事跟你無關，波特，』魯休思·馬份說著，摸摸他的長袍前面，哈利聽見細微的叮噠聲，聽起來好像是滿滿一袋金幣。『說真的，別以為你是鄧不利多最心愛的學生，我們就應該同樣寵你。那麼，咱們上去你的辦公室吧，部長？』

『好的，』夫子說，轉身背對著哈利和衛斯理先生，『這邊請，魯休思。』

兩人一面低聲交談著走開了，直到他們兩個走進電梯裡，衛斯理先生還是緊緊扣著哈利的肩膀。

『如果他們有事要商量，他為什麼不在夫子的辦公室外頭等候？』哈利憤怒的脫口而出，『他在這裡幹什麼？』

『你要是問我，我會說他是想偷偷溜進審判室，』衛斯理先生說，他的表情焦慮不安，還不時轉頭去看，彷彿擔心會有人偷聽到他的談話，『想知道你有沒有被開除。送你回去後我會送個信給鄧不利多，他應該知道馬份又和夫子談話的事。』

『他們到底有什麼私事？』

『黃金吧，我猜，』衛斯理先生憤怒的說，『馬份早幾年前就為各種事物在大力打點。結交權貴。這樣他就可以提出要求。拖延他不喜歡的一些法律條文通過的時間。』
『喔，他的關係可好著哩，這個魯休思·馬份。』

電梯來了；裡面沒人，只有一大堆便條紙在衛斯理先生頭上到處飛，他按下到中庭的按鈕，門匡噹一聲關上。他煩躁的將那些便條紙趕開。

『衛斯理先生，』哈利緩緩的說，『假如夫子和馬份這種食死人見面，假如他單獨接見他們，我們怎麼知道食死人不會對他施「蠻橫咒」？』

『別以為我們沒想到這一點，哈利，』衛斯理先生不慌不忙的說，『不過鄧不利多先生認為夫子目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願在做事。依鄧不利多的說法，這事會讓人不太舒服。不過我們現在最好不要再談論這件事了哈利。』

電梯門打開，他們踏入中庭，這時候的中庭已經變的很冷清，負責守衛的巫師阿瑞又埋著頭看（預言家日報）。他們經過黃金噴泉，哈利忽然想起一件事。

『等等』他對衛斯理先生說，然後從口袋掏出他的錢袋，轉身走向噴泉。

他注視著那尊英俊巫師雕像的臉，只是此刻近看之下，哈利覺得他有點弱不禁風，也有點驢。女巫臉上帶著好像在參加選美似的虛假笑容，哈利從他對妖精與人馬的了解，知道他們無論如何不可能如此虛情假意的凝視人類，只有那個家庭小精靈卑躬屈膝的姿態比較符合事實。哈利想到妙麗看到這尊小精靈的雕像不知會作何感想時，忍不住微笑起來。他打開錢袋，把裡面的錢幣（不止十個加隆）全數倒進噴水池中。

*

『我就知道！』榮恩大叫，往空中揮出一拳，『你總是可以化險為夷！』

『他們一定會判你無罪的，』妙麗說。哈利走進廚房時，她的臉上有明顯的焦慮，現在她用一隻顫抖的手遮著眼睛，『你根本沒做錯事。』

『你們不是早就知道我會沒事嗎？怎麼好像都鬆了一口氣的樣子。』哈利含笑說。

衛斯理太太拿起她身上的圍裙揩臉，弗雷、喬治和金妮邊跳戰舞邊歡呼：『他沒事、他沒事、他沒事』

『夠了！安靜下來！』衛斯理先生大吼，但他臉上也是堆滿笑容，『告訴你，天狼星，魯休思．馬份去了魔法部』

『什麼？』天狼星嚇一跳。

『他沒事、他沒事、他沒事』

『安靜點，你們三個！是的，我們在九樓看見他和夫子在談話，後來他們又一起上樓去夫子的辦公室。我們應該讓鄧不利多知道這件事。』

『那當然，』天狼星說，『我們會告訴他，別擔心。』

『那，我該走了，格林那裡還有個會吐的馬桶等著我去處理。茉莉，我會晚一點回來，我要替東施代班，不過金利可能會過來吃晚飯』

『他沒事、他沒事、他沒事』

『夠了 弗雷 喬治 金妮！』衛斯理先生離開廚房後，衛斯理太太說，『

哈利，親愛的，坐下來吃午飯，你幾乎沒吃早餐。』

榮恩和妙麗也在他面前坐下來，他們看起來比他剛到古里某街時快樂多了。哈利覺得有點暈淘淘的解脫感，雖然因為遇到魯休思·馬份而打了一點折扣，但此刻那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又膨脹起來，陰森的屋子似乎也忽然變得比較溫暖舒適；連聽到嘈雜聲而把尖鼻子伸進廚房探個究竟的怪角，看起來似乎也沒那麼醜了。

『當然囉，只要鄧不利多站在你這邊，他們就沒辦法把你定罪。』榮恩高興的說，在每個人的盤子裡舀上一大勺的馬鈴薯泥。

『是啊，他一直為我辯護。』哈利說。他覺得如果說『但是我真希望他能和我說句話，甚至看我一眼』，會讓人覺得他很不懂得感激，更別提太幼稚。

他這樣想著，額頭上的疤忽然一陣劇痛，他忍不住用手去捂著。

『怎麼啦？』妙麗警覺的問。

『傷疤，』哈利喃喃說，『但是不要緊 最近常常痛 』

沒有人注意到任何異狀，大家都忙著吃東西，慶幸哈利逃過一劫；弗雷、喬治和金妮還在歡呼。妙麗有點煩躁，但她還沒來得及開口，榮恩已經高興的說：『我想鄧不利多今晚會出現，來和我們一起慶賀。』

『我想他不會來，榮恩，』衛斯理太太邊說邊把一大盆烤雞擺在哈利面前，『他這時一定很忙。』

『他沒事，他沒事，他沒事 』

『閉嘴！』衛斯理太太大吼。

*

接下來幾天，哈利發現，古里某街十二號有一個人對於他可以回霍格華茲這件事，好像不怎麼高興。天狼星最初聽到這個消息時，表現得非常高興，他和哈利握手，也和其他人一樣笑容滿面，但是很快的又露出比以往更心事重重、更陰鬱的神情。他不大和人說話，甚至包括哈利，而且大部分時間都把自己關在他母親的房間裡，不吭一聲。

幾天後，哈利與妙麗、榮恩在四樓刷洗一座發霉的櫥子時，哈利忍不住向他們兩人傾訴心裡的感覺。妙麗嚴厲的說：『你不要有罪惡感！你屬於霍格華茲，天狼星知道。我個人倒是認為他太自私。』

『這樣說有點太苛刻了，妙麗，』榮恩說，一面皺著眉頭刮去沾在他手指上的一塊霉斑，『要是沒有人陪伴，妳一定也不願意一個人住在這樣的房子裡。』

『他有人陪！』妙麗說，『這裡是鳳凰會總部，不是嗎？他只是希望哈利能搬過來和他一起住。』

『我想不會，』哈利一面把抹布擰乾說，『我以前問他我能不能搬來住，他都不給我正面答覆。』

『他只是不敢奢望而已，』妙麗自作聰明的說，『而且，他說不定還有點罪惡感，因為我覺得他有點巴不得你被學校開除，這樣你們兩個就可以一起亡命天涯。』

『別胡扯了！』哈利和榮恩同時喊道，但妙麗只是聳聳肩。

『隨便你們，不過我有時覺得榮恩的媽說得對，天狼星有點分不清你是你，還是你父親，哈利。』

『所以說，妳認為他的腦袋受傷了？』哈利激動的說。

『不，我只是覺得他長久以來太孤單了。』妙麗簡短的說。

這時，衛斯理太太走進臥室，站在他們身後。

『還沒洗好？』她說，探頭看看櫥櫃內部。

『我還以為妳會來叫我們休息一下，』榮恩委曲的說，『妳知道自從我們來到這裡以後已經清掉多少霉斑嗎？』

『你們一直很熱心想要幫鳳凰會的忙，』衛斯理太太說，『現在正好可以貢獻一分心力，讓總部適合住人啊。』

『我覺自己好像一個家庭小精靈。』榮恩抱怨說。

『現在你明白他們過的是多悲慘的生活了吧，你以後是不是要對小精靈福進會多主動關心一點呀。』妙麗滿懷希望說。衛斯理太太轉身又出去了，把這裡留給他們自己去解決。『讓大家知道整天打掃是件多痛苦的事，說不定也是個不錯的點子——我們可以發起打掃葛來分多交誼廳的行動，一切都為了小精靈福進會，這樣不但可以提高自覺意識，同時還可以募款。』

『我寧可發起叫妳閉口不提小精靈福進會的行動。』榮恩煩躁的低聲嘟囔著，不過只有哈利聽得見。

*

假期逐漸逼近尾聲時，哈利發現他越來越渴望回到霍格華茲；他迫不及待想見到海格，想玩魁地奇球賽，甚至散步跨過菜園到藥草學的溫室。只要是能夠離開這間到處是灰塵又充滿霉味的屋子就好，這裡有一半以上的櫥櫃都還上著鎖，怪角也老是躲在暗處咒罵他們，不過哈利說話還是很謹慎，生怕一個不小心傳到天狼星耳朵裡。

事實上，住在這個對抗佛地魔的總部，一點也不如哈利原先所預期的那樣好玩。雖然鳳凰會的會員們來來去去，有時留下來吃飯，有時只待幾分鐘說幾句悄悄話，但衛斯理太太早就對哈利和其他人明白宣示，禁止他們偷聽（無論是用伸縮耳或正常管道都不行）。而且包括天狼星在內，似乎每一個人都認為，哈利除了第一天晚上抵達時所聽到的事情以外，沒有必要知道得更多。

暑假的最一天，哈利正在打掃嘿美留在衣櫥頂上的糞便，榮恩拿著兩封信進來。

『書單寄來了，』他說，把其中一封扔給站在椅子上打掃的哈利，『也差不多該來了，我還以為他們忘記了呢，往年都比這個時候更早』

哈利把最後一點貓頭鷹大便掃進垃圾袋，然後將垃圾袋從榮恩頭上飛過扔進角落的垃圾桶，垃圾桶吞下去後大聲的打起嗝來。這時候他才打開他的信封，裡面有兩張羊皮紙：一張是一般的通知單，說新學期將在九月一日開始；另一張是通知他新學年需要添購的書單。

『只有兩本新書，』他唸著書單說，『米蘭達·郭汐客著的（標準咒語，第五級），以及威伯·史林哈著作的（魔法防禦理論）。』

砰。

弗雷和喬治忽然雙雙出現在哈利身旁，他現在已經很習慣他們以這種方式出現，所以不會從椅子上跌下來了。

『我們還在想，是誰決定要用史林哈那本書。』弗雷說。

『這表示鄧不利多找到一個新的黑魔法防禦術老師了。』喬治說。

『也差不多是時候了。』弗雷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哈利問，從椅子上跳下來。

『我們幾個禮拜前用伸縮耳偷聽到爸媽在談話，』弗雷告訴哈利，『他們在談話中

說到，鄧不利多為了今年找不到人來教這門課而傷腦筋。』

『也難怪，看過去四年就知道了。』喬治說。

『一個被解聘，一個死了，一個失去記憶，還有一個被關在箱子裡長達九個月。』哈利說著，一面屈著指頭數著，『沒錯，我懂你們的意思。』

『榮恩，你怎麼啦？』弗雷問。

榮恩沒回答，哈利回頭去看，榮恩嘴巴微張、不聲不響的站著，吃驚的讀著霍格華茲學校寄來的信。

『怎麼回事？』弗雷不耐煩的問，走過去從榮恩背後看他手上的羊皮紙。

弗雷的嘴巴也張得開開的。

『級長？』他說，滿是懷疑的看著這封信。『級長？』

喬治更往前跳一步，抓住榮恩另一隻手上的信封，把它顛倒過來，哈利看到有個紅紅金金的東西掉在喬治的手掌心。

『不可能。』喬治低聲說。

『搞錯了吧，』弗雷說，從榮恩手上搶走羊皮紙，對著光線，彷彿在察看有沒有浮水印，『他們瘋了，才會選榮恩當級長。』

雙胞胎不約而同轉頭望著哈利。

『我們以為一定是你！』弗雷說，他的口氣好像他們全被哈利耍了似的。

『我們以為鄧不利多一定會選你！』喬治忿忿不平的說。

『你贏得「三巫鬥法大賽」，還有種種傑出表現呀！』弗雷說。

『我猜一定是那些瘋子都反對他。』喬治對弗雷說。

『是喔，』弗雷緩緩說道，『是喔，你惹來太多麻煩了，老弟。不過，至少你們當中有人被選上了。』

他走到哈利身邊，拍拍他的背，同時不屑的看了榮恩一眼。

『級長 小榮恩也會當級長。』

『喔，媽會樂翻了。』喬治唉聲說著，把級長徽章扔還給榮恩，彷彿怕被它污染似的。

榮恩仍然不發一語，接過徽章，他注視了一會，然後遞給哈利，好像在無言的請他鑑定是不是真的。哈利接過來，一個大大的『P』字繡在象徵葛來分多的獅子上。他在進入霍格華茲就學的第一天，曾在派西的衣襟上見過一枚和它一模一樣的徽章。

門碰的一聲打開，妙麗眼淚汪汪的衝進來，她的臉頰緋紅，頭髮飛舞，手上拿著一個信封。

『你也 你也收 ？』

她看見哈利手上的徽章，立即發出尖叫。

『我就知道！』她興奮的說，揮舞手上的信封，『我也是，哈利，我也是！』

『不，』哈利趕緊說，急忙把徽章塞進榮恩手中，『是榮恩，不是我。』

『是 什麼？』

『榮恩是級長，不是我。』哈利說。

『榮恩？』妙麗說，她驚訝得張大了嘴，『可是 你確定嗎？我是說 』

當她發現榮恩一臉不服氣的表情時，她的臉紅了。

『信封上寫的是我的名字。』他說。

『我 』妙麗說，一臉不解，『我 啊 哇！太好了，榮恩！真是 』

『想不到。』喬治說著，點點頭。

『不，』妙麗說，臉更紅了，『不，不是 榮恩的表現也很好 他真的 』

她背後的門又被推開一些，衛斯理太太抱著一堆剛洗乾淨的長袍進來。

『金妮說書單總算寄來了，』她一面走到床邊將長袍分成兩堆，一面瞥一眼那幾個信封，『你們把信封交給我，我今天下午就可以去斜角巷幫你們把書買齊，你們可以在家整理行李。榮恩，我得替你多買幾件睡衣，你這些睡衣至少短了六吋，我真不敢相信

你長這麼快 你喜歡什麼顏色？』

『給他買紅金色的吧，可以配他的徽章。』喬治揶揄說。

『配他的什麼？』衛斯理太太隨口說，一面把一雙紅褐色的襪子捲好放在榮恩的衣服上。

『他的徽章，』弗雷說，口氣就像是要把最壞的消息趕快講完，『他心愛的亮晶晶的級長徽章。』

衛斯理太太一心想著睡衣的事，弗雷的話隔了一會才進入她腦中。

『他 可是 榮恩，你該不會 ？』

榮恩舉起徽章。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喔，榮恩，太好了！級長耶！這一來，家裡的每一個人當過級長了！』

『那弗雷和我算什麼，隔壁的鄰居？』當他母親一把把喬治推開，伸手去抱她最小的兒子時，喬治忿忿不平的說。

『等你父親聽到這個消息不知會有多高興！榮恩，我真以你為榮，這個消息太好了，你可以和比爾和派西一樣，最後就當上男學生主席，這是第一步！啊，在這個煩惱特多的時候，這個消息太好了，我真高興，喔，榮榮 』

弗雷和喬治都在衛斯理太太背後發出乾嘔聲，但衛斯理太太不予理會；她摟著榮恩的脖子，在他臉上到處親，使榮恩的臉比徽章更紅。

『媽 不要 媽，太緊了 』他喃喃說，想把她推開。

她終於鬆手，喘口氣說：『吶，應該怎麼辦？我們以前送派西貓頭鷹，不過你已經有一隻了。』

『什 什麼意思？』榮恩說，一臉不敢相信的表情。

『為了這個，你應該得到一點獎勵！』衛斯理太太高興的說，『一套新的長袍好嗎？』

『我們已經買給他了。』弗雷酸酸的說，彷彿很後悔對他這麼大方。

『或者一個新的大釜，查理那個舊的已經鏽到穿底了。或者一隻老鼠，你一直很喜歡斑斑』

『媽，』榮恩滿懷希望的說，『我能不能要一把新的飛天掃帚？』

衛斯理太太的臉色微微一黯，飛天掃帚買起來很貴的。

『不必太好的！』榮恩趕緊又說，『只要 只要換支新的就好』

衛斯理太太猶豫一下，然後微笑。

『當然可以 那，如果還要再買一把飛天掃帚，我得趕快了，我等一下再來小榮榮，要當級長囉！別忘了整理你們的箱子 級長耶 喔，我太高興了！』

她又在榮恩臉上親了一下，這才大聲吸著鼻子，快步走出房間。

弗雷和喬治相互對看一眼。

『如果我們不親你，你不會介意吧，榮恩？』弗雷假裝焦慮的說。

『我們可以向行屈膝禮，只要你喜歡。』喬治說。

『喔，閉嘴啦。』榮恩皺著眉頭說。

『不然你想怎樣？』弗雷不懷好意的笑著說，『罰我們勞動服務？』

『我倒想看他能不敢。』喬治不屑的說。

『你們如果不小心點，他可是會喔！』妙麗氣憤的說。

弗雷和喬治大笑，榮恩囁嚅說：『算了，妙麗。』

『咱們要小心一點囉，喬治。』弗雷說，假裝發抖，『有這兩個人在監視』

『是啊，看來咱們為非作歹的好日子就要結束了。』喬治說著，搖搖頭。

然後砰的一聲巨響，這對雙胞胎又消失了。

『這兩個人！』妙麗生氣的說，抬頭望著天花板，他們可以聽到弗雷和喬治正在樓上的房間大笑。『別理他們，榮恩，他們只不過是在吃醋！』

『我想不是，』榮恩心有疑慮，他也望著天花板，『他們老是說只有傻瓜才會當級長，不過，』他換上比較開心的語氣說，『他們從來沒用過新的飛天掃帚！真希望我能和媽一起去挑選。她是買不起「光輪」系列啦，不過新的「狂風」系列出來了，好棒。對，我要去告訴她我喜歡「狂風」系列，這樣她就知道了。』

他快步衝出房間，留下哈利和妙麗兩人。

不知為了什麼，哈利發現自己不想看妙麗。他轉身走向床舖，抱起衛斯理太太放在床上的乾淨長袍，走到房間另一頭放進他的行李箱。

『哈利？』妙麗欲言又止。

『太好了，妙麗，』哈利說，他的語氣過於熱絡，聽起來一點也不像他的聲音。他還是沒看她，『太帥了，級長，真好。』

『謝謝，』妙麗說，『呃，哈利，我可以跟你借嘿美送信給我爸媽嗎？他們會很高興。我是說，當級長這回事他們懂的。』

『好啊，沒問題。』哈利說，還是那種不像他自己的熱絡口氣，『儘管借！』

妙麗走到衣櫥呼喚嘿美下來，哈利還在整理他的行李，他把長袍放在箱子的最底層，然後假裝在裡面撈東西。過了一會兒，哈利聽到關門聲，但他還是繼續彎著腰，仔細聽；現在唯一的聲音就是牆上空白畫布再度傳出的竊笑聲，以及牆角的垃圾桶吃下貓頭鷹大便後的咳嗽聲。

他直起身子往後看，妙麗早已離開，嘿美也走了。哈利走向他的床舖，一屁股坐下，茫然注視著衣櫥底部。

他完全忘了五年級要選級長這回事。他一直在擔心會被學校開除，根本無暇細想要有特定條件的人才能贏得級長徽章。可是，假如他真想到了——假如他真想到了這件事，他會有什麼期待？

不是現在這樣。他的腦袋裡有個細小而忠實的聲音在說。

哈利皺起眉頭，把臉埋在手掌心。他不能欺騙自己；要是他早知道快要頒發級長徽章了，他當然會希望是他得到，而不是榮恩。但他這樣想是不是和跩哥·馬份一樣傲慢？他自認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優秀嗎？他真的相信他比榮恩更優秀嗎？

不，那個小小的聲音反對說。

是真的嗎？哈利心想，焦慮的探討他自己內心的感覺。

我的魁地奇打得比較好，那個聲音說，但我不是樣樣都比別人強。

那倒是千真萬確的事，哈利心想；他的功課沒有榮恩好，但是除了功課以外呢？他、榮恩和妙麗自從進入霍格華茲後共同經歷過的那些冒險，不是都比被學校開除更險惡？

榮恩和妙麗大部分時候都和我在一起，哈利腦袋裡的聲音說。

也沒有每次啦，哈利跟自己辯解。他們沒有和我一起參加魁地奇球賽；沒有和我一起對抗奎若；沒有和瑞斗及蛇妖對決；天狼星逃走那一夜，他們也沒有除掉催狂魔。佛地魔回來那個晚上，他們也沒有和我一起墓園——他剛抵達這裡的那個晚上，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感覺，此刻又襲上心頭。哈利忿忿不平的想，我做得比他們多很多，我的功勞比他們兩個都大！

可是，那個小小的聲音又說了，也許鄧不利多選他們當級長，並不是因為他們身歷許多險境——他選他們或許有別的理由——榮恩一定有你缺乏的優點——哈利張開眼睛，從他的指縫中望著衣櫥底下四隻爪形的腳，他想起弗雷說的話：『他們瘋了，才會選榮恩當級長——』

哈利忍不住笑出來，旋即又覺得自己很惡劣。

榮恩又沒有要求鄧不利多讓他當級長，這不是榮恩的錯。反倒是他，哈利，榮恩最要好的朋友，因為沒有得到徽章而生氣，並且在榮恩的背後和雙胞胎一起譏笑他。榮恩頭一次在某方面擊敗他時，他反而扯他後腿？

這時哈利聽到榮恩上樓的腳步聲，他站起來，扶正一下眼鏡，榮恩推門進來，他立即在臉上堆起笑容。

『剛好趕上！』榮恩快樂的說：『她說她如果看到狂風，她會買回來。』

『好酷！』哈利說，他聽到自己的聲音已經出現沒有假惺惺的熱絡，因而鬆了一口氣，『聽著——榮恩——太好了，老弟。』

榮恩臉上的笑容消失了。『我從沒想到會是我！』他說著，搖搖頭，『我一直以為是你！』

『欸，我惹太多麻煩了。』哈利順應弗雷的話說。

『哎啊，』榮恩說，『哎啊，我想——好吧，咱們最好趕快整理行李吧！』

他們真沒想到打從來到這裡以後，東西亂丟的範圍還真大。他們幾乎花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從屋子裡的各個角落找回書本和物品，統統收進他們的行李箱內。哈利發現榮恩不斷移動他的級長徽章，先是擱在床頭櫃上，再又放進他的牛仔褲口袋內，不一會又拿出來，放在他摺疊好的長袍上，彷彿要看紅色配黑色的效果如何。只有當弗雷和喬治路過進來，見狀提議用恆黏咒把它黏死在他額頭上，他才小心翼翼的把它塞進紅褐色的襪子內包好，鎖進箱子裡。

衛斯理太太在六點左右從斜角巷回來，帶回來一些書本和一個用厚牛皮紙包著的長包裹，榮恩滿臉渴望的從她手上接過。

『現在不要打開吧，大家都要來吃晚飯了，你們都下來。』她說。但是等她一離開，榮恩便迫不及待的撕開包裝紙，臉上帶著狂喜，仔細檢查他的新飛天掃帚。

衛斯理太太在地下室擺滿食物的餐桌上方掛起一幅紅布條，上面寫著：狂賀榮恩和妙麗當選級長！

她的心情比哈利這幾天看到的好多了。

『我想我們應該辦一場小小的慶功宴，而不只是坐下來吃頓飯，』她對魚貫進門的哈利、榮恩、妙麗、弗雷、喬治，還有金妮說。『榮恩，你父親和比爾正在路上，我已經派貓頭鷹送信給他們，他們都高興死了。』她開心的笑著說。

弗雷翻白眼。

天狼星、路平、東施、還有金利·俠鉤帽都已經就座，哈利給自己拿了一瓶奶油啤酒後不久，瘋眼穆敵也一蹬一蹬的進來了。

『噢，穆敵，真高興你也來了，』當瘋眼甩下他身上的斗篷時，衛斯理太太高興的說，『我們早就想請你幫個忙——能不能請你看一看會客室裡的那張寫字桌，告訴我們裡面是什麼？我們一直不敢打開，怕有討厭的東西。』

『沒問題，茉莉——』

穆敵的鮮藍色眼珠滴溜溜往上一翻，焦點固定在廚房上面的天花板。

『會客室——』他沉吟著，瞳孔縮小，『放在角落的寫字桌？有，我看到了——有的，那是一隻「幻形怪」——要我上去把牠除掉嗎，茉莉？』

『不，不，等一下我自己去好了。』衛斯理太太含笑說，『你喝你的，我們正要舉行一個小慶功宴，說真的——』她指著紅色的布條，『我們家的第四個級長！』她開心的揉著榮恩的頭髮。

『級長，嘎？』穆敵沉吟著說，他的正常眼停留在榮恩身上，魔眼卻在一陣滴溜溜亂轉後，盯向哈利的側面。哈利被那眼睛盯得渾身不自在，便把身子移向天狼星和路平。

『喔，那恭喜了。』穆敵說，他的正常眼仍注視著榮恩，『權威人物總是會惹來麻煩，不過我想鄧不利多一定認為你能頂得住危險，否則他不會任命你』

榮恩對他這個觀點有些錯愕，幸好這時他父親和大哥回來了，替他省去了回應的麻煩。衛斯理太太情緒高昂，連蒙當葛跟著一起進門她都沒有抱怨。蒙當葛穿了一件長大衣，在不該鼓起來的地方顯得鼓鼓的，別人叫他脫掉大衣和穆敵的旅行斗篷放在一起，他也一口回絕。

『那，我們就照規矩敬酒吧，』大家手上都有一杯飲料時，衛斯理先生說。他舉起酒杯，『敬榮恩和妙麗，葛來分多的新級長！』

每個人都舉杯敬他們，然後鼓掌。榮恩和妙麗開心的笑著。

『我從來沒當過級長。』當大家都移向餐桌拿菜時，排在哈利後面的東施愉快的說。她今天的頭髮是紅豔豔的番茄色，長到腰際，看上去像金妮的姊姊。『我那個學院的導師說我缺少某些必要的特質。』

『比如咧？』金妮說，拿起一個烤番茄。

『比如守規矩的能力。』東施說。

金妮笑起來；妙麗不知該不該笑，只好喝一大口奶油啤酒，結果被噎到。

『那你呢，天狼星？』金妮問，一面替妙麗拍背。

和哈利站在一起的天狼星發出他習慣性的狗吠式笑聲。

『沒有人會選我當級長，我和詹姆一天到晚被罰勞動服務。路平是乖孩子，他當過級長。』

『我想鄧不利多也許希望我能管一管我的好朋友們，』路平說。『我乾脆告訴他，我沒辦法。』

哈利的心情一下子好轉，他的父親也沒當級長，這頓慶功宴似乎剎那間變得更有意思了；他在盤子裡堆滿食物，覺得屋子裡每一個人都好可愛。

榮恩逢人便熱心的介紹他的新飛天掃帚。

『十秒內便可以從零加速到七十哩，不賴吧？（飛天掃帚型錄）上說，彗星二九能從零加速到六十，還得是剛好碰到順風的時候耶！』

妙麗興致勃勃的對路平說明她對家庭小精靈權益的看法，『我是說，這和狼人被隔離一樣荒唐，不是嗎？這完全是來自於巫師自以為比其他生物優越的可怕觀念』

衛斯理太太和比爾照樣為比爾的頭髮在爭辯。

『越來越不像樣了，你長得那麼好看，頭髮剪短一點會更好看，你說是不是，哈利？』

『嘎 我不』哈利說，猛然被徵求意見似乎有點嚇一跳；他趕緊溜開，跑到弗雷和喬治那邊，雙胞胎這時候和蒙當葛縮在角落裡。

蒙當葛一見到哈利立即住口，弗雷卻對哈利使眼色，並叫他過來。

『不要緊，』他對蒙當葛說，『我們可以信任哈利，他是我們的財務後盾。』

『瞧蒙當葛為我們帶來什麼。』喬治說，伸出一隻手給哈利看，手心上滿滿一把看起來好像乾縮的黑豆莢，這些東西雖然都靜止不動，裡面卻發出細微的震動聲。

『毒觸手種子，』喬治說，『我們的摸魚點心盒要用的，但它們是C級的禁賣品，所以要取得不容易。』

『那這一把就算十加隆囉，阿當？』弗雷說。

『我可是千辛萬苦才拿到的，』蒙當葛說，他那眼袋鬆弛、滿布血絲的眼睛圓睜，『很抱歉，小鬼，二十個要一納特，否則不賣。』

『阿當真是愛說笑。』弗雷對哈利說。

『是啊，最好笑的是一袋魔刺蝟羽毛筆要賣六個銀西可。』喬治說。

『你們最好小心一點。』哈利不慌不忙的警告他們。

『怎麼？』弗雷說，『媽忙著在談榮恩級長的事，我們很安全。』

『可是你們逃不過穆敵的眼睛。』

蒙當葛緊張的回頭一眼。

『說得好，那，』他咕噥著說，『好吧，小鬼，就算十加隆好了，要就快。』

『太好了，哈利！』弗雷說。蒙當葛將口袋裡的東西全數掏出，放進雙胞胎伸出的掌心，便急忙跑過去取食物。『我們最好先把這些拿到樓上』

哈利目送他們離開，心中略感不安。他忽然想到，萬一衛斯理先生和衛斯理太太問起，是誰出資供弗雷和喬治開惡作劇商店，最後發現是他該怎麼辦？當時把三巫鬥法大賽的獎金送給雙胞胎，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萬一這件事又造成他們家庭失和，以及類似和派西的隔閡時，又該怎麼辦？要是衛斯理太太發現是哈利提供資金給弗雷和喬治，經營她認為不妥的事業，她還會認為他和她的兒子一樣好嗎？

哈利站在雙胞胎剛剛離開的地方，心中沉甸甸的十分自責，這時他忽然聽到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儘管四周都是聊天的聲音，金利·俠鉤帽低沉的嗓音仍舊聽得很清楚。

『鄧不利多為什麼沒讓哈利當級長？』

『他一定有他的理由。』路平回答。

『可是選他當級長才表示對他有信心，要是我就會這樣做。』金利說，『尤其是（預言家日報）每隔幾天就報導一下』

哈利沒有回頭，他不想讓路平或金利知道他聽到他們的談話。因此他即使不是很餓，還是跟在蒙當葛後面走向餐桌，他對這場慶功宴的喜悅來得快也去得快，他真希望早早上床睡覺。

瘋眼穆敵正在用他剩餘的鼻子聞著一隻雞腿，他顯然已查出雞腿沒有毒，因為他已經在用牙齒撕啃了。

『這個掃帚的帚柄是用西班牙橡木做的，上面塗著反惡咒的亮光漆，而且有隱藏式防震控制』榮恩在和東施說話。

衛斯理太太大聲的打了一個呵欠。

『我睡覺以前先去解決那個幻形怪好了』亞瑟，不要讓孩子太晚睡，好嗎？晚安，哈利，親愛的。』

她離開廚房。哈利放下餐盤，心想不知道他能不能不動聲色的跟著她離開。

『你沒事吧，哈利？』穆敵邊吃東西邊說。

『是啊，沒事。』哈利騙他。

穆敵從他的扁酒瓶喝一大口酒，用他那極鮮艷的藍眼珠橫著看哈利。

『你過來，我有樣東西或許你會有興趣。』他說。

穆敵從長袍內側口袋掏出一張非常破舊的巫師團體照。

『最早期的鳳凰會，』穆敵吼著說，『昨天晚上我在找另外一件隱形斗篷時找到的。史特吉·包莫真沒禮貌，也不把我最好的一件隱形斗篷還給我——不過，大家也許會喜歡看到它。』

哈利接過照片，裡面有一小群人，有的在向他招手，有的抬起眼鏡在仔細看他。

『這是我，』穆敵說，其實他不用指也看得出來，照片中的他和現在沒有兩樣，不過頭髮沒有現在那麼灰白，鼻子也還是完整的。『我旁邊是鄧不利多，另外一邊是迪歌——那個是馬琳·麥金農，她拍了這張照片兩個禮拜後就遇害了，他們把她全家都殺了。那邊是法蘭克和愛麗絲·隆巴頓——』

哈利看著愛麗絲·隆巴頓，原本不舒服的胃抽得更緊；他即使沒見過她，也能立即認出她那友善的圓臉，她長得和她的兒子奈威一個模樣。

『——可憐的傢伙，』穆敵氣憤的說，『這種下場，死了反倒痛快——那個是伊美玲·旺司，你見過她；那個是路平——班吉·方維克，也送命了，我們只找到他一點零碎的殘骸——向旁邊移，』他說著，戳戳照片，照片中人立即向旁邊移，讓那些只看得見一小部分的人移到中間來。

『那是艾加·波恩——愛蜜莉·波恩的哥哥，他們也把他全家殺了，他是個偉大的巫師——史特吉·包莫，哎呀，他看起來好年輕——開多·狄本，拍完這張照片，六個月以後就失蹤了，我們一直沒找到他的屍體——海格，當然，還是一點都沒變。艾飛·道奇，你已經見過他，我都忘了他老是戴那頂很驢的帽子——吉昂·普瑞，他們派出五個食死人才把他和他的弟弟費邊殺掉，他們奮勇抵抗——讓開，讓開——』

照片中的小人推擠著，原先躲在後面的，這時都移到最前面。

『那是鄧不利多的兄弟阿波佛·鄧不利多，很難得見到他，一個怪人——那是朵卡·麥道，佛地魔親手殺死的——天狼星，那時候他還是短頭髮——還有——有了，我想這個你一定有興趣！』

哈利的心臟差點跳出來，他的母親和父親正笑吟吟的望著他。他們分別坐在一個有

著一對水汪汪眼睛的小個子兩旁，哈利一眼就認出那個人就是蟲尾，他背叛了他的父母，將他們的住處洩漏給佛地魔知道，導致他們被殺害。

『如何？』穆敵說。

哈利注視穆敵那張滿是疤痕和坑坑凹凹的臉，顯然穆敵認為哈利已經看到最精彩的東西。

『是啊，』哈利說，想擠出一絲笑容，『呃——我剛想到，我還沒有打包我的——』

他還沒來得及想出一個要打包的東西名稱，天狼星便開口問道：『你手上拿的是什麼，瘋眼？』穆敵轉頭望著他，哈利趕快走過廚房，不等任何人叫住他，就已經上樓了。

他不明白為什麼會如此震驚，他以前也看過他父母的照片，也見過蟲尾——但是他們突如其來的出現在他眼前，他一點也沒有心理準備——誰都會不高興，他氣憤的想著還有，他們四周那一張張開心的臉——班吉·方維克，只找到殘骸；吉昂·普瑞，奮勇戰死；隆巴頓夫婦，被折磨到發瘋——他們都在照片中快樂的揮著手，完全不知道近在眼前的劫數——穆敵也許覺得有意思——他，哈利，卻痛苦萬分——哈利踮著腳尖上樓，經過大廳，經過小精靈的填充頭顱，很高興終於可以一個人靜一靜了，就在他接近第一個樓梯口時，聽到了一個聲音，有人在會客室裡哭泣。

『哈囉？』哈利說。

沒有人回答，但哭聲不斷。他一次踏兩級快步上樓，走過樓梯台，打開會客室的門。

有個人縮靠在黑暗的牆上，她手上拿著魔杖，哭得全身顫抖。月光下，有個人趴在骯髒的舊地毯上，很明確的已經死了，是榮恩。

哈利肺裡的空氣彷彿一下子全部被抽乾，覺得自己快要昏倒了。他的腦子一片冰冷——榮恩死了，不，不可能！

等等，這不可能——榮恩在樓下呀——『衛斯理太太？』哈利啞著嗓子說。

『吡——吡——吡吡，荒唐！』衛斯理太太嗚咽著說，魔杖顫抖著指著榮恩的屍體。

砰。

榮恩的屍體變成了比爾的屍體，四仰八叉躺著，空洞的雙眼圓睜。衛斯理太太哭得更厲害了。

『吡 吡吡，荒唐！』她又哭著說。

砰。

衛斯理先生的屍體取代了比爾的屍體，他的眼鏡歪了，一條血跡流到他臉上。

『不！』衛斯理太太哀嚎，『不 吡吡，荒唐！吡吡，荒唐！吡吡，荒唐！』

砰，雙胞胎的屍體。砰，派西的屍體。砰，哈利的屍體 『衛斯理太太，快出去吧！』哈利大聲說，他望著地上自己的屍體。『叫別人來 』

『怎麼回事？』

路平衡進門，後面緊跟著天狼星，穆敵也一蹬一蹬的跟在後面。路平看看衛斯理太太，再看看地上哈利的屍體，似乎馬上就明白了。他拔出他的魔杖，堅定清晰的說：『吡吡，荒唐！』

哈利的屍體消失，就在原來屍體躺臥的位置懸空著一顆銀球，路平再次揮動魔杖，銀球化做一陣煙消失了。

『喔 啊 啊！』衛斯理太太雙手蒙著臉嚎啕大哭。

『茉莉，』路平淡淡的說，走到她身邊，『茉莉，不要 』

她立刻又靠在他肩上放聲大哭。

『茉莉，那只是一隻幻形怪，』他安慰她，拍拍她的頭，『只是一隻無聊的幻形怪 』

『我老是看到他們死 死 死了！』衛斯理太太趴在他肩上哭著說，『老老 老是這樣！我老 老 老是 夢到 』

天狼星盯著那塊地毯，剛才幻形怪化成哈利的屍體就躺在那裡。穆敵注視著哈利，哈利避開他的視線，他有個奇怪的感覺，穆敵那顆魔眼好像一路跟著他離開廚房。

『不 不 不要告訴亞瑟，』衛斯理太太哽咽著說，拿袖口用力擦眼睛，『我不 不 不要讓他知道 這麼傻 』

路平遞給她一條手帕，她接過來擤鼻涕。

『哈利，對不起，你會不會笑我？』她抽噎著說，『連一隻幻形怪都除不了』

『別傻了。』哈利說，想擠出一個笑容。

『我只是很 很 擔心，』她說，眼淚又嘩啦嘩啦流出來，『一家子人有一半 一半在會裡，如果我們能夠平安無事，那才叫奇 奇 奇蹟。而且派 派 派西又不理我們 萬一發生不 不 不幸 我們跟他永遠無法彌 彌 彌補怎麼辦？萬一亞瑟和我都被殺，誰來 來 來照顧榮恩和金妮？』

『茉莉，夠了！』路平厲聲說。『這次和上次不一樣，會裡有了更妥善的準備，我們有很好的開始，我們知道佛地魔的企圖』

衛斯理太太聽到這個名字驚叫一聲。

『好了，茉莉，妳也該習慣聽到這個名字了 聽我說，我不能保證沒有人受傷害，沒有人能保證這一點，但我們已經比上一次更好，那時候妳還沒進鳳凰會，妳不明白，上一次我們的人數和食死人相比只有一比二十，他們又是一個一個對付我們』

哈利又想起那張照片，想起他父母的笑容。他知道穆敵還在注視他。

『別擔心派西，』天狼星忽然說，『他會回心轉意的。佛地魔早晚都會公開露面；那時，整個魔法部就會來求我們原諒了，到時候我會不會接受他們的道歉還是問題。』他又略帶挖苦的說。

『至於萬一妳和亞瑟都死了，誰來照顧榮恩和金妮，』路平微微笑著說，『妳以為我們會怎樣，讓他們餓死？』

衛斯理太太顫抖著微微一笑。

『我真傻。』她喃喃說著，抹抹眼睛。

哈利並不認為衛斯理太太很傻。他在十分鐘後回到臥室，仍然可以看到他的父母從那張破舊的照片中向他招手，完全不知道他們和四周那些人一樣，生命即將結束。幻形怪幻化成衛斯理一家人的屍體躺在地上的影像，一直在他眼前閃動。

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他額頭上的傷疤忽然又痛了，他的胃可怕的翻攪著。

『不要再痛了。』他堅決的說，他揉搓著傷疤，痛楚慢慢消失。

『這是發瘋的徵兆，自言自語。』牆上的空白畫布出現一個俏皮的聲音說。

哈利不理會它，他覺得自己好像忽然長大了許多許多，這個感覺在此刻尤其不尋常，因為不到一個小時以前，他還在為惡作劇商店和誰該得到級長徽章而煩惱呢。

【10 . 露娜 . 羅古德】

哈利一整晚睡得很不安穩。

夢裡，他的父母不時出現又消失，一句話也不說；衛斯理太太對著怪角的屍體啜泣，頭戴皇冠的榮恩與妙麗在一旁注視；然後再一次哈利又發現自己走在一條長廊裡，盡頭是一扇鎖住的門。

他陡然驚醒，額頭上的傷疤隱隱作痛，一睜眼看到榮恩已經換好衣服，正對他說話。

『最好快起床，媽就要發飆了，她說我們會趕不上火車』

屋裡是一團混亂。在嘈雜的叫嚷聲中哈利飛快換上衣服，憑著他所聽見的來推斷，弗雷和喬治為了省力氣，把他們的皮箱下了魔法，讓它們自己飛下樓，結果皮箱直直的衝向金妮，撞得她跌落兩級台階滾進大廳裡；布萊克夫人和衛斯理太太同時用最高的音量尖叫起來。

『她很可能會受重傷，你們兩個白癡』

『骯髒的雜種，糟蹋我先人的房子』

哈利正在穿球鞋時，妙麗一臉慌亂的跑進房裡，嘿美搖搖晃晃的站在她的肩上，她懷裡還抱著扭來扭去的歪腿。

『我爸媽剛送嘿美回來。』貓頭鷹熱切的拍拍翅膀飛過去，蹲在自己的籠子上。『你好了沒？』

『快了。金妮還好吧？』哈利問，推了推眼鏡。

『衛斯理太太已經替她包紮好了，』妙麗說，『不過現在瘋眼抱怨說，除非史特吉·包莫來了，不然我們還不能走，因為那樣會少一個保鑣。』

『保鑣？』哈利說，『我們到王十字車站需要保鑣？』

『你到王十字車站需要保鑣。』妙麗糾正他。

『為什麼？』哈利不悅的說，『我以為佛地魔現在應該躲起來了，還是妳認為他會從垃圾桶後面跳出來，試圖幹掉我？』

『我不知道，那只是瘋眼說的，』妙麗看著手錶，心不在焉的說，『但是如果我們不趕快走，鐵定會錯過火車』

『拜託你們幾個現在立刻下來！』衛斯理太太大吼，妙麗彷彿被燙到似的跳起來，急衝出房間。哈利抓起嘿美，把她隨隨便便往籠子裡一塞，拖著皮箱跟著妙麗走下樓。

布萊克夫人的肖像在憤怒的狂吼，但大家都懶得拉上她面前的布簾，反正大廳裡就叫嚷一定會再吵醒她。

『哈利，你跟我還有東施一起走，』衛斯理太太的喊叫聲壓過了反覆不斷的尖叫怒罵聲。『爛麻種！賤渣！垃圾堆裡生的！』『不用帶你的皮箱和貓頭鷹，穆敵會負責行李。』『噢，上天保佑，天狼星，鄧不利多說不行！』

當哈利千辛萬苦的爬過大廳裡散亂一地的各式皮箱，走向衛斯理太太時，一隻像熊一樣大的黑狗出現在他身旁。

『噢，這真是』衛斯理太太絕望的說，『好，一切後果你自己負責！』

她扭開前門，邁開腳步踩進微弱的九月陽光裡，哈利與大狗跟著她。大門在他們身後砰然甩上，布萊克夫人的尖聲叫罵頓時被切斷。

『東施在哪？』哈利說，四處張望。他們走下石階，一踏上人行道，十二號的這幢房子立刻消失。

『她就在這裡等我們。』衛斯理太太僵硬的說，眼睛刻意避開在哈利身旁蹦蹦跳跳的黑狗。

一個老女人在街角迎接他們。她有一頭盤得緊緊的灰髮，頭戴一頂狀似豬肉餡餅的紫色軟帽。

『你好啊，哈利。』她說著，眨眨眼，『我們得趕快了吧，茉莉？』她看了看手錶又補上一句。

『我知道，我知道，』衛斯理太太唉唉叫著，加大了步伐，『可是瘋眼想等史特吉要是亞瑟可以再從魔法部那裡調幾輛車過來就好了』可是這陣子夫子連一個空的

不過大黑狗卻開心的吠了一聲，繞著他們跑跑跳跳，一會兒趕鴿子一會兒追著自己的尾巴打轉。哈利忍不住哈哈大笑。天狼星在屋子裡實在關太久了。衛斯理太太嘟著嘴唇，幾乎有點像佩妮阿姨的作風。

他們花了二十分鐘才走到王十字車站，途中除了天狼星故意嚇跑幾隻貓逗哈利之外，沒再發生更重大的事件。進入車站後，他們漫不經心的在九號和十號月台間的路障旁徘徊，等到四周人都清了之後，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往路障一歪，輕鬆的落到九又四分之三月台。那裡擠滿了要出發的學生和送行的家人，霍格華茲特快車停靠在月台邊，噴出濃稠的煤煙。哈利深吸一口熟悉的氣味，感覺精神大振 他真的要回去了 『希望其他人都趕上了。』衛斯理太太焦慮的說，她望著身後橫跨月台的鐵拱門，新到的旅客都會從那裡進來。

『好棒的狗啊，哈利！』一個滿頭髮辮的高個男孩喊著。

『謝啦，阿李。』哈利咧嘴笑，天狼星狂熱的搖著尾巴。

『噢，太好了，』衛斯理太太鬆口氣說，『穆敵帶行李來了，看 』

穆敵戴著一頂腳夫的帽子，帽簷壓得很低，遮住不對稱的雙眼，他推著一輛堆滿行李的推車，一跛一跛的穿越拱道。

『一切順利，』他對衛斯理太太和東施嘟囔著，『我們應該沒被跟蹤 』

緊接著，衛斯理先生帶著榮恩和妙麗出現在月台上。大家把穆敵手推車上的行李幾乎全部搬下來時，弗雷、喬治、金妮和路平才一起出現。

『沒遇到麻煩？』穆敵粗聲粗氣的說。

『沒有。』路平回答。

『我還是要向鄧不利多報告史特吉，』穆敵說，『這是史特吉這一星期裡第二次沒有出現了，他變得跟蒙當葛一樣不可靠。』

『要好好照顧自己啊。』路平說著，輪流和所有人握手。最後輪到哈利，他拍一下哈利的肩膀。『你也一樣，哈利，處處小心。』

『對，行事低調，眼睛放亮一點，』穆敵說，他也握了握哈利的手，『還有千萬要記住，你們全體 當心寫信的內容。如果有了疑慮，信上一個字都不要提。』

『很高興認識你們大家，』東施摟著妙麗和金妮說。『我想我們很快又會見面的。』

催促的汽笛聲響起，還在月台上的學生急著跑上火車。

『快、快』衛斯理太太慌了手腳，胡亂的抓著他們摟抱，結果哈利被摟了兩次，『寫信 要乖 如果你們忘了帶什麼我們會送上 送上火車，好啦，快走 』

忽然之間，大黑狗用後腿站起，揚起前腳爪擱在哈利的肩膀上，衛斯理太太一把將哈利推向火車門，一面低嘶：『拜託你，天狼星，有一點狗的樣子好不好？』

火車開始移動，哈利向著車窗外大喊：『再見！』榮恩、妙麗和金妮在他旁邊揮手。東施、路平、穆敵以及衛斯理夫婦的身形很快的越縮越小，黑狗卻追著車窗又蹦又跳，尾巴猛搖，月台上模糊的人影都在笑著看牠追火車，接著火車轉一個彎，就看不見天狼星了。

『他不該跟我們來的。』妙麗語帶擔憂的說。

『哎，輕鬆一點嘛，』榮恩說，『他已經好幾個月沒看到陽光了，可憐的傢伙。』

『好啦，』弗雷兩手一拍，『不能杵在這裡跟你們聊一整天，我們跟阿李有生意要談，等會兒見。』他和喬治消失在向右轉的走道上。

火車繼續加速，車窗外的房屋飛快的閃過，他們站在原地搖搖晃晃。

『我們要不要去找一間包廂？』哈利問。

榮恩和妙麗互看一眼。

『呃。』榮恩說。

『我們 嗯 我和榮恩好像應該去級長車廂。』妙麗侷促不安的說。

榮恩沒有在看哈利，他好像忽然對自己左手的指甲感到莫大的興趣。

『啊，』哈利說，『對，好吧。』

『我想也用不著一路上都待在那裡，』妙麗飛快的說，『信上說我們只要先聽完男女學生主席講話，之後隨時在走廊上巡邏一下就好了。』

『好吧，』哈利又說，『那，那我 那我們待會兒再見吧。』

『是啊，當然。』榮恩說，並朝哈利投下一個焦慮閃爍的眼神。『想到要去那邊就很痛苦，我寧願——可是我們不得不——我的意思是，我並不享受這件事，我不是派西。』他大膽的說出這最後一句。

『我知道你不是。』哈利微笑著說。然而當妙麗和榮恩拖著自己的皮箱、歪腿和籠子裡的豬水鼩朝火車頭走去的時候，哈利感到一種莫名的失落。每次搭霍格華茲特快車，榮恩一定都和他坐在一起。

『走吧，』金妮叫他，『如果我們動作快點，還能幫他們留位子。』

『對。』哈利說，一手拎起嘿美的籠子，一手抓起皮箱的提手。他們艱難的沿著走廊走，每經過一個廂座就透過門上的玻璃小窗往裡頭望，全部客滿。哈利很難不注意到許多人都好奇的瞪著他看，有些人還會推推鄰座的朋友，再指指哈利叫他們看。連續經過五節車廂都讓他碰到相同的情況，他這才想起，（預言家日報）整個暑假不停灌輸讀者說他是一個撒謊的愛現鬼。他氣悶的想著，不知道現在這些瞪著他說悄悄話的人，是否都相信那些故事。

在最後一節車廂裡，他們遇到了和哈利同樣是葛來分多五年級的奈威·隆巴頓，他的圓臉油光閃亮，因為他又要使勁拖行李，又要騰出一隻手用力抓緊他那隻掙扎扭動的蟾蜍，吹竇。

『嗨，哈利，』他喘吁吁的說，『嗨，金妮——到處都滿了——我找不到座位——』

『誰說的？』金妮說，她從奈威旁邊擠過去，瞥向他身後的一間包廂。『這間有空位，裡面只有露娜·羅古德而已——』

奈威咕噥著一些不想打攪之類的話。

『別傻了，』金妮笑著說，『她很好的。』

她拉開門，把自己的皮箱拖進去，哈利和奈威跟在後面。

『嗨，露娜，』金妮說，『我們可以坐這些位子嗎？』

窗邊的女孩抬起頭來看。她有一頭凌亂骯髒的及腰金髮，眉毛很淡，眼珠凸出，讓她看起來好像始終處於驚嚇狀態。哈利馬上明白奈威為什麼會自動跳過這一間包廂了。這女孩很明顯的散發出一種怪裡怪氣的氛圍。或許是因為她把魔杖插在左耳背後以防被偷，或許是因為她選擇佩戴一條用奶油啤酒瓶塞串成的項鍊，也或許是因為她上下顛倒的在看一本雜誌。她的目光滑過奈威，停在哈利身上。她點點頭。

『謝啦！』金妮說，對她微微一笑。

哈利與奈威把三個皮箱以及嘿美的籠子放進行李架，然後坐下。露娜躲在上下顛倒的（謬論家）雜誌後面瞄他們。她眨眼的次數似乎比正常人類少很多。哈利坐在她正前方，被她死死的瞪著，現在他開始後悔自己挑錯了位子。

『暑假過得愉快嗎，露娜？』金妮問。

『是，』露娜夢囈般的說，眼睛片刻不離開哈利，『是，過得相當開心。你是哈利波特。』她加上一句。

『我知道我是。』哈利說。

奈威低聲偷笑。露娜把灰白色的眼睛轉向他。

『我不知道你是誰。』

『我誰都不是。』奈威連忙說。

『才怪，』金妮尖刻的說，『奈威·隆巴頓 露娜·羅古德。露娜跟我同年級，不過她在雷文克勞學院。』

『無盡的智慧是人類最珍貴的寶藏。』露娜唱歌般的說。

她舉起上下顛倒的雜誌，遮住自己的臉，陷入沉默。哈利和奈威揚起眉毛互相對望，滿頭霧水。金妮強忍住咯咯的笑聲。

火車轟隆轟隆向前行駛，飛快的離開城市，載著他們進入寬闊的鄉間。這天的天氣很怪，陰晴不定；前一秒車廂內還陽光普照，下一秒就籠罩在不祥的烏雲裡。

『猜猜我生日得到什麼禮物？』奈威說。

『又一顆記憶球？』哈利說，想起了奈威的奶奶為了加強他的深層記憶，特地寄給他的那顆彈珠般的玩意兒。

『不是，』奈威說，『不過我也滿想要的，原先的那顆早不見了 不是啦，你看這個 』

他一隻手緊抓住吹寶，另一隻手伸進書包裡挖，翻了老半天後，終於掏出一個盆子，裡面種了一株看起來像灰色仙人掌的小東西，只不過它表面不是覆蓋著針刺，而是長

滿了像瘡一樣的疙瘩。

『惡人掌。』他驕傲的說。

哈利瞪著那個東西。它正微微的搏動著，看起來異常邪惡，像是某種病變的內臟。

『這真的非常、非常稀有，』奈威容光煥發的說，『我甚至不知道霍格華茲的溫室裡有沒有種，我實在等不及要拿給芽菜教授看。這是我阿吉叔公從亞述帶回來給我的，我想試試看能不能用它來繁殖。』

哈利明白奈威最喜愛的科目是藥草學，但儘管如此，他還是想不透奈威要這一株畸形的小植物做什麼。

『它會 呃 做什麼嗎？』他問。

『多得很呢！』奈威驕傲的說：『它有一種厲害的防禦機制。來，替我抓住吹寶』

他把蟾蜍扔到哈利腿上，從書包裡拿出一枝羽毛筆。露娜·羅古德的凸眼又從上下顛倒的雜誌上方探出來，觀察奈威在做什麼。奈威把惡人掌舉到眼前，上下牙齒咬著舌頭，選擇植物身上一個部位，用羽毛筆尖狠狠的戳下去。

黏液立刻從每一個瘡口噴出來，又黏、又臭、墨綠色的汁液四處噴濺。噴向天花板、車窗，濺上露娜·羅古德的雜誌。金妮還好及時伸手擋住臉，她看起來就像戴了一頂黏滑的綠帽。而哈利因為雙手忙著阻止吹寶逃跑，被噴了滿臉，黏液聞起來像是腐爛的肥料。

臉跟身體全部濕透的奈威，甩了甩頭，把眼睛裡最大的一坨黏液給甩掉。

『抱 抱歉，』他喘著氣說，『我從來沒試過 沒想到它竟然這麼 不過放心，臭樹汁沒有毒。』他緊張的補充。哈利把滿嘴的汁液吐到地上。

好巧不巧在這一剎那，包廂的門滑開了。

『噢 嗨，哈利，』一個緊張的聲音說，『嗯 不方便嗎？』

哈利用那隻沒有抓著吹寶的手，抹了抹鏡片。一個有著黑亮長頭髮的漂亮女孩站在門口對他微笑：張秋，雷文克勞學院，魁地奇球隊的搜捕手。

『噢 嗨。』哈利發愣的說。

『嗯』張秋說，『只是想來打聲招呼 那麼拜囉。』

她紅著臉關上門離開。哈利一頭栽進座位裡呻吟。他多希望張秋看見他跟一群很酷的傢伙坐在一起，大夥兒正為他所講的笑話笑翻天；他絕對不願意選這個時間，讓她看到自己跟奈威和露娜·羅古德坐在一起，手裡捏著一隻蟾蜍，全身浸滿了臭樹汁。

『沒關係，』金妮鼓舞的說，『看，要清掉這些東西很容易。』她抽出魔杖，『消消淨！』

臭樹汁消失了。

『抱歉。』奈威又說了一遍，很小聲的。

榮恩和妙麗幾乎過了一個小時後才出現，那時餐車已經離開了，哈利、金妮和奈威剛吃完南瓜泥，正忙著交換巧克力蛙卡。包廂的門突然滑開，他們兩個帶著歪腿和關在籠子裡嗚嗚尖啼的豬水鼻走進來。

『我餓死了。』榮恩說。他把豬水鼻安置在嘿美旁邊，從哈利手裡搶過一塊巧克力蛙，一屁股坐上旁邊的位子。他撕開包裝紙，咬掉青蛙頭，接著閉上眼睛往後一靠，彷彿過了一個疲累不堪的早晨。

『每個學院各有兩位五年級的級長，』妙麗說，她往座位坐下，看起來滿心不悅，『都是一男一女。』

『猜猜看誰是史萊哲林的級長？』榮恩說，仍閉著眼睛。

『馬份。』哈利立刻回答，他確定，最害怕的事情鐵定成了事實。

『當然了。』榮恩嘲諷的說，他把剩下的巧克力蛙塞進嘴裡，又拿了一塊。

『還有那隻討厭的大母牛潘西·帕金森，』妙麗惡毒的說，『她居然也能當上級長，就連腦震盪的山怪都比她靈敏』

『赫夫帕夫學院是哪兩個人？』哈利問。

『阿尼·麥米蘭跟漢娜·艾寶。』榮恩口齒不清的說。

『雷文克勞是安東尼·金坦和芭瑪·巴提。』妙麗說。

『你和芭瑪·巴提一起參加聖誕舞會。』一個細微的聲音說。

每個人都轉頭看露娜·羅古德，她正從（謬論家）上方眨也不眨的盯著榮恩。他嚥下滿口的巧克力蛙。

『對，我知道啊。』他說，表情略微驚訝。

『她玩得不大開心，』露娜向他打小報告。『她覺得你有點冷落她，因為你不跟她跳舞。我想我不會在乎，』她若有所思的加上一句，『我不大喜歡跳舞。』

她再度縮回（謬論家）後面。榮恩瞪著封面，張著嘴好幾秒鐘都合不起來，然後他轉頭望金妮，想從她臉上得到某種解釋，金妮卻用拳頭塞住嘴巴，唯恐自己笑出聲來。榮恩搖搖頭，一頭霧水，他看了看手錶。

『我們要不時的到走道去巡邏，』他告訴哈利和奈威，『如果有人行為不良，我們可以給予懲戒。我等不及要整整克拉和高爾』

『你不可以濫用職權，榮恩！』妙麗嚴厲的說。

『是，沒錯，因為馬份絕對不會濫用嘛。』榮恩諷刺的說。

『所以你也想降到他的層次？』

『不，我只是想確定在他整我的夥伴之前，我先去整他的。』

『看在老天的份上，榮恩』

『我會逼高爾造句，讓他痛苦死，他最恨寫作了，』榮恩開心的說。他壓低聲音模仿高爾的咕噥聲，皺起臉裝出絞盡腦汁的表情，在空中比畫寫字。『我絕對不要長得像狒狒的屁股。』

所有的人都笑了，但沒有人笑得比露娜·羅古德誇張。她發出一聲歡樂的尖叫，惹得嘿美驚醒過來，忿忿不平的拍動翅膀，嚇得歪腿跳進行李架裡，嘶嘶怒吼。露娜笑得全身打顫，手裡的雜誌掉了下來，滑過她的腿落到地板上。

『好好笑喔！』

她大口喘氣，那一對在淚水裡游泳的凸眼珠子緊盯著榮恩。他窘極了，轉頭張望其他人，大家仍笑個不停，只不過現在是因為看到榮恩臉上的表情，以及聽到露娜·羅古德沒完沒了的滑稽笑聲。露娜雙手叉腰，笑得前仰後合。

『妳是喝了什麼興奮酒嗎？』榮恩皺著眉對她說。

『狒狒的 屁股！』露娜抱著肚子喘不過氣的說。

其他的人都在看露娜狂笑，只有哈利，他瞥了一眼地上的雜誌，某樣東西吸引了他的注意，他彎下腰仔細研究。剛才上下顛倒的時候很難看出封面的圖片是什麼，現在哈利發現那是一張康尼留斯·夫子的漫畫，畫得頗差。要不是那頂檸檬綠的高禮帽，哈利還分辨不出是誰呢。夫子一隻手緊抓著一袋黃金，另一隻手勒住一個妖精的脖子。漫畫旁有說明的文字：夫子不擇手段只為古靈閣？

漫畫下面列出了雜誌內其他文章的標題。

魁地奇大聯盟的腐敗內幕：龍捲風隊如何掌控全局斯堪地那維亞古文揭秘天狼星·布萊克：大惡棍或受害者？

『可以借我看一下嗎？』哈利熱切的問露娜。

她點點頭仍盯著榮恩，笑得上氣不接下氣。

哈利翻開雜誌，搜尋目錄。在此之前他完全忘了金利曾拿一本雜誌給衛斯理先生，請他轉交給天狼星，八成就是這期的（謬論家）。

他找到頁碼，興奮的翻到那篇文章。

同樣的，上頭也有一幅很糟的漫畫，要不是旁邊加了文字說明，哈利絕對猜不出那是天狼星。漫畫裡，天狼星站在一堆人骨上，高舉他的魔杖。文章的標題是這麼寫的：天狼星 真如大家想的那麼『黑』嗎？

是惡名昭彰的殺人狂還是無辜的情歌唱將？

第一句話哈利讀了好幾遍，才確定自己沒有誤解它的意思。天狼星什麼時候變成了情歌唱將？

（十四年來，天狼星，布萊克始終被視為殺人狂，犯下屠殺十二個無辜麻瓜及一個巫師的罪行。兩年前布萊克從阿茲卡班大膽脫逃，引發魔法部展開一場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搜捕行動。而我們所有的人都堅信他應當再遭逮補，並交回催狂魔的手中。

然而真是這樣嗎？

最近新挖掘出來的驚人證據顯示，天狼星·布萊克很可能並沒有犯下當初他進阿茲卡班的罪行。事實上，根據小諾頓區亞肯錫街十八號的杜莉·普濟斯的說法，兇殺案發生時，布萊克可能根本不在現場。

『大家所不知道的是，天狼星·布萊克是個藝名，』普濟斯太太說，『大家以為是天狼星·布萊克的那個男人，其實是史大餅·伯門，一個流行音樂團體「淘氣精靈」的主唱，大約十五年前，他在小諾頓區禮拜堂舉行的一場演唱會中，被一顆大頭菜砸到耳朵，因而退出演藝生涯。我一看到報紙上的照片馬上就認出他了。嗯，我說，史大餅絕不可能會犯下那些罪，因為案發的那一天，他正和我在一起享用浪漫的燭光晚餐。我已經寫信向魔法部長抗議，並隨時等待他向化名天狼星的史大餅提出一個完整的道歉。』

哈利讀完，無法置信的瞪著那一頁。或許這本雜誌時常刊登一些不實的笑話。他往回翻幾頁，找到關於夫子的文章。

（魔法部長康尼留斯·夫子，五年前在當選魔法部長時，曾否認自己有任何計畫要接管古靈閣巫師銀行的運作。夫子始終堅持自己沒有任何企圖，只想與我們的黃金保管人『和平共處』。

然而真是這樣嗎？

最近部長身邊的消息來源揭露，夫子最大的野心便是掌妖精的黃金財庫，而且如有需要，他將不擇手段採取暴力。

『這也不是第一次了，』一位魔法部的內幕人士指出，『康尼留斯·「妖精榨汁機」·夫子，他的朋友都這麼稱呼他。如果你能夠聽見他在自以為四下無人之際所說的話，啊，他老是在談論那些被他幹掉的妖精，有些被他淹死，有些被他丟下樓，有些被他下毒，有些被他做成餡餅 』）

哈利不想再讀下去了。夫子可能犯了許多錯，但哈利完全無法想像他會下令把妖精做成餡餅。他很快的翻著雜誌其餘的部分，每翻幾頁就停下來略微看一看：一篇報導指控土茲希爾地區的龍捲風隊之所以能贏得魁地奇大聯盟，是靠著各種恐嚇、非法改裝掃帚以及酷刑的手段；一篇是寫某位宣稱乘坐狂風六號飛上月球的巫師專訪，他還帶回了一袋月球蛙以茲證明；還有一篇關於斯堪地那維亞古文的文章，它至少解釋了露娜上下顛倒的看（謬論家）的原因。根據雜誌的說法，如果你把這些古文頭上腳下的倒過來，它們會顯示出一段咒話，能使你敵人的耳朵變成金橙色。說實話，和（謬論家）裡其他的文章相比，天狼星很可能是淘氣精靈樂團的主唱這件事還頗為合理。

『裡面有什麼好東西嗎？』當哈利合上雜誌時，榮恩問。

『當然沒有，』哈利還來不及回答，妙麗就不屑的說，『誰都知道（謬論家）是垃圾雜誌。』

『對不起，』露娜說，她的聲音忽然失去了夢幻的語調，『我父親是裡面的編輯。』

『我 啊，』妙麗說，一臉尷尬，『嗯 它滿有趣的 我是說，它很 』

『請還我，謝謝。』露娜冷冷的說，她傾身向前從哈利手中搶回雜誌。她快速的翻到第五十七頁，斷然的再把書上下顛倒過來，遮住了她的臉。就在此時，包廂門第三次打開。

哈利抬頭張望，他知道該來的逃不過。即便如此，看跩哥·馬份站在他兩個親信克拉和高爾之間對著他嘻皮笑臉的樣子，還是讓他極為反感。

『幹嘛？』在馬份開口之前，他先挑釁的說。

『禮貌點，波特，不然我可得罰你勞動服務哦，』馬份慢條斯理的說，他一頭油亮的金髮和尖下巴跟他父親一模一樣。『你知道的，我，不像你，我已經當選為級長，意思就是，我，不像你，我有權力開懲戒單。』

『沒錯，』哈利說，『可是你，不像我，你是個智障。所以滾出去別來煩我們。』

榮恩、妙麗、金妮和奈威一起大笑。馬份扭著嘴唇。

『我問你，波特，比衛斯理次一等的感覺如何呀？』他問。

『閉嘴，馬份。』妙麗厲聲道。

『顯然我戳到某個痛處了，』馬份得意的笑著說，『好吧，小心一點，波特，因為我會像狗一樣的尾隨你，你出一丁點錯我都不會放過。』

『出去！』妙麗說，站了起來。

馬份冷笑著，再惡毒的瞧了哈利一眼，轉身離開，克拉和高爾笨重的跟在後面。他們走後，妙麗用力摔上包廂的門，轉頭望著哈利。哈利立刻明白她也和自己一樣，不但察覺馬份話裡的暗示，而且同樣感到驚慌失措。

『再來一份青蛙。』榮恩說，顯然啥也沒注意到。

在奈威和露娜面前，哈利沒辦法自由的說話，他緊張的和妙麗再交換了一個眼色，隨即望向窗外。他本來覺得天狼星送他到車站只是好玩，但忽然間，這整件事如果說不上危險，似乎也過於魯莽。妙麗說得沒錯。天狼星不該跟來的。如果馬份先生注意到那隻黑狗而告訴了他兒子跩哥，會發生什麼事？如果他推斷出衛斯理、路平、東施和穆敵全知道天狼星躲在哪裡，那怎麼辦？或者，有沒有可能馬份說『像狗一樣的尾隨』純粹只是巧合？

他們繼續朝北方行駛，天氣仍舊陰晴不定。雨水無精打采的濺在窗戶上，等到微弱的太陽才稍稍露臉，雲層又飄過來遮蔽了日光。等到夜晚降臨，車廂內燈火亮起，露娜才捲攏起（謬論家），小心的收進書包裡，然後輪流盯著包廂裡的每一個人瞧。

哈利坐在位子上，額頭抵著車窗，希望能率先看到遠處的霍格華茲。可惜這是個沒有月亮的夜，水漬斑斑的窗戶也污穢不清。

『我們最好換上衣服。』最後妙麗說。大家辛苦的打開自己的皮箱，套上長袍。她和榮恩小心的把級長徽章別在胸前，哈利看見榮恩對著黑色的窗戶檢視自己的模樣。

終於，火車開始慢了下來，他們聽見列車上下充滿熟悉的吵鬧喧嘩，每個人都爭相搬動自己的行李和寵物，準備下車。榮恩和妙麗必須負責管理秩序，所以他們又離開了車廂，留下歪腿和豬水梟給哈利等人照顧。

『我幫你拿那隻貓頭鷹，如果你願意的話。』露娜對哈利說並朝豬水梟伸出手來，這時奈威正小心的把吹寶放進長袍內袋。

『啊 呢 謝啦。』哈利說，把豬水梟的籠子交給了她，同時更加牢牢的抱緊嘿美的籠子。

他們一步一拖的走出包廂，踏入擁擠的走廊，感覺著第一股夜晚的空氣刺上臉頰。很緩慢的，大夥移向車門邊。哈利已經聞得到湖邊小徑傳來的松樹香，他下了階梯踏上月台，環顧著四周，想聽見那熟悉的聲音呼喊著：『一年級新生到這裡來 一年級新生 』

可是沒有出現。相反的，一個截然不同的輕快女聲，正放聲大喊：『一年級新生到這裡排隊，謝謝！所有一年級新生到我這裡來！』

一個燈籠朝著哈利晃過來，藉由它的光線，哈利看見葛柏蘭教授突出的尖下巴和削齊的短髮，這位女巫去年曾代替海格上了一陣子的奇獸飼育學。

『海格在哪？』他大聲說。

『我不知道，』金妮說，『不過我們最好別站在這裡，我們堵住門口了。』

『喔，對 』

沿著月台出車站的過程中，哈利和金妮走散了。擠在人潮裡，哈利眯起眼睛朝黑暗中搜尋海格的身影；他非出現不可，因為哈利一直惦念著他 再度見到海格也是他最期待的一件事，然而絲毫不見他的蹤影。

他不可能離開了，哈利告訴自己，他緩慢的通過狹窄的出口，和其餘的人一起走到馬路上。他大概是得了感冒什麼的。他四處尋找榮恩和妙麗，想知道他們對葛柏蘭教授再度出現的事有什麼看法，但附近都看不到他們，他只好任由人潮推擠，踏上活米村車站外被雨水沖濕的黑色街道。

路旁停靠了一百多輛無馬的驛馬車，負責載送一年級以上的學生前往山上的城堡。哈利瞥了馬車一眼，轉過頭去留意榮恩和妙麗，接著忽然覺得不大對勁，他又回頭再看馬車一眼。

馬車不再沒有馬了。在馬車的軸井中間站著一些生物。如果硬要給牠們取一個名字，他大概會叫牠們馬，雖然有些部分看起來也很像爬蟲類。這些生物沒有半點肉，黑色的獸皮緊巴著一身的瘦骨頭。牠們的頭像龍，白色的眼睛沒有瞳孔，只是茫然的瞪著。一對翅膀從兩邊的肩胛骨長出來。又寬又大的黑色皮革翅膀，看起來好像應該屬於某種巨型蝙蝠的。這些生物沉默而平靜的站在濃稠的黑暗中，看起來既詭異又邪惡。哈利不懂，既然這些馬車有能力自己移動，為什麼還要找這些恐怖的馬來拉。

『小豬呢？』榮恩的聲音從哈利背後傳來。

『那個叫露娜的女孩幫忙拿著，』哈利回答說，他連忙轉身，急著想要問榮恩有關海格的事。『你認為』

『海格在哪？我不知。』榮恩說，語氣有點擔憂，『他最好沒事』

不遠處，跣哥·馬份後面跟著克拉、高爾和潘西·帕金森等一票親信，正大搖大擺而來，馬份推開幾個神色怯懦的二年級學生，把他們的馬車據為己有。一會兒後，妙麗氣喘吁吁的從人群中冒出來。

『馬份剛剛在那邊虐待一個一年級新生，我發誓我一定要告發他。三分鐘前他才剛拿到徽章，現在就已經開始濫用它欺負弱小，甚至比以前還過分。歪腿呢？』

『在金妮那兒，』哈利說，『她來了』

金妮從人群中冒出來，手裡抓著扭來扭去的歪腿。

『謝啦，』妙麗說，趕緊上前解救金妮，把貓接了過去，『走吧，我們一起找輛空馬車，免得等會坐滿了』

『我還沒看到小豬！』榮恩說，但妙麗已經朝最近的一輛空馬車走去。哈利留在原地陪榮恩。

其他學生如潮水般從他們身邊湧過。哈利問榮恩，『那是什麼東西呀，你認得嗎？』他用下巴比了比那些恐怖的馬。

『什麼東西？』

『那些馬』

露娜手裡抱著豬水鳧的籠子出現在面前，小小的貓頭鷹一如往常，興奮的咯咯咕咕叫。

『拿去吧，』她說，『他真是一隻可愛的小貓頭鷹，對不對？』

『呃 對 他還不錯，』榮恩沒好氣的咕噥，『好了，走吧，我們上 你剛剛說什麼，哈利？』

『我剛剛說，那些像馬的東西是什麼？』哈利說，一邊和榮恩、露娜走向馬車，妙麗和金妮已經坐在裡面了。

『什麼像馬的東西？』

『拖著馬車的那些像馬的東西！』哈利失去耐性的說。畢竟最近的一隻離他們才三呎而已，牠正用一雙空洞的白眼望著他們。然而，榮恩卻投給哈利一個迷惑的眼神。

『你在說什麼啊？』

『我在說 看！』

哈利抓起榮恩的手臂，拉著他轉過身正對那隻長了翅膀的馬。榮恩直直的瞪著牠幾秒鐘，然後轉過頭看著哈利。

『究竟我應該要看什麼東西？』

『看那 那裡，在車軸中間！用韁繩綁在車子前面！牠就在正前 』

榮恩滿臉困惑的表情仍舊沒變，一個奇異的念頭在哈利腦中升起。

『你 你看不見牠們嗎？』

『看見什麼？』

『看不見拖著馬車的東西嗎？』

現在榮恩真的有點被嚇到了。

『你還好吧，哈利？』

『我 嗯 』

哈利感到滿腦子昏亂。那匹馬就在他的正前方。從身後的車站窗口漫出的微弱燈光，映在牠的身體上，清楚的反射出閃閃的光澤，牠鼻孔噴出的水汽在寒夜的空氣中凝結成霧。可是，除非榮恩在作假——如果真是這樣，這個玩笑未免太無聊——榮恩完全看不到。

『我們可以上車了嗎？』榮恩遲疑的問，擔心的注視著哈利。

『欸，』哈利說，『好，走吧 』

『沒事的，』當榮恩沒入幽暗的車廂時，一個如夢的聲音在哈利身旁揚起。『你沒有發瘋什麼的。我也能看見牠們。』

『妳能嗎？』哈利焦急的問，轉向露娜。他可以看見長著蝙蝠翅膀的翼馬反映在她銀亮的大眼裡。

『喔，當然，』露娜說，『打從我第一天到這裡來，我就能夠看見牠們了，一直是由牠們拉馬車的。別擔心，你的神志跟我一樣清楚。』

她淡淡一笑，跟隨榮恩爬進濕霉的車廂裡。儘管仍有一點恍惚，哈利還是跟在她後面上了馬車。

【11.分類帽的新歌】

哈利可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居然會跟露娜看到同樣的幻象，如果那真的只是什麼幻象，因此他上車後絕口不提那些馬兒，只是靜靜坐下來，砰的一聲關上車門。但他一路上還是忍不住老是偷瞄窗口，望著那些馬的剪影。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叫葛柏蘭的女人？』金妮問道，『她為什麼會在這兒？海格該不會離開學校了吧？』

『他要離開學校，我還覺得滿高興的，』露娜說，「他教得不太好，對不對？」

『不對，他教得很棒！』哈利、榮恩和金妮生氣的答道。

哈利惡狠狠的瞪著妙麗。她連忙清清喉嚨說：『呃 對呀 他是教得很棒。』

『喔，是嗎？我們雷文克勞的人，卻覺得他根本就是個笑話。』露娜毫不留情的說。

『那只能代表你們的幽默感糟透了。』榮恩怒聲斥著，這時車輪開始吱吱嘎嘎的向前滾動。

露娜似乎完全不把榮恩的無禮放在心上，她反而緊盯著榮恩看了好一會兒，活像他是個還算有趣的電視節目似的。

馬車鏗鏘鏗鏘、搖搖晃晃的排成一行縱隊，沿著道路往前行駛。當他們駛過兩旁列著飛豬石柱的城門，進入霍格華茲校園時，哈利連忙俯身向前，想看看位於禁忌森林旁的海格小木屋是否亮著燈光，卻發現校園裡一片漆黑。不過，他可以隱約瞥見，霍格華茲城堡現在距離他們越來越近了。在黑暗的天空中，浮現出一個如黑玉般漆黑的龐大剪影，那是一座巍峨聳立、尖塔成群的巨大建築，不時點綴著一、兩個燦若星火的明亮窗口。

馬車唧唧嘎嘎的減緩速度，停在通往城堡橡木大門的石階前，哈利第一個跳下馬車。他再度轉過身來，想要在禁忌森林附近找到那個亮著燈光的窗口，但海格家仍是一片漆黑，完全看不出有半點動靜。哈利回過頭來，勉強將目光轉向那些皮包骨的奇怪生物，心裡暗暗希望牠們都已經自動消失不見，卻發現牠們仍靜靜佇立在冰冷的夜風中，沒有瞳孔的白眼在黑暗中閃閃發亮。

哈利以前也有過一次類似的經驗，當時他看到一些榮恩看不到的景象，但那只不過是虛幻的鏡中影，跟眼前這些看起來結結實實、壯得足以拉動一整列車隊的野獸，完全無法相提並論。要是露娜說的是實話，這些野獸其實一直都在學校拖馬車，只是大家看不見罷了。那為什麼偏偏是他 哈利波特 在突然間變得可以看見牠們，而榮恩卻還是把牠們當成空氣？

『你到底要不要走啊？』榮恩在他身邊問。

『喔 走吧！』哈利飛快的說。他們往前走，跟大家一起快步融上石階，踏入城堡。

無數火把將入口大廳照得亮如白晝，四周迴盪著陣陣響亮的腳步聲，學生們全都忙

著越過石板地，走向那扇通往餐廳與開學宴會的大門。

餐廳裡，排著四張長長坐滿人的學院餐桌，頭頂上是漆黑一片，找不到半顆星星的魔法天花板，看上去就跟高窗外的夜空沒有半點差別。餐桌上方飄浮著許許多多的蠟燭，照亮了散布在餐廳各處的銀白色幽靈，和在熱切交談著的學生們的面龐。大家都在互相報告暑假所發生的種種樂事，扯起喉嚨跟其他學院的朋友們問候致意，仔細打量對方的髮型和新長袍。哈利又再次注意到，總是有人在他經過時交頭接耳竊竊私語；他咬緊牙關，裝出一副既沒注意也不在乎的自在神情。

露娜像個幽靈似的飄離他們身邊，走向雷文克勞餐桌。他們一走到葛來分多餐桌邊，就有幾名四年級學生高聲歡呼著迎接金妮，把她拉去跟她們坐在一塊兒；哈利、榮恩、妙麗和奈威繼續往前走，在餐桌中央找到了四個連在一起的座位，正好位於葛來分多學院幽靈，差點沒頭的尼克，跟芭蒂·巴提和文妲·布朗三人中間，兩個女生故做熱情的向哈利問好，態度顯得有些過分友善，哈利一看便知，她們剛才正在說他的閒話。但他沒空管這些，他心裡惦記著另一件更重要的事：他越過學生們的頭頂，望著餐廳盡頭處的教職員餐桌。

『沒看到他。』

榮恩和妙麗同樣也在察看教職員餐桌，其實沒這必要；海格的大塊頭不管在哪裡都特別突出，根本不用找就可以一眼看到他。

『他該不會是離開了吧。』榮恩的語氣顯得有些擔憂。

『不可能。』哈利堅定的表示。

『你想他會不會是受傷，或是碰到什麼意外？』妙麗不安的問道。

『不會。』哈利立刻說。

『那他到底在哪兒呢？』

哈利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為了避免讓奈威、芭蒂和文妲聽到，他刻意壓低聲音說：『說不定他還沒回來。懂我的意思吧。他在執行任務。忙著在替鄧不利多辦事。』

『沒錯。沒錯，應該就是這樣。』榮恩的語氣顯得安心許多，妙麗卻咬著嘴唇，目光沿著教職員餐桌來回掃視，彷彿是想替海格的缺席找一個更合理的解釋。

『那是誰啊？』她突然指著教職員餐桌中間問。

哈利順著她的手望過去。他的目光先落在鄧不利多身上，這位校長坐在教職員餐桌

正中央，窩在他的高背金椅中，身上穿著一襲綴滿銀星的深紫色長袍，頭上戴著一頂同樣花色的巫師帽。鄧不利多的頭微微傾向坐在他身邊的女人，她正附在他耳邊說話。哈利心想，她看起來就像是哪一家的老處女姑姑：身材矮胖，留著一頭又短又捲的鼠褐色頭髮，頭髮上戴著一個嚇人的粉紅色大蝴蝶結髮箍，為了搭配髮箍，在她的長袍外面還罩了一件粉紅色的羊毛衫。然後，她微微偏過頭來，就著高腳杯啣了一口，哈利震驚至極的認出那張毫無血色、活像蟾蜍似的面孔，和那對眼袋肥厚、又凸又鼓的眼睛。

『她就是那個叫恩不里居的女人！』

『誰啊？』妙麗問。

『我在聽審會見過她，她是夫子的手下！』

『那件毛外套可真漂亮啊。』榮恩冷笑著說。

『她是夫子的手下！』妙麗重複哈利的話，她皺起眉頭，『那她跑到這兒來幹什麼？』

『不曉得。』

妙麗來回掃視教職員餐桌，她眯起眼睛。『不，』她低聲說，『不，該不會是』

哈利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但也沒開口問，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葛柏蘭教授身上。她剛出現在教職員餐桌後方，此刻正沿著餐桌走到最末端，坐上海格的老位子。這表示一年級新生都已經越過湖泊，抵達城堡了。果然沒錯，沒過幾秒，入口大廳的門就大大敞開。一列看起來嚇得半死的一年級新生，在麥教授的帶領下，排成一條長長的隊伍走進來。麥教授搬著一張四腳凳，凳上放了一頂非常舊的巫師尖帽，帽上到處都是補釘，磨損的帽簷有著一條大大的裂縫。

餐廳中嗡嗡的交談聲迅速沉寂下來。一年級新生排成一排，站在教職員餐桌前方，面對著其餘的學生，麥教授小心翼翼的將四腳凳放在他們前面，再退向後方。

那些一年級新生的面孔在燭光照耀下發出慘白的光，一名站在隊伍正中央的小男孩看起來好像在全身顫抖。哈利腦海中掠過當年的情景，回想起他站在分類帽前，等著一場未知的測驗來決定他該進入哪個學院就讀，當時他心裡是多麼的害怕。

全校學生都屏住氣息，靜靜等待。然後帽簷的裂縫像嘴巴似的大大咧開，分類帽放聲高歌：許久以前當我還嶄新亮麗，霍格華茲也才剛剛成立，我們這所高貴學校的創辦人，深信他們將永不分離；

他們擁有共同的理想目標，有著同一份渴望需要，創建一所全世界最棒的魔法學校，讓他們的學識火種代代延燒。

『我們將一同興學傳道！』

四名好友立定目標，但他們完全夢想不到，有朝一日他們將會分道揚鑣。

想想看，有哪對死黨的情誼比得上史萊哲林和葛來分多？

誰說赫夫帕夫和雷文克勞的交情不能夠被人引為傳說？

誰能料到這會出任何差錯？

深厚情誼怎可能就此打破？

我當年曾在場目睹經過，讓我來把這整個悲傷的故事好好說一說。

史萊哲林表示：『我們的學生必須血統純正。』

雷文克勞認為：『我們的學生必須智冠群倫。』

葛來分多堅持：『我們的學生必須無比英勇。』

赫夫帕夫則說：『我是有教無類，對學生完全一視同仁。』

當這些差異才剛剛出現，只造成一些小小紛爭歧見，這是因為，四位創辦人分別擁有自己的專屬學院，他們所揀選的學生必定如其所願。

比方說，史萊哲林只選擇那些跟他一樣狡猾機智，並且血統純正的巫師。

唯有聰明絕頂的有識之士，才能跟隨雷文克勞專心求知。

英勇無匹的葛來分多，專門歡迎那些大無畏的勇士。

而他們挑剩的人就交給赫夫帕夫，她總是毫不保留的盡傳所知。

正因如此，四個學院和他們的創辦人才能長保友情堅定真摯。

霍格華茲就這樣在安定中成長，度過許多年的快樂時光，但不和的種子已悄悄潛入我們之間，並在我們的錯誤與恐懼中長大茁壯。

過去學院宛如四根擎天大柱，共同撐起霍格華茲的一片晴天，此刻卻互相心生嫌怨，各自爭著想要掌管大權。

曾有一段時間，這所學校似乎將提前走到終點，決鬥與紛爭頻頻出現，朋友之間的衝突屢見不鮮。

最後，在一天清晨，老史萊哲林憤而掉頭離去，此後紛爭雖漸漸平息，我們卻有些感傷唏噓。

在四名創辦人縮減為三人之後，我們再也無法回到從前，如當初一般團結共修。

現在分類帽已來到此處，大家都知道我到此的緣故：我將你們分到各個學院，那就是我肩負的任務，但今年我將更進一步，仔細聆聽我的歌曲，切莫心有旁騖：我不得不將你們分散各處，但我擔心自己會犯下錯誤，雖然我必須執行任務，每年將學生分成四部，我卻害怕分類儀式會帶來惡果，使我們日後步上歧途。

喔，正視危險，注意警兆，歷史正對我們提出警告，霍格華茲此刻已危機四伏，面臨外來恐怖仇敵的威脅，我們若不能一心團結，就會因內訌而崩塌瓦解。

我已通知各位，我已警告過各位 現在，讓我們的分類儀式就此揭開。

分類帽又再度靜止不動。大家開始拍手，但掌聲中夾雜著許多嗡嗡的耳語聲，在哈利記憶中，這種情況還是第一次出現。餐廳裡所有的學生都在交頭接耳，而跟著大家一起拍手的哈利，心裡很清楚他們在說些什麼。

『今年好像不太一樣，是不是？』榮恩抬起眉毛說。

『沒錯。』哈利說。

分類帽過去只是描述各個學院的學生所必須具備的特質，和介紹它自己在分類儀式中所扮演的角色。哈利不記得它以前對學校曾提出過什麼建議。

『它以前有像這樣提出過警告嗎？』妙麗的語氣顯得有些擔憂。

『有，確實有過，』差點沒頭的尼克露出一副學識淵博的模樣，直接穿透奈威的身體俯向妙麗（奈威抽搐了一下，被幽靈穿過身體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分類帽認為它在道義不能置身事外，應該在必要的時候，對學校提出適當的警告 』

這時，本來已經準備要大聲喊出一年級新生名字的麥教授，正用她那令人膽寒的眼神，惡狠狠的瞪著那些忙著交談的學生。差點沒頭的尼克連忙將一根透明的手指頭擡到唇上，挺起身軀乖乖坐好。麥教授皺著眉頭，抬頭朝四張學院餐桌掃過了最後一眼，再

垂下頭來，望著手中那張長長的羊皮紙，高聲喊出第一個名字。『尤安·愛波。』

哈利剛才注意到的那個滿臉驚恐的小男孩，立刻踉踉噲噲的走向前方，把分類帽套在頭上；幸好他長了對招風耳，要不然帽子就會一溜煙的落到他的肩膀上。分類帽考慮一會兒，然後帽簷的裂縫又再度咧開，大聲喊道：『葛來分多。』

哈利跟其他葛來分多學生們一起熱烈鼓掌，尤安·愛波跌跌撞撞的走到他們餐桌邊坐下來，他露出一副窘得要死的表情，彷彿恨不得挖個地洞跳進去，免得大家再盯著他瞧。

站在前方的一年級新生漸漸變得越來越少。在麥教授喊出姓名，和分類帽做出決定的空檔時間，哈利都可以聽到榮恩的肚子在咕嚕咕嚕叫個不停。最後，分類帽終於將最後一名學生『羅絲·齊樂』分到赫夫帕夫學院，麥教授拿起分類帽和凳子轉身離開，這時鄧不利多站了起來。

哈利雖然最近對這位校長有些怨氣，但當他一看到鄧不利多站起來，笑吟吟的望著大家，他的心就不知不覺的平靜下來。這次他一回到霍格華茲，先是發現海格不在，接著又看到那些長得像龍的馬，使他忍不住感到，他所期待已久的返校之旅，竟然充滿了種種令人震驚的意外，就像是一首熟悉的曲調中，夾了許多刺耳的雜音似的。但至少此刻的情景，他覺得事情終於又步回原先的軌道：他們的校長像往常一般，在開學大餐會之前站起來歡迎大家。

『歡迎我們的新夥伴，』鄧不利多用洪亮的嗓音說，他敞開雙臂，臉上滿滿的笑意，『歡迎！我們的老朋友！歡迎大家回到學校！我們的確還有事情向大家報告，但現在不是時候。大吃大喝吧！』

餐廳裡爆出一陣如雷的掌與感激的笑聲，鄧不利多姿態優雅的坐下來，將他那把銀白色的長鬚甩上肩膀，免得垂到餐盤裡。餐盤裡突然平空冒出各式各樣的食物，五張長餐桌在剎那間堆滿了無數佳肴，有帶骨肉排、派餅甜點、各式蔬菜，還有麵包、調味醬汁，和一大瓶一大瓶的南瓜汁。

『太棒了！』榮恩發出一聲渴望的呻吟，一把抓住離他最近的一盤肉排，開始拚命替自己添菜，差點沒頭的尼克望著他，臉上露出羨慕的神情。

『你剛才在分類儀式開始前，好像話還沒說完對不對？』妙麗詢問這位幽靈，『也跟分類帽提出的警告有關嗎？』

『喔，是的。』尼克說，他似乎很高興能有件事引他分心，讓他將目光自榮恩身上移開，榮恩正在狼吞虎嚥的吃烤馬鈴薯，吃相實在是難看至極。『是的，我聽說，分類帽以前也提出過幾次警告，都是在它感到學校面臨強大威脅時。當然啦，它所提出的建議每次都一樣：團結一心，從內部壯大。』

『阿巴 奧子 嗯麼 茲凹 靴要 危險？』榮恩問道。

哈利認為，他嘴裡塞得這麼滿的情形下，居然還能發得出聲音，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抱歉？』差點沒頭的尼克彬彬有禮的問，而妙麗露出嫌惡的神情。榮恩努力把一大口的食物吞了下去，說：『它不過是頂帽子，怎麼會知道學校有危險？』

『這我不清楚，』差點沒頭的尼克說，『不過，它住在鄧不利多的辦公室裡，自然有機會聽到很多事情。』

『它居然要我們跟各個學院的人交朋友？』哈利望著遠處的史萊哲林餐桌。跩哥·馬份在那兒神氣活現，彷彿正在接見臣民似的。『想都別想。』

『嗯，你這種態度就不對了，』尼克用譴責的語氣說，『團結合作，和平共存，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我們幽靈雖然分屬於各個不同的學院，彼此還是能保持良好的友誼。就算葛來分多和史萊哲林競爭得再厲害，我也從來不會想要去跟血腥男爵起任何衝突。』

『那只是因為你怕他怕得半死。』榮恩說。

差點沒頭的尼克臉上露出受到嚴重侮辱的神情。

『怕他？說什麼笑話，我，堂堂敏西 波平敦的尼古拉斯爵士，這輩子可從來沒怕過任何人！我血管裡流著貴族的血液 』

『什麼血液？』榮恩問道，『莫非你現在還有 ？』

『那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說法！』差點沒頭的尼克說，他氣得渾身顫抖，整個頭顱在他那沒被完全砍斷的脖子上不祥的搖晃，『就算我不能再享受飲食的樂趣，但我至少還能保有隨意使用辭句的自由吧！算了，你們這些學生一天到晚拿我的死亡來開玩笑，反正我早就習慣了！』

『尼克，他不是故意要嘲笑你的！』妙麗說，惡狠狠的瞪了榮恩一眼。

不巧的是，榮恩這時嘴巴裡又塞得滿滿的，所以他只能含混的說了聲：『窩無日嘔意噁。』尼克似乎對這個道歉並不滿意。他浮到空中，整了整他那頂綴著羽毛的帽子，接著就像一陣風似的從他們身邊飄走，飛到餐桌另一端，坐到柯林·克利維和丹尼·克利維兩兄弟中間。

『看你幹的好事。』妙麗氣沖沖的說。

『什麼？』榮恩憤慨的說，他費了好一番工夫，才把嘴裡的食物全都吞下去，『難道我連問個問題都不行嗎？』

『喔，算了。』妙麗沒好氣的說，在剩下來的用餐時間裡，這兩個人都臭著臉，沒再說過一句話。

哈利早已習慣，他們兩個一天到晚吵架，根本懶得去當和事老；還不如利用這段時間好好大吃一頓，於是他盡情享用牛肉腰花派，然後又吃了一大盤他最愛的糖漿餡餅。

等所有學生全都吃完大餐，餐廳裡的聲浪開始再度上升時，鄧不利多又站了起來。餐廳在瞬間變得鴉雀無聲，大家全都轉頭望著他們的校長。哈利現在舒服得有點想睡覺，他的四柱大床正在樓上等著他，那兒又溫暖又柔軟。『好，我們大家都在忙著消化這頓豐盛的大餐，現在我必須請各位給我一點時間，專心聽我進行每年開學時的例行報告，』鄧不利多說，『一年級新生請注意，校園裡的森林，絕對禁止任何學生進入而少數幾名舊生也該好好記住這項規定。（哈利、榮恩和妙麗笑著互相使眼色。）

『管理員飛七先生要我告訴大家，說這是他第四百六十二次提醒各位，下課時間不得在走廊施展魔法，另外還有許多其他禁止事項，在飛七先生的辦公室門前，貼了一張長得嚇人的單子，各位可以自行前去察看。

『今年我們的教職員陣容做了兩項更動。我們非常高興能請葛柏蘭教授回到這裡，為我們教授「奇獸飼育學」；我同樣也很榮幸能為大家介紹恩不里居教授，她是我們的新任「黑魔法防禦術」老師。』

餐廳裡響起一陣不怎麼熱烈的禮貌性掌聲，哈利、榮恩和妙麗微帶驚慌的面面相覷；鄧不利多並沒說葛柏蘭要在這裡待多久。

鄧不利多繼續說下去：『學院的魁地奇球隊選拔賽將於 』

他突然停下來，詫異的望著恩不里居教授。由於她站起來也不比坐著高多少，在那一刻，完全沒人理解鄧不利多為什麼要突然停止說話，但接著恩不里居教授『嗯哼，嗯哼』的清著喉嚨，大家才知道原來她已經站了起來，準備發表演說。

鄧不利多臉上吃驚的神情只出現了一剎那，隨即瀟灑的坐下來，專注的望著恩不里居教授，彷彿迫不及待想要聽她說話似的。其他的教職員就沒像他那麼善於掩飾心中的驚訝。芽菜教授的眉毛抬得奇高，甚至完全沒入了她飄拂的頭髮裡。哈利從來沒看到麥教授的嘴唇抿得這麼薄過。以前哪會有新老師膽敢打斷鄧不利多說話。許多學生都露出等著看好戲的笑容，這個女人顯然一點也不了解霍格華茲的規矩。

『感謝你，校長，』恩不里居教授假假的笑著，『感謝你說了這麼動聽的歡迎詞。』

她的聲音又尖又高，略帶些嬌嗲的氣音，聽起來活像是個小女孩，哈利心中又再度升起一股強烈的憎惡感，他自己也不明白這是為了什麼；他只知道，從她那蠢蠢的嗓音，到她那件毛茸茸的粉紅色外套，全身上下沒有一處讓他看得順眼。她又『嗯哼，嗯哼』的輕咳兩聲，清清喉嚨，繼續往下說。

『我一定要說，回到霍格華茲感覺真的好棒唷！』她微微笑著，露出一口尖銳的牙齒，『更高興的是，還有這麼多可愛的小臉蛋抬頭看著我呢！』

哈利朝四周瞥了一眼。沒有人臉上露出高興的表情。相反的，大家顯得有點吃驚，居然會有人用這種語氣致詞，簡直就把他們當成是五歲的小娃娃嘛。

『我真的好期待能趕快認識大家喔，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成為很好的朋友！』

『她只要不逼我穿那件蠢外套，我倒是可以考慮跟她交個朋友。』芭蒂輕聲對文妲說，接著她們倆就陷入無聲的爆笑之中。

恩不里居教授又『嗯哼，嗯哼』的清了清嗓子，她再度開口時，原本那些嬌嗲的氣音明顯收斂了許多。她換上一副相當職業化的口吻，而她說話的內容，聽起來也變得像背書似的單調沉悶。

『魔法部向來非常重視年輕巫師女巫的教育問題。你們與生俱來的稀有天賦，若是未得到審慎教育的滋養與磨練，最後終將一事無成。我們必須將魔法社會所特有的古老技藝代代傳承下去，以免這些珍貴的遺產就此失傳。而我們祖先們所累積的豐富知識寶藏，必須交由那些有志從事神聖教職的人士來細心守護，並加以發揚光大。』

說到這裡，恩不里居教授暫時停下來，朝她的同事們微微鞠了一個躬，但沒有任何人點頭回禮。麥教授那對濃黑的眉毛緊緊皺在一起，這使她看起來活像是一頭老鷹，當恩不里居又『嗯哼，嗯哼』的輕咳一聲，繼續開始發表演說時，哈利清楚看到，麥教授意味深長的跟芽菜教授互望了一眼。

『霍格華茲的歷任校長們，不僅承擔起治理這所古老學校的重責大任，同時也各自開始為學校注入一些新意，這自然是正確的行為，若是不求進步，我們終將會變成一攤死水，開始腐敗墮落。但我必須在此強調，我們絕不鼓勵只為了進步而刻意求進步，因為，我們古老的傳統絕對禁得起歷史考驗，不容人任意更動破壞。所以說，我們必須努力在古老與創新、在永恆與變動、在傳統與改革之間取得一個完美的平衡點』

哈利發現自己沒辦法再集中注意力，就好像他的腦袋老是調不準頻道似的。過去每當鄧不利多說話的時候，餐廳裡總是一片寂靜，現在四周變得鬧哄哄的，大家都把頭湊

到一塊兒，不停的低聲交談並吃吃輕笑。哈利望著雷文克勞的餐桌，看到張秋在跟她的朋友開心的聊天。坐在張秋旁邊幾個位子的露娜·羅古德，又重新取出她的（謬論家）專心閱讀。不過呢，坐在赫夫帕夫餐桌邊的阿尼·麥米蘭，卻是少數幾名仍在望著恩不里居教授的學生之一，但他看起來目光呆滯、神情恍惚，因此哈利十分確定，他只不過是故意裝出專心聽講的模樣，免得辱沒他胸前那個閃閃發亮的嶄新級長徽章。

恩不里居教授好像完全沒發現，她的聽眾已變得極端浮躁不安。哈利甚至有種感覺，就算眼前突爆發一場大規模暴動，她還是會努力繼續講下去。然而，那些老師都非常專心在聽，妙麗更是聽得渾然忘我，彷彿已深深沉浸在恩不里居教授的話語中，但根據她臉上的表情判斷，她顯然對演講的內容非常不滿。

『因為某些改變雖然對我們有所助益，但若是以長遠的眼光觀之，我們終究會發現，大多數變革事實上都是判斷錯誤的結果。所以，我們將會保有一些優良的古老傳統，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揚棄那些太過落伍過時的陋習。因此讓我們一同攜手前進，踏入一個開明、可靠，並且富於效率的新紀元，致力於保存那些應該保存的珍貴傳統，只要一發現謬誤就加以修正，以求臻於完美，並徹底禁絕那些早該揚棄的陋規。』

她坐了下來。鄧不利多開始鼓掌，其他教職員也跟著一起拍手，哈利注意到有好幾位老師只拍了一、兩下就停下來。有些學生也跟他們一起拍手，但大部分人都沒專心聽她講話，所以根本沒發現演講已經結束了，就在他們還沒來得及好好鼓掌的時候，鄧不利多再度站起身來。

『非常感謝妳，恩不里居教授，帶給我們這麼發人深省的演說。』他說，朝她鞠了一個躬，『現在請大家注意聽，我剛才說到，魁地奇選拔賽將於』

『沒錯，那的確是發人深省。』妙麗壓低聲音說。

『妳該不會是說，妳覺得她講得很棒吧？』榮恩輕聲問道，一臉茫然的望著妙麗，『這是我這輩子聽過最無聊的一場演講，妳別忘了，我可是從小跟派西一起長大的。』

『我又沒說她講得很棒，我是說這場演講發人深省，』妙麗說，『它解釋了很多事情。』

『是嗎？』哈利驚訝的問道，『我只聽到一大堆廢話。』

『這些廢話裡面藏了一些很重要的訊息。』妙麗嚴肅的表示。

『有嗎？』榮恩滿頭霧水的問道。

『你們難道沒聽到她說「絕不鼓勵只為了進步而刻意求進步」？還有「徹底禁絕那

些早該揚棄的陋規」？」

『好吧，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啊？』榮恩沒耐心的問道。

『我告訴你們那是什麼意思，』妙麗用不祥的語氣說，『那代表魔法部準備干涉霍格華茲的校務。』

他們四周響起一陣劈哩啪啦、乒乒乓乓的喧鬧聲，鄧不利多顯然剛剛宣佈解散，因為全體都已站起來，準備走出餐廳。妙麗跳了起來，露出慌張的神情。

『榮恩，我們應該去替一年級新生帶路欸！』

『對喔，』榮恩說，他顯然完全忘了這回事，『嘿 嘿，我說你們這些人啊！矮小鬼！』

『榮恩！』

「幹嘛，他們本來就是啊，他們這麼矮小」

『我知道，但你也不能叫他們矮小鬼啊！一年級新生！』妙麗架式十足的朝餐桌邊喊道，『請往這邊走！』

一群新生害羞的走過來，站在葛來分多和赫夫帕夫的餐桌中間，全都畏畏縮縮的躲在後方，生怕自己會站在隊伍最前面。他們看起來真的是很小；哈利非常確定自己剛到這裡的時候，看起來絕對比他們成熟得多。他咧嘴對他們微笑。一名站在尤安·愛波旁邊的金髮男孩，露出嚇得半死的表情，用手肘推推尤安，貼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尤安·愛波也同樣露出嚇壞了的神情，驚恐的偷瞄了哈利一眼，哈利感到他的微笑就像『臭樹汁』似的，迅速從臉上滑落。

『待會兒見。』他對榮恩和妙麗說了一聲，就獨自走出餐廳，一路上老是有人在旁邊朝他指指點點，盯著他猛瞧，要不然就是互相咬耳朵，但他努力不去注意這些。他目光定定的望著前方，穿過入口大廳的人群，快步爬上大理石階梯，接著再抄了一、兩條隱密的捷徑，很快就把人潮遠遠拋在後面。

他真是個白癡，居然沒料到這種情況，他憤怒的想著，沿著樓上空盪盪的走廊往前走。大家當然會盯著他看啦，他在兩個月前，拖著一名同學的屍體，從三巫大賽的迷宮中走出來，還宣佈說他親眼看到佛地魔王重新恢復力量。那時同學們正準備回家過暑假，所以他在上學期結束前，並沒有時間向大家詳細解釋當時的情況。但話說回來，即使有時間，他也不確定自己是否有勇氣，把當時發生在墓地的恐怖事情鉅細靡遺的向全校師生報告。

哈利走到通往葛來分多交誼廳的走廊盡頭，站在胖女士的畫像前，直到這時他才想到，他根本就不曉得新的通關密語。『呃』他悶悶不樂的說，抬頭望著胖女士，她整了整她那粉紅色的絲綢禮服，神情嚴厲的望著哈利。

『不知道通關密語，就休想進去。』她高傲的表示。

『哈利，我知道通關密語！』他背後有某個人正氣喘吁吁的朝他跑來，他回過頭，看到奈威慢吞吞的跑到他面前，『你知道嗎？我這次一定不會再忘記通關密語了』他揮揮他曾在火車上給他們看過的矮小仙人掌，『惡人掌！』

『正確。』胖女士說，接著畫像就像門一樣向外敞開，露出牆上的圓形洞口，哈利和奈威爬了進去。

葛來分多交誼廳看起來還是跟以往一樣溫馨宜人，這是一個有著高聳天花板的舒適圓形房間，裡面擺滿了破舊的鬆軟扶手椅，和老是在搖搖晃晃的舊餐桌。壁爐裡有一盆嘩啾作響的爐火，有幾名學生坐在爐火前，趁著回寢室睡覺前先烤烤手；在房間的另一端，弗雷和喬治兩兄弟正忙著把某個東西貼到佈告欄上。哈利揮手向他們道晚安，然後直接走向通往男生寢室的大門，他現在沒什麼心情說話。奈威跟著他上樓。

丁·湯馬斯和西莫·斐尼干已先回到寢室，他們把一大堆海報和照片貼到床邊的牆壁上。在哈利推開門的時候，兩人正在交談，一看到他，就立刻閉上嘴巴。哈利先懷疑他們是否在談論他，又懷疑自己是否太多心了。

『嗨。』他說，越過房間走到自己的行李箱前，把它打開。

『嘿，哈利，』丁說，他換上一套顏色跟西漢足球隊完全相同的睡衣。『暑假過得怎樣？』

『還可以，』哈利低聲說，他若真要把暑假發生的事都告訴他們，恐怕得花上大半夜才能說得完，何況他也不願再去回想那些事情。『你呢？』

『我算是還不賴啦，』丁咯咯輕笑，『反正總比西莫好一些，他剛才正在說他的悲慘遭遇呢。』

『怎麼啦，發生了什麼事啊，西莫？』奈威問道，他溫柔的把惡人掌放到床頭櫃上。

西莫並沒有立刻回答，他慢條斯理的反覆調整甘美小鷹魁地奇球隊海報的位置。然後他開口說話，仍然背對著哈利：『我媽不肯讓我回學校。』

『什麼？』哈利說，原本準備脫下長袍的他立刻停止動作。

『她不想讓我回到霍格華茲。』

西莫終於轉身離開他的海報，從行李箱裡取出睡衣，還是不看哈利。

『可是 這是為什麼呢？』哈利驚訝的問。他知道西莫的母親是一名女巫，因此他完全無法理解，她怎麼會突然變得這麼的『德思禮』。

西莫先把睡衣釦子全都扣好，才開口回答。

『這個嘛，』他用慎重的語氣說，『我想 是因為你。』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哈利立刻問道。

哈利的心怦怦跳，他隱隱感到有某種不祥的事物在朝他逼近。

『這個嘛，』西莫又開口說，仍然不肯正視哈利的雙眼，『她 呢 其實也不只是因為你，還有鄧不利多 』

『她相信了（預言家日報）的報導？』哈利說，『她真認為我是個騙子，鄧不利多是個老傻瓜？』

西莫抬頭望著他。

『沒錯，差不多就是這樣。』

哈利什麼也沒說。他把魔杖扔到床頭櫃上，脫下長袍，氣沖沖的塞進行李箱，再取出睡衣。他真是受夠了；受夠了這種老是有人對他指指點點、說長道短的可怕生活。要是他們能知道，要是他們能稍稍理解，遭受到這一切恐怖待遇的人心裡是什麼感覺，斐尼干太太一點也不了解，那個愚蠢的女人，他恨恨的想著。

他爬上床，想要拉上床邊的簾幕把自己遮起來，還沒來得及動手，西莫又開口說：『等等 那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知道，我是指 就是西追·迪哥里那些事？』

西莫的語氣聽起來既緊張又急切。丁本來彎下身往他的行李箱裡取拖鞋，現在也硬生生的停止動作，哈利知道他在專心傾聽。

『這你何必問我？』哈利反擊，『你為什麼不去看（預言家日報），就跟你母親一樣啊？你想知道的報上全寫啦。』

『不准你抨擊我的母親！』西莫厲聲說。

『誰說我是騙子，我就抨擊誰。』哈利說。

『你說話給我小心點！』

『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哈利說，他勃然大怒，一把抓起床頭櫃上的魔杖，『你要是不想跟我一起住，可以去找麥教授，叫她替你換寢室啊 免得你媽咪擔心。』

『別再扯上我的母親，波特！』

『你們怎麼啦？』

榮恩出現在門口。他瞪大眼睛，望著那跪在床上，用魔杖指著西莫的哈利，再把目光轉向那站在一旁，高舉著拳頭的西莫。

『他抨擊我的母親！』西莫喊道。

『什麼？』榮恩說，『哈利不會做這種事的 我們見過你的母親，我們都很喜歡她啊 』

『那是在她開始相信（預言家日報）上所有關於我的鬼話之前！』哈利扯起喉嚨大聲的吼。

『喔，』榮恩滿是雀斑的臉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喔 好吧。』

『你知道我怎麼想嗎？』西莫激動的說，滿懷惡意的瞥了哈利一眼，『她說得沒錯，我的確不想再跟他住在同一間寢室，他是個瘋子。』

『你太過分了，西莫。』榮恩說，他的耳朵開始脹紅 這通常是危險的訊號。

『我過分？』西莫大喊，他跟榮恩正好相反，臉色變得一片慘白，『你相信他那些關於「那個人」的胡說八道對不對？所以說，你認為他說的全是實話囉？』

『沒錯，我是相信！』榮恩生氣的說。

『那你也是個瘋子。』西莫露出厭惡的神情。

『是嗎？好吧，那你倒楣了，同學，別忘了我也是位級長！』榮恩說，伸出一根手指，戳戳自己的胸膛，『所以呢，你要是不想被罰勞動服務的話，你說話最好小心一點！』

西莫在那一瞬間露出不顧一切的神情，似乎是覺得就算被罰勞動服務，他也要把心裡的話全都說出來；結果卻不屑的哼一聲，轉過身去，跳上床，像洩恨似的用力拉上簾幕，不料整片簾幕被他硬生生的扯下來，髒兮兮的堆在地板上。榮恩狠狠瞪了西莫一眼，再轉頭看丁和奈威。

『還有誰的父母對哈利有意見？』他用挑釁的語氣問道。

『我父母是麻瓜，兄弟，』丁聳聳肩說，『他們根本就不曉得霍格華茲有人死掉，因為我可沒笨到把這種事告訴他們。』

『你不知我母親的個性，不管別人跟她說什麼，她全都相信！』西莫對他厲聲吼道，『再說，你的父母也不會收到（預言家日報）。他們不曉得我們的校長已經被「巫審加碼」和「國際巫師聯盟」雙雙開除，因為他已經發瘋啦。』

『我奶奶說這全都是胡說八道，』奈威尖聲說，『她說根本就是（預言家日報）自己開始墮落，鄧不利多連半點錯也沒有。她現在乾脆已經不再訂報了。我們相信哈利。』奈威斷然表示。他爬上床，把棉被直拉到下巴底下，目光越過他們的頭頂，用嚴肅的眼神望著西莫。『我奶奶常說，「那個人」總有一天會東山再起。她說，既然鄧不利多說他已經復活了，那就一定不會有錯。』

哈利心中對奈威湧出一股強烈的感激。沒有人再開口說話。西莫取出魔杖，魔法將簾幕修好，把自己藏在簾幕後面。丁爬上床，翻了個身，一聲不吭。奈威顯然也沒別的話可說，只是深情款款的望著他那株沐浴在月光下的惡人掌。

哈利躺到枕頭上，榮恩在隔壁床邊走來走去收拾東西。剛才跟西莫的爭吵，讓哈利感到非常震驚，他以前一直都非常喜歡西莫。將來還會有多少人明示暗示的說他撒謊，或是罵他神經錯亂？

鄧不利多是不是整個夏天也都受著同樣的折磨，先是被『巫審加碼』解聘，接著又被『國際巫師聯盟』給踢出門外？也許鄧不利多就是因為在生哈利的氣，所以才一連好幾個月不跟他聯絡？但不管怎樣，他們兩個現在等於是同在一條船上；鄧不利多相信哈利，他曾完全根據哈利的說詞，先後對全校師生和更廣大的巫師社會宣告事情的經過。所有認為哈利說謊的人，必然也會把鄧不利多看做騙子，要不然就是覺得鄧不利多年老昏庸，上了哈利的大當。他們總有一天會明白，我們說的全是事實，哈利難過的想著，榮恩此時已爬上床，熄掉了寢室的最後一根蠟燭。但他仍忍不住的想著，在真相大白之前，他到底還得忍受多少次像西莫這樣的無情攻擊。

第二天一早，西莫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他離開寢室的時候，哈利連襪子都還沒穿好。

『難道他以為，跟我一起在房間裡待太久，也會變成瘋子不成？』西莫的衣角才剛消失在眼前，哈利就扯開喉嚨大聲的問。

『別為這件事情煩惱了，哈利，』丁·湯馬斯邊拿起書包邊跟哈利說，『他只是』不過，很顯然他也說不出西莫到底是怎麼了。一段尷尬的沉默之後，他跟著哈利走出了房間。

奈威和榮恩的眼神都告訴哈利：『那是他的問題，跟你無關。』可是哈利並沒有因此覺得比較好過。他還要忍受多少像這樣的事情？

『怎麼啦？』五分鐘之後，妙麗從交誼廳那端趕上了也是去吃早餐的哈利和榮恩。『你看起來真的很 喔，我的天啊！』妙麗瞪著交誼廳裡的佈告欄，上頭貼著一個大大的新告示。

上加侖的加隆！

零用錢不夠花嗎？

想要多賺點加隆嗎？

想要簡單、輕鬆，一點都不疼痛的兼職工作嗎？

請至葛來分多學院交誼廳聯絡弗雷和喬治·衛斯理。

（所有申請人必須自行負擔工作風險）

『他們真的太過分了！』妙麗聽起來相當生氣，順手把他們貼的告示撕下來，告示下面是另一張海報，標有活米村第一個週末的日期，時間就在十月。『我們得和他們談談，榮恩。』

榮恩嚇了一跳。『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級長啊，』他們爬出畫像洞口時，妙麗這麼說，『這種事情該由我們來阻止！』

榮恩什麼也沒說，哈利從榮恩臉上悶悶不樂的表情看得出來，他沒有興趣去阻止他兩個哥哥弗雷和喬治想做的事。

『對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哈利？』妙麗又繼續問，他們沿著掛滿老巫師、老女巫畫像的樓梯往下走，畫像中的人自己聊得起勁，根本沒有理會他們。『你好像在為什麼事情生氣？』

『西莫認為，「那個人」的事情是哈利在說謊。』榮恩看哈利沒回答，簡單的告訴妙麗。

哈利原本以為妙麗也會替他感到生氣，她卻只是嘆了口氣。

『文妲·布朗也是這麼認為。』妙麗有點難過。

『然後妳們一起討論，看我究竟是不是一個靠說謊來引人注意的白癡，對吧？』哈利的音量放大。

『不，』妙麗冷靜的說，『事實是，我要她閉上她的大嘴，不要再談論你的事。還有，你最好不要再這樣粗暴的打斷我說話，哈利，因為，恐怕你還沒搞清楚，我和榮恩可是站在你這邊的。』

有那麼一段時間，他們三個都沒說話。

『抱歉。』哈利低聲的說。

『好啦，這也沒什麼，』妙麗很有尊嚴的說。接著她搖了搖頭。『你難道忘記了鄧不利多在期末的餞別宴會上說的話嗎？』

哈利和榮恩兩個人都一臉木然，妙麗又嘆了一口氣。

『關於「那個人」的事情。鄧不利多說他「非常善於分化與散播敵意，挑撥離間的功夫幾乎可說是已經出神入化，我們唯有展現出同樣強大堅定的友誼與信任，才有辦法對抗他」。』

『妳怎麼會記得這種東西呢？』榮恩滿臉崇拜的看著妙麗。

『因為我有用耳朵聽啊！榮恩。』妙麗的語氣有點兇。

『我也有用耳朵聽啊！可是我還是不能很正確的告訴妳』

『重點是，』妙麗大聲的強調，『這就是鄧不利多說話的內容。那個人才復活兩個月而已，我們竟然就已經起內訌了。分類帽的警告也是一樣：齊心協力，團結』

『哈利昨天晚上說的話才有道理，』榮恩反駁妙麗，『如果這代表我們要跟史萊哲林學院的人和好，想都不別想。』

『我覺得，我們連學院間的團結都做不到，真是太可惜了。』妙麗很氣憤的說。

他們已經下到大理石的樓梯腳。一隊雷文克勞四年級的學生正好穿過入口大廳，他們一看見哈利波特，馬上就擠成一團，好像生怕他會攻擊落單的人似的。

『是啊！我們真的應該試著去和這樣的人交朋友才是。』哈利諷刺的說。

他們跟著雷文克勞的學生走進餐廳，直覺的往教職員的桌子那邊看。葛柏蘭教授正在和教天文學的辛尼區教授聊天，海格還是不知去向。頭頂上一片愁雲慘霧灰濛濛的魔法天花板，似乎也在回應哈利的心情。

『那個叫葛柏蘭的女人要在這待多久，鄧不利多甚至連提都沒有提。』他們往葛來分多的桌子走去時，哈利迸出這句話。

『或許』妙麗若有所思的說。

『什麼？』哈利和榮恩同時說。

『嗯，或許他不想讓海格不在的事情引起大家注意。』

『妳這是什麼意思，引起大家注意？』榮恩半笑著說，『我們怎麼可能不注意到呢？』

在妙麗回答之前，一個高高的、綁著辮子的黑皮膚女孩向哈利走了過來。

『嗨，莉娜。』

『嗨，』莉娜的聲音很輕快，『夏天過得還好嗎？』她沒等哈利回答就說，『我被指定為葛來分多的魁地奇隊長了。』

『好消息喔，』哈利露出笑容，他猜想莉娜大概不會像奧利佛·木透一樣愛長篇大論，這算是唯一的改善吧。

『是啊，不過奧利佛離開後，我們就需要一個新的守門手。選拔賽是在星期五傍晚五點，我希望全隊都能到齊，好嗎？到時再看看怎樣安排新成員。』

『沒問題。』哈利說。

莉娜對哈利笑笑就走開了。

『我都忘記奧利佛·木透已經離開了，』妙麗含含糊糊的說。她在榮恩旁邊坐下，把一盤吐司拉到面前。『這樣對球隊的影響一定很大吧？』

『可能，』哈利說著在對面的板凳上坐下。『他是個很優秀的守門手』

『不過，有新血加入也不差啊。』榮恩說。

四周傳來咻咻的聲音，上百隻貓頭鷹從上面的窗戶飛進來。他們降落在餐廳各處，給主人帶來信件及包裹，也給早餐帶來不少水滴；很明顯的，外面雨下得很大。哈利沒看見嘿美的蹤影，不過他一點也不意外，唯一會跟他聯絡的人只有天狼星，他們兩個才分開二十四小時，他不認為天狼星會有什麼新的事情要告訴他。可是妙麗卻得趕緊移開她的柳橙汁，好讓一隻濕淋淋的大草鴉把嘴裡濕答答的（預言家日報）放下。

『妳現在還要這種東西幹嘛？』哈利忿忿的說，想起了西莫。妙麗在貓頭鷹腿上的小皮袋裡面放進一個納特，貓頭鷹飛走了。『我才不想理那一堆垃圾呢。』

『最好知道敵人在說些什麼。』妙麗語氣中透著靠告的意味，她打開報紙擋在臉上，就這樣一直看到哈利和榮恩都吃飽為止。

『沒什麼，』妙麗簡單的說著，把報紙捲起來，放到餐盤旁邊。『什麼消息都沒有，不管是你是鄧不利多或者其他的事情。』

這時，麥教授沿著餐桌走來，發給每個人課程表。

『看看今天的課程！』榮恩沒好氣的說，『魔法史、兩堂魔藥學、占卜學、兩堂黑魔法防禦術 丙斯教授、石內卜教授、崔老妮教授，還有那個叫恩不里居的女人統統都在同一天！真希望弗雷和喬治的動作快點，趕快把摸魚點心盒打理好』

『我沒聽錯吧？』突然傳出弗雷的聲音，只見他和喬治兩個人擠到哈利的板凳上來。『霍格華茲的級長不會真的要蹺課吧？』

『你看看今天安排的課，』榮恩邊抱怨邊把課程表塞到弗雷的鼻子底下。『這真是我見過最糟糕的星期一了。』

『沒錯，我的小弟，』弗雷迅速看了課程表之後說。『喜歡的話，可以給你一點便宜的鼻血牛軋糖。』

『為什麼便宜？』榮恩懷疑其中有詐。

『因為你會一直流血，流到你虛脫為止，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研發出解藥呢。』喬治邊說邊拿了份燻鮭魚。

『很好，』榮恩悶悶的說，一邊把課程表塞進口袋，『不過，我想我還是會去上課的。』

『說到摸魚點心盒，』妙麗眼睛銳利的盯著弗雷和喬治，『你們不可以把徵求試驗者的廣告，貼在葛來分多的佈告欄上。』

『誰說的？』喬治一臉驚訝的表情。

『我說的，』妙麗說，『榮恩也這麼認為。』

『這不甘我的事。』榮恩趕緊澄清。

『不用多久妳就會改變心意的，妙麗，』弗雷在煎餅上塗上厚厚的奶油，『妳才剛上五年級，妳馬上就會求我們給妳一個點心盒的。』

『為什麼上了五年級，我就會需要一個摸魚點心盒？』妙麗問。

『因為五年級要考普等巫測（普通巫術等級測驗，簡稱 O.W.Ls）。』喬治說。

『所以呢？』

『所以你們就得應付考試，對吧？你們鐵定會被一堆的考試壓得透不過氣來，磨掉一層皮的。』弗雷一副很得意的模樣。

『我們班上有一半的人為了達到普等巫測的標準，都得了輕度精神耗弱，』喬治非常得意的說，『整天哭哭啼啼發脾氣 派翠西亞·史丁森 還三不五時就會昏倒』

『肯尼斯·多勒最後還生了瘡呢，你們不記得了嗎？』弗雷用一種懷舊的口氣說。

『那是因為你在他的睡衣裡面放進了不拉豆粉。』喬治說。

『喔，對了，』弗雷咧著嘴笑，『我都忘記了 有時候還真難把事情給記清楚，是吧？』

『總之，如果你很在乎考試結果的話，五年級就會像是惡夢年，』喬治說，『不過，弗雷和我還是有辦法混得不錯。』

『哎，你們 通過了什麼普等巫測的三個測驗，對吧？』榮恩說。

『沒錯，』弗雷漫不經心的說。『不過我們覺得，未來的發展應該擴展到學術成就以外的領域。』

『我們曾經認真的討論過，還要不要回來上七年級的課，』喬治興匆匆的說，『因為我們 』

喬治看見哈利警告的眼光，馬上住口。哈利知道，喬治又要提起他把三巫鬥法大賽贏得的獎金給了他們兄弟的事。

『因為我們已經通過了普等巫測。』喬治倉卒的說。『我的意思是，難道我們真的還需要這些超勞巫測（超級疲勞轟炸式的巫術測驗，簡稱 N.E.W.Ts）嗎？問題是，媽媽一定不准我們提前離開學校，尤其是在派西變成全世界最蠢的白癡以後。』

『不過，我們可不會白白浪費在這裡的最後一年，』弗雷說，眼神充滿愛意的環顧餐廳。『我們要把最後一年用來做些市場調查，看看霍格華茲裡的一般學生究竟希望從惡作劇商店買到什麼東西，仔細評估我們調查的結果，然後根據需求，製作產品。』

『可是，你們要去哪弄來開店需要的錢呢？』妙麗感到很懷疑，『而且，你們還得要有原料和配方 還有店面 』

哈利不敢看這兩個雙胞胎。他的臉在發燙，還故意弄掉叉子，低下身去撿起來。他聽見頭頂上弗雷在說：『妙麗，妳不問我們問題，我們就不會跟妳說謊，快點，喬治，如果我們早點到，搞不好可以在藥草學開始之前，賣出幾對伸縮耳呢。』

哈利從桌子下鑽出來，看見弗雷和喬治兩個人各帶著一堆吐司離開。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啊？』妙麗看看榮恩，又看看哈利，『「什麼我不問他們問題」難道他們已經拿到足夠的錢，可以開間惡作劇商店嗎？』

『我一直都在想這個問題，』榮恩皺起眉頭，『今年夏天他們送了我一套長袍，我真搞不懂他們哪來的錢？』

哈利知道，他現在必須要把他們從這個危險的話題上引開才行。

『你們認為今年真的會很辛苦嗎？因為那些考試？』

『是啊，』榮恩說，『一定是吧？普等巫測真的很重要，會影響到申請工作，還有其他大大小小的事情。今年稍後我們也會得到一些就業的資訊，這是比爾說的。好讓你選擇明年要接受哪些超勞巫測。』

不久之後，他們離開餐廳，準備去上魔法史的課。哈利問他們兩個，『你們知道自己畢業後想做什麼事情嗎？』

『不很確定，』榮恩慢慢的說，『只是 嗯 』他顯得有一些些膽怯。

『什麼？』哈利催促著。

『嗯，我是覺得當正氣師很酷啦！』榮恩隨口說。

『對，真的很酷。』哈利熱烈附和。

『可是，正氣師 幾乎都是 菁英 』榮恩說，『真的要非常傑出才可能當上正氣師。妙麗妳呢，妳有什麼打算？』

『我不知道，』妙麗說，『我大概會去做些很有價值的事情。』

『正氣師很有價值啊！』哈利說。

『對啦，沒錯，可是那不是唯一有價值的事情，』妙麗若有所思的說，『我在想，如果我可以讓小精靈福進會繼續發展的話 』

哈利和榮恩兩個人刻意的迴避彼此的眼光。

*

魔法史是眾所公認最無聊的課。他們的幽靈老師 丙斯教授 有著氣喘般低沉單調的聲音，幾乎保證在十分鐘之內，就可以讓人陷入嚴重的昏迷狀態，天氣如果再溫暖些，更是只要五分鐘就能辦到。他從不改變上課方式，不管學生是在抄筆記，還是昏昏沉沉的呆視空中，他的演說絕不暫停。哈利和榮恩一直以來都是靠考前抄襲妙麗的筆記，才很勉強通過考試。似乎只有妙麗能夠抵擋丙斯教授聲音中的催眠力量。

今天，他們辛苦撐過一個半小時講巨人族戰爭的課。哈利只聽了十分鐘就明白，這堂課如果由別的老師來教，或許還有可能稍微有趣一些。之後他的腦袋就脫線了，剩下的一小時又二十分鐘的課就用羊皮紙角角的地方和榮恩玩起吊死鬼遊戲，一旁的妙麗用眼角餘光惡狠狠的瞪著他們。

『這樣怎麼行呢？』他們下課離開教室的時候，妙麗冷冷的問他們（丙斯教授穿過

黑板飄走了)，『如果我今年不願意把筆記借給你們怎麼辦？』

『我們一定沒辦法通過普等巫測，』榮恩說，『只要妳良心過得去，妙麗』

『你們活該，』妙麗馬上回他，『你們根本連試著聽他上課都沒試，啊？』

『我們有試啊，』榮恩說，『可是我們又沒有妳的腦袋，沒有妳的記憶力，也沒辦法像妳那麼專心，妳就是比我們都聰明。這樣妳滿意了嗎？』

『少跟我來這套！』妙麗雖然這麼說，可是感覺起來情緒已經比較緩和了，她走在他們前面，走進潮濕的天井。

外頭下著濛濛的細雨，使得三三兩兩聚在天井四周的人群看起來都有些朦朧，哈利、榮恩和妙麗選了個偏僻的角落，上面的陽台不停的滴著水，他們翻起衣領抵擋九月的寒意，談論著石內卜在這學年的第一堂課不知會給他們設下怎樣的陷阱。三個人都有同感，很可能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趁他們放了兩個月假回來，心情鬆懈之際，好好整整他們。這時，有個人轉過角落，朝他們三個走過來。

『嗨。哈利。』來的人是張秋，而且，這一次她又是獨自一個人。這真的非常不尋常，張秋身旁幾乎總是圍繞著群嘰嘰喳喳的女生，哈利還記得當初想要趁她落單時，約她參加聖誕舞會時的痛苦。

『嗨！』哈利覺得自己的臉直發燙，他跟自己說，至少這一次你沒有全身上下都是臭樹汁。張秋好像也正想著這回事。

『你把那些東西都弄掉了啊？』

『是啊！』哈利想要擠出一些笑容，就當他們上次的見面是一次很好的回憶，一點也不令人難堪。『嗯，妳的暑假過得如何？』

哈利才一開口，就後悔自己問了這句話。西追曾是張秋的男朋友，西追的死，對張秋這個暑假所產生的影響，一定不比哈利少。張秋的脸繃了起來，但是她說：『喔，還好啦』

『妳戴的是龍捲風隊的徽章嗎？』榮恩突然冒出這一句，手指著張秋長袍上，一個天藍色底繡有兩個金色T字的徽章。『妳該不會真的支持他們吧？』

『沒錯，我就是他們的球迷。』張秋說。

『妳一直都是他們的球迷，還是從他們打贏比賽之後，才開始支持他們的呢？』榮恩說。哈利覺得他的聲音裡有種不必要的指責語氣。

『我從六歲起就是他們的球迷。』張秋冷冷的說，『那就再見囉，哈利。』

她走了。她麗等到張秋走過天井的一半之後，才開始砲轟榮恩。

『你實在很蠢！』

『什麼？我只不過問她是不是』

『你難道看不出來，她想要單獨和哈利說話嗎？』

『那怎樣？她可以跟他說話啊，我又沒有阻止她。』

『那你幹嘛抨擊她支持那個魁地奇隊？』

『抨擊？我哪有抨擊她，我只不過』

『誰管她支不支持龍捲風隊？』

『可是，別著那些徽章的人，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在上個球季才買的。』

『那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表示他們不是真正的球迷啊，他們不過是趕流行罷了』

『上課鐘響了，』哈利無精打采的說，榮恩和妙麗兩個人吵得不可開交，連鐘聲都沒聽見。往石內卜地牢的路上，他們兩個還是一直吵個不停，哈利心想，如果換作奈威和榮恩兩個人在旁邊，要是他還能和張秋說上兩分鐘話，而且在回想的時候又不會覺得無地自容，那就算是相當幸運了。

排隊準備進入石內卜教授的教室時，哈利心想，是張秋自己走來跟他說話的，不是嗎？她以前是西追的女朋友，西追死在三巫鬥法大賽中，他卻全身而退，她大有理由恨他。可是她和他說話的時候非常友善，她大概沒把他當成瘋子，也不認為他是個騙子，更不可能認為他應該要為西追的死負責。沒錯，是她自己想要來跟他說話的，而且在兩天之內就發生了兩次。一想到這，哈利心情就好起來。即使石內卜地牢的門打開時，發出不祥的吱嘎聲，也不能刺破哈利心中飽滿的希望小泡泡。哈利在榮恩和妙麗之後進入教室，跟著他們走向習慣坐的最後一排位置，完全不去理會他們煩人的爭吵。

『安靜！』石內卜冷冷的說，隨手把門關上。

其實他根本沒有必要叫大家安靜，門關上的那一刻起，所有人都停止打鬧，教室裡

變得鴉雀無聲。因為往往只要石內卜出現，就足以讓教室保持安靜。

『今天開始上課之前，』石內卜掃視教室裡所有的學生，瞪著他們說，『我應該要提醒各位，明年六月你們將會有一場重要的考試，考驗你們究竟對於魔藥的成分及使用了解多少。雖然，有些課程的確很愚蠢，我還是希望你們在普等巫測上，能拿到「合格」的成績，不然，就得忍受我的不滿。』

石內卜的眼光停留在奈威身上，他緊張的吞著口水。

『當然，今年過後，你們當中許多人就不會再跟我學習魔藥學，』石內卜繼續說，『我只接受最優的學生加入我的超勞巫測魔藥學班，意思就是，有些人肯定要說再見了。』

石內卜的眼光停留在哈利身上，癢了癢嘴。哈利也回瞪他，經過了五年之後，終於有機會擺脫魔藥學，感覺真是無比的快樂。

『不過，在我們珍重再見之前，還有辛苦的一整年要度過，』石內卜溫和的說，『因此，不論是否打算嘗試超勞巫測，我奉勸各位，務必努力維持高分過關的水準，這是我對普等巫測學生的期望。』

『今天我們要調製的是一種常在普通巫術等級中出現的魔藥：「安寧劑」，這種魔藥可以用來減輕焦慮，撫平煩躁。要特別注意：處理原料時，如果成分下得太重，有可能讓喝下這種魔藥的人陷入深沉、甚至醒不過來的睡眠狀態中，所以在操作時請格外小心。』哈利右手邊的妙麗直了直身子，集中所有的注意力聽講。『原料以及方法，』石內卜輕輕揮動他的魔杖，『就在黑板上，』（所有原料以及調製方法立刻就浮現在黑板上）『所有需要的東西都可以』他又揮了揮手中的魔杖，『在碗櫥裡找到，』（碗櫥的門打了開來）『你們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開始。』

就像哈利、榮恩和妙麗之前猜測的一樣，石內卜幾乎拿出最難搞又瑣碎的魔藥來整他們。原料必須按照精準的順序及份量加入大釜中；攪拌的次數一次都不能多，而且先要順時針、再逆時針攪拌；在加入最後的原料之前，大釜底下煨的火還必須降到某個特定的溫度，維持特定的時間。

『現在，你們的魔藥應該散發出一陣淡銀色的煙霧。』課程還剩下十分鐘的時候，石內卜告訴所有學生。

滿頭大汗的哈利，絕望的環顧地牢四周。他的大釜冒出大量深灰色的蒸汽；榮恩的大釜不斷吐出綠色的火花。西莫·斐尼干大釜底下的火似乎快要滅了，他急得拚命用魔杖的尖端去戳火焰。妙麗的魔藥表面果然閃爍著銀色的煙霧，石內卜經過的時候，低下鼻子，瞧了瞧，什麼話也沒說，這表示他找不到可以挑剔的地方。可是在經過哈利的大釜時，石內卜教授停了下來，看著他的大釜，臉上出現很假的笑容。

『波特，這是什麼東西啊？』

坐在前面的史萊哲林學院學生，紛紛抬起頭來，他們最喜歡聽石內卜奚落哈利了。

『安寧劑。』哈利很緊張。

『告訴我，波特，』石內卜輕柔的說，『你認識字嗎？』

跩哥·馬份爆出大笑。

『認識。』哈利的手指緊緊的抓著他的魔杖。

『請把第三行說明唸給我聽，波特。』

哈利眯起眼睛往黑板看，地牢裡現在全都是各種顏色的蒸汽，想要把說明看清楚還真不容易。

『加入磨碎後的月長石，逆時針攪拌三次，用慢火煮七分鐘，然後加入兩滴黑藜蘆糖漿。』

哈利的心整個沉了下來。他沒有把黑藜蘆糖漿加進去，用慢火煮了七分鐘之後，他就直接跳到說明的第四行去了。

『第三行說的每件事情你都做了嗎，波特？』

『沒有。』哈利的聲音很小。

『抱歉，你說什麼？』

『沒有，』哈利這次把音量提高，『我忘記加入黑藜蘆糖漿了。』

『我知道你忘了加，所以這一堆東西現在是毫無價值的廢物。消消藏！』

哈利的魔藥消失了，只剩下他愚蠢的站在那只空空的大釜旁邊。

『那些仔細看過說明的同學，把你們的魔藥取一些樣本裝進瓶子裡，貼上名字，放到我的桌上讓我檢查。』石內卜說，『課後作業是：十二吋的羊皮紙，寫清楚月長石的特性，還有它在製作魔藥中的功用，星期四交上來。』

哈利周圍的人都在把魔藥裝瓶，只有他一肚子火氣的在收拾善後。他的魔藥也沒比

榮恩或奈威的魔藥差到哪裡去；榮恩的魔藥現在散發出蛋壞掉的惡臭味，奈威的更是和剛調好的水泥一樣濃稠，他得一勺一勺的從大釜裡挖出來才行。不過，只有他，哈利，今天會抱回一個鴨蛋。哈利把魔杖塞回書包，跌坐在座位上，看著每個人帶著塞好的瓶子，走向石內卜的桌子。等了好久之後，下課鐘終於響了，哈利第一個衝出地牢，等到榮恩和妙麗到餐廳跟他碰面的時候，哈利已經開始吃午餐了。一個早上，魔法天花板變得更加灰暗。雨水不斷敲打在高窗上。

『真是太不公平了，』妙麗說著安慰的話。她坐在哈利身邊，拿了份肉餡馬鈴薯餅。『你的魔藥跟高爾差不多啊，他把魔藥放進瓶子的時候，整個瓶子都碎了，衣服還著火。』

『哼！』哈利憤怒的盯著他的盤子，『石內卜什麼時候對我公平過了？』

榮恩和妙麗沒有人答話，他們三個人都明白，打從哈利踏進霍格華茲的那一刻起，哈利和石內卜之間的敵意就絲毫沒有化解的餘地。

『我原本還以為，他今年會比較好一些，』妙麗顯然相當失望，『我是指 你知道 』妙麗小心翼翼的看了看四周，他們兩旁有六個空位置，沒人經過他們這桌，『他現在都已經加入鳳凰會了。』

『毒蕈身上的斑點是不會改變的，』榮恩賣弄了一下。『而且，我一直認為鄧不利多是腦袋不清楚才會相信石內卜。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他不再替「那個人」做事了啊？』

『我想鄧不利多可能有很多證據，只是他沒有告訴你罷了，榮恩。』妙麗覺得榮恩不應該這樣質疑鄧不利多。

『閉嘴，你們兩個，』哈利重重的說。榮恩張開嘴原本想要頂撞妙麗，這下兩個人都僵住，露出一副被冒犯的生氣表情。『你們不能稍微停一下嗎？』哈利說，『你們兩個每天都吵來吵去，弄得我都快煩死了。』哈利丟下他的肉餡馬鈴薯餅，把書包往肩膀上一甩，留他們兩個坐在那裡。

哈利一步兩階的踏上大理石樓梯，迎面而來的都是衝下來準備吃午餐的學生。剛才突然竄出的怒火還在哈利心中燃燒，榮恩和妙麗那副驚訝的表情讓他覺得很滿足。活該，哈利心想，為什麼他們不停一下 整天吵個不停 不管是誰都會抓狂的 哈利經過樓梯間一幅大型的卡多甘爵士畫像，卡多甘爵士抽出劍來，兇狠的朝著哈利不停揮舞，哈利不予理會。

『給我回來，你這隻下流的狗！站穩腳，跟我決鬥吧！』卡多甘爵士的聲音從盔甲後面傳來，有點含糊。哈利還是沒理他，卡多甘爵士不肯罷休的想要跟著他，於是闖進隔壁的一幅畫裡，卻被畫裡那隻兇惡的大狼犬給趕了回來。午餐剩下的時間，哈利一個

人坐在北塔頂端的活板門下。因此上課鐘響的時候，他就成了第一個爬上銀梯進入西碧·崔老妮教室的學生。

除了魔藥學以外，最令哈利討厭的就數占卜學。因為每隔幾堂課，崔老妮教授就習慣性的預言他會死。這個女人骨瘦如柴，身上披滿了圍巾，脖子上掛著數不清的珠串，再加上被那付超大眼鏡放大之後的眼睛，總是讓哈利聯想到某種昆蟲。哈利走進教室的時候，崔老妮正忙著把一些破破的皮面書放在一張張單薄的小桌子上。由於燈上都罩著圍巾，那些味道難聞的火芯又很小，讓整個教室看來昏沉沉的，所以她並沒有發覺哈利已經在昏暗中挑了個位置坐下。五分鐘後，其他同學陸續進入教室。榮恩從活板門後冒出來，仔細的四處張望著，一瞥見哈利，便越過桌子、椅子和一大堆塞得非常飽滿的厚坐墊，直奔哈利而來。

『妙麗和我不吵了。』榮恩邊說邊在哈利身邊坐下。

『很好。』哈利嘟囔著說。

『不過妙麗說，如果你不要再對我們發脾氣會更好。』榮恩說。

『我沒有』

『我只不過是傳個口信給你罷了，』榮恩說，『不過我也覺得妙麗說得對，西莫和石內卜用這樣的方式對待你，可不是我們的錯。』

『我從來沒這麼說』

「日安，」崔老妮教授用她一貫如霧般的迷濛聲音向大家打著招呼。哈利的話剛好說到一半，是既生氣又對自己的態度有點不好意思。『歡迎各位回到占卜學的課程。當然，在放假的時候，我也特別仔細的追蹤各位的命運，很高興看到各位平安的回到霍格華茲來，這和我之前的預期一模一樣。』

『你們在自己面前的桌上會發現一本有意果，沒意果所寫的（夢論）。解夢是占卜未來最重要的一種方法，也是普等巫測必考的一個項目。當然，我不認為考試方面的成敗，對於占卜這項神聖的藝術有什麼重要性可言。如果你們有了通靈眼，證書和分數就都無足輕重了。不過，校長希望你們參加考試，所以』

她結尾的時候，聲音語調控制得很有技巧，讓所有學生確信崔老妮教授認為她的占卜學，比起考試這類糟糕的事情來說要高明得多。『請先翻到介紹的部分，看看沒意果對於解夢這種藝術有什麼見解。然後兩兩配對，用（夢論）互相解釋最近做過的夢，開始進行吧。』

這門課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不必連上兩堂。等大家唸完介紹的部分時，就只剩下十

分鐘左右的時間練習解夢了。在哈利和榮恩隔壁的那一桌，丁·湯馬斯和奈威·隆巴頓配成一對，奈威立刻開始對一個惡夢進行一長串的解釋，惡夢裡有面有一把好大的剪刀戴著他祖母最好的帽子；哈利和榮恩只是悶悶的互看著對方。

『我從來就不記得做過什麼夢，』榮恩說，『你就隨便說一個吧。』

『你至少會記得一個吧。』哈利沒耐心的說。

哈利不想讓任何人知道他夢見什麼，他很清楚時常夢見的那個墓園代表什麼意思，根本用不著崔老妮教授、榮恩，或是那愚蠢的（夢諭）來告訴他。

『好吧，前幾天晚上，我夢見我在玩魁地奇，』榮恩歪著臉，努力回想夢境，『你覺得那代表什麼意思？』

『你可能很快就會被一株巨大的蜀葵之類的東西吃掉。』哈利意興闌珊的翻著（夢諭）。看著書裡面一段一段不連續的夢境實在很枯燥，崔老妮教授指派他們連續記錄夢境一個月當作課後作業，哈利更是沒興趣。下課鐘聲響起時，哈利和榮恩第一個爬下銀梯，榮恩一個勁的大聲抱怨。

『你知不知道我們已經有多少課後作業了？丙斯教授要我們對巨人族的戰爭寫一篇一呎半的文章，石內卜要我們寫一呎關於月長石使用法的文章。現在，崔老妮竟然又要我們記錄一個月的夢境！這一整年的普等巫測，弗雷和喬治說得真是沒錯！那個叫什麼恩不里居的女人最好別再給我們任何』

他們一走進黑魔法防禦術的教室，就發現恩不里居教授已經坐在老師的位置上，穿著前一天晚上的毛茸茸、粉紅色羊毛衫，頭頂上打個黑天鵝絨的蝴蝶結。哈利忍不住又想起一隻大蒼蠅愚蠢的停在一隻更大的蟾蜍上頭。

學生進入教室後非常安靜，大家對恩不里居教授的個性都不了解，也沒有人知道她是不是一個紀律嚴明的人。

『各位午安。』等到全體就位之後，恩不里居教授說。

只有幾個人含糊的回了聲『午安』。

『嘖嘖，這樣可不行吧？』恩不里居教授說。『請你們回答「午安，恩不里居教授」，好，我們再來一次。午安，同學們。』

『午安，恩不里居教授。』台下的學生這次一起回答她。

『很好，』恩不里居教授很高興，『一點都不難，對吧？請把魔杖收起來，羽毛筆

拿出來。』

班上好些人都看來看去的，彼此交換著無趣的眼神，只要有『把魔杖收起來』這一聲令下，這門課鐵定無趣。哈利把魔杖塞回書包裡，拿出羽毛筆、墨水還有羊皮紙。恩不里居教授打開她的手提包，拿出她那支特別短的魔杖，使勁在黑板上點了一下，立刻就浮現出這些字：黑魔法防禦術回歸基本原則『各位同學，一直以來，你們在這一門課當中所學到的東西，都相當混亂而不完整，對吧？』恩不里居教授轉頭對全班說，雙手整齊的交握在身前。『老師不停的換，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又沒有遵照魔法部許可的課程來上課，因此，在這個普等巫測年中，大家的程度遠不及我們對你們原有的期望。』

『不過，你們會很高興，這些問題現在都獲得了改善。接下來這一年，你們可以享受到經過仔細規劃、以理論為中心、並經過魔法部認可的防禦魔法教學課程。請把黑板上的字抄下來。』

她又在黑板上敲了一下，原先的字都消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課程目標』。

1. 了解基本防禦魔法的原則。
2. 學習判斷在何種情況下可以合法使用魔法。
3. 實地演練使用防禦魔法。

有好幾分鐘的時間，教室裡面都是羽毛筆在羊皮紙上抄寫的聲音。大家把恩不里居教授的三個課程目標全部抄完之後，她問：『是不是每個人都有一本威伯·史林哈寫的（魔法防禦理論）了？』

台下同學只是懶懶的咕噥了幾句。

『我想，我們得再來一次，』恩不里居教授說，『問你們問題時，我希望你們能夠回等「是的，恩不里居教授」或者「不是，恩不里居教授」。好，是不是每個人都有一本威伯·史林哈寫的（魔法防禦理論）了？』

『是的，恩不里居教授。』的回答聲響徹整個教室。

『很好，』恩不里居教授說，『請各位翻到第五頁，開始讀第一章，（初學者入門）。這一章用不著講解。』

恩不里居教授離開黑板，坐到講桌後面的椅子上，用她那對腫凸的蟾蜍眼睛仔細的觀察每一個人。哈利翻到這本（魔法防禦理論）的第五頁開始讀。

第五頁的內容無聊到了極點，簡直就像聽丙斯教授上課一樣。他發現他逐漸沒有辦

法集中注意力，才過沒多久，他就一直重複讀著同樣一段話，真正進入腦袋裡的，只有前面幾個字。幾分鐘過去了，教室裡面沒有任何聲響。在他旁邊，榮恩心不在焉的不停用手指轉著他的羽毛筆，眼睛瞪著書上同一個地方。哈利往右看，嚇了一跳，整個人馬上就清醒過來。妙麗根本就沒打開（魔法防禦理論）。她高舉著手，眼睛動也不動的盯著恩不里居教授。

在哈利的印象中，老師如果要他們唸書，妙麗向來是馬上照辦，而且不論是哪本書，都能夠引起她閱讀的興趣。哈利滿臉疑惑的看著妙麗，可是妙麗只是微微的搖搖頭，表示現在不想回答任何問題，她繼續盯著恩不里居教授，教授卻一直看著另外一個方向，沒有理會她。

又過了幾分鐘，其他人也和哈利一樣，盯著妙麗看。恩不里居教授要他們讀的那章實在乏味到了極點，所以，有越來越多人寧願看妙麗用這種無聲的方式努力吸引恩不里居教授的注意，也不願繼續和（初學者入門）奮鬥。

等到全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看妙麗不看書的時候，恩不里居教授才不得不去理會她。

『對於這一章，妳有什麼問題要問嗎，親愛的？』恩不里居教授一副好像剛剛才注意到妙麗的模樣。

『這一章沒有問題，不是這一章。』妙麗回答她。

『很好，我們才剛開始而已，』恩不里居教授露出她尖尖的小牙齒，『如果妳有其他疑問，我們可以在課堂最後討論。』

『我對妳的課程目標有疑問。』妙麗問。

恩不里居教授的眉毛豎了起來。

『請問妳是？』

『我叫妙麗·格蘭傑。』

『格蘭傑小姐，只要妳仔細徹底的看過一遍，我想，課程目標是非常清楚的。』恩不里居教授的聲音很甜很軟，可是軟中帶硬。

『可是，我還是不懂，』妙麗說得很直接，『黑板上完全沒有提到使用防禦咒語的事情。』

教室裡陷入了短暫的沉默，許多同學都回頭去看黑板上那三項課程目標。

『使用防禦咒語？』恩不里居教授語帶笑意的重複了一遍，『啊，我想像不出在我的教室裡會發生什麼狀況，讓妳非得使用防禦咒語不可，格蘭傑小姐。妳不會真的以為，在上課的時候遭到攻擊吧？』

『我們不使用魔法嗎？』榮恩大聲的問。

『在我的課堂上，想發言的同學必須先舉手。請問你是？』

『衛斯理。』榮恩很快的把手舉起來。

恩不里居教授臉上的笑容更明顯，但是背轉身不理會榮恩。哈利和妙麗及時舉起手來。恩不里居教授腫凸的眼睛在哈利身上停留了一會兒，然後才對妙麗說話。

『格蘭傑小姐，妳還想問其他問題嗎？』

『是的，』妙麗說，『整個黑魔法防禦術的重點，不就是在練習防禦咒語嗎？』

『格蘭傑小姐，請問妳是經過魔法部訓練的教育專家嗎？』恩不里居教授用那虛假的甜美聲問。

『不是，但』

『那恐怕妳並沒有資格決定任何課程的「全部重點」是什麼。我們新的課程內容是由比妳年長而且睿智的巫師所設計的。你們會在一個很安全又沒有風險的狀況下，學習防禦術』

『這樣有什麼用？』哈利大聲的說，『如果我們受到攻擊，絕對不會是在一個』

『手，波特先生！』恩不里居教授幾乎是用唱的。

哈利趕緊舉起拳頭。可是恩不里居教授又立刻把頭轉開。不過，現在有好幾個人都舉起了手。

『請問你的大名是？』恩不里居教授問了。

『丁．湯馬斯。』

『湯馬斯先生，請說？』

『嗯，哈利說的話沒錯，對不對？』丁說。『如果有人攻擊我們，那絕對不會是毫無風險的。』

『我再重複一遍，』恩不里居教授用一種被激怒的笑容跟丁說，『你們認為在我的課堂上會遭受攻擊嗎？』

『不會，可是』

恩不里居教授用話來壓他，不讓丁繼續說下去。『我不希望批評校方對一些事情的運作方式，』她的大嘴巴拉開一個不誠懇的笑容，『可是你們在這個班上，已經受到很不負責任的一些巫師們的影響，他們真的很不負責，更別提』她發出惹人厭的笑聲，『那些危險到極點的混種了。』

『如果妳指的是路平教授，』丁很生氣的說，『他可是我們最好的』

『手，湯馬斯先生！就像我剛才說的』你們接觸到的咒語，不適合你們這個年紀的學生，不但太過複雜，而且還有致命的危險。有人嚇唬你們，讓你們以為隨時有可能受到邪惡攻擊。』

『我們才沒有呢，』妙麗說，『我們只是』

『你的手沒舉，格蘭傑小姐。』

妙麗舉起手。恩不里居教授掉頭不理她。

『據我了解，前面幾位老師不但在你們面前施展不合法的咒語，而且還施展在你們身上。』

『最後證明他是個瘋子，對吧？』丁激動的說。『容我提醒一句，我們還是學了不少東西。』

『你的手沒舉，湯馬斯先生！』恩不里居教授的聲音已經有點發抖。『請各位聽好，魔法部認為，要通過考試，理論方面的知識就綽綽有餘了，畢竟，來上學就是為了要考試的。妳的名字？』恩不里居教授看著舉起手的芭蒂·巴提說。

『芭蒂·巴提。難道我們的黑魔法防禦術普等巫測裡面，就沒有一些比較實際的東西嗎？難道我們真的用不著施一些解除或反制之類的咒語嗎？』

『只要你們用功把理論讀通，到考試的時候沒有理由不會施那些咒語的，更何況考試時各種狀況都在嚴密的掌控之中。』恩不里居教授很不屑的回應著。

『事先完全沒有練習的機會嗎？』芭蒂·巴提簡直不敢相信。『妳該不會是說，我們第一次施這些咒語，就是在考試當天吧？』

『我再重複一次，只要你們用功把理論讀通』

『理論在真實世界中怎麼派得上用場呢？』哈利高舉握拳的手，大聲的問。

恩不里居教授抬頭看了看他。

『這裡是學校，不是真實世界，波特先生。』恩不里居教授輕柔的說。

『所以，我們用不著為了在外頭可能碰見的事情預作準備囉？』

『外頭根本沒有什麼東西，波特先生。』

『喔，真的嗎？』哈利一整天隱忍的憤怒，這個時候已經到達了沸點。

『你認為誰會想要攻擊像你們這樣的小孩呢？』恩不里居教授用一種很恐怖的奉承語氣問他。

『嗯，讓我想想看』哈利是一副假裝在思考的嘲弄口氣，『會不會是佛地魔王？』

榮恩倒抽了一口氣；文妲·布朗尖叫了一聲；奈威從椅子上滑了下來。不過，恩不里居教授一點害怕的感覺也沒有。她瞪著哈利波特，臉上有一種奇怪的滿足表情。

『葛來分多學院扣十分，波特先生。』

整間教室一片死寂。所有的人不是瞪著恩不里居，就是瞪著哈利。

『好，我要把幾件事情說得更清楚些。』

恩不里居教授站起來，身體微微向前傾，張開又粗又短的手指按在桌上。

『有人說，某個邪惡的巫師死而復生』

『他沒死，』哈利生氣的說，『他已經回來了！』

『波特先生，你已經害你們學院損失十分，不要因為你的緣故把事情弄得更糟。』恩不里居教授看也不看哈利一眼，一口氣說完這句話。『就像我說的，有人放消息給你，說某個黑巫師又要再』

度出馬了，那全是謊話。』

『那才不是謊話！』哈利說，『我親眼看過他，還跟他打了起來』

『我罰你勞動服務，波特先生！』恩不里居教授好像打贏勝仗般的得意。『明天傍晚，五點整，在我的辦公室。我再重複一次，那是個謊話。魔法部保證你們絕對不會受到任何黑巫師的傷害。如果你們還是擔心的話，不論如何，在課餘時間都可以來找我。如果有人用一些無憑無據的話，警告你們有哪個邪惡巫師復活了，我倒想聽聽看他說什麼。我很願意幫助你們。我是你們的朋友。現在，請你們繼續看書吧。第五頁，（初學者入門）。』

恩不里居教授在講桌後面坐下，哈利卻站了起來，教室裡的每一個人都盯著哈利看；西莫臉上的表情看來又害怕、又著迷。

『別衝動，哈利！』妙麗拉著他的衣袖，小聲的警告他，可是哈利甩開了她的拉扯。

『那麼，照你的意思看來，西追·迪哥里是自己暴斃的囉？』哈利的聲音顫抖著。

其他的同學都倒抽了一口氣，因為，除了榮恩和妙麗之外，沒有人聽哈利提起過西追死的那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興致高昂的看看哈利，又看看恩不里居教授，她的眼睛睜得極大，先前臉上硬裝出來的笑容也已經消失無蹤。

『西追·迪哥里的死是個令人難過的意外。』她冷冷的說。

『他是被謀殺的，』哈利反駁。哈利可以感覺到自己在發抖。他幾乎沒有跟任何人說過這件事，更別提是當著三十個拉長耳朵的同學了。『佛地魔殺了他，妳清楚得很。』

恩不里居教授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一時間，哈利還以為她會對他狂吼。可是，她卻用最溫柔、最甜美的小女孩般的聲音對哈利說：『過來，親愛的波特先生。』

哈利一腳把椅子踢開，繞過榮恩和妙麗，走向講桌。他可以感覺到其他同學都屏息以待，不過，他真的太生氣了，根本不管可能發生什麼事情。

恩不里居教授從她的手提包裡面抽出一小捲粉紅色的羊皮紙，攤在桌上，用羽毛筆沾了些墨水後，開始在羊皮紙上寫了起來。她弓著身體，哈利看不見她在寫些什麼。教室裡沒有說話，過了差不多一分鐘之後，她捲起羊皮紙，用魔杖點了一下，羊皮紙就自己封了起來，封得連一點縫隙都沒有，讓哈利沒辦法打開。

『把這個拿給麥教授，親愛的。』恩不里居把羊皮紙交給哈利。

哈利拿了羊皮紙，二話不說轉頭離開教室，重重的把門甩上，甚至沒有回頭看榮恩或妙麗一眼。哈利在走廊上走得很快，手中緊緊握著這捲要給麥教授的羊皮紙，轉彎的時候剛好撞上愛吵鬧的皮皮鬼。一個大嘴巴的小男人，飄浮在半空中，一面耍弄著幾個墨水瓶。

『瞧我遇見誰了，是我的波裡波多呢。』皮皮鬼不饒人的說著，就眼睜睜的讓兩個墨水瓶摔在地上，把牆壁濺得都是墨水。哈利大叫一聲，往後跳開。

『閃開！皮皮鬼。』

『哦喔，瘋子生氣囉！』皮皮鬼在走廊上不停追著哈利，飄浮在半空中的他還一直拿斜眼瞟著哈利。『這次又怎麼啦，我親愛的波裡好友？聽見奇怪的聲音嗎？看到奇怪的景象嗎？說了什麼』皮皮鬼用力呸了好大一聲，『奇怪的話嗎？』

『我說離我遠一點！』哈利朝他吼著，從最近的樓梯跑下去，可是皮皮鬼只需躺在欄杆上往下滑。

喔，大家都說他在發飆，這個波裡波多，但，有些好心的人說，他只是難過，可，只有皮皮清楚不過，他已經瘋囉『你給我閉嘴！』

哈利左邊的一扇門打開了。麥教授從她的辦公室探出頭來，表情很難看，有點像是受到打擾。

『你到底在大叫什麼？』麥教授說。皮皮鬼高興得咯咯笑，飛離了哈利的視線。『你為什麼沒有在教室上課？』

『有人派我來找妳。』哈利的聲音有點僵硬。

『派你來？你這是什麼意思，派你來？』

哈利拿出恩不里居教授的羊皮紙，麥教授眉頭皺成一團接過羊皮紙，用魔杖一點，羊皮紙就自動打開。麥教授讀字條的時候，方框眼鏡後面的眼睛眯了起來，每讀一行就眯得更小。

『進來辦公室，波特。』

哈利跟著麥教授走進她的書房，書房的門在哈利進來後自動關上了。

『哈利，』麥教授劈頭就問，『這是真的嗎？』

『什麼是真的嗎？』哈利的口氣比他預期的還要不客氣。『教授？』哈利又加了一句，想讓自己聽來有禮貌些。

『你真的對恩不里居教授大吼大叫了？』

『是的。』哈利說。

『你說她是個騙子？』

『是的。』

『你告訴她「那個人」回來了？』

『是的。』

麥教授在她的書桌後面坐下，仔細的看著哈利，然後她說：『吃塊餅乾吧，波特。』

『吃塊什麼啊？』

『吃塊餅乾，』麥教授不太耐煩的重複一遍，指了指文件堆上的一個格子花紋的錫罐。『坐下。』

之前有一次，哈利以為麥教授要懲罰他，後來卻指派他加入葛來分多的魁地奇球隊。這一次，哈利在麥教授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拿了一塊薑汁蠓蠓餅，感覺就像上次一樣，又吃驚、又困惑。

麥教授放下恩不里居教授的字條，很嚴肅的看著哈利。

『波特，你得謹慎一點。』

哈利吞下口中的薑汁蠓蠓餅，睜大眼睛瞪著麥教授。她剛才的聲音和平常完全不一樣，不是乾脆俐落又嚴格，而是低沉焦慮，聽起來比平常更多了幾分人情味。

『在桃樂絲·恩不里居的課堂上不守規矩，可不是扣葛來分多十分或勞動服務就可以了事的。』

『這話是什麼？』

『波特，動動你的腦筋，』麥教授馬上又恢復她慣有的語氣。『你知道她是哪來的，你也一定知道她會向誰打小報告。』

下課鐘聲響起，頭頂上和四面八方都傳來學生衝出教室的聲音。

『羊皮紙上寫著，她罰你這星期每天傍晚都要勞動服務，而且從明天開始。』麥教授邊說邊低頭再看一次恩不里居教授的字條。

『這星期每天傍晚？』哈利簡直不能相信，『可是教授，難道妳不能　　？』

『不，我不能。』麥教授很平淡的說。

『可是　　』

『她是你的老師，她有權力罰你勞動服務。明天是第一次的勞動服務，你得在傍晚五點到她房間報到。千萬記住：別去招惹桃樂絲．恩不里居。』

『可是我說的都是實話啊！』哈利簡直氣瘋了，『佛地魔復活了，妳清楚得很，鄧不利多教授也知道他　　』

『我的老天啊，波特！』麥教授氣沖沖的把眼鏡扶正（剛才哈利提到佛地魔的時候，她抖得厲害），『你真以為這是在說實話或謊話的問題嗎？這是要你壓低姿態，好好控制你的脾氣！』

麥教授站起來，掀著鼻孔，嘴巴抿得死緊。哈利也站了起來。

『再吃塊餅乾吧！』麥教授氣呼呼的把錫罐塞給哈利。

『不用，謝謝。』哈利冷冷的說。

『別這樣，哈利。』她馬上說。

哈利拿了一塊。『謝謝。』他很勉強的說了一聲。

『難道在開學餐會的時候，你沒有聽見桃樂絲．恩不里居說的話嗎？』

『有啊，』哈利說，『有　　她說　　進步及發展將不被允許，或者是　　嗯，意思就是　　就是魔法部打算干預霍格華茲的意思。』

麥教授意味深長的盯著哈利看了一會兒，然後吸吸鼻子，繞過書桌替哈利打開門。

『無論如何，要是你多聽聽妙麗的話，我會很高興的。』麥教授說著，示意哈利離開她的辦公室。

